

剑傲霜寒

## 第一回

暮春三月，江面，已是春意阑珊了。但那八百里秦川，仍然春意正浓。牡丹正值盛开，璀璨如锦。芍药争辉斗艳，益增繁华。更有那护城河边杨柳飞絮，飘飘滚滚，漫天遮地，一片雪白。浓郁的春光，把个三秦古都，点缀得粉装玉琢，万紫千红。芳春佳日，莺歌燕舞，是长安的好天气，而且也是长安热闹的日子，城郊的名胜区，游人不绝。花明柳暗，大地平添了满眼生机，人类物类也都充满着喜气。长安西北斗城镇，是个有名的地方，汉初长安的故城，秦始皇的阿房宫，就建在这里。是清明时节，“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是扫墓时哀感的名言。就在阿房宫的废墟上，拥满了踏青的人群，吊古怀往。蔚蓝的天幕下，纸鸢风筝随风舞扬，形形色色，是为壮观。倏地一声惨噪，划过长空，叫声凄厉难闻，游春的人们，由不得全都昂首举目，打量究竟。惨噪声越来越近，中间还夹杂着呼喝叱咤的声音。

蓦然间，就见从普仙寺方向，跑过来一个满身血污的大汉，手中提着一柄单刀，身后紧追着七八个人，直向这废墟上跑来。

那后追之人，想是怕那汉子冲入人丛中，再打算除之就非易事了，于是立下毒手。

追在最前的一人，乃是个三清道侣，先行发难，扬手打出一蓬银芒，全中在那满身血污提刀大汉的背上。

那大汉虽中暗器，仍是拼力急跑，后面追人中一个和尚，扬手又出一道寒光，中在那大汉的腿上，他身形一摇晃，栽倒在地。

就这当儿，身后的五六个人已然追上，雄浑的掌力齐出，直似排山倒海一般，将那大汉的一个身子，震飞起七八尺高，砰然一声，摔倒在地，口中鲜血直喷出来。

踏青的人群，一见出了命案，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腿，一哄而散。

满空中飘扬的纸鸢风筝，也没了主儿，全断了线，任由春风吹起，飘呀，飘呀！飞落向远远的地方……。

这是十年前的旧事，如今又是清明届临，阿房宫的废墟上，依然是人群拥挤。

但，那已不是踏青游春的人了，空中也没有了纸鸢风筝，绕着阿房宫废墟一周，三步一卡，五步一哨，警戒森严，充满着恐怖气氛。陡然间，乐声扬起，由远而近。

乐声悲凄无比、听得人心弦震动。

随着那乐声的节奏，就见从入口处，进来了八个素衣少女，手上白烛闪的，金炉中烟雾缭绕，缓步而来。凄凉的笑声，越来越近，也更显得哀伤。

紧随那八个素衣少女身后，是四个身穿素衣的壮汉，排成一个方阵，抬着一个木案，案上白绫掩盖，不知放着何物。

再后面，是由二十四童子所组成的乐队，他们似训练有素，吹奏起来，不亚于极善音律的高手。

想是他们心中，都有着无比的悲苦，所以才吹出人间最悲哀的乐声。

这一队庄严、肃穆、充满着诡奇幽伤的行列，径直走向场中。

熙攘的人群，似乎受到乐声的感染，刹时间，鸦雀无声，而且齐向两侧倒退，让出一条路来。

诡奇、幽伤的队伍，缓缓行到场子中间一堆黄土处，按照八方而立，一

个个垂首闭目，神聚精凝，自有一番肃穆气氛。

那抬着木案的四个壮汉，迅快地把木案放下摆正，持烛捧护的少女，各自移动娇躯，将烛、炉奉供在木案前面。

“行礼！”一响高声吆喝，如裂金石。

顿时间，整个阿房宫的废墟上，黑鸦鸦的跪了一片，神态虔诚，恭敬异常。

就在这时，乐声倏住，只听“咚咚咚”，玉磬响了三声，断垣后面，又缓步出来了一群人物，双臂抱于胸前，俯首低眉，神态严肃，但都是一律青色长袍，白带束腰。

走在前面的四条汉子，年龄都在四十上下，长的虎背熊腰，身粗体壮，一望而知，都有极好的武功造诣。

他们缓步直趋那木案前面，朝地上一跪，朗声道：“天蝎门下弟子，恭请宗主上祭……。”

就在这一喊声未了，突听“啪”的一响，一团雾从地面疾升，那烟雾白浓，风吹不散，刹那间，就将这一片广场罩住。

“咚咚咚！”玉磬又响起了三声。

烟雾迷蒙中，陡见木案前现出一位白衣怪人，浑身都裹在烟雾中，宛如遍体云霞，日飞升。

那怪人在木案前面，跪了下去，拜了三拜。

拜伏在阿房宫废墟上的人群，谁都想一睹这位天蝎门中宗主的庐山真面目，禁不住齐齐抬起头来，全场鸦雀无声，紧盯在那白衣怪人的身上。

无奈，浓烟缭绕，视线不清，只能看到人影闪动。

那怪人拜罢起身，目光四下环扫了一眼，清冷地道：“天蝎教第十代宗主，为替本教护坛祖师，溅雪血仇，并追回失去重宝玉钵，特破例开坛，广收门徒，并缉捕九大门派中人，解来阿房宫，于明年清明之日，举行血祭。”

“谨尊宗主法谕，刀死不辞！”

人群中，爆出一响震天价的喊声。

就在这喊嚷声中，那白衣怪人满意地哈哈一笑，说了一声：“那么就先向诸位道辛苦了！”

话音未落，陡见她那似幻的身躯，竟随烟雾腾空，长袖飞舞，衣袂飘飘，直如腾云驾雾一般，姿态好看煞人。

转眼之间就失却了踪影。

别瞧在场的那么多人，每一个都是在江湖上亮得出字号的人物，几曾见过这等功犬，打心底深处，就佩服得五体投地。

乐声又起，这一番曲调陡变，一反方才凄凉悲伤之音，转为慷慨激昂，使人听之，不由得热血沸腾。

曲奏一阕，戛然而住，一人高声喊道：“祭灵已毕，请诸位各归汛地。”

话落乐声再起，那一支诡奇的队伍，又缓缓出场而去，同时。人群也慢慢的分散了。

在这时，有一辆篷车，顺着去长安的大道，扬尘飞驰。

阿房宫的废墟上，又回复到往常的荒凉、死寂。

人已散去，日已衔西，寒鸦归巢，不觉又是暮覆苍茫了。

忽然，断垣处转出一个丰神如玉的少年，青绸长衫，粉底薄履，文雅中透着清逸。

他巡视了一周，才停下身来，望着一处土丘后面，喊道：“师伯！你总该出来了吧！”

土丘后面，毫无声息，反而在他左侧荒草丛中，“哗哗”一响，冒出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

此人有些疯癫，身着浅灰破衣，足登草履，腰中横扣一道淡黄丝带，满身油泥，一头蓬松乱发，往起一长身，“呜”的一声怪叫，就扑向了那青衣少年。

青衣少年还真被吓了一跳，闪身躲开，清叱道：“哎呀！我的师伯怎么总是这么疯疯癫癫的。”

那老人哈哈大笑道：“好娃儿，连师伯你都敢褒贬，看我找你师父理论去。”

青衣少年道：“找我师父也不怕，谁让你吓人呢？”

那老人笑道：“凭你这点胆量，也出来闯江湖，我真不知道你师父存的是什么心。”

青衣少年道：“我并不是害怕，什么时候地方，这样闹法，一个不巧误伤了怎好。”

那老人哈哈大笑道：“小鬼头，凭你师父传你那点玩艺，对付别人还可以，怎能伤得了我。”

青衣少年笑道：“是啊！谁不知巧手方朔在江湖上是难惹的人物……”

那老人一瞪眼叱道：“小鬼头，你倒和师伯耍起贫嘴来了，小心着我收拾你。”青衣少年吃吃一阵笑，连忙一躬到地，道：“师伯！我这给你赔礼了，琳儿年轻，说溜，你老人家别生气，以后我就是看到也不说了。”

老人笑道：“瞧！说着说着又来了，你看到老夫什么了？”

“偷人家的东西呀！……”

青衣少年话没说完，已然笑不可抑，但却怕那老人抓住了他，顿脚就向后倒纵。

身形落处，不偏不斜，却落在一人身上，就觉着脚尖点处，软绵绵的，这回却真的吓了一跳，惊叫一声，提身前纵。

那被踩着的人，也“啊呀”叫了一声，揉着惺忪的眼，一副憨厚的神态，坐起身来，喃喃地道：“这是怎么闹的，睡觉也犯天忌。”

那老人哈哈大笑道：“懒虫儿，你也该醒醒了。”

青衣少年气得板起了脸，冷冷地道：“杨师兄就是这样，不论什么时候，都是这一副无赖相，真气人！”

那人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好一副品貌，玉面朗目，剑眉隆准，真个是气宇轩昂。

身着儒冠儒服，站在那里仿如玉树临风，只是有点不修边幅，儒服已是破旧了，儒冠也歪向一边。

他站起身来，既不正冠，也不理衣，望着眼前的两人，笑道：“师……”

那青衣少年倏的一瞪眼，他连忙改口道：“师弟！你方才那一脚，踩得可真不轻。”

青衣少年道：“我恨不得踏死你！”

那儒生微微一笑道：“那样倒称了我的心意，但怕你会伤心。我猜你一定会哭一场的。”

青衣少年冷嗤一声，道：“我可没有那么多泪。”

就在两人正斗嘴，突间远远传来了两声惨叫，不禁一怔，那老人轻声道：

“有人来了！”

那儒生侧耳听去，忽然闻得马蹄声“得得”响，他顺手一拉身旁的青衣少年，纵身跳上一棵大柏树上。

果见一匹健马，由东南方疾奔而来，马上一个玄色劲装的人，横爬在马鞍上。

青衣少年道：“师兄，看到没有，那马背上的人有点奇怪。”

儒生应了一声，道：“咱们过去瞧瞧……”

话音未落，纵身一跃，当先扑了过去。

那老人同着青衣少年，也联袂而起，紧紧随在那儒生身后。

那马乍见有人扑来，昂首嘶嘶一声长鸣，拨蹄方待飞奔，儒生身形已到，一式“金龙探爪”，已抓住了马鬃，跟着又用劲一揪马身，马连挣扎都不能了。

那老人身形闪在马侧，托起马上人下颚一瞧。

只见那人耳鼻间，汨汨流出血来，早已气绝而死，颈间坠下一块白布，用鲜血写着：“偷窥本派私密者，死！”

青衣少年冷哼了一声，道：“好大的口气啊，阎罗王又不是他们家的人，可以随便制人于死……”

他话未说完，忽然想起方才那几声惨叫，不禁由心底泛起了一股寒意。

那儒生问道：“师叔，马上人怎么样了？”

老人叹了一口气道：“身上余温犹存，显是刚死不久。”儒生闻言，松手放了那马，任由它急驰而去，缓缓地道：“此非善地，我们还是早些离开吧！”

他一语未了，又是几声惨噪传来，三个人全禁不住毛发直竖。

夜幕已经罩了下来，当年覆压三百余里，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缓回，檐牙高啄，隔离天日的阿房宫，如今是残垣断壁，芳草凄迷，尤其在夜幕掩罩下，显得鬼气森森。

“呜！”一声夜鸟高鸣，更使人不寒而栗。

那青衣少年，正朝前走着，忽的抹头后纵，一下扑到那儒生怀中，战惴地道：“师……师兄，你……你看……”

那儒生注目看去，见一处残垣下，倒卧着几个人，一个个都是死状甚惨，血已凝结了，使人见之不寒而栗。

惨叫声，仍然昔断若续的传来。

夜鸟的鸣声，也还一声高，一声低，随风送至。

这片废墟本就够荒凉的了，这么一来更显得阴森恐怖。

那儒生倏的义愤填胸，冷哼了一声，看着那老人道：“师伯，咱们得去救救那些人……”

老人瞪起眼打量了那儒生一阵，陡地哈哈笑道：“平儿！你这一种气度，老偷儿我可是第一次见到，难怪所有的人都不看不起你，唯有你师父独对你嘉许，我今天才从你眼中看了出来。”

那儒生微微一笑，道：“我不计较那些，也不在乎，走吧！救人要紧。”

他话声未出口，人就向前奔去。

那老人顺手一拉那青衣少年，跟着他放脚疾奔而去。

这三个人的脚程，宛如奔马，转眼间，已绕行了半匝。

忽然间，黑影一闪，那儒生还没看清楚，突觉头间一紧，人已离地而起。

原是一条绳索，飞了过来，正套在那儒生的头上。

青衣少年蓦地怒叱一声，纵身飞起，但见寒芒一闪，唰的一声，绳索应手而断。

那儒生提气一个大翻身，双脚落在实地。

老人笑道：“琳儿好剑法呀，出手真够快的。”

青衣少年道：“师伯就喜欢笑人家。”

老人道：“好娃儿，这说你好也不成吗？”

那儒生笑道：“其实那一根绳子也难不住我。”

青衣少年道：“那么说来，我是多此一举了。”

儒生闻言一张手，笑道：“你看，他那绳子早被我捏断了，你那一剑，反而害我翻了一个跟头。”

青衣少年一见那半截绳子，气得玉面变色，怒叱道：“你这个无赖，就算我多事好不好？”

儒生笑道：“师妹！我和你闹着玩的，别生气，愚兄给你赔礼了，要不是你那一剑我就许真的被人家捆起来了。”

原来那青衣少年，乃是女扮男装，名叫施琳，是嵩岳少室后山白莲庵慧清老尼的徒弟。

那落拓儒生名叫杨海平，是太室山中天池“醉司命”顾天爵的徒弟。

褻楼老人是顾天爵的师弟，名叫“巧手方朔”韩翎，他还有个二师兄，名叫“圣手摩什”雷天化，慧清老尼乃是雷天化的胞妹，所以他们这老少三人，渊源自非异常。

施琳一见杨海平这份憨相，气仍未消，娇叱道：“你少理我，是我多事的，谁要你赔礼了？”

老偷儿韩翎笑道：“别闹了，贼羔子的鬼蜮伎俩决不止此，要多小心一点。”

杨海平闻言，转身打量了一周，四无人踪，只有丈余外一棵大树。

韩翎望了那大树一眼，低声说道：“树上有人……”

他话没说完，施琳蓦地插口：“我上去瞧瞧！”

声出人已纵起，直扑那棵大树。

杨海平见状，知道小姑娘是赌气历险，伸手没有拦住，就喊出了一声：“师妹小心了！”

人却暗蓄功力戒备，凝神注视着那大树，只要发觉有异，立时将全力施救。

就见施琳人到树前，左手一伸，抓起一条软枝，右手长剑护住前胸，一个跟头，翻上了大树。

哪知事情出人意外，施琳在大树上转了一周，飞身而下道：“怪事，大树上哪有人踪，韩师伯最喜欢大惊小怪了！”

韩翎闻言，呆了一呆，笑骂道：“放屁！师伯这两只眼还没瞎！”

他一言未已，只听一个冰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偷窥本派秘密者，挖眼割舌，眼前就给你报应！”

三人闻声大吃一惊，注目望去，就见两丈外另一棵大树之下，站着一人，全身雪白，不但衣服鞋袜无一不白，头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白布蒙面，似有一股冷气，迫人而来。

双方目光相袭，三个人不禁打了一个冷颤。

施琳自幼受师父宠爱，一般人也都知道慧清老尼有个护短毛病，所以全都让她几分，这么一来，就养成了她的骄纵，惯于使个小性儿。

她这时心中正自气恼，一顺手中长剑，道：“我去会他一会。”

说着顿足纵身而上，扑向了那白衣人，娇喝道：“朋友，危言耸听，算得什么能耐，请亮兵刃吧！”那白衣人冷冷地道：“我赤手空拳，也一样够你受的。”

“好！那你就小心了。”

施琳声方出口，长剑一挥，寒芒电旋，罩向那白衣人。

那白衣人突然横移两步，避开了施琳一剑，跟着右掌抡出，朝着施琳拍来一掌。

施琳只觉对方这一掌，如同挟着冰雪而下，掌势未到，阴寒之气已山涌而至。

小姑娘见状，心头惊骇不已，知道对方练的是一种阴寒毒功，哪敢大意，便立即闭住呼吸，手中长剑反撩而上，横着削去。

那白衣人却也知道施琳手中长剑厉害，掌力拍出，立时收了回去，跟着左掌又已攻出，五指箕张，挟着一股冷风点向小姑娘的面门。

施琳被他这怪异的攻势，迫得向后连退了五六步之多。

杨海平知道小师妹的脾性，最是刚烈，动起手来，如不知底细妄自上前助阵，她不但不领情，甚至就会和你翻了脸，所以心中干自着急，也不便上前助手。

转眼间，双方走了有二十几个照面，施琳又后退了五尺。

这一来，小姑娘不禁又羞又恼，自己手中有了锋利的长剑，竟无法胜得人家赤手空拳，暗中一咬牙，不退即进。

但见她长剑流转，越来越快，片刻间化成一团寒光，卷袭而

任是这样，她已觉着全身寒意，越来越浓，但她一股强烈求胜的心念，驱使着她强提真气，逼住寒气，不使内侵，长剑尽展所学，着着迫攻。

又斗了二十余合，情形更是不利了，她深感身上越来越冷，双手双腿，运用似已渐失灵活，不禁心中大惊，暗忖：“如若不能在十招之内胜得对方，不但受人讥笑，且恐要血溅阿房宫。”

心念电转，好胜之心又陡涌起，情急中，长剑招演“流星超月”，一道银虹暴长。但闻一声凄厉的长啸，血雨飞洒，那白衣怪人宛如一阵狂风般飞奔而去。

荒凉的草地上，坠落下一只枯瘦、留有长指甲和被齐腕切断的人手。

施琳似力已用竭，双手拄剑而立，浑身都在颤抖，抖个不停。杨海平急步跑了过来，用手扶住了她，柔声问道：“师妹！你怎么啦？”

施琳仍是强振精神，道：“没什么，只是有些冷！”

这时“巧手方朔”韩翊也跑了过来，大惊失色开言道：“你是中了贼羔子的玄冰掌了！”

杨海平道：“你留下了他的一只手……。”

施琳微微一笑，娇躯一晃，人已倒在了杨海平的怀中。

杨海平急叫道：“师妹！师妹！你振作一点，待我助你一臂之力，快些运气调息。”

施琳斜瞟了他一眼，就地坐下，杨海平伸手抵着她的后背，运集功力，逼出一股热流传播过去。

眨眼间已觉出杨海平掌心内的热力，传人体内，赶忙镇定心神，运气和热力相和。约有一盏热茶的功夫，寒气已然被排出体外。施琳突然一挺身，脱开了杨海平的掌心道：“谢谢师兄了。”

杨海平微微一笑，道：“好些了么？”

施琳娇羞地一点头，道：“好多了……”

“巧手方朔”韩翊笑道：“咱们可得快走，迟了也许真的留在这里了。”

说着当先起行，杨、施二人随后紧跟，各自展开身形，风一般直向阿房宫外飞奔而去。

杨海平、施琳紧跟“巧手方朔”韩翊身后，一路急奔，惊悸之中，也不辨路之远近，跑了足有两个来时辰，估量着少说也出去三五十里路程了，停下脚步周遭一打量。哪知，事情大出意外，跑了这么老半天，仍未离开阿房宫。这么一来，三人不禁大惊，很明显，是中了埋伏，进了迷阵啦！韩翊怪叫了一声道：“怪啊！老偷儿今天碰到打墙了！”施琳嘟起小嘴，气呼呼地道：“师伯一定老糊涂了，怎么跑着不看路呢！”老偷儿韩翊叫起撞天屈来道：“我的小姑娘奶奶，你看清楚没有、咱们这是入了人家的迷阵了，就是让你师父那老尼姑来，只怕也不比我老偷头儿高到哪里去。”他着急的这么一喊姑娘奶奶，逗得小姑娘噗哧一声笑了，道：“师伯，你在江湖上混出个巧手方朔，又是出了名的高智，可看出来咱们陷入了什么阵呐？”韩翊道：“我这个小名气，在江湖上算不上人物，大不了一个偷儿……！”杨海平从语气中，听出韩翊生了气，忙道：“师叔！你大人大量，怎么和我们小辈生气呢？得啦！请看我的小小面子吧！”“哈哈，”韩翊怪笑了一声，道：“小子，你自认还满不错吗，你那点面子有多大，看你的，谁看我的呢？”施琳笑道：“好师伯，侄女儿可不就看着你的吗！你老人家好意思生我的气？”“巧手方朔”韩翊还就吃这一套，闻言哈哈笑道：“难怪那老尼姑喜欢你，小嘴是甜，好，就看我的吧！”他一言未了，突然间金鼓齐鸣，跟着乐声大起，刹时之间，四方八面都现出盏盏红灯，微光闪的，视界立现迷蒙。

本来像他们武功已有造诣的人，黑夜之间，视线是不受影响的，扎根基之初，练的就是夜中视物虚空生白，最怕黑夜之中灯光明亮，不但敌暗我明，处于被动，且影响视界迷蒙不清，只能近瞧不能远望，也就无法明察敌人的虚实。

红灯一亮，三人一惊非同小可，不但是入了迷阵，且还中了埋伏。

韩翊从腰间取出旱烟袋，打火点燃，一边抽着，以眼紧盯着当前的情势。

看了半晌，莞尔笑道：“这是八门金锁阵法，瞒不过老偷儿一对眼睛。”

杨海平道：“师叔！这阵怎么破法？”韩翊笑道：“小子，你师叔没有传给你吗？你也该看过这一类的书籍才是！”

杨海平道：“就是没有看过么！”

施琳插口道：“师伯就给我们讲一讲吧！”

其实他们何尝不懂，只是知道老偷儿韩翊的脾气，别瞧年纪都有了一大把，还仍是争胜好强。

韩翊闻言哈哈笑道：“小子，这就叫姜还是老的辣了，须知道‘八门金锁阵’，出自姜太公师传，分为休、生、伤、杜、死、景、惊、开，分为八门，再配合玄门九宫，太乙遁甲等术，就叫‘八门金锁阵’。”

施琳道：“怎么个破法呢？”

韩翊笑道：“这阵式能难住一般江湖，却难不倒我老偷儿，进‘生门’，

出‘开门’不破自乱，跟着我来吧，瞧我老人家给你们打个样儿。”他说笑声中，倏抡手中旱烟袋，发出一圈寒光，窜身入阵。

杨海平和施琳二人随从紧跟，一路并无阻挡，速闯伤、休、壮，就在方一踏进“死”门，蓦然间那乐声骤然大变。

“轰”的一声巨响，宛如霹雷灭顶，灯光顿时隐去。

但见满空中火光闪闪，从天而降。巧手方朔韩翊明白身陷重地，岂敢稍有疏忽，旱烟袋护住上空，不管他阵势如何变化，只按照自己所踏方位踹八卦，走连环，竟依原定路线闯去。

眼看着韩翊安然走进了“开”门，顷刻之间，就要破阵而出，他猛然想起了杨海平和施琳二人。

转身回首一看，哪有人影，原来就在空中响起一声霹雷时，灯光一隐，三人就失去了联络，各被困在一处门中了。

这时，巧手方朔韩翊身陷重围，危机四伏，虽然不见了两位侄儿女，只是心中发急，哪敢稍有疏忽，嘴上抽着旱烟袋倏然而立，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就这么一眨眼间，红灯又现，乐声又是一转，一派靡靡之音，入耳心动，欲念顿起，且有一人大喝道：“老匹夫，还不束手就缚吗？”

巧手方朔韩翊身闻到那香味之后，就觉着脑子里有些闷涨，往起一抬头，眼神也不如方才那样精光灼灼了，却有些滞呆。但他心中却还十分清楚，暗道一声“糟了，老偷儿今天要栽。”须知韩翊在武林中，却不是等闲的人物，功力何等深厚，一闻到那香味，就知不妙，赶忙闭住了呼吸，但是体内脏腑，翻腾欲呕。

心念动处，但立即动起武林失传已久的达摩心法内功，仗着他练的是童子功，元阳极旺，刹那间便将体内不适之感除掉，眼中神光又现，暗忖：“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如先闯出阵去，再作道理。”

当下再不疑迟，猛地一顿脚，旱烟袋一招“八方风雨”，抡起一团劲气，逼开了那香气，又是一式“飞燕穿帘”，身形纵起，恍如巨鹰凌空，冲出阵去，直奔鱼化寨。

无奈，他受毒已深，强提着一口真气，方闯出阵来，跑不到两三里路，人已不支，一头栽下路边田中。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缓缓醒来，只觉一阵酒香扑鼻。

倏的睁开眼来看去，见自己睡在一座佛殿上，周围一打量，见地上横七竖八，倒着有十几个人，有的已醒过来，有的仍在昏睡。

那醒来的人，和自己一样，都在瞪着眼发怔。

在大殿门口，盘坐着一个书生，面色如玉，一双眼睛朗如寒星，悬胆也似的鼻子下面，唇红齿白，看去有些文弱，但那灼灼的眼光有些逼人。

在他面前的地上，铺了一叠荷叶，放着一大壶酒，一个粗碗，七八个生煎馒头，荷叶上摆着的是由镇上买来的卤鸡、酱鸭牛肉之类的下酒菜。他自斟自饮，一大碗酒端起来只一口就去了大半碗，随手又抓起整只卤鸡，撕下来一只腿，放在口中，一阵乱嚼，晃眼间就剩下一根空骨，跟着又抓起一块块的牛肉，塞满了一嘴，嘴皮乱动，喳喳直响。

吃得高兴，连看都不看殿中那些人，就在这时，忽见人影一闪，那书生面前多了一个小叫化子。

那书生仍吃他的，理也不理。

小叫化也不客气，就在那书生对面一坐，低声道：“他们已对这里起了疑，怕就要找了来啦！”

那书生道：“不管他们，放着好酒好菜，且吃了再说。”

小叫化笑道：“我的公子哥，早上方在金谷吃了一桌整席，这还不到半天时间，就又饿成这个样子，你有个够的时候没有？”

那书生一面大嚼鸡骨，一面断断续续地道：“你懂什么？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吃比起穿来，却要实惠得多哩……。”

他一边说着，伸手就又端起酒碗来，一手拿起半片卤鸡，刚一偏头，忽见从庙门口进来一人。

那人生得面黄肌瘦，穿了一身黑衣，宛如大病初愈的样儿，但是那双目却精芒闪动，一望而知是位武林高手。

他走进庙来，一声不哼，就只瞪了那书生一眼，步向丹墀左边，坐了下来。

那书生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有人进来似的，酒到碗干，还一个劲地嚷着：“这酒哇！莫非是老窖中存的，市面上哪能买得到。”

他一言未了，庙门口又进来了一个人。

这人是一身青衣，身子又瘦又长，摇摇晃晃地也走上了丹墀，就站在那黑衣人身旁，宛如竖着一根青竹竿样的。

韩翊见状，心想：“好高好瘦的人，这都是哪一路的人物？”

就在他一念未已，庙门口响起了一声大嚷道：“就是这里了。”

好大的嗓门，随着那嚷声，进来了个西藏番僧，年龄不过四十上下，光秃着脑袋，袒着右肩，披着大红袈裟，左手抡着大串佛珠，更长得身广体胖，一脸横肉，络腮胡子又黑又粗，根根直竖，神态勇猛凶恶已极。

他迈动着大步，也上了丹墀，望着那书生，冷哼一声，挨着那青衣人盘膝坐下。

那书生，这时从怀中掏摸了一阵，先掏出来一把花生米，随后又掏出来十几个柿饼，笑对小叫化道：“兄弟，你可知道，柿饼夹花生米吃，名叫素火腿，别有风味，不信你尝尝看。”

小叫化似乎被引得馋了，他并没有尝那素火腿，端起粗碗喝了一口酒，跟着就撕鸡脯子吃，一边又往口里乱塞馒头，对于大敌当前，简直没放在心上。吃相也和那书生一样，馋得难看。

在这时，庙门口又来一人，全身雪白，不必开口，便自有一股寒冷之气迫人。

韩翊一看到这白衣怪人，想起昨夜之事，骇得他心房猛烈一跳，一颗心几乎都要从喉咙里跳了出来。

耳边响起了一个娇细的声音，道：“师伯，这不是昨夜那人吗？”

韩翊闻言心中一动，这才想到昨夜失去联络的施琳和杨海平两人，转头看去，见两人不知什么时候，已坐在自己身边。

再扫目一看殿中那些人，三三两两，也全部围在一起，窃窃私议，没有一个敢大声说话的。

就这么一眨眼间，庙院中忽然起了雾，有些迷蒙，不知什么时候，在那四个怪人身前，却多了三人。

居中而坐的，是个五十余岁的老道，面容瘦削，额骨高耸，尤其面色青

中带绿，明而透亮，直如夜明深山荒野中的磷火一般，碧焰闪烁，令人不寒而栗。

老道身旁，侍立着两个稚龄小童，面目姣好有如女子，左一人捧长剑，右一人捧拂尘，宛如图画上的哪吒红孩儿。

那书生此际也吃得差不多了，两手摸了摸肚子，朗声念道：“我醉欲眠君且去——怎么又想睡了，我就是这个毛病，吃饱了就得睡觉，睡醒了就又想吃了。”

“怕你睡不安稳吧！”

那老道冷冷他说了一句，瞪眼望着那书生。

书生闻言，这才转过头来，微微一笑，道：“哟！我只顾了肚子，没想到惊动了各位，请问你们是哪一层地狱中放出来的呀？”

那老道冷哼了一声，道：“尊驾用不着使酒发疯，昨夜阿房宫故址上，你已出尽风头了。”

那书生哈哈笑道：“好说！好说！学生怀吊古之幽情，只是想从那废墟上，去追思当年秦皇独夫之心，‘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

他说着说着，竟然朗声长诵起“阿房宫赋”来，气得那老道把胡子吹起多高。

那西藏番僧陡地大喝一声，道：“这小子欠揍！”

书生微微一笑，扬手扔出那只盛酒的粗碗，去势正疾，正好迎上射来之物。

但听“咣”的一响，顿时红光一闪，浓烟熏眼。

在殿上那些人，见状全都大吃一惊，想起来昨夜那一响霹雷，原来竟是这番僧打出来的一枚烈火弹。那书生哈哈笑道：“凭这点玩艺也出来现世，放着咱……”语言未完，那青衣怪人笑了一声，道：“那你接我一招试试！”说着长臂一伸，遥劈一掌，掌力贴地涌击过来。那白衣怪人也冷哼了一声道：“我也算上一份！”跟着一扬大袖，拂出一股无形力道，卷袭而至。这两股力道一刚一柔，青衣怪人的掌力，尖锐得有如裂竹般刺厉，白衣怪人的掌力，却具有一股阴寒冰冷之气，一齐袭向那书生。小叫化见状，知道自己又挡不了，身形闪处，人就进了大殿中去。那书生却是神态自若，坐在地上动也没动。

两股力道过处，他身躯只是轻轻晃了一下，但他那面前的一堆鸡骨，却被劲风卷起，飞射在他身后一株古柏上，全部陷进了树身。

这一来，不但是那老道等人大吃一惊，就是大殿上那十几位旁观者，也都看得咋舌。

须知他们那隔空遥击的一掌，若只是一个人出手，算不得什么稀奇，但是两人一同出手，且又都是外门奇功，力道刚柔各异，抵御时便更困难。

“好功夫！”从大殿中爆出一声高呼。

那老道闻声斜目向殿中扫了一眼，冷喝道：“毒手病夫还不出招。”

他这一声喊出了“毒手病夫”，大殿中人无不震惊万分。

须知武林中近数十年来，出了五个出奇的人物，江湖上称为一神四凶，不但武功奇高，而且手段也狠辣异常。这毒手病夫正是四凶之一，一手毒功，冠绝环宇。

他闻声皱了皱眉，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仰脸一看那书生，有气无力地

拂袖一挥，一股无形劲力，卷地而至。这轻轻的一拂，谁也没有看出来他掌劲在哪里，等到劲气出去两丈远近时，陡地轰然一声，巨颩匝地涌起，腥味由风而生，宛如一条毒蟒乘风而至，转眼已将那书生裹住。惊得大殿中一个人高声惨叫道：“哎呀！我的肚子好疼啊！”毒手病夫冷冷地道：“肚子疼就是中毒的现象……”

那被毒风卷罩着的书生，闻言仰天打了个哈哈。这一声长笑，声音响亮已极，震得殿瓦簌簌而响，笑声甫歇，就见白光一闪，从他口中喷出一股急泉，穿透风层，直射向那毒手病夫。

一阵浓烈的酒香扑鼻，似利箭锐弩，箭急势疾。

毒手病夫见状，脸上倏的一变色，似知道对方这酒箭的厉害，慌不迭拂袖抗拒，一边侧身躲开。

不防在他身后是一道石栏杆，身形侧处，一头就向石栏上撞去。

相撞之下，“咚！咕咚咚。”——连声响处，石栏杆竟被他撞倒两丈多长一截。

他身形就势一倒，方才躲开了喷来的一道酒箭。

书生哈哈笑道：“好结实的脑袋，以你这等身手，何须使用毒物？”那老道眼见自己带来的四位高手，全都斗不过那书生，由不得双目一瞪，怒声道：“我天蝎教自开坛以来，蒙祖师爷的慈悲，灵光护佑，也仗着敝教主天听睿智，广传宏旨，今日不将你拿下，治以应得之罪，异日本教如何在江湖上广收门徒……”他念念有词，自说自语地嘟囔着，那书生早已笑弯了腰，等那老道念完，书生接口笑道：“看不出，你这位牛鼻子还会念灶王经哩！”那道者也不理他，双掌一拍，说道：“拘魂童子何在？”就见那捧剑的童子，闻声放下了手中长剑，转行至那道者座前，双掌一并，拜了一拜，说道：“弟子侍候！”别瞧那是个小童子，他一现身，那书生狂态立敛，凝目注视着眼前的情势。大殿中的人，有些人方才中毒闹着肚子疼，经小叫化给了他们几粒药丸，吃下去之后，疼痛立止，此际一见那拘魂童子出来了，以为必有更大的热闹可看了。哪知小叫化却向他们道：“各位九死一生，这条命可说是捡来的，还是快走的好，说不定你们各门派中，也都出了事，在这里多留一刻，对你们毫无益处。”

那些人本来还打算多看一阵，以长见闻，听了小叫化的话，知道事态严重，自然是走为上着，立时就由殿后，溜走了大半。

不过：还有些有心人，向着小叫化问道：“那位公子是什么人呀，小哥可以告诉我们吗？”

小叫化笑道：“神剑腾霄化龙去，落拓江湖一狂生，你们能记住这两句话就行了。”

众人闻言，有那年轻无知的，尚在迷惘，年岁稍高江湖历久的几个人，却禁不住有些吃惊，失声道：“是他……”

在这时，殿外丹墀上气氛越显得紧张，就听那道者吩咐道：“拘魂童子，今有村野狂生，扰乱本门开坛大礼，本座代宗主赐你用本门心法，将他擒来座前发落。”

拘魂童子脆声应道：“谨遵法谕。”

声落复又拜了一拜，身形一转，朝着那书生一笑，显得天真活泼，惹人喜爱。

小叫化从大殿中纵出，向那书生悄声道：“大哥，这娃娃长得真不错，

要是给他一支长枪，活像观音座前的善财童子，我还真喜欢他，交给我好吗？”

那书生沉吟了一下，缓缓地道：“你可别小看了他，人家年岁可比你大的多呢！”

小叫化道：“我早就看出来，他不就是衡山双妖吗？正好借机会除去了他。”

他一言未了，那拘魂童子张开了小嘴，娇声道：“本教护法总坛主有命，要你们随我到座前，听候发落。”

小叫化子移前了两步，笑道：“小娃儿，你说得轻松，有那么便宜的事吗？我看你不如跟我们去，给我大哥当个书僮，管保你能混到一身衣服，也比你这样赤身露体见人的好。”

拘魂童子闻言，面色猛然一变，一张宜喜宜嗔的俊脸，刹时间，目露青光，淡绿如碧，有点儿阴森可怖。

小叫化哈哈笑道：“咦！怎么两句话不到，就现了原形啦！”

这时，蓦听那道者击了一下掌声，跟着又横笛在唇，“鸣笛笛”一声响，声如裂帛，响遏行云。

## 第二回

拘魂童子一闻笛声，不敢怠慢，双手向腰间一掏，“喇”的一声，碧光四闪。

就见他手中，亮出了一根奇形兵刃，三节棍不像三节棍、和软鞭形式也略有不同。

他这东西名叫“天蝎拘魂索”，全长足有六尺开外，鞭身亦有茶杯般粗细，像一条长蛇，又像一只大蜈蚣，鳞甲宛然，不知是用什么金属炼成，精光闪处，一片暗绿之色，索头上两钳箕张，直欲择人而噬。

短笛声吹得正急，倏地间，音节骤变，声细如丝，若断若续，如低诉、如暗泣。

那拘魂童子手上的“天蝎拘魂索”随着乐声，盘旋起伏，双钳也一张一合左摇右摆，蓄势待发。

拘魂童子更是目注手上拘魂索，屏息凝神，内劲暗运。

小叫化眼见对方这怪异行动，不知道是在闹什么玄虚，方笑道：“小娃娃，你是在变什么法呀……”

他一言未休，蓦听那书生喊道：“元弟留神！”

只听那道者的笛音又是倏然一变，恍若鬼鸣啾啾，凄厉已极。

那拘魂童子手上的怪兵刃，似乎受着笛音支使，就见索头向下一落，像一条毒蛇，竟延着地面蜿蜒而行，蛇头昂起，徐徐向小叫化足踝上爬去。

小叫化他真的是艺高人胆大，见状不惊反而哈哈大笑道：“小娃娃，你真有意思，索儿变成了蛇儿，怪好玩的。”

其实小叫化有他的打算，在说着话时，早就留了神，等那索头方一爬近脚前，他蓦地右脚一起，一招“白鹤踏雪”，径往那软索头上踹去。

在他以为，这一脚踏下，就是一根铁棍也踹得扁了。

哪知拘魂童子左手抓住软索尾端，缓步前行，也看不出他怎样用的劲，就只手腕一抖一带，那条软索竟像活的一般，居然躲开了小叫化那踹下的一脚。

就在这眨眼之间，索头陡然向侧一翻一绕，迅即缠住了小叫化的足踝。

这一来，小叫化可不由大吃一惊，情急中，也不去管那足踝如何，双拳倏地一招“天雷轰顶”，直取那拘魂童子的脑门。

哪料到，没等他双拳落下，足踝间猛感到一阵奇痒难忍，宛如虫行蚁咬，直痒到心头儿上，怎还用得出劲。

顿觉嘴上止不住“噗哧”一笑，眉蹙眼闭，唇裂齿露，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全身都酸痒难挨，软软地倒了下去。

拘魂童子把“天蝎索”一收，那者道的笛音，也正好戛然而止，他望着地上的小叫化，笑吟吟地道：“快起来呀，怎么一招没到就躺下了，真替你害臊。”

那书生见状，知道那拘魂童子手上的奇形兵刃，必有古怪，心中略一盘算，顺手抓起来那把大酒壶，先对着嘴喝了一口，站起身来，缓步而出。

用手一指那拘魂童子道：“小乖乖，你真有意思，怎么把我兄弟打躺下了，让谁去给我买酒喝呢？”

拘魂童子嘻嘻一笑，睁起了小眼珠瞧了那书生一眼，道：“这怪不得我，谁让你们犯了扰坛大罪呢？”

书生哈哈笑道：“你们又不是官府衙门，抱着律条禁例作威，怎可随便加人以罪呢？”

那拘魂童子方想辩驳，蓦的笛声又起，黄钟大吕，响遏行云。

那拘魂童子跟着神色又是一变，双眼中绿光闪闪，手上“天蝎拘魂索”翻腾起伏，作势欲动。

那书生早有了戒心，提起来酒壶，嘴对着嘴又是咕嘟嘟喝了两口，慢声吟道：“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

他声调朗朗，如击金石，韵味十足，神态悠哉闲哉，其实双眼紧盯在对方奇形兵刃上，只要它稍有举动，便以全力对付。

蓦然间那笛声又是一转，有如晴空霹雳，迅雷忽莅。

拘魂童子似乎精神一振，右手猛地一抖，那一条天蝎拘魂索直向书生胸前点去，索头上的双钳，形态恶毒异常。

书生右手提起那大酒壶，方喝了一口酒下肚，一见软索迎胸点来，惟恐那索头稍一沾身，中了贼人圈套。

他哪敢稍有怠慢，猛提一口正气，嘴唇一张，只见一团白光闪闪，直向那拘魂童子头上喷去。

跟着右手上的大酒壶，往起一迎。

就听“锵唧唧”，“哎呀呀……”响声交杂着惨叫，壶漏人倒地，拘魂童子双手抚着脸，直在地上打滚。

那书生却连声地喊着：“可惜！可惜！这点酒却是来之不易哟。”

原来他并不是可惜地拘魂童子的身受重伤，而是可惜他那酒漏去了不少。

说话间，他立即捧起那破酒壶，一阵狂饮。

此际，那嘹亮震耳的笛音，倏地又是一转。

这一转，恰如是秋风萧瑟，黄叶飞舞，满含凄凉落寞之感。

再看那地上的拘魂童子，滚了两滚之后，刹时间，肌肤大变，都变成了黑紫色，显然是毒性发作。

同时那宜喜宜嗔的一张俊脸，被书生那一口酒喷得已血肉模糊了。

原来那书生的这一招，乃是“天罡神功”中的一招“长虹贯日”，他将喝下去的一口酒，受先天元阳蒸焙，已是滚热火烫，再猛以全力喷出。

别看只是一口酒，论劲气可以拔树毁殿，讲热度可以熔铁化钢，那拘魂童子怎能够受得了。

他一口酒喷死了拘魂童子，但却激怒了那道人，双目一瞪，怒叱喝道：“慑魄童子何在？”

就见他左边那怀抱拂尘的童子，应声而出，探腰摸出两根丝带，一黄一绿，也是走向座前一拜。

那道人道：“速以本门氤氲二气，将那狂生拿下，不得有误。”

慑魄童子应了一声：“领法谕！”

随声倏地一个转身，望着那书生嘴角一搐，目露凶光，跟着“夺夺”两声，一绿一黄两条丝带，疾卷而出，直取那书生。

那书生剑眉微剔，方扬起右手酒壶招架，岂料到那两条丝带，“夺”的一响，又撤回去了。

刹时间笛声又起，慑魄童子两条丝带舞得更紧，洒出满空彩虹，夺目眩神。

那书生悠然而立，到这时才看出来，那两条带子中有玄虚。

原来随带洒出淡烟袅袅，迎空化成黄绿二色，直向自己身前飞来，一时也猜不透他们又在捣什么鬼？

哪知，黄绿二色烟雾尚未及身，立时就感到一阵异香扑鼻，心神顿时为之一荡，再加了那笛音哀婉，令人有些几个飘飘然，匪夷所思。

他立知不妙，赶紧屏息凝神，排除杂念，抱元守一，观心返本，将方喝下去的酒，以先天元阳之气，徐徐喷出。

但见一团白色淡雾，紧贴着那书生五官周围，恍如一层面幕，齐巧将那黄绿二色之气隔住，另有一股浓烈的酒气。

淡白色之气在内，黄绿二色之气在外，直如变戏法一般，蔚为奇观。

原来这黄绿二色之气，系产自大雪山中的奇香异料，名为“销魂花”，再配上喜马拉雅山六千尺高峰上的麝香，合而炼成这“氤氲二气”，功能取魂夺魄，令人沉醉如死。

可是，陈酒善能祛邪僻毒，正又是这“氤氲二气”的克星。

何况，那书生仗着先天元阳，再以“天罡神功”逼出酒气护住面目，所以不致中毒，但也不是长久之计。

他心念连转之下，蓦地一声大喝，就见他昂首跨步，把嘴一张，白亮亮光华闪烁，酒气熏人，“满天花雨”般裹起那“氤氲二气”，反向那慑魄童子打去。

他这用的是先天元阳混元气，劲力比龙卷风还要强烈百倍。但听那慑魄童子惨叫出来半声，小身子已被那股酒气刮起，径直抛向庙外，眼看活不成了。

那老道见状，不由得震惊万分，陡地站起身来，冷冷地道：“尊驾这一手酒功夫不错，连破本教二宝、可否留下个名儿来。”

书生哈哈笑道：“好说，牛鼻子，学生从不懂什么叫功夫，闲着没事能喝点吃点，比什么都好，说起姓名吗，实在难以奉告。”

道人一瞪眼，道：“难道你怕我们报复，不敢以姓名见告么？”

书生道：“你真要问吗？那你就听着……”

跟着他就朗声念道：“家住虚无缥缈中，读书学艺两无成，神剑腾云化龙去，落拓江湖一狂生——”

他长歌之声未遏，先一式“苍鹰抓雏”，将小叫化子朝肋下一挟，又一式“龙飞九天”，身形两闪，人已纵出庙去。

庙中丹墀上留下了那道士和四位怪人，望着庙外云天发怔。

那道士口中，仍在默默地念道：“家住虚无缥缈中……落拓江湖一狂生？”

出武关，经由龙驹秦，西北行一条驿道上，忽然出现了两部马车，还有许多人步行在车后。

那两部马车都装饰得华丽异常，车轮及车身，都经过特别设计，是以在这等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驶，依然平稳轻快。

每辆马车辕上，都坐着两个赶车的人，一色的青布短装，腰中系一条白带子。天色方过午没有好久，四月间的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有点儿发困。

过了杨家店，前走就是黑龙口，在这中途，有一片树林，浓密蔽天，路就从这林子里穿过去。

此时，从黑龙口方向的路上，出现了三匹快马，马上是个衣衫槛楼的老

人和两位青年儒生。

这三个人正是阿房宫方脱虎口的“巧手方朔”韩翊和杨海平施琳师兄妹两位。

那巧手方朔韩翊骑在马上，无精打采地直打盹。

施琳看着他笑道：“师伯，你是怎么着了么？有气无力的，看你要栽下马去了。”

韩翊叹了一口气道：“琳儿，你不懂得。”

施琳把嘴一撇道：“我才懂得呢，还不是为了在阿房宫栽了跟斗，心中难免有些不服气。”

韩翊道：“那倒不算什么，胜败兵家常事，何况咱又不是凭能耐能打输的，有什么不服气的呢？”

杨海平道：“那你怎么无精打采的呢？”

韩翊道：“孩子，你看到庙中那馋鬼的书生没有？还有那个小要饭的！”

杨海平道：“我当然是看到了，咱们都在一起的嘛！”

韩翊道：“我是说人家的功夫，真揣不透是怎么使的。”

杨海平道：“那也算不了什么！那是人家的禀赋高，机缘巧嘛。”韩翊道：“就是的呀！我老偷儿跑了数十年，也会过不少的名家，怎么就没有碰上什么机缘呢？”

杨海平道：“这也难讲，一个有功夫的，一门长不能门门长，他的功夫是高啦！我想他那探囊取物的能耐，就不见得能会高过师叔去。”

韩翊就喜欢戴高帽子，杨海平这一句话，正说在他心坎儿上，笑道：“我也这么想，得空须要向他一比才行，不过我看他那酒量，也不小哟！”

杨海平笑道：“我猜他一定也比不过我师父。”

韩翊笑道：“那是当然的啦！你师父人称‘醉司命’，天天都在酒缸里泡着，他怎么能行？”施琳未开言，“噗哧”一声笑了起来。韩翊一瞪眼，叱道：“还有什么好笑的，傻丫头！”

施琳忍住了笑道：“我不是笑你们什么，只是想起了一件事，觉着有点儿好笑。”

韩翊道：“什么事有那样好笑，说出来让我们也笑笑。”

施琳笑道：“我想起在那庙里，师伯看着人家吃东西，馋得直咽唾沫，这时还说人家是馋鬼，所以……”

她话没说完，就又笑了起来，逗得杨海平也忍不住，用手捂着嘴，噗哧连声。

韩翊倏地一瞪眼，道：“就你这丫头看得真，我不过想吃，可不像你说的那样咽唾沫呀！”

他一言未了，坐下马陡地嘶嘶一声长鸣，跟着前蹄提起，猛跳起来，几乎将韩翊掀下马来。

韩翊赶紧将腿一夹，一手紧勒缰绳，一手就向马脖子拦去。

触手是一根树枝，插入马颈中寸多深，马受了惊疼难怪要跳动了。韩翊拔在手内一看，见那树枝上夹了一张纸条，慌不迭展开来，就见上面写着：

“大敌当前，仍不知戒备，我疑惑你老偷儿江湖是怎么混的，赌偷、赌酒，有空自然奉陪。”

他一看完，“呀”地叫出了半声，赶紧闭口咽住了下半声，探头向四下里张望着。

杨海平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忙问道：“师叔！你怎么啦！”韩翊老脸一红，将那纸条团成个弹儿，捏在手中道：“没有什么。小心点，前途就许有事。”

他一语未了，一阵隆隆声响，就见在密林中转出来两辆马车，后面跟着高高矮矮十几个。

三人向那些人望去，只见车辕上那四个壮汉，一色的青布短装，腰中束一条白带子，手中各持着兵刃，一派如临大敌的神气。

韩翊眼瞥过那车后的一群人，心中陡地一震。

走在最前面的一人，是个虬髯老者，身躯伟岸，最是特别惹眼，乃是他的好友“虬髯叟”皇甫轩。

余下的那些人，他也认出了大半。

一个是“三手剑”娄无畏，一个是“铁背神猿”侯立，一个是“铁掌无敌”顾家声，其余是三位道者、两位和尚。

道者是漫川关玄下院的凌修通、毕修凡、郑修灵，和尚是石佛寺的“铜仗僧”悟定、“铁杖僧”悟中。

另外还有四位，均不认识，看他们的神态，想必也是武林中的高手。

那两部马车辘辘驱驰而来，后面那群人紧紧跟着，到了韩翊不远之处，陡然停住，后面的人群，也随之中止前进之势。

身临切近，韩翊才看出来，在那车后的人群，每一个人的手上捧着一个木匣子，里面不知装的是什么东西，由不得从心底泛起疑问来。

更使他惊讶的，也还是那车后的人群，旁的不说，虬髯叟皇甫轩和他可是多年的交情了，怎么见了面，连个招呼也不打？

而且一个个衣衫污垢，神情萎顿，目光呆滞，流露出心中已失去主宰的现象。

三个正自疑念丛生，那驾车的四个壮汉，已跳下车来，各自将首伸向车帘内，私议了一阵。

一个满脸于思的汉子，跨前两步，一拦韩翊的马头，冷冷地道：“假如我记得不错，尊驾一定是巧手方朔韩翊了，请下马来吧！”

韩翊闻言，先是一怔，跟着哈哈一声长笑道：“哈！我老偷儿还真个的成名啦！恕我眼拙，怎么认不出老兄是谁了呢？”

那人冷冷地道：“你不须问那么清楚，只下马来跟着我们走就行。”

韩翊笑道：“有那么便宜的事，但可没有那样便宜的规矩，我真就跟你去，只怕你们招待不起我老偷儿。”

那汉子闻言怒道：“你这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须知你却是榜上有名的人物呐，能容得你漏网吗？”

韩翊问道：“是什么榜呀，走仕途，咱没有中过秀才进士，自然不会登上龙虎榜；入江湖，也不配列身武林十大高手，难以爬上英雄榜。”

那汉子冷冷地道：“我们这叫拘魂榜！”

“啊呀呀！”韩翊惊叫一声，嚷道：“拘魂榜得归五殿阎罗掌管，原来阁下是阴差呀！”

那汉子倏地一瞪眼，道：“不管阴差阳差，识相的快下马来，别让老子动手。”

施琳在一边忍不住气了，长剑出鞘，娇喝道：“好霸道啊，仗着谁的势力这样横行，我得领教一番。”

说着，人就跳下马来，一振手中长剑，森森寒气，侵人肌肤。

那汉子咄咄一声怪笑，翻腕从背后拔出来短戟道：“小子，你等不及了，先送你上路也行。”

他话音方落，施琳手下可比他快，剑已递到，眼前青光闪闪，森杀生寒的剑气，已逼到身前。

那汉子一眼就看出来施琳手上的一柄剑，不是凡品，剑上光华固然强烈眩目，最令人心惊的，还是那剑上的森森寒气。

就他这一迟疑间，施琳剑已近胸，他本来是应该用出一招“举转扣马”，封拆敌招。

可是如用这一招，戟尖上的月牙，就得挂扣对方长剑，那样一来，他那短戟虽是千锤百炼的精钢打就，遇上普通的刀剑，当没有什么顾忌的……

但眼见对方长剑是柄神物，他却不敢冒此大险。

念头转处，只好用了一招“遮天蔽日”。

就见他人随戟转，呼的一声向施琳左肩上砸去，竟是以攻为守。

施琳这时口中轻笑了一声，脚下移宫换位，玉腕抖处，陡然撒出数十点青光，直洒敌人。

巧手方朔韩翊和杨海平，此际也跳下马来，各亮出兵刃，蓄势以待，一见姑娘这一招绝学，韩翊笑道：“老尼姑还真没有藏私，这一手运府秘剑十二式，全都传给小妮子了。”

杨海平道：“那汉子的戟法也不含糊，只是被琳师妹神物利器给震住了，不敢径走险招，要不然还不会吃这样的大亏呢！”

韩翊惊咦了一声，道：“哦！这是鲁北戚家沟的戟法呀！难道此人是神戚戚的传人？……”

他一言未了，那边倏地响起一个劲细的声音，道：“老偷儿，你猜对了，此人不是戚老二的传人，还是他的儿子呢！”

韩翊闻声一惊，知道是一种千里传音之法，禁不住扭头看去。

就见在山崖边一棵大树下，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位书生，另一个是小叫化子，正是普仙寺庙中所遇之人，他们现在又吃上了，有酒有菜，看样子是吃得津津有味。

韩翊见状，心说：“他们是真会享受，也真有个口福，我老偷儿几时也能这样痛快一下才好。”

他心中在想，眼睛却盯着对方。

那书生似已知他心意，捧起酒壶朝他摇了摇，一面在点头微笑。

韩翊禁不住真地吞下一大口唾沫。

那使戟的汉子，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招式变化，和对方竟差了一线，而招致蹈入险地。

情急中，也顾不得对方手中之剑是如何的锋利，立时一招“星转斗移”，一面抡起短戟护身，一面使出奇异的步法，突然斜闪开去。

施琳剑势微挫，跟着虚戳过去一剑，一股寒风剑气潜撞而出，“蓬”的一声响，那使戟的汉子竟被震退一大步。

她收剑笑了一笑道：“怎么，怕了吗？三十招内，我要你到鬼门关走走。”

那汉子浓眉一扬，凶目一睁，正待有所举动。

“当当当”，倏地云板玉磬连敲了三响，他凶威顿敛，垂头丧气地又回到马车跟前去了。

就见那部较小的华丽马车，车帘悠悠掀起，车内坐着一个白衣女郎，头上松松挽了个髻，底下是瓜子脸，眉眼嘴鼻，都配得恰到好处。

尤其在夕阳斜照下，那一张粉脸真个是白里透红，发射出青春的光辉。

她望着韩翊等三人轻哼了一声道：“皇甫轩，你过去擒下那老偷儿。”

虬髯叟皇甫轩闻言，望着巧手方朔韩翊瞪了一眼，似乎微微一怔，跟着大声大喝，就要疾冲而出。那白衣女郎又道：“放下木盒，亮出兵刃来……”

皇甫轩果真身形微顿，转身将手中捧着的木匣，放在车前地上，再又转身，探手亮出来鱼鳞紫金刀，去势汹汹地直扑韩翊。

此时的巧手方朔韩翊，正然看着那书生手中的酒壶，在暗吞馋水呢！真没想到会有人向他突袭。

就在皇甫轩扑到的瞬间，他耳边倏地又响起了那书生的声音道：“回头，转身，左跨一步。”

恰在这时，杨海平也惊喊出来一声：“师叔小心！”

韩翊竟真的回头转身，皇甫轩已一刀砍了下来，逼着他又是不得不左跨一步了，一看是自己老友，忙喊道：“老哥哥！你怎么啦？”

皇甫轩一声不哼，更是毫不放松，如影随形，跟踪急扑，鱼鳞紫金刀疾抡，奋不顾身一连攻了五六招。

韩翊方看出他已失常性，无法和他理喻，在这种情形下，势难怪他不识进退，因是多年好友，也不便出手还击，只有仗着轻功身法，连连闪避了。

须知虬髯叟皇甫轩的一身功夫，一柄鱼鳞紫金刀，当年曾力战绿林十八寇，全都饮刀而亡，从那时他就闯起了万儿，江湖上送号“一刀震神州”，其功力可想而知了。

在平时，巧手方朔韩翊就不是他的对手，此时情势大不相同，他就更是不行了。

那白衣女郎望着两人，微微一笑，又道：“姜无畏、侯立，上前杀死那手持宝剑的怯小子。”

接着，她又一口气喊出了那三道二僧，去对付杨海平。

那些人虽然都是神智不清，但武功俱在，动作也快到极点，转眼间，一伙人就杀成三团，韩翊等人也立陷重围之中。

这种仗最是很难打，如那些人在清醒之时，即是素不相识，一旦动起手来，心中总有些忌惮之情，还好应付，如今打上了这种不能还手的架，任是有盖世之勇，也感到无法应付。

眼看着，要不了多长时间，三人就得血溅当场。

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刹那间，突然传来一阵清朗的笑声。

笑声未落，人已到了战场边缘，飘风一般，连怎么个身法步法，都没有看得清楚。

正是那美书生，他这时还端着一碗酒，神态潇洒已极，仍然扬声朗笑不止。

他那笑声清朗高昂，有些震耳，也有点撼心。

恶战中的人儿，一听到那笑声，忽然全都怔住了，竟然全都呆呆地朝那俊书生看着。

巧手方朔韩翊等三人，此刻当然是不能动手了，累得在旁呼呼地喘着气。

女扮男装的姑娘施琳，头上一顶儒巾，也不知几时不见了，露出来一头青丝，松松地盘在头上。

她也是娇喘吁吁，但那双美眸，却不禁为那美书生的笑声所引而睁得大大的。

那美书生笑声陡地一顿，一双朗目，立又眯成了一条线，笑道：“咦！各位怎么不打了？怪好看的嘛！这么十几个呆瓜打人家三个人，究竟是怎么一种打法，我倒真想开开眼界，不打了岂不扫兴。”

那车中的白衣女郎见状秀眉轻皱一下，道：“喂，你是什么人？”

美书生闻声便朝那女郎看了一眼，嘻嘻笑道：“姑娘是问我的吗？你看，是个大男人呀！”

白衣女郎冷叱了一声，道：“我早知你是个男人，难道谁会把你看成个大姑娘不成？”

美书生笑道：“那却不尽然，有时候会看错了，你方才不是把个妞儿看成了怯小子吗？”

白衣女郎闻言扫目一瞥，一眼就看到了施琳，由不得微微一笑道：“这丫头装扮得太逼真了，连我都瞒了过去。”

施琳听了，才觉出头上有点松，抬手一摸，儒巾不见了，自己竟现了本相，当时羞得满脸通红。

美书生哈哈又笑道：“我看你是有眼无珠，妄想江湖上掀起巨波，只恐怕难得如愿吧？”

白衣女郎气得冷哼了一声，叱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美书生笑道：“真真实实的大男人，管保货真价实，不信咱可以……”

他一言未了，那白衣女郎已然羞得红到了耳根，修地娇喝一声道：“住口，何处狂生，敢对本公主无礼！”

美书生笑道：“什么公猪母猪，别臭美啦！我不信你老子当过皇上，还不是臭丫头一个。”

白衣女郎被他这一阵谩骂，气得心头冒火，娇喝一声道：“护坛四将何在，快将这狂生拿下！”

那驾车的四个壮汉闻言，齐声应诺，四人兵器齐齐出手。

只见单戟将手中一抡短戟，金鞭将横摇竹节钢鞭，神枪将抖起丈二火尖枪，飞叉将紧扬七股烈焰叉，同时一声暴喝，兵刃齐举，恨不得将那美书生碎成万段。

美书生是艺高人胆大，他哪将这一干江湖上的旁门左道放在眼中。

他不慌不忙，左手倒背，右手三指扣着酒碗，送到嘴边，一口气吸下去半碗，神态自若。

直等那四般兵器俱都临头，他陡地一矮身，随手将那只酒碗向上扔去，人却向马车飞去。直梯半空中“叮叮当当”一阵乱响，四将就只打到了那一只酒碗，哪见人家的影儿。

而且，在那一只酒碗上，竟然暗潜着一股绝大劲力，四般兵器方一触及，潜力立生，碗是破了，但却把四件兵器震得向后砸去，带动起四将脚步踉跄，退后有四五步远，方始收住了势。

不要说其他的，光凭那一只酒碗，竟能震退四将，明眼人一看，就知人家这是上乘功力，能将劲力蕴藏在一只碗上，由不得凛惊之情，溢于言表。

杨海平惊骇之间，望着施琳一伸舌头，轻声道：“这才算得上是功夫。”

那白衣女郎见状，心中自是十分惊凛，但令她最震骇的是美书生人已进了车中，于是也不遑他顾，自救要紧，立施杀手。

美书生在决定纵身进入车中之初的动机，他本来是打算擒贼先擒王，要不然救不了眼前这么多的人。

但当他身躯乍一进入的瞬间，鼻际陡然嗅到了一阵如兰似麝的香气，跟着又有数缕强劲的冷风，直袭五官。

这一下猝出不意，哪里闪避得及？迫不得已，立将面孔一侧，避开了要害部位，左手已贴着自己胸口，疾封上去。

那数缕劲疾的冷风，宛如有形之物，击在他脸上，隐隐作痛。

他不禁暗中一凛，心忖：“这丫头指力如此的高明，若然让她击中五官要穴，那还得了，纵然自己有罡气保护，也难免受伤。”说险可是真险，要换了别人，这一下非得闹个满脸开花，立受重伤不可。

偏偏碰上这位美书生，身怀绝艺，仅仅觉得面上有点儿生痛而已。就这么电光石火闪过之际，左手五指封处，已抓住了对方的一只手。

跟着身躯前倾，人已进入车厢中，而且已斜压在那白衣女郎身上。

但觉着这位姑娘无论是被抓住的那只手，或者是身体，都是软絮如绵，柔若无骨。

白衣女郎被一个男人压在了身上，她是又急又怒，另外的一只手，本可突出袭敌。

无奈那书生五指扣处，传出一种沉重无比的真力，制得她浑身发麻，呼吸欲绝，掌骨似快要碎裂一般，阵阵剧痛，哪里还能出手伤人。

气得她眼中冒火，羞得她恨不得一头撞死，怒骂道：“你这个无赖，快放开我！”

美书生笑道：“好不容易捉到了手，有那样轻易放得的，岂不闻擒虎容易放虎难吗？”

白衣女郎尖叫道：“你要怎么样？”

美书生道：“你叫有什么用，乖乖的跟我下车。”

白衣女郎道：“那你得松开我呀！”

美书生笑道：“有那么好事？我这里一松手，那外面的十几条性命可就完了。”

车中的情形，车外的人却看不清楚，只能看了个大概，但见美书生伏压在白衣女郎身上，他们是在干什么可就不得而知了。

施琳先就羞红了脸，呸了一口道：“这个人好不害羞啊，怎么这样对付人家呢？”

杨海平轻叹了一声道：“我总觉着此人行径有些不正当，一个行侠仗义之士，怎么可以这样对付一个女人。”

巧手方朔韩翊不愧是个老江湖，他没有说话，心中却在想，暗忖：“此人这样的行事，必有他的用心……”

而那护坛四将见状却发了怒，齐吼一声，各抡兵刃，就要扑上去解救。

只见人影一晃，身前现出个小叫化，手中倒提着一条软鞭，气哼哼地吼道：“你们全给我站住！”

四将此际都急疯了心，哪听他的，抡起兵刃就招呼上了那小叫化，刹那间，五个人被打得团团转。

白衣女郎被那美书生制住，她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气得珠泪盈眶，低哀地道：“你就这样压住我，怎么下去呢？”

美书生笑道：“你只要答应我下去，那就好办。”他说着挥右手一勾白

衣女郎的纤腰，双脚往后微微一蹬，飘身退出车厢，落在地上，并肩站在一起。

白衣女郎向他狠狠瞪了一眼，道：“我这不是下车来了吗，可该松手了吧！”美书生摇了摇头，道：“你只要听我的，早晚一定会放你，第一步，先让你那护坛四将放下兵器来。”

白衣女郎白了他一眼道：“他们是不听我喝止的，我得敲打那云板玉磬。”美书生道：“那你就快敲呀！”白衣女郎一皱眉头道：“你扣住人家的脉穴，怎能行呢？”美书生笑道：“行的！我稍微松一下就是啦！”白衣女郎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探左手伸入车厢之中。“咚咚咚！”云板玉磬三响，护坛四将闻声一怔，各收兵刃向后倒退了一步。那十几位失去神智的人，闻声也一齐翻了一下眼，手中颤了颤兵刃，蓄势欲动。美书生道：“你可是要那些呆头鹅动手吗？记着，只要他们有所举动，我先将你立毙掌下，快吩咐那四条狗离开这里。”

白衣女郎又轻叹了一口气，把左手一举，娇喝道：“护坛四将即速撤回，可将十二件血礼带回呈献宗主！”

美书生诧异地问道：“什么是十二件血礼？”

白衣女郎冷冷地道：“十二颗人头！”

她说得那样轻松，美书生听了却是心中一震，冷哼道：“把那血礼留下！”

白衣女郎突然倔强起来，冷声道：“不行！”

美书生闻言手上一用劲，她立觉一阵剧疼入骨，双眉紧紧地蹙住，咬牙强忍着那骨髓剧疼，突然问道：“你要打算怎样？”

美书生道：“我要你把那血礼留下！”

白衣女郎已为那美书生英威所慑，于是又轻皱了一下眉头，扬声道：“血礼留下，快点去吧！”

那四将应了一声，纵身跳上马车，用力一抖缰绳，那两辆华丽的马车，隆隆一阵响，绝尘而去。

白衣女郎眼望着那马车走远了，冷冷地道：“你为何还不放手？”

在这时那小叫化和韩翊等人，已慢慢凑在那美书生和白衣女郎身侧。

杨海平和施琳二人，到此际才看出来那美书生的动机，心中觉着有些惭愧，暗想：“自己不该那样的轻易估量一个人……”

美书生手下稍松，笑道：“还有一件事，将那些被你中毒物迷住了的人恢复神智。”

白衣女郎道：“那容易得很，只要点了他们的睡穴，让他们睡足了十二个时辰，然后以冷水浇醒，就可以恢复神智了。”

美书生闻言向老偷儿韩翊使了个颜色，示意由他去点倒那十几个人。

老偷儿也正有心在人前炫露，就见他身形闪处，飘风一般，不一阵工夫，已将那十几个点倒。

美书生又转向杨海平道：“小哥儿，你去验看那木匣中人头，逐一记下来，然后就地掩埋了，以便将来他们的门中人来认领。”

杨海平听美书生叫他“小哥儿”，心中大不自在，暗忖：“你不过武功比我高点，年岁却没有我大，怎么就这样大言不惭，以老卖老起来……”

美书生似已看出来他的神色，笑道：“怎么！不服气吗？我这还是对你客气呢！就是你师父顾天爵来，他也还得向我磕头哩，快去吧，别误了事。”

他说话有一种威力，使人不敢抗命，杨海平赌着气去验看那些人头。

美书生又向那白衣女郎笑道：“请问姑娘贵姓芳名？”

白衣姑娘心中正有一口冤气难舒，闻言把头一别，目光移到别处，理也不理。

美书生笑道：“你不想说也无妨，我却猜得出……。”

白衣女郎冷嗤了一声道：“我也早知道你是谁。”

美书生一听，倏地一声长笑道：“姑娘好聪明，居然会知道我是谁，你不妨说出来听听！”

巧手方朔韩翊憋在心里好久的难题，也想知道这位俊美书生是谁？闻言虽然无语，但却凝神要听那白衣女郎揭开谜底。

杨海平和施琳也是同一心理，刹那间六道目光，一齐投向那白衣女郎。

小叫化却为这件事着了急，忙喊道一声：“大哥……”

美书生笑道：“你别急，听她说出来吧！”

白衣女郎冷冷一笑道：“数天下武林中人物，正邪两派，没有你这样的人物……”

“那么我是谁呢？叫什么名字？”

“你是无赖汉，谁要你这样的无赖……”

白衣女郎一声未了，蓦地爆出一阵笑声。

原来韩翊等人倾耳凝神，以为从那白衣女郎口中，可以知道这位书生的身份，哪知所得到的回答，却是一声“无赖汉”，他们哪能不为之大笑。美书生听了并没有笑，却昂头看天，似乎在想一件为难的事，手也慢慢地松开了。

那白衣女郎说出了一声“无赖汉”，却不见对方有所反应，而且竟松了手，心忖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于是，她悄悄地向后移动。

巧手方朔韩翊和小叫化等人，一见美书生这样的举动，一时也怔住了，以致那白衣女郎悄悄移开数丈，仍然没有发觉。

她忽然又珊珊地自动走回来了，并不趁机逃走。

其实那美书生早知道她悄悄移开，只是他想起来一段往事，虽明知而不愿阻拦。

这时见她又回来了，反而大感惊奇，不觉问道：“你……怎么又回来了？”那白衣女郎不言不语，定睛注视着眼前的美书生，好大的一阵，似被对方那种英风神采慑住，幽幽地道：“你在想什么？”语气甚是和缓。

“我……我只是想到了一段往事，似曾和姑娘有过一面之缘！”

白衣女郎冷笑道：“恨那时三支金针没有取了你的命！”

美书生笑道：“所以才有今天的失风落败！”

白衣女郎道：“小小受挫算不了一回事，只怕你只手难以挽回武林劫运。”

美书生一愣，吃惊地道：“难道你们已在各派中，派人卧了底，虽然令人惊异，但并没有什么作用。”白衣女郎冷冷地一笑道：“但那样却可掌握天下武林。”

美书生道：“你们这样的残酷杀戮，究竟是为了什么？”

白衣女郎道：“追回失去的重宝，并要九大门派的掌门人，自行投到阿房宫，在家父面前，举行血祭大典。”

美书生闻言噗哧一声笑了起来。

白衣女郎面色一变道：“你笑什么？”

美书生道：“我笑天下奇事虽多，以你们的事最奇！”

白衣女郎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有什么值得称奇的。”

美书生笑道：“一个年过耳顺的老妇人，会有一个三四十岁的小丈夫，是一奇，竟然还会老蚌生珠，生下你这娇滴滴的小姑娘，岂不更奇？……”

“住口！”白衣女郎陡地娇喝了一声。

美书生笑道：“你这个样儿吓不倒我，论武功你更是差得远……”

白衣女郎冷冷地道：“天蝎教也不惧你这无赖汉！”

美书生爽朗一笑道：“惧不惧是另一回事，天下若有正气在，岂能容妖邪猖獗。”

白衣女郎狠瞪了美书生一眼，冲口道：“等明年的清明日，血祭大典之时，你就知道我们的厉害。”

美书生笑道：“但愿到那时还活着，没有香消玉殒。”

白衣女郎哼了一声道：“那是为了什么？”

美书生道：“我怕光棍打得寂寞……”

白衣女郎粉面一红，娇骂了一声：“呸！无赖汉！”

美书生仰天一声长笑，在笑声中，就见那白衣女郎，脚顿处飞纵而起，宛如惊鸿翩翩，消失在山林深处。

那美书生笑声一顿，喊道一声：“元弟，走啦！”

声甫落，人已出去了数丈，小叫化也应声而起，但见两条人影晃了几晃，已然没了影儿了。

### 第三回

从黑龙江的驿路上，飞驰而来两部马车。

因奔驰急速，在车后扬起了漫天黄沙。

就在那黄沙尘影中，但见白影一晃，落下一个人来，好轻巧的身法，燕儿似的，正好落在车辕上，乃是一位白衣女郎。

那驾车的四位壮汉，一见白衣女郎奔回来了，方待下车行礼，口中将喊出“公主……”

白衣女郎截住话音道：“快，直奔长春宫。”

“唰唰”鞭响处，四匹健马就像发了狂，风驰电掣般奔了下去。长春宫乃汉代故宫，几经变乱，已然颓废不堪，入眼荒草萋萋，满目苍凉。

黄昏时分，宫门外到了两辆马车。

先下来一位白衣女郎，她悄声地向那四位壮汉交了几句话，跟着一顿足，就像一只白鹤般飞向宫内。

那四位壮汉从另一辆马车中，架出来一位青年壮士，他似已失去了知觉，任由一人斜驼在背上，腾身随在那白衣女郎身后，也向后宫奔去。

其余三人，眼看着人已进宫，拨转马头，鞭声响处，那两辆马车，立又绝尘而去。

一所大房子中，木床上卧着那青年壮士。

他像似大梦初醒，揉了揉恹恹的双眼，四处打量了一阵，吃惊地道：“咦！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长春宫！”耳边响起了个娇脆的声音。

他更是吃惊，急惊转头看去，见自己身边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个俏丽的青衫侍婢，面上微带笑容，呆呆地看着他。

那青年愣愣地道：“请问你是谁？有何贵干？”

那青衫侍婢低鬟一笑，道：“我是这宫中的宫女，名叫花紫枫，奉我家夫人之命，来请你过去。”

青年道：“你家夫人贵姓，她认识我么？”

花紫枫并不作答，只是做了一个要他走的姿势。

那青年却有些不高兴，冷冷地道：“你回去告诉你家夫人，说我恕难从命！”

花紫枫神色忽地一变，冷冷地笑了笑道：“你如果不听话，我就只好无礼动手了。”

那青年闻言哈哈一阵大笑，道：“看你这样娇小玲珑，还打算和我动手？”

花紫枫娇然一笑道：“我早知道云门谷武功甲天下，无奈你现在功力已失，只怕也不堪一击呢！如果不信，你不妨挥气一看？”

那青年吃了一惊，暗挥功力一试，真的竟然气机难调，不禁惊呆。

花紫枫笑道：“怎么样，不行了吧？”那青年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道：“好，我跟你走就是！”花紫枫娇然一笑道：“不怕你不跟我走。”

说着话转身就走，那青年跟在她的后面，默默地闭口无言。

出了房走没多远，转入一条荒草没径的石路上，才走数丈，已发现两侧把守之人竟有数起。

弯弯曲曲，又走有大半里路，眼前出现了一旷地，过去旷地，是一座巍峨的门楼。

原来眼前竟然是甲第连云，画栋雕梁，气派十分壮丽豪华。

穿过长廊，又是一座院子，院内布置得甚是幽雅。

在那院子的台阶上，有十几个侍婢，分作两列，肃立不动，个个数得上国色天香，一色的短衫窄袖，脚登蛮靴，背上斜插着一柄剑，婀娜中显出一股英气。

台阶上是个不大不小的厅子，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华服女子，衣着彩色缤纷，夺人眼目。

只见她宫鬓堆鸦，容光腾雪，媚眼朱唇，妖艳无比，只是在那眉宇眼光中，微微泛出狠毒之气。椅后站着的是个白衣女郎，却是生得美艳绝伦，但却有些冷冰冰的。那青年侍婢花紫枫上前打了一恭道：“婢子已请得云二相公到了。”中年美妇嗯了一声，那秋水般明澄的目光，在那青年面上停留了一阵，微微一笑，媚态横生，缓缓地道：“你就是云门和五代传人吗？”那青年被那美妇看得浑身上下都有些不得劲，闻言连考虑都忘了，忙道：“在下云汉，正是云门第五代传人，不知夫人是怎样称呼……”那中年美妇咯咯一声娇笑，道：“我就是天蝎教第十代宗主……”云汉闻言心中忽吃一惊，忖道：“她居然就是天蝎教主，听江湖传言，天蝎教所到之处，恐怖残杀也随之而至，自以为他必是个杀气腾腾的人物，哪知是个女人，且还生得这样美艳……”天蝎教主美眸又扫了他一眼，接着又道：“人又称我花蕊夫人……。”

云汉迅快地又想到：“呵！还有这么一个香艳的名字！”天蝎教主又道：“你要知道，我们找你来有什么事吗？”

云汉怔了一下道：“在下正想一明梗概，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废去了我一身武功。”花蕊夫人道：“其实你那武功并没有被废去，只是被我们中无上心法所制，只要你能答应我两个条件，立刻恢复你的武功，且还会给你许多好处。”她在说着话时，双目凝注在云汉的脸上。

云汉只觉得对方目光，有些奇异，甫一和那目光相触，内心突然起了一阵强烈波动，全身气血，也不停地向上翻，似是陡然间触到了一股电流，不能自主。好大一会功夫，他长长吁了一口气，道：“云汉愿听驱使，只不知是两个什么条件呢？”花蕊夫人道：“第一件，要你从现在起，归降本教，列名护花

坛下。”云汉此时，神智已被地方摄魂大法所迷，缓缓地道：“愿听吩咐！”花蕊夫人又道：“第二件，要你完成一件任务，去除掉一个人。”云汉迷惘地道：“不知是什么人？”花蕊夫人微笑道：“你留心听着：家在虚无缥缈中，读书学艺两无成，神剑腾霄化龙去，落拓江湖一狂生。”云汉的神情随着那四句话在转变，双目一阵眨动，突然转过头去。花蕊夫人见状大吃一惊，她想不到这青年功力有这样的深厚，竟然要破除控制，忙道：“快些转过头来看我！”云汉闻声缓缓地转过脸，双目泛现出迷茫之色，看着那花蕊夫人。约有一刻工夫，神光方敛失不见。花蕊夫人问道：“你可认识那人吗？”云汉道：“那是家兄云霄。”花蕊夫人道：“你可愿听驱使？”云汉迟疑道：“愿听驱使。”花蕊夫人娇媚一笑，倏地一击玉掌，“吧”地一声，道：“就命座前十二钗中花姬紫枫，陪侍这位护花使者，三日后动身入江湖。”话音方落，“铛铛铛”三响云板声动，那花蕊夫人起身进入厅后，侍立着的那些人，也跟着循序转入。刹时间，偌大一片院落，寂静如死。云汉仍望着那已消失不见的花蕊夫人的影出神。“你在想什么？”一个娇媚的

声音，传入耳中。他惊怔了一下，转头看去，见身前站着一个青衣丽人，正是那花姬紫枫。她嘟了嘟嘴，睨视着云汉，挑逗地道：“你在想什么？我们夫人她很美吗？”说着，她就挨到他的身上，同时伸手已勾住了他的一只臂膀。“美？她是很美！”云汉愣愣地答了一句话。

紫枫咯咯一笑道：“如想同她一夕缱绻，那得立功之后，才能奉命宠召，现在得跟我去暖香阁。”

说着腰肢一扭，甩脱了那勾着云汉的手，头前走了下去。

转过那间大厅，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尽头处是一间宽大的精美的上房，里面还有套间。布置得富丽堂皇，美伦美奂。

云汉一时吃惊地怔住了，嗟叹道：“啊！好个富丽的居处！这不知是哪位的香阁？”

紫枫斜瞟了他一眼，伸手拉来一个绣垫道：“这就是你目前的行馆，在这里三日内，任由所欲，就连我也是由你支配。”

她在说着话，一歪身就靠在了云汉身上，又昵声道：“你可喜欢我吗？”

紫枫，有一具成熟的躯体，她是结实的，肌肉充满了青春的弹性。

她不仅外型充满了女性的魅力，更且明慧，媚惑。

云汉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哪经得起这迷人的诱惑，一颗心急剧地跳动着，一条手臂自发髻间，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香气。他笑了……

“笑什么？”紫枫问了一声。

“不为什么！”他答了一句。

“你最坏！不怀好意地笑。”

“因为你是个不怀好意的人！”

他说着，探手抬起紫枫的下巴，冷不防，又一把抱住她，成了个脸对脸，嘴对嘴，偏偏又是唇儿对着唇儿。

两个人的心头上，全都好似小鹿儿猛跳，脸发了烧，眼儿也发了花。

吻如雨，吻如漆，吻了好大一会儿，还不松口。一个青衣小鬟，送酒食来了。但是，他们正在享受着这片刻的温馨，谁也不愿起来去取酒。蓦地，一阵夜风吹进房来，有点儿凉，人却清醒了过来，乃是那小鬟出去，忘记了带上门。紫枫睨视着他一笑道：“这小蹄子看样子也动了心。”云汉讪讪地一笑道：“我有你，谁也不想。”紫枫竭力摆脱他的手，站起身来，走去关好了门，顺手带过来了壶酒，又偎依在他怀中笑道：“你的话，我难以置信，男人们谁不见一个爱一个。”云汉道：“我可不是那样的人。”紫枫娇笑一声道：“难道你不想我们夫人？”云汉闻言一怔，眼帘下立刻现了那美艳绝伦的花蕊夫人，微吁了一下。紫枫忽然扭转身，取过酒壶，就一连饮了几口。云汉带着一副抱歉的神情，低唤了一声：“紫枫！”她没有说话，再饮了一口酒，倏然转头，探玉臂一勾他的颈项，舌头堵住了嘴，哺进嘴里一口酒。这，无疑是火焰上加了一勺油……他燃烧起来了，吮吸着紫枫口中的余汤。唇香齿香气如兰，人如醉。轻声问：“这酒滋味儿怎么样……”云汉道：“如此的吃酒法，是平生第一遭，酒的味道，要比玉液琼浆还浓。”紫枫道：“我要你也同样哺一口给我。”她说身体蛇一般游转着，取过来酒壶斟了一杯酒又蛇一样游转来，将酒杯凑在了云汉的唇边。

他一口饮尽了酒，而紫枫，眼睛半合，半张着嘴，等待着……

于是，他将自己口中的酒哺在了她的嘴里。

方静下去的脉搏，又急剧地跳了起来。

他们就这样，一口又一口，相互哺着酒。

“好热哟！”紫枫说着将罩衫脱掉了。

“是有点热！”他也解开了衣带，脱去了外衣。

其实，他们并不是因为热，而是那衣物在两人之间，构成了障碍。

房中淡红的宫纱灯，映着两人的面颊，都朦胧地泛上了红晕。

两人，还要喝酒，一杯酒，又一杯酒。

他哺在她嘴里的酒，沿着嘴角流了出来，一直流到他的颈项间。

那是因为她笑着喝酒，不能灌进喉咙，就又从口腔中冲出来。

她伸手方去抹……他忽然俯下头，吮舐着她的颈间的酒……

舐得她身儿颤抖，许是有些痒，要不然，为什么蛇样儿乱扭。

火上烧油，烈焰上升，火上烧烈酒，火更猛，直冒青苗。

云汉本被花蕊夫人的摄魂大法所述，失去了神智，此际又被酒色所惑，便又失去了理性。

慢慢的，他一个纵身，又抱紧了她，微闻频频喘息。

她和他，依偎着而下——效鸳鸯，交而眠——

三日易过，欲壑难填，不怕你不上这无底船，要想重温鸳梦，得等功成人还。

就这样，一代武林世家，云门五代传人，乖乖地做了天蝎教中的鹰犬，美人裙下的降臣。

长春宫前，又出现了两辆马车，从宫里走出来一位青年壮士，他就是那云汉，乘车而离去。

宫门口，站着那花姬紫枫，正朝着马车挥着手。

车过红庙，又弃车换上了马，且又多了两位同伴，一同上路，经由龙驹寨，进武关直扑伏牛山。

天息山之阴，伊淮二水之间，有一山村，在群山环绕之中，住着百十户人家，多半姓谢，所以这地方就称谢坪，村口绿杨影里，有一酒店，为这谢坪唯一消闲所在，一到太阳西下的当儿，就会有不少人，聚在这儿喝上二两，边饮边聊。

又是黄昏的时节，归鸦阵阵，炊烟四起，小酒店中也顿时热闹起来。

这时，在临窗的一角，坐着一个身材魁梧，年过半百的老人。

他据案独坐，默然自饮，在隔窗透过的夕阳余辉中，映照出他愁眉紧锁，似有无限的心事。

正当此时，店外进来一位折扇儒巾的书生。

因为这间茅店中，只有七八个座头，早已坐满，他略微一打量，就直奔老人的坐处，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就坐了下来，要了许多酒菜，自吃起来，且还不停地让那老头儿道：“老头，快吃呀！”

那老头看那书生的神气，觉着有异常，尤其二目英锋内敛，闪合之间，若有奇芒外射，只是吃相难看。

心中一动，暗忖道：“武林中奇人异士甚多，萍水相逢总是有缘，说不定就是那话儿找上门来，何不干脆落个大方，等吃完之后看事行事。”

一念未了，那书生又催道：“老头，你客气什么？莫非怕付账不成！”

那老人听他一个劲地劝让，实在也却不过情去，只是开口老头、闭口老头，叫得人有些不舒服，忙道：“老朽雷天化，就住本村……”

他后未说完，那书生已接口道：“我早就知道了，你不就是顾天爵的师

弟，人称圣手摩什的吗？那没有关系，喝酒用不着亮招牌，来干！”

雷天化见这书生毫不客气，也就念糊应了，端起杯来相互干了一杯。

两人就这样吃了一阵哑酒闷肴，雷天化实在忍不住了，又问道：“尊驾贵姓？”

书生边吃应道：“姓不！”

雷天化道：“是卜卦之卜吗，那么台甫呢？”

书生这才抬起头来，微微一笑道：“卜卦之卜，只有下半截，头上还短着一横，左边少了一撇呢？我是姓不，草字白吃，连起来就是‘不白吃’。”

雷天化闻言，心中可有些不快，但也不便再问。

就在这时，店门外来了三骑快马，马上人将马拴在门口，方要进店，走在头前的一个青年壮士，一眼看到了那书生，慌不迭又缩了回来。

他身后一个高大的汉子，一把抓住了他道：“嘿！你这是干什么？”

那青年壮士摇手止住了他，闪身到了一棵树下，悄声道：“你们看到没有，那临窗所坐的书生，正是家兄云霄。”

两人闻言一怔，一个矮瘦的汉子道：“你是说和那雷老头对面坐的那位吗？”

原来这三人，正是才由长春宫派出来的天蝎教中高手，青年壮士就是云门五代传人云汉，那两位汉子，一个叫“漠北苍猿”何晓非，一个叫“显道神”邱彤。

他们这次奉命出来，第一个目标，我的是嵩阳三杰，另外还有几拨，分头找向少林、武当、排帮总舵。

雷天化是嵩阳三杰中的老二，这谢坪是顺路，所以他们就先到了此处。

没想到，竟会碰上了这位克星，两人闻言，可也全都怔了。

邱彤有些不服气，冷哼了一声道：“我知道那雷老头的能耐不错，但有我和何兄两人之力，一定对付得了，那位云霄……”

云汉插口道：“他的武功要高过那雷天化十倍……”

“那么你呢？”何晓非反问了一句。

云汉苦笑了一下，道：“比他差得更多。”

邱彤笑道：“这我就不懂得了，你们是弟兄两个，难道会得两样传授。”

云汉道：“家史所学并非云门武功，他乃是北天山三仙的门下。”

何晓非闻言暗吃一惊，忙问道：“北天山三仙可是癡仙、丐仙、花仙三人吗？”

云汉点头道：“是的，家兄是癡仙凌浑的门下。”

何晓非听了忖思有好大一阵，忽地一扬眉道：“这个我有主意。”

三人低声商量了一阵，云汉才整理了一下衣襟，走进店去，径直到了云霄前，道：“哥哥！你让我找得好苦啊！”

云霄闻声转头见是自己的胞弟，笑道：“你先别说，我早就知道了，快来吃点东西，回头咱们再细谈。”

雷天化却认识这位云门五代传人，连忙起身让坐道：“原来是云门小侠，老朽又见了一代武林中精英人才。”

云汉乍听他哥哥说是事已早知，心中倏地一惊，神色大变，但经雷天化一阵寒暄，方始遮了过去，忙转身还礼道：“老前辈过奖了！”

雷天化目光一转，望着云霄道：“云小侠，这位是你哥哥？”

云汉笑道：“是的，他是家兄云霄。”

雷天化闻言一扫脸上阴霾，附掌哈哈大笑道：“云门世家，代代出人才，竟然是一门双杰。”

他这一阵大笑，形相由方才的险郁沉闷，一变而为威猛无俦，接着又道：“老朽就结庐山下，二位世兄移驾小谈片刻如何？”

云霄早已探知天蝎教已有人来对付雷天化，为的就是来助一臂之力，闻言正合心意，忙道：“怎好屡次打扰。”

雷天化笑道：“穷巷陋室，只怕难款嘉宾，老弟莫非见弃？”

在笑声中，三人起身离了小酒店，沿着山径，走有半个时辰，就到了一处山边石屋。

石屋就建在山半，枕山临溪，占地颇广，分为两进，高有一丈七八，远看去宛似一座碉楼。

屋前长有几株大树，绿荫如盖，粗可合抱。

踏入石屋门内第一进，是一间宽大的神堂，当中供的是天地君亲师，香烟袅袅。

后一进有个天井，共有三个房间，两个房间是卧室，一间是雷天化的书房。

三人就在书房中落座，正好由小酒店中带回来的酒肴，于是重整杯盏，真是个酒逢知己千杯少。

云霄先尽了一杯，笑道：“我看老前辈神色沉闷，必有什么心事，可否明言，一广见闻。”

雷天化叹了一口气道：“老朽当年足迹遍走五湖四海，虽然行了不少侠义事，也做了不少糊涂事，如今年将就木，打算隐居山村，过两天清静生活也难如愿。”

云汉插口道：“莫非有人敢扰老前辈的清宁么？”

雷天化顺手在书架上取下一宗物件，朝桌子上一放，道：“目前这不是麻烦来了么？”

云汉明知故问，望着那东西看了一眼，道：“这是什么东西呀？会有那么厉害？”

雷天化苦笑了一下，道：“这是天蝎教中的金蝎令，受令之人在三日之内，持令向总坛报到，否则以教规当凌迟处死。”

云霄笑道：“他们又不是阎罗王，老前辈也不是天蝎教徒，就不信金蝎令可以横行天下。”雷天化叹了一口气，道：“正因为老朽当年曾入过天蝎教……”

此言一出，不但云霄吃惊，就是云汉也吃惊不止，由不得全都瞪眼看着雷天化。

雷天化又苦笑了一下，道：“这没有什么值得吃惊的，其实说穿了，谁又没有做错过事呢？……”

云汉讶异道：“老前辈你是怎么入天蝎教的呢？”

雷天化道：“提起来话长，只怪当年血气方刚，受不得外物引诱，一时为色所迷，一足失以成千古恨。”

云汉心中暗付：“原来这老头也是个风流种子，只不知他被什么人所迷……”

雷天化顿了一下，接着又道：“天蝎教以十二花姬高张艳帜，笼络武林

中一般定力稍差的高手，是为护花使者，如功绩能得花蕊夫人垂青，即可递升为护法尊者。”

云汉闻言心中一震，眼帘下出现了紫枫的影儿，那缠绵的一晚，肉香，酒香，脂粉香，情甘愿死。

云霄却是轻哦了一声道：“不知老前辈位列何职？”

雷天化脸红了一红，讪讪地一笑道：“耻为护法，在当时，可说是三千宠爱在一身，谁不羡慕我。”

云汉却有些忍不住，问道：“以后呢？”

雷天化道：“以后接着而来的，就是悲剧了。”

云汉似乎最关心以后的事，忙又问道：“什么悲剧？”

雷天化道：“男女之间对于爱的看法，是独占不是广施，爱无贵贱，爱无选择，相爱着的人儿，永远不容许第三者的存在。”

云霄道：“难道那花蕊夫人她移情别恋了！”

雷天化道：“那却不是，因为在天蝎教中，女人不能谈什么贞操，色和肉是她们征服武林的利器，她要广大施舍，才能控制住一般草莽英雄。”

云汉心中不知是在想什么？直起眼在呆呆地出神。

云霄却笑道：“也真亏那花蕊夫人手段高，那么多的面首，竟不闹起醋海风波。”

雷天化道：“那是因为她们保留着一位贞女、练有摄魂大法的缘故。”

云霄讶然道：“在她们那脂粉阵营中，还会有贞女？”

雷天化笑道：“你如这样的看她们，可就大错了。”

云霄道：“那是为了什么？”

雷天化道：“须知习练摄魂术的人，必先练成冷若冰霜，对任何人、事、物，都不能动情，更须是个艳绝人寰的美人儿！”

云霄笑道：“如此说来，她那健美的身段，娇媚的笑貌，只是供人欣赏了？”

云汉闻言怔了一怔，眼帘下又出现那白衣女郎，真个的是冷若冰霜。

雷天化道：“是的，她必得永保处女之身，否则那摄魂术立即失去灵效。”

云霄笑道：“这我倒是初闻，不过，老前辈是怎样脱离天蝎教呢？”

雷天化道，“你可知道江湖上有个玉面封狼桑锐这个人吗？”

云霄道：“听说有这么个人，他不是毒剑五通赫连方的徒弟么？”

雷天化道：“是的，他从桥山盗来了一件前古遗珍，名叫百酿温玉钵，献给了花蕊夫人，立即占尽颜色，竟然仗着那贱女人的淫威，狐假虎威起来，将我们十二尊者视同奴婢。”

云汉好半天都没有说话，此时插口道：“那你们就听他的吗？”

雷天化道：“练武的人，谁没有一个脾气，当然是不买账，但他明知要凭武功，十二尊者他一个也接不下，于是他就在花蕊夫人面前哭诉进谗，一夜之间，四尊者先后被杀，却也逼反了我们八尊者。”

云汉道：“那花蕊夫人甘心放过你们吗？”

雷天化仰起脸来，干了一杯酒，道：“她哪有这样的好心肠，立时动员了十二护花使者，十二护坛将军，追捕我们……”

他说到此处，似已缅怀到当年那股雄风，又仰面尽了一杯，接着道：“那一战的凶险，使我终生难忘。”

云霄笑道：“我猜你们一定是打赢了。”

雷天化豪气飞扬地道：“不错啊！我们以一敌三，尽歼二十四人，才从容离开了天蝎教，巧啦！”

云霄笑道：“又有什么事赶巧啦！”雷天化道：“当我们离了留凤关，走到骆峪口，迎头碰上了那桑锐，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声未响，就动手打了起来。”

“——他一个人哪能打得过我们八个人，不到几招，就有好几处受伤，他只有逃命了，哪还敢再动手。”

云汉似颇为关心那桑锐的生死，忙问道：“你们可曾捉住了他？”

雷天化道：“他跑不了的，就那样他在前面跑，我们八人在后面追，一直追到阿房宫，他倒下了，我们也泄了恨，但是另一宗祸事又来了。”

云霄道：“莫非那花蕊夫人从后追来了？”

雷天化换了一口气道：“不是的，你可知那桑锐是为了什么会碰上我们的吗？”

云霄摇了摇头道：“不知道！”

雷天化道：“原来那桑锐一见天蝎教大势已去，他暗中偷了温玉钵，也逃出了天蝎教，没料到冤家路窄，竟会碰上我们。”

云汉道：“你们已然打死了桑锐，还会有什么祸事。”雷天化道：“这就是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谁都想得到那温玉钵，我们就起了内讧。”

云霄道：“怎么？你们自己又打了起来啦？”

雷天化闻言似对昔年之事，有着无比的忏悔，仰脸望着窗外，默然良久，黯然叹了一口气，才又缓缓地道：“高占鳌击毙了赵成光，齐元真剑劈了高占鳌，马震天又打死了齐元真，温宗亮和姜宏两人，暗中偷袭，毁了觉非和尚……。”

云屑道：“老前辈你没有动手吗？”

雷天化长叹了一口气，道：“在他们一动手时，我就悄悄地走了

“实在的，我在脱离天蝎教之后，对身历各事，有了反省的觉悟，生死名利，也看得淡泊了，什么你的我的，无常到时，还不是一杯黄土。”

言下不胜感慨，端起了一杯酒，一仰而尽，接着又道：“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没想到十年后的今天，天蝎教不但死灰复燃，且又找到了我的头上。”

云霄笑道：“那也不算什么，以老前辈的武功，就他们倾巢而出，也不见得能讨得好去。”

雷天化又是一声长叹，道：“老了，老了，往事哪堪回首，今后振兴武林，就且看你们年轻一代了。”

云霄笑道：“武功之道，深不可测，在下怎敢妄自矜夸，还得老前辈提携之处正多。”

“喔喔！”远远传来一声鸣啼。

云汉却变了脸色，心中暗忖：“时间过得好快呀！我怕要误事了。”

原来那何晓非和他三人定下的计，要云汉设法支走他哥哥云霄，然后再由两人出面来对付雷天化，约定是三更天，方才那一声鸡叫，已然是子时正了，他哪能不急。

心念动处双手一抱肚子，“哎呀呀”叫了起来。

云霄见状一怔，忙问道：“老二，你怎么啦？”

云汉哼唉着道：“我这是旧病复发，不当紧的。”

云霄惊讶道：“你这是什么病呐？我好像没听说过的。”

云汉道：“新得的寒气冲心，疼起来四肢抽筋。”

雷天化道：“二世兄得此怪病，实出人意外，不妨暂到我房中休息一阵如何？”

云汉连忙摇手道：“那不行的，我得赶快吃药，就请哥哥送我到马市街去如何？店里我放有配就的灵药。”

云霄一听，朗目眨了眨，转向雷天化道：“老前辈，我弟兄打扰了，目前暂送舍弟回去，明晨再来拜访，在下还有事相告呢！”

雷天化哈哈笑道：“世兄请便，雷天化随时恭候大驾。”

云霄过去搀起了云汉，往肋下一挟，一声：“再见！”纵出门去，张口一声长啸。

长啸之声方落，远远传来一声马嘶，跟着就是从山林深处，飞驰而来一匹神驹。

此马生相怪异已极，全身黑毛如漆，闪闪发亮，但却生了四只雪白的毛蹄。

马刚跑到跟前，云霄早已飞身而起，挟着云汉，跳上了马背，喝道一声：“黑灵，快走！”

就见那马放开了四蹄，穿林跳涧，飞奔在崎岖的山路上如履平地一般，毫无一点颠簸。倏忽之间，已将这山村抛在后面，霎时间就不见了。

从谢坪到马市街，少说也有八九十里，当中还得翻过天息山。约莫是将近四更天，马正行到山顶高处，此地山路最是险峻，但见削壁如斩，下临万丈深壑，无论人马，只一跌落下去，就得碎骨粉身。坐下马，忽然一声长嘶，跟着人立而起，直朝后退。

云霄陡觉有异，迅即跳下马来，先向云汉问道：“老二，好了点没有？”

云汉眨了眨眼睛：“现在已然好多了。”

云霄冷冷地道：“那就好！”

说着，就去看视那马，全身并无伤处，心中不禁暗暗纳罕，偷眼一看坐在地上的胞弟云汉，脸上现出一丝诡秘的笑容。

不禁心中一动，蓦地一回头，对着他莫测高深地微微一笑，道：“老二，我这马今天怎么作起怪来，好好的会出毛病？”

云汉乍见哥哥那微笑，又听他这么说起了马，好像他发现了什么，又似没有发现什么，不禁露出奇异之色，低声道：“我也觉得很奇……”

“哼！”云霄冷哼了一声，道：“我想奇怪的应该是你。”

“我！”云汉吃惊地站起来，惊叫了一声之后，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两步，道：“哥哥！我有什么奇怪的呀？”

云霄道：“你可知咱们云门世家在武林中的地位吗？”

云汉道：“领袖武林，受九大门派的尊崇。”

云霄道：“承继五代宗主的是你是我？”

云汉道：“以理应该是大哥。”

云霄道：“可惜我已掌了天山门户，五代宗主舍你谁属？”

“这个！”云汉心中倏地一凛，说不上话来了。

云霄轻叹了一口气道：“我没想到，你竟这样的没出息，凭你那点鬼心思，会瞒得了我？云门世家这块招牌，算是被你砸了。”

他在说到最后一句话时，突然虎目一睁，威光迫人，凛然又道：“于法于理，我今天就该把你废了……”

“哥哥……我……”云汉惊悸得又往后退了两步。

原来云霄这个人，别看他放荡不羁，那是他师傅如此，癫仙徒弟，还会是个拘谨的人？

不过，他倒是能够明察秋毫，人很精灵，江湖上的门槛，又是熟得不得了，真的，什么事也难瞒住了他。

当在谢坪小酒店中，云汉一露面的瞬间，他早已看到了，也同时看到何晓非和邱彤两个人。

见他们鬼鬼祟祟私议了半天，云汉才装模作样地走了进来，心中忖道：“我这多年没回家，父母年老放纵了这孩子，莫非已入了邪途？”

他心中虽是这么想，但并不现于面色，仍然谈笑自若，等到和雷天化在石屋中的一席畅谈，暗中观察云汉的神色，已判定是入了天蝎教，更可能是为美色所迷了。

云汉这小子也真傻得可怜，他竟然一点不知，且还装起病来。

云霄为了要揭发其阴谋，才慨然答应送他去马市街。

此际用话一逼，云汉心虚理屈，也被云霄神色所慑，以为他哥哥真要杀死他似的，由不得心胆俱碎，喊出了一声：“哥哥！”

这一声“哥哥”，喊得云霄身躯一震，愣愣地站在山径上，仰天苦笑了一下，忖道：“唉！云门不幸，我真该杀了他，以正门风”

但是，他又一想：“父母都已到了风烛残年，我又多在江湖少在家，二老膝下没的个承继之人，会有多么的痛心。再者，外人不知我杀弟为了什么？也许会说我是为了云门五代传人而下毒手，那样一来，我用何言解说，云霄呀云霄，你这时怎么没有主意下呢？……”

他沉缅在痛苦的思索中，云汉已然悄悄地溜了开去，渐渐地走得远了。

想来想去，仁与义难以抉择，本来么，世上最难的事，莫过于大义灭亲。

一阵夜风掠过，他清醒了些，但是抬头一看，早已不见了云汉，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仰看天上繁星，忽见斗转参横，已是天将亮的时候了，心中一动，暗叫一声：“不好了！”

匆忙间，从怀中掏出一块药饼来，塞进了马口中，纵上马背，拨回头，又朝谢坪奔来。

原来，他倏地想起了圣手摩什雷天化，心忖：“自己来到谢坪干什么来了，不是为向他告警吗？得便助他一臂，以挽此杀劫，哪知被自己弟弟引了开来，正好中了他们那调虎离山之计。”

于是，一路上紧策神驹，追风逐电，真个是心急总嫌马行慢，天将拂晓，已赶回到石屋门前。

他哪知，祸事已然发生了。

就在他方告别了雷天化，乘马而去不到一刻工夫，石屋中闯进来两个人。

先进来的一人，生成一副怪相，矮小的身躯，顶着一个大脑袋。

后面那人，是位阴阳脸，一边黑红、一边惨白。

那大脑袋甫一进门，先就响起一阵嘿嘿怪笑，黑夜之中闻之，几疑鬼哭狼嚎，令人毛骨悚然。

笑声过后，他朗声道：“雷兄隐居在这神仙境中，享得好清福呵！只是害苦了兄弟们啦！”

雷天化闻声就知是什么人，他坐着一动不动，只是冷哼一声道：“原来

是温、姜二人，不知来此有何见教？”

原来这两人，正就是当年背叛天蝎教八尊者之中的两位，阴阳判温宗亮，五行剑姜宏。

二人见雷天化静坐不动，微微一怔。

温宗亮也扬声一笑，道：“兄弟实在想念你雷大哥，阿房宫上一别，都已十年了哩……”

姜宏笑嘻嘻地也帮着腔：“是呀！十年了，好漫长的岁月，咱们当年的护法八尊者，是该多亲近一点才对呐！”

雷天化仍是寒着脸，冷冷地道：“当年那一段荒唐岁月，还提它做什么？雷某人早已忘掉了……”

温宗亮笑道：“那怎么可以忘了呢？武林中谁不知雷大哥是十二尊者首……”

雷天化又淡漠地道：“还是忘掉的好！”

姜宏接口道：“雷大哥可以忘掉了我们，作兄弟的可不能忘了大哥呀！老温，你说对不对？”

温宗亮打了一个哈哈道：“是的呀，我们何时不是在想着当年的龙头大哥！”

雷天化感慨地叹了一口气道：“往事如烟，还记着它作什么？再说我已洗手归隐，已十年不提江湖二字了。”

温宗亮忽然面色一整，神态恭敬地道：“大哥还在生着我弟兄的气吗？你说的对，往事如烟嘛，气也该消了，我不信你大哥，会真的连多年老弟兄都忘记了？”

雷天化苦笑了一下道：“承蒙二位对我这等关怀，雷天化十分感激，无奈我这几年来，反省觉悟，深悔过去的一切，因此，我要隐迹荒岭，埋名深山，忏悔一生孽债。”温、姜二人闻言，互相使了一个眼色同声道：“大哥！你……？”

雷天化抬手轻轻一按，止住了二人的话，接着道：“二位别说了，我此心已死，任什么盛名荣耀，也难使我动心，再者，我也自有苦衷。”

姜宏微微一笑道：“大哥想得也未免太轻松了，只怕由不得你吧！”

雷天化闻言，倏地一瞪眼，虬髯暴起，根根如针，不怒自威，雄风仍然不减当年。

“嘿嘿！”他冷笑了一声，道，“怎么？二位还打算和我雷天化过下去吗？”

温宗亮阿谀地笑了笑，道：“大哥言重了，温宗亮和姜宏，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老姜是说，有一个人，她不会让你大哥这么清闲下去的……”

雷天化闻言，神情才又缓和下来，沉声道：“他是什么人？”

姜宏笑道：“花蕊夫人！难道你没有接到那金蝎令？”

雷天化道：“如此说来，二位是遵令报到了？”

“没有！没有！”温宗亮连忙摇手道，“我们就是为这件事，来找大哥商量的，没得大哥示下，我们怎可以去归坛呢……”

姜宏插口道：“再说，咱们都已是鬓角斑白的人了，也不甘心去替那些后生小辈摇旗呐喊呀！”

雷天化道：“以你们的意思如何？”温宗亮道：“我们当然是追随大哥呀！如果大哥你答应出山，我们就跟着你再混上两年。”

雷大化道：“假若我不愿再入江湖呢？”

“这个！这个！”姜宏吭哧了两声，道，“只怕她不会放过咱们。”

#### 第四回

雷天化哈哈大笑道：“我心意已决，你们不要勉强我了，还是赶快逃命去吧！”

温宗亮道：“天蝎教这次卷土重来，声势大过昔年，且还声言要为桑锐报仇，追回前古遗珍温玉钵。”

雷天化道：“我雷天化此际年老力衰，已无挥剑之力，已打定主意引颈就戮，你们还是早走的好！”

姜宏道：“她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齐生双翅也飞不脱她的掌心。”

雷天化道：“那就不如和她一拼，合我们三人之力料她也无可奈何！”

温宗亮尴尬地一笑道：“我和姜宏的武功，大哥还不知道，拼还不是白送一条命。”

雷天化冷冷哼了一声道：“大丈夫死则死矣，何惧之有……”

姜宏叹了一口气道：“岂奈家小儿女拖累，逼使我们英雄气短！”

雷天化倏地一瞪眼，沉声喝道：“那你们找我何为？”

温宗亮道：“想在大哥台前，请教一个两全之法。”

雷天化冷冷地道：“找我只有一全，那就是死！”

姜宏接口道：“我倒想出了个两全之路……”

“愿闻高见！”雷天化沉声接了一句。

姜宏干咳了一声道：“第一，找回来那前古遗珍温玉钵，咱们献宝赎罪。”

雷天化道：“当年那一场血腥事，我已寒心，再说遗珍落在何处难知，雷某人心力两拙。”

温宗亮道：“温玉钵现在鬼王谷，只要大哥一句话，马震天还不是乖乖奉上。”

雷天化哈哈一声狂笑，道：“鬼王谷绝险天堑，马震天阴险毒辣，未必那样的听命！”

姜宏道：“那就只有走第二条路了……”

雷天化道：“这第二条路恐也难通！”

姜宏奸笑了一下，道：“这条路我想能通的……”

雷天化道：“你说出来听听。”

“归坛效命！”姜宏用力说出来这四个字。

雷天化闻言一怔，跟着又哈哈一阵狂笑，道：“二位来我这谢坪石屋，就为的是这件事吗？……”

话音倏地一顿，沉声道：“雷天化生就一副硬骨头，恕难从命！……”

话音未落，室外蓦地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道：“我家夫人，还就是看中你这副硬骨头了。”

三人闻声全都一怔，温宗亮急忙向姜宏使了一个眼色，两人一闪身，躲向了书橱后面。

雷天化却是一声长笑道：“哈哈！……哈！哈！好哇！想不到我雷天化却交了好运，一晚之中竟有几拨朋友来访。”

他在笑声中，人已站了起来，正待走向门口。

外边立有一人接腔笑道：“好朋友啦，还拘礼么？”

声落人现，室门口并肩站着两人。

就见靠左的一位，五短身材，样子十分精干。

右边的一位，却是体格魁梧，生相十分凶恶，两人都是太阳穴坟起，一看便知是内功精湛之士。

雷天化朝两人打量了一眼，笑道：“哦！是什么风吹来了何兄弟，这位朋友是谁，请恕在下眼拙，认不出来了。”

那魁梧汉子打了一个哈哈，笑道：“雷大哥是贵人多忘事，就凭我这份长相，就是块活招牌，你总猜得出吧！”

雷天化闻言，又仔细地打量了一眼，笑道：“幸会，幸会，原来是显道神邱兄弟，雷某久仰了。”

原来这两人，正是与云门世家五代传人云汉结伴来的漠北苍猿何晓非、显道神邱彤。

须知这两人乃是关东道上的朋友，十年前就被天蝎教网罗了来，名列十二护坛将军，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手狠心黑。

漠北苍猿何晓非一条金丝藤蛇鞭，威震辽东多年，黑白两道，闻名丧胆。

显道神邱彤，就是因为个子太大，因人取材，练成了一种五毒追魂掌，另外还有五毒追魂砂，在江湖道上是为一绝。

邱彤听雷天化和他一客气，也忙笑道：“邱彤久仰雷大哥威名，今日始得有缘拜见……”

“彼此！彼此！”雷天化谦逊了两句，接着两人就附掌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方落，何晓非突然一整襟，神态庄重起来，把手向上一举，低声道：“雷兄快来接令！”

雷天化微微一怔，又复扬声大笑起来，道：“何老大几时巴结上了功名，也可以发号施令啦？”

何晓非庄容道：“雷兄休要说笑，上月发下来的金蝎令，尊驾可曾收到？”

雷天化仍然笑傲如常，道：“早就收到了，你看，不就在那书橱上么？”

何晓非道：“夫人立等你归坛！”

雷天化道：“老了，岁月匆匆，如今已须发如银，哪堪再供奔走。”

何晓非道：“雷兄这是气愤之言，须知花蕊夫人并没有忘掉你。”

雷天化哈哈笑道：“无奈我已老迈无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何晓非道：“天蝎教正需倚重，花蕊夫人也眷恋旧情，所以格外恩开，恕了你当年叛教之罪，赦去截杀桑锐之过，特准当年设坛八尊者归坛。就是我和邱兄，也破例提升护花十二使者的行列，以后还得借重老大哥，多多提携照顾……”

“住口！”雷天化蓦地一声大喝，喝断了何晓非没有说完的话，使他呆呆地愣住了。

雷天化在那一声怒喝之后，又冷笑了一声道：“何晓非，你把我姓雷的，看成什么样的人了？”

何晓非忙道：“雷兄，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呢？当年那花蕊夫人，对你却是情意不薄，宠爱有加，在那时，我……”

雷天化插口道：“我知道，你那时是设坛十二将军之一，留凤关一战你竟没有死，实乃奇数。”

何晓非笑道：“那还不是你雷大哥手下留情。”

雷天化道：“所以你目前就升了护花使者……”

何晓非道：“全是花蕊夫人的恩典！”

雷天化哈哈笑道，“你们这次能够说服我雷天化，回坛去还得要升，就

要名列十二尊者之位了。”

何晓非道：“全仗你老大哥成全。”

“哈哈！哈哈！”雷天化又是一阵狂笑道：“你可知那花蕊夫人天生异禀，能和她一夕缱绻，足令你终生难忘……。”

何晓非接着道：“兄弟未作此想……。”

雷天化道：“可惜我对你无法帮忙。”

何晓非一怔道：“难道说雷兄不愿受令归坛？”

雷天化道：“有此打算！”

邱彤在一旁插口道：“雷大哥，识时务者为俊杰，身任护法尊者之位，荣宠兼得，难道你放着现钟不打，反去炼铜吗？”

雷天化冷哼了一声道：“去替一个淫乱无比的女人，充面首，当奴才，吃上一日软饭，就是识时务的俊杰吗？哈哈！未免污了这俊杰二字。”

何晓非闻言一怔，忙道：“雷兄，你可记得，尊驾当年不也是花蕊夫人裙下的降臣吗？”

雷天化冷冷地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一错岂能再错！”

这就叫话不投机半句多，那漠北苍猿何晓非一见说不服雷天化，立和显道神邱彤交换了下眼色，阴恻恻地笑了笑，道：“花蕊夫人对你雷大哥，可说是情深意重，你忍心负她吗？”

雷天化不屑地一声冷笑道：“她以美色可以倾倒天下人，无奈雷某人此心已死，难作入幕之宾。”

邱彤闻言，转头看了何晓非一眼。

何晓非神色微变，轻哼了一声，强颜笑道：“好，我就佩服雷大哥这副硬骨头，称得上一条硬汉，何晓非这就回坛复命，咱是青山不改，再见了，但望老大哥善自保重。”

他这两句话说得是情现平词，宛似老友辞行。

雷天化心中大感诧异，忖道：“人说这何晓非阴险毒狠，但从这两句话中听来，却像是个性情中人，莫非传言失实？……”

正当他一念未了，那显道神邱彤，倏地哈哈笑道：“雷大哥，我看咱们后悔无期！……”

话声中，突然一掌，拍在了雷天化的肩上。

原来他们乃是早安排下的毒计，先用软的顺说，不行，再冷不防暗下毒手。

因为他们心中明白，要是硬碰硬的话，合二人之力，却没有必胜的把握。就在邱彤一掌拍下，但听“咕咚”一声响，接着又是一声闷哼低吼。

原来雷天化冷不防挨了一掌，立即肩头一撞，竟把邱彤抛出门外。

登时虎目一睁，须发愤张，厉声大喝道：“无耻小辈敢施暗算

何晓非见状不好，立时亮出了金丝藤蛇鞭，没等雷天化话音落地，“唰”的一鞭，搂头疾扫过去。

雷天化哪将何晓非放在心中，一见鞭到，哈哈一声狂笑。

“闻说你仗着这一条鞭，横行关东数年，老夫倒要见识见识。”

话声中，闪身让开，探手就朝鞭上抓去。就在这时，那被撞出门外的邱彤，在地上一个“鲤鱼打滚”，跳起身来，双手往前一扬一推。

但听“嗤嗤嗤”，一阵炒豆般的声响，又见寒光连闪，邱彤跟着大喝一

声道：“姓雷的，今天就是你命尽之期！”

雷天化睹状，知道邱彤这一扬手，是打出了他那成名的“五毒追魂砂”。他哪敢怠慢，扬声一响狂笑，左手一压何晓非的鞭梢，右手反袖一挥。又是一阵“嗤嗤”声响，将那打来的一蓬毒砂，拂得反射了回去。这么一来漠北苍猿何晓非却吃了大亏。

原来他那金丝藤蛇鞭，乃是用千年蟒皮，再缠上千年山藤所制，坚韧非常。

当被雷天化探掌抓住鞭梢，一压一折之下，鞭虽未断，而他的虎口已被震得破裂。

心惊之下，未免失措，倏的又听到那“嗤嗤”声响，就知不好，急忙间，用了一式凤点头，迅疾闪避，已然慢了一步，竟被那反射回来的数粒毒砂打中。

何晓非可知道毒砂的厉害，同时也慑于雷天化的武功，心忖：“这老儿果真是名非虚传，功力竟有如此的精纯！”

惊悸之间，人就由不得发了怔，从心底深处，升起了一股寒意。

邱彤见状大喊道：“老何，并肩子上啊！这老小子中了咱的毒掌，只要毒气攻心他就得到鬼门关挂号，上，咱们缠死他！”

雷天化闻言心中一凛，这才觉出来，肩头上有点麻木，急忙运了一口真气，封住了穴道，阻止毒气上行。

就这么一眨眼间，邱彤一个虎跳，冲了过来，双臂一圈，平胸翻掌，出掌吐出一声“嘿！”

一股狂飚，匝地卷起，击向了雷天化。

同时之间，右掌箕张如爪，紧随掌风之后，扑了上去。

圣手摩什雷天化是何等人物，一身功夫，在当今之世，可说是少见，隐居以来，虽然甘心与草木同朽，功夫却没有搁下，哪能会被他打中。

不过，当他在离开那强劲掌风之后，心念一转，就故意卖了个破绽，对方甫一欺近身前，陡地反手一掌，疾劈而下。

显道神邱彤能够横行辽东多年，却也不敢等闲视之，见状心中一惊，迅疾缩步，抽掌退身。

岂奈，他的功力比人家差得多，虽然都是一样的疾如闪电，还是慢了一点，立被雷天化的掌风，扫中了手腕，一阵奇痛攻心，忍不住“哎”出了一声。

这还算他惊觉得快，要不然，他这条手臂可就难保了。就这样，也起了五道红印，手腕登时倒垂下来。

何晓非一见邱彤吃了亏，抡鞭疾扫，志在解救同伴，但在他连环三鞭之后，竟然无法近身，见势不好，回身欲走……

邱彤陡然又大喝道：“老何！加点劲，不能让他有喘息的机会，雷天化今日不死，咱们日后也难逃活命。”

何晓非闻言，一想也对，但是手臂中了毒砂，麻木得用不上劲了，于是忙道：“我怕不成了，方才已中了你那几粒毒砂。”邱彤道：“那不妨事，我这里解药，快接着！”

答话声中，探怀摸出来两颗药丸，夹在手指内，用力弹了出去。

何晓非一听说有解药，心下始安，立即一抖藤蛇鞭，甩手斜扫，阻住雷天化的攻势，同时之间，探左掌就去接那药丸。

不防雷天化蓦地一声虎吼，跟着就飞身纵起，右掌斜劈下，荡开了金丝藤蛇鞭，左手迎着弹来的两颗解药抄去。

邱彤见状，厉吼一声，猛扑阻挡。

何晓非鞭走“八方风雨”，跟踪也疾扫而至。

这么两相夹击之下，总算堪堪抵敌得住，但那解药，已补雷天化抢去一粒。

何晓非也没有白忙，他也抢到了一粒，此际臂膊正然麻木，慌不迭就吞了下去。

雷天化也早将解药送入口内，跟着一闪身，堵住了门口，喝道：“想我雷天化纵横江湖以来，仇人是结下了不少，自问和二位却毫无恩怨，竟找上门来，暗算于我，你们得还出个道理来。”

何晓非已被对方英威所慑，不由自主地退后了两步，面青唇白，呆呆地发愣。

“哎哟！”恰在这时，显道神邱彤痛苦得叫出来了一声。

原来，他将被雷天化掌风扫伤了的手腕，强自接了上去，直痛得他汗出如浆，忍不住叫出声来。

这一来，何晓非心中却发了毛，还以为他受伤很重呢，心忖：“眼前的情形，可是顾命要紧，再说能活上几十岁，却不是一朝一日长起来的。”

心念转动之下，就朝邱彤使了个眼色。

那意思是叫邱彤断后，他自己好方便夺门逃命。

没料到邱彤不领这份情，竟然振声大叫道：“老何，咱们万万放松不得，宁可同归于尽，也不能叫他独生，须知我那解药，乃是专治五毒砂的，对于金钢毒手的伤，可当不了一回事。”

何晓非深知圣手摩什雷天化的厉害，闻言心中暗忖：“若是目前能够夺门出去，就算逃得一条命，要是给与雷天化一个从容治疗的机会，以他深湛的内功造诣，不出十日定能复原，再要打算除他，却就不易了……”

心念连转之下，眼帘下出现了那风华绝代、娇媚横生的一代尤物，花蕊夫人的影子。

于是，暗中一咬牙，应声高喊道：“老邱，你说的对，咱们就和他拼了。”喊声中，勇气立生，抡鞭又扑；邱彤也运掌如风，扫砸劈打，刹那间，就把雷天化裹在掌风鞭影之中。

须知邱彤那五毒追魂砂和金钢毒手，虽然是用同样的毒物熬炼而成，功用却自不同。

追魂砂毒性较轻，金钢毒手因夹有大力金钢掌功夫，能使敌人内外同时受伤，毒性当是厉害得多了。

所以雷天化虽然抢到了一粒解药服下，无奈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他只是凭仗着一股真元之气，护住心，竭力阻止住毒性发作。可是功夫却受了影响。

任是这样，那何晓非和邱彤两人以二敌一，施展出浑身功夫，仍然占不到上风，雷天化也感到吃力非常。

转眼之间，双方恶斗了二十多个回合，全都是险招迭见。

何晓非见状，心中一动，知道硬拼下去太不合算，因为一夫拼命，万将莫敌，自己要是赔上了这条命，该有多冤。

于是，立即改变战法，施展开一身小巧功夫，一味地腾挪闪展、只是和对方游斗，并不硬拼。

抽空偷窥雷天化的神色，见他面色铁青，双眼通红，认得出是他以真气阻止毒性发作的现象。

暗忖：“我何不以言语去激怒他，只要他一发怒，真气立散，毒性也就可以早早生效，那样，嘿嘿……你雷天化还不乖乖的拿命……”

心念动处，倏地哈哈大笑道：“雷天化，你要真的是条汉子的话，就该自行作个了结，免得被天下英雄所笑。”

雷天化怒哼了一声，道：“放屁！束手任你们这般江湖末流宰割，或者去为那贱女人充当下人，反而是好汉吗？”

何晓非笑道：“你算是什么好汉，当年还不是花蕊夫人裙下一条小狗……。”

雷天化道：“总比你们这批江湖末流高尚得多。”

何晓非吐过来一口唾沫，道：“哎，别朝脸上贴金啦，你比老子们高得多少了？”

雷天化道：“老夫良知未泯，能够悬崖勒马，临岸回头，不像你们自甘堕落，甘为走狗，就这一点，也比你等高过百倍。”

何晓非哈哈一阵狂笑道：“你说的是当年你们叛教的八尊者吗？那又算什么行动，不能忠于主，忠于事，终生难以洗掉那叛逆二字。”

雷天化笑道：“是非自在人心，武林也有公论，凭你也配谈这件事。”

何晓非道：“就说你们那八尊者吧，叛了天蝎教之后，又怎么样了呢？还不是自相残杀，谁活得长久了，我看你也快了，去到森罗殿上和他们会面，接替下来牛头马面，到那里去充当汉子吧！”

雷天化明白对方是在激他，所以并不气恼，反而哈哈大笑道：“真有那一天，何晓非，第一件事，我得先捉了你去。”

何晓非道：“我看你倒是满愿意死的。既然如此，何不成全我弟兄一件功劳。”

雷天化笑道：“死又算得了什么？我是随时准备了此残生，但并没有你说的那样随便啊！”

何晓非道：“你可知道，你多活一天，会有多少人为你而受罪。”

雷天化道：“这个我知道，雷天化一天不死，花蕊夫人那贱货一天不能安枕。”

邱彤虎吼一声道：“好！你这个老小子，胆敢辱骂我家教主。”

怒喝声中，双掌抡起，一阵疾攻猛扑，激得风声呼呼，满室风卷尘滚！

雷天化见邱彤掌力过强，略略后退了一步，顺势挥掌斜斜一带，发出一股潜力暗劲，疾卷过去。

只听“咕咚”一声响，显道神邱彤那样一条大个儿，竟然吃不住这一带，登时被掌风卷起，摔撞石墙上，险些晕了过去。

何晓非见状，抡起手中鞭，急忙用了一招云麾三舞，把雷天化挡了一下，方始解了邱彤之危。

接着又叫道：“你猜错了，不能安枕的不是花蕊夫人，而是少林、武当、青牛岭、鬼王谷各派。”

雷天化冷哼了一声道：“他们和天蝎教有什么梁子，要这样残杀无辜。”

何晓非道：“他们有什么不该杀，高占鳌是武当弟子，觉非僧是少林和

尚，赵成光家在青牛岭，马震天却住在鬼王谷……。”

他顿了一下，抡鞭再扑，同时那显道神邱彤，也再鼓余勇，猛攻而至。

雷天化运起两只铁掌，视若无睹，指东打西，尽展毒辣威风。

何晓非又叫道：“还有一件事也得告诉你，就是你们嵩阳门中，也难逃杀劫，不过现在还没有死，要等到明年清明，在阿房宫废墟上举行典祭，杀了祭典本教护法祖师桑锐……。”

雷天化听到此处，才动了真火，闷哼了一声，人似已近乎疯狂了，喃喃地道：“有我雷天化在世一天，我得荡平妖气……。”

何晓非哈哈笑道：“别吹大气了，姓雷的，我敢同你打赌你绝活不到天亮。”

雷天化越听越气，由不得心胆欲裂，眼睛一黑，一个失神就打了个踉跄。

何晓非见状，心中暗喜，以为雷天化就要倒下了，一抡手中金丝鞭，疾攻而上。

显道神邱彤是吃过一次亏，学来一次乖，他在一旁只是暗暗运功行气，劲聚双拳。就在何晓非一鞭方到，雷天化陡地双眼一睁，“唰”的一声，鞭已落下，打在雷天化的后背上，登时皮破血流，扯下了一大片衣服来。

雷天化似已失去了知觉，挨了一鞭之后，陡地发狂般大声喊道：“罢了，罢了，今天我先毙了你们这两个狗才再说……。”

何晓非一鞭得手，第二鞭方将打下，一见雷天化此际须发直竖，神威凛人，不禁大吃一惊，陡地使个身法，斜飞开去。

雷天化在喊声之中，先已劈出了一掌，跟着又劈出了第二掌，两股掌力相激相撞，登时响起一阵刺耳的啸声。

邱彤一看不好，大喝一声，斜刺里一拳遥击过来。

他这一拳，运的是大力金刚掌拳力，猛烈异常，劲风过猛，立把雷天化的掌力消了大半。

何晓非逃得虽快，但仍然感到后心受了一下重击，口心闷哼了一声，顿时身形落地。

一个站不住脚，蹬蹬蹬，前冲了好几步，一直冲到墙边，丢了手中金鞭，双手扶住墙，这才站稳。

雷天化此际却扑向了邱彤，双掌抡起，完全是进手拼命的招数。

显道神邱彤以为自己的五毒金刚手，在武林中乃是一绝，对方武功虽高，如被自己一招得手，他就得尸横就地，何况眼见雷天化已然是毒气攻心了呢！

他这么一打算，心中就敞开了顾忌，一见对方拳到，立即双掌横胸挡去。

哪知雷天化功力深厚，虽知毒性已然发作，还能压得住，而且他自知必死无疑，那一股仇恨的火焰，在胸中燃起来支撑着他，就令他勇如天神了。

就在他一拳方递出，陡然化为一掌斜劈，跟着就变为一式反手擒拿，用力勾了下去。

邱彤作梦也没有想到，雷天化这一拳，竟然一式三变，一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抵御才好。

就这么微一疏神的当儿，一只手臂立被对方攫住，巧的是，这只手臂又正是他刚刚接好的右臂，顿时被拗得在肩膊之下齐根折断。

他倒确实是够凶悍的，虽然断了右臂，血流如注，仍然嘶喊着：“缠死这老小子，他的毒伤已经发作啦！”

此际那漠北苍猿何晓非，已经缓过一口气来，捡起来金丝鞭抡起再上。

不过他这时，却精灵得多了，一根金丝藤蛇鞭抡开来，只有八尺开外的距离，他只是绕着室中的家俱游走，并不接近身去。

但听“劈劈啪啪”一阵乱响，他挥起鞭来，一个劲地胡打乱扫，抽空儿运上一下实招，一觉着不行，赶快撤身。

雷天化自然是不会被他打着，但这样狡猾缠绕，一时之间，他也真不敢大意。

就这样慢慢的耗下去，大半个时辰以后，他已觉着不行了，虽然仗着精纯的内功，勉强运气护着心田，可是当经过方才那一阵怒气填胸，毒气已冲进了内腑。

加以又恶战了这一阵，立感右臂麻木，有些运转不灵了。

何晓非看得清楚，知道对方已是强弩之末了，扬声笑道：“雷天化，你有什么后事交代没有，何大爷念在你这份硬气，准替你帮个忙。”

雷天化却有自知之明，知道此际动不得气，否则，死倒没有什么，但却难以手刃仇人。

他强捺住心头怒火，一声不哼，瞪眼瞅定对方。

何晓非的用心，只是要激起雷天化怒火攻心，那样他就毒发得疾，也死得快。

因为，雷天化的死，却对他的安全，有着莫大的帮助。于是，又叫道：“我在天蝎教十多年，由护坛将军到护花使者，说起来也真不容易，这一遭总该我爬上护法尊者之位了吧！哈哈——”

一笑之后，接着又道：“花蕊夫人，世间尤物，能得一夜消魂，其乐何如？哈！其乐何如……”

他这么一阵嘟囔，雷天化真的忍不住了，陡地一声大喝，一脚将一面石桌踢翻，抛向了门口。

接着又是一阵，“轰隆哗啦”声响，室中那些屏风桌椅等物，尽被推倒在地，且又抛向了墙边。

如此一来，障碍全除，室中也宽敞得多了，何晓非立时就无法借物遁形了。

雷天化哈哈一声狂笑道：“何晓非，我要叫你今晚断魂……”笑喝声中，腾身就来追扑。

何晓非的那一套游击战术失了效，又见对方追扑而来，登时就吓得魂飞魄散。

慌迫之间，抡鞭挥打过去。

倏觉手上一紧，又听雷天化大喝一声：“松手！”

原来他那金丝藤蛇鞭，已被人家抓住了鞭梢，正然用力向后猛扯。

斗劲力，他十个何晓非也不成，这一点他倒是知道得很清楚，于是急忙松手，人却跟着迅疾伏地一滚到书橱底下。

雷天化夺到手金丝藤蛇鞭，跟着就是一脚踢出。

幸而何晓非这个人滑溜，躲得快了一步，且又滚在了书橱底，要不然，这一脚就能送了他的命。

可是，雷天化在毒性发作之下，一脚踢出也失了准头，但听“轰隆”声巨响，一脚却踢倒了那书橱。

哪知，在书橱后面早躲着两个人，乃是当年八尊者之中的阴阳判温宗亮和那五行剑大头姜宏。

书橱一倒地，两人就势窜了出来。

雷天化忙喊道：“温兄弟，快毙了那姓何的！”

温宗亮怪笑了一声，道：“大哥，你放心吧，他跑不了的。”

他这一语出口，可把何晓非的魂灵儿吓出了窍，心中暗叫一声：“完了！”

可是，那温宗亮扬起手来，并没有去扑抓何晓非，却抓向了雷天化的肩胛骨。

雷天化倏觉肩上一阵奇疼，厉喝道：“你要干什么？”

温宗亮嘿嘿一声奸笑道：“大哥！兄弟有不得已的苦衷，只好对不起你了。”

雷天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位和自己同事十多年，且又同是天蝎教叛徒的温宗亮，竟然暗施毒手，投向了敌人，出卖朋友，气得他闷哼一声，但也疼得他几乎昏倒。

须知阴阳判温宗亮的“分筋错骨手”，在武林中颇具盛名，这一把抓下去，宛如是五股铁钳，雷天化的上半身，顿时失去了劲力。

五行剑大头姜宏见状，铮地一声，抖手亮出来腰间软剑，在空中一晃，一片寒光闪闪。

雷天化以为姜宏一定是打算救他了，忙又喊道：“姜兄弟，先别管我，快宰了那姓何的。”

姜宏嘻嘻一笑道：“大哥，我也有苦衷，只好先找上你了。”

原来这姜宏也和温宗亮是一丘之貉，同样是见利忘义之徒。

他在话声中，手中软剑一挺，“嗡”然一声，抖出数朵剑花，照定雷天化分心刺来。

雷天化一见这多年好友也变了心肠，气得他目眦欲裂，瞪眼看着那姜宏。

在这时，漠北苍猿何晓非已然从书堆中爬了出来，在地上捡起自己那金丝藤蛇鞭，抖手一挥，也扫了下去。

他一鞭出手，却哈哈大笑道：“还是温、姜二位兄弟识时务，也正是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教主早有意思恕你们当年之过，事成之后，一定会有厚赏。”

温宗亮接口道：“那就全仗二位提挈了，其实当年追杀桑老前辈之事，我们全是误信了姓雷的话，早已后悔了，厚赏我弟兄不敢贪，只要能够免去当年这罪就行啦！”

在他们说话之间，那大头姜宏的软剑和何晓非的金丝藤蛇鞭，已然劈刺到了雷天化的身上。

就这么生死呼吸之间，对方两件兵刃再近前一寸，雷天化就得溅血当场。

蓦地一声大吼，雷天化陡发神威，宛如晴天打了一个霹雳，真个是猛虎在笼，雄风仍在一般。

这一声大喝，吓得那温宗亮一怔，大头姜宏的身形却是一抖，何晓非更是惊得往后退步，金丝藤蛇鞭撤了回去，五行软剑也软了下来。

说时迟，那时快，几乎在一瞬之间，雷天化大展神威。

就见他先飞起左脚，踢倒了大头姜宏，跟着右脚又起，立把何晓非踢了个跟头。

同时之间，他左肘蓦地往后一撞，右手就势翻过肩头，猛地抓了下去。

温宗亮没防到雷天化还有这一手拼命的反击，被对方左肘一撞，顿时痛彻心肺，方打算五指用力，制躺下雷天化，无奈已失去了先机，早就被雷天

化那反抓过来的右手，扣住了脉门。

他在惊悸之中，又受此奇痛，忍不住“哎呀”一声惨叫，急忙松手。

但他并不就此放手，上面虽松了五指，下面却扫出了一腿。

只听“咕咚咚”两声大响，两人一齐摔跌在地上。

就在这时，远远传来一阵马嘶之声，夜空中听得十分清晰。

躺在地上的邱彤心中一动，忙喊道：“你们快下手，说不定云霄那小子赶来了。”

他一提起云霄，何晓非先就沉不住气，立即从地上跳起来，就向门口冲去。

“你走得了吗？今天若教你们生出此门，我雷天化三字倒着写。”

何晓非闻声抬头看去，心中蓦地一惊。

就是那堵在门口的，乃是神威凛凛的雷天化。

原来雷天化在被温宗亮一腿扫出，两人纠缠着一齐倒在了地上，谁也不敢松手让对方得势。

温宗亮知道这时的生死关头，更是施展出一身绝艺，和雷天化展开了肉搏。

可是，雷天化是何等人物，手法迅捷无比，五指一拿，立将温宗亮的手腕一扭，冷冷地道：“姓温的，你怕再也没有杀死雷某人的机会了！”

他在说着话，手上一用劲，温宗亮一声惨叫，跟着又伏地三滚，滚到了墙边，捧着一条断臂。

原来他那惯会抓人的一条右臂，竟被雷天化硬生生地给强扭了下来，只粘连着少许的皮骨。

雷天化就势已一跃而起，手中已多了一柄寒光闪闪的宝剑。

此剑乃是一件神物，为春秋时吴人欧冶子干将所铸，共成三剑，一曰龙渊，二曰太阿，三曰工布，此剑就是太阿剑。

他抽出剑锋，把剑鞘朝地上一摔，人就纵向门口，堵住了贼人的去路。

何晓非闻声见是雷天化持剑而立，吓得他往后退了三五步，暗骂了一声：“自己真是该死了，怎么会没有想起雷天化的剑

那剑只一出鞘，真的是寒光如冷电，气凛清风，却有一股寒气袭人，本来是挂在书橱上的，如今被捞在手里，人仗剑势，剑助人威，森森冷气逼人。

何晓非哪能不为之胆寒，翻身打算后窜。

雷天化哈哈一声狂笑，剑未出，掌先至，呼的一声，推了过去，狂风席卷，劲势凌厉已极。

何晓非知道对方的掌力劲猛，哪敢硬接，迅即侧闪躲避，但还是慢了一点，腰胯间已着上了一下。

须知雷天化的掌力，有开山裂石之力，何晓非怎经得起这一下，登时痛得他眼睛发黑，惨叫了一声道：“哎呀！我要完啦！”

此际那五行剑大头姜宏也将纵起，见状笑道：“何兄不要怕，雷天化已受了重伤，无能为力了，再熬一时，咱们就可看他咽气了。”

何晓非挨了一掌自认必死，浑身早都散了架。

但当一听到大头姜宏的话，才觉出雷天化的掌力，真的没有想象那样的强。心中忽然一宽，虽然疼痛已极，仍可挣扎，急忙运了一口气，爬起身来，转头看去。

就见那雷天化的右臂，已吊垂下来，肩衣被血染得殷红，左臂能转动，

但也有些滞呆不灵，大非昔比了。

何晓非心知对方毒性已然发作，心中大喜，再次拾起来软鞭，熬着疼痛，鼓勇力攻。

雷天化虎目倏地一睁，一个“叶底偷桃”的招法，手中剑从腕下一翻上掠，但见精见一闪，“锵”的一声。

金丝藤蛇鞭立削断去一尺多半的一节，飞抛出去好远。

“太阿神剑！”何晓非惊叫了一声，又返身迅即后退。

雷天化哪能容得他，往前一跨步，手中剑递了上去。

何晓非倏觉后背心上一阵沁凉，衣裳已被剑锋划破。

这一来，可真把他吓得真魂出窍，心中又是暗叫了一声，“这遭大概真个活不成了……”

在他一念未已，倏听雷天化蓦地一声大吼，他由不得身形就朝前一栽。

接着又听到显道神邱彤一声凄厉的惨叫，心头又复一震，转头看去。

只见那雷天化踉踉跄跄退后了几步，怒目喝道：“鼠辈，你还没有死吗？”

他在喝声之中，抬脚就朝地上的邱彤踹下，又是一声惨哼。在地上滚了两滚，寂然不动，已然被雷天化一脚踹死了。

原来正当雷天化追杀何晓非时，没注意到地上还躺着个邱彤。

邱彤虽然一手已断，另一只手尚能使用，一见雷天化在他身上跨过，挥手就抓住了对方的足踝。

雷天化遽然被袭，顾不得追敌，退步自保要紧，先一脚踢开。这又补上了一脚，踹死了显道神，而他的身形，也摇晃了几下，方始稳住了身势。

何晓非见状，一时被吓得怔住了。

五行剑大头姜宏却看出了便宜，忙向温宗亮叫道：“老温！你快来助我一臂之力！”

此际的温宗亮，已被雷天化扭断了一只右臂，闻言勉强起身来，当真是只能助一臂之力了。

但是此时的雷天化，手脚俱伤，毒上加毒，毒气已攻心，别看对方助那一臂之力，实等于是隔饥敌。

雷天化也有自知之明，但他那一股仇恨之火，燃烧正炽，早已将“生死”二字抛开了，狠狠地一咬牙，一顺手中太阿神剑。一招“夜战八方”，将三个敌人迫退了数步，又提了一口气，大吼一声，状如一只疯虎，猛攻上去。

对方三人，都知道雷天化的手中剑是宗神物，虽然他身受重伤，手脚已失去了灵便，可是自己这方面的三个人，也全是强弩之末了，真要硬拼起来，也还不是雷天化的对手。

何晓非怔了一阵之后，忖展眼前形势，心中一动，向温、姜两人道：“咱们切不要和他硬拼，只缠住他，雷天化绝过不了半个时辰。”

姜宏接上道：“对，咱们斗不过他，但可耗得过他，看看谁死谁活着。”

于是，三人就联起了手来，只是和雷天化游斗，遇剑就躲，瞅着空隙就攻，打定主意要困死雷天化。

雷天化心中何尝不知道对方的心意，也更知道自己已毒气攻心，不能用力，但他这时已抱着与敌偕亡、同归于尽的打算，所以毫无顾忌。

时间慢慢耗了过去，雷天化也真的越战越不行了，眼前已然是人影模糊，简直分不清对方三人谁是谁了！

就在这时，远远又传来一声马嘶，且还隐隐听到了蹄声得得。

雷天化精神陡地一振，惨笑了一下道：“我看你们三人还能活多久，听到没有，那马嘶声乃是我好友赶来了。”

其实他也不知那策马之人是谁，用是只是个诈语。

何晓非穿窗而去。

他这一行动，无疑是自乱阵法，本来雷天化是真支持不了，他这一打算走，三人阵线立乱，雷天化也倏地精神一振，得空喘了一口气。

就见他双眼圆瞪，精光暴射，大吼一声，道：“你走得了吗？”

喝声中，顿足前纵，横剑扫去，寒芒闪处，何晓非惨叫出来半声，立被神剑拦腰劈成了两半截，鲜血涌溅起七八尺高。

雷天化一剑劈了何晓非，顿时吓呆了温宗亮和大头姜宏，他们也忘了躲闪，任由何晓非的血，飞溅满身。剑做霜寒陈青云武侠精品

## 第五回

雷天化一剑劈了何晓非，陡的又是一个转身，虎吼一声一脚飞起，“跨虎登山”踢向了温宗亮。温宗亮惊恐中，方喊出了一声：“大哥！我……”喊声未了，雷天化脚已踢到，胸口上立如中了一下千斤铁锤，张嘴喷出了一口鲜血、身躯仰天便倒。在这一瞬间，大头姜宏倏被惊醒，一挺手中剑，刺向了雷天化的后背。就在他那剑锋刚刚割破了雷天化一点皮肉，方打算再向前一送，就可刺透了雷天化的后心……他这就吃了个子小手臂短的亏了，还没等他探身递剑，雷天化往前一跨步，身形疾转回来，拿剑横着上扫，“锵啷”一声，姜宏的剑已被削去半截，冷冷地道：“姜大头，现在只有你了。”姜宏吓得浑身打起抖来，战粟着道：“大……大哥！饶……饶命！”他在哀求着，人却倒退着慢慢地向门口挪动，看看将到门口，正打算逃纵出去……雷天化倏喝一声道：“容不得你！……”话音未落，抖手掷出手中剑。但见一溜寒光，划风生啸，“唰”的一声，从姜宏的前心插入，直穿过后心。

“哎——呀！”一声凄厉的惨嚎响起，尸横石屋门口，一缕鬼魂也追上鬼门关去了。

“哈——哈哈——”

雷天化仰天一阵狂笑，不知是喜是悲，只是那笑声，听起来刺耳已极。

“嘘——嘘嘘——”石屋门外，传来一阵马嘶。

雷天化闻声一怔，移动身躯，从姜宏身上抽起了太阿神剑冲出门去。

就在他方一出室门，天井中现出了一位书生，正是那侠士云霄。

此际的雷天化已然毒发，眼里有些认不清人了，一见有人冲进来，厉声喝道：“什么人！”

他在厉喝时，横剑怒目，有一股重振余勇，尚欲再战神气。

云霄在天息山顶，发觉了其弟云汉的计谋，跨上神驹白蹄黑灵，追风驰电奔回，按说是早该到了。

无奈走在途中，神驹旧病复发，只是跳纵，不肯奔行，细察之下，原来马腹侧面被一金针刺入。他一看那针，就知是其弟云汉所为，好在刺得不重，探掌运气吸了出来，神驹才恢复了常态。这么一来，却耽误了不少时间，等赶到谢坪石屋时，东方已然发白了。他急忙纵下马来，人就朝石屋行来，刚一到了院中，就见从书室中闯出来一人，浑身血污，简直成了个血人了，犹自神威凛凛。他认出来是圣手摩什雷天化，就准知自己晚到了一步，忙道：

“老前辈！我云霄来晚了。”

雷天化一听说来人是云霄，心中一松劲，真气立泄，身上一阵颤抖，“锵啷啷”宝剑落地，面色也变为灰白。

云霄见状，闪身到了雷天化身边，探手扶住道：“老前辈，你……你怎么啦？”

雷天化苦笑了一下道：“老弟！你来得不晚，我还有一口气在……”

他说着用手一指地上的剑，道：“剑……剑……”

云霄弯腰拾起神剑，雷天化已有些站立不稳了，在云霄搀扶下，走进另一间石室，盘膝坐在榻上。

云霄从怀中掏出金创药来，欲为雷天化料理伤口。

雷天化大喘了两口气，摇着手道：“不用啦！老弟！快听我说。”

云霄道：“老前辈，还是先疗伤要紧！”

雷天化惨然一笑道：“老弟！你还看不出来吗？早一个时辰或许能活，现在……不行了，纵有起死回生灵药，也难救我。”

云霄出身武林世家，又是天山三仙的首徒，哪会看不出来，雷天化已是灯枯油尽了。

他心中不禁悲叹了一声，热泪也跟着流了出来，忍悲含泪，问道：“老前辈你有什么事……要交待我吗？”

雷天化闻言精神陡地一振，哈哈笑道：“我恩仇了了，交代个什么事情？嗯！要有的话，就是眼前的一场武林浩劫，得仗老弟救平了。”

“我？”云霄惊诧地应了一声道，“我能行吗？”

雷天化道：“武林三仙的弟子要是还不成，只有眼看武林沦落了。”

云霄道：“我当尽力而为！”

雷天化道：“你一定可以成功……剑！”

他说着用手一指太阿神剑，云霄递了过去，他没有接，又道：“常说红粉赠与佳人，宝剑赠给侠士，剑！老夫赠给你了……”

云霄连忙推辞道：“老前辈！这个使不得，云霄我……”

雷天化倏地一瞪眼，道：“我已是将死之人，你如不受此剑，莫非要使神物蒙尘吗？如落奸人之手，为祸不堪设想？”

云霄无法，只好拜谢收下，问道：“请问此剑来历？”

雷天化道：“剑名太阿，乃春秋时吴人欧冶子所铸，后归秦皇，老朽在阿房宫遗址上掘得，神物能得明主，也该是威凌八阵的时候了！”

云霄道：“我当珍视此剑，如同珍视着老前辈对我的一番成全之心。”

雷天化道：“但愿你能为武林奠下太平之基，使此剑更见光辉。”

他说到此挥了挥手道：“我和乡人交好，后事自有人料理，你快去少林、武当……阻上杀戮的进行，去吧！……”

他说到此处，又是一阵气喘，接着又道：“我生报血仇，死……死……而……无憾……”

声音越说越弱，以下的儿不可辨，气息也慢慢地停止了……

云霄见状，赶紧抚抚他的胸口，已然没有了气息，不禁失声，簌簌泪如雨下。

他默然了一阵，喟然一声长叹，出门乘马而去，直奔嵩山少林寺。

少林寺在河南登封县西北，少室山的北麓，乃后魏太和年间所建，僧侣多习武事，技击之术为天下之冠，所以少林一派于千多年来，都执武林之牛耳。

是过午的时分，山麓下来了一骑，马上人是个风度潇洒的书生，这人正是云霄。

他一到山麓下，下马挥手，神驹长嘶而去，他却拾级而上，直向少林寺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寺中惊钟，陡然悠悠敲响。

“当——当当——当——当当”

幽静而悠扬的音韵，荡漾在空气中，传出去好远，好远。

这钟声来得太突然，晨钟暮鼓，此时清晨早过，黄昏未至，怎么鸣起钟来？……

云霄心中，立时就意味到事非寻常。

“——喀！”

忽然间，那悠扬的钟声，蓦地戛然而止……。

云霄的一颗心，随着那戛然而止的钟声，震了一下，立知情形不对，脚下一用力，飞也似地，直朝山门口纵去。

寺门敞开着，大雄宝殿上，除了两位垂目合掌，盘坐着的和尚之处，不见一个人影。

云霄见状一愣，暗讶道：“人呢？……”

他稍稍犹豫了一下，立即迈步走上大殿。

二僧状似入定，对有人进殿，募如不觉。

云霄心中更是诧异，微微打量了一阵，纵身再向后殿奔入。

这后面是达摩正殿，情形也是一样，四下里静寂如死，殿门紧闭，使他越感奇怪，心忖：“少林寺僧众数百，怎么只见到寥寥几人，都到哪里去了？”

正在寻思之际，突然听到一阵阵呼吸之声。

他心中一动，冲入达摩殿中一看，就见殿中黑压压坐了一片，全是人头。

云霄脚步一停，怔怔地瞥视着这一大堆坐在地上的僧众，只见他们人人都是一样的姿势，垂目合掌状似入定。

但是那些人听见了有人进殿来，同时都睁开眼来看着云霄，显然是没有入定，更不会失去了知觉。

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出声，更没有一个人悄悄移动一下。

云霄大声地喊道：“喂！各位大师，你们怎么都坐着不动呀？”

那班僧人闻声，仅仅是转动了一下眼睛，身体姿势，仍然纹风不动，云霄不由得大感迷惑，皱起双眉，不知如何是好！

正惊疑间，忽听从寺外传来一响马嘶之声。

云霄心中一惊，赶紧退出殿来，转身向殿外飞奔而去。

寺门口站着他那匹神驹，但在马后立着的，却是小叫化舒元。

云霄一见大喜，笑道：“元弟，你怎么来的呀？”

舒元笑道：“我就在这附近住的，方才看到大哥这匹黑灵驹，知道你到了少林寺，所以我就赶了来，怎么出了什么事吗？”

云霄叹了一口气，道：“是的，少林寺出了事，却把我给闹糊涂了。”

舒元笑道：“什么事会使我大哥糊涂起来，我小要饭的倒要见识见识。”

手一挥，黑灵驹又飞向山林深处奔去，两人再翻身，重又回到达摩正殿。

舒元将那些和尚打量了一阵，道：“哎，他们好象是被点住穴道呢……”

云霄说：“我也是这么想——”

说时，舒元已经迅速地查看了好几个人，诧异道：“咦？不对呀！他们身上穴道，毫无受制之象啊！……”

云霄道：“我也弄不明白！”

舒元随手拉起来一个和尚，道：“待我仔细地看看！”

一言甫毕，那被他拉起来的和尚，倏然惨叫一声，双目一翻。便气绝毙命。

云霄不由一怔，同时也发觉殿中那些和尚，个个脸上都流露出恐怖惊惶之容，可见他们人人都知觉未失，尚有惊喜之情，只是怎么都不能动呢？……

舒元惊异的道：“这事太邪门啦……”

说时，他顺手又拉起一名和尚。

那和尚而立显万分恐怖之容，接着又是神色骤变，似是痛苦难当，惨叫

一声，便又气绝毙命。

舒元不由得大大一怔，不服气地又伸手向另一名僧人抓去。

云霄倏然纵了过去，猛可推开了他的手，道：“不能再动了，已经死了两人啦！”

舒元迷惘地道：“那也是没办法呀，大哥，我也被闹得糊涂了！”

正当两人面面相觑，无计可施之际，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骚乱之声。

两人心中一动，一齐又再纵身出来，到得寺门向外一看。

就见四名和尚正由山下向上跑来，在他们身后有两条人影紧追不舍。

眨眼之间，双方已追了个首尾相衔。

云霄陡地哼了一声，道：“少林四僧就要归天了。”

舒元讶道：“大哥！你怎么不出手呢？”

云霄道：“晚了，出手也救不了四僧的命！”

舒元道：“那两人不知是谁，居然敢找上少林寺来啦！”

两人话未说完，那边就传来两声惨叫，有两名僧人倒地。

那击倒二僧的两名大汉，毫不停滞，复又电疾向剩下的两僧扑去。

他们的身法却是高明得多，是以不到一个起落，就追上了两僧。

那两名僧人受袭，几乎是同时之间，惨叫出声，一齐跌倒地下。

此时，那两个汉子击杀了四僧之后，站在就地，游目四顾，忽然看到寺门口的两人，怔住了……

寺门口的云霄和舒元，看那两名汉子，只见他们背上都插着奇形兵器，身穿长衫，长得是一俊一丑，年在四十岁左右。

双方对看了一阵，那两名汉子已迈步走了过来。

那丑的一个望着二人道：“喂！你们可是少林弟子吗？如果不是，可趁早离开！”

云霄冷哼了一声，没有说话，舒元却一翻眼道：“你是干什么的？”

那人诧异地道：“咦！小子，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就这样地问大爷吗？”

舒元不屑地撇了一下嘴，道：“你横什么？我这还是对你客气哩！”

那人蓦地一声狂笑，睨视着舒元道：“哈哈！小子，你要不客气怎么样？”

舒元又是一翻眼道：“你要怎么样呢？”

那人又是一声狂笑，笑声方歇，倏地厉声喝道：“我毙了你！”

声方出口，举手一掌遥劈出去，风由掌生，狂飚卷起，袭向了舒元。

舒元一闪身，让开了一掌，劲风袭向了山门口的石屏，“轰”的一声巨响，那座屏风顿时倒地。

云霄突然发出一声冷笑，说道：“这一记混元掌力还过得去，尊驾可是铁掌门的门下吗？”

那人闻言一怔道：“你是什么人，俺混元掌朱登，不错，是铁掌顾家的门下，但现在不是了！”

云霄微微一笑道：“那么你现在已入了天蝎教，叛祖背宗，所以你不认师门了，对吗？”

那朱登被人家揭穿了底，不禁恼羞成怒，大喝一声，抡掌就向云霄扑去。

掌方扬起，忽然眼前人影一晃，斜刺里闯过来小叫化舒元斜手劈下。

朱登真没看得出这小要饭的竟然身怀绝艺，甫一出手，就是杀招，左掌劲未贯足，就挨了一下，由不得闷哼了一声。

另外一位汉子，见状纵了过去，接下了朱登和小叫化舒元打在一起。

此人名叫铁腿鹤马骏，他掌上功夫虽不出奇，可是脚法却十分奇异，左闪右避，无不恰到好处，一时之间，两人倒打了个棋逢敌手。

朱登调息了一口气，大声喊道：“老马！你且支持一会，等俺先打发这个穷酸，回头再来助你。”

话声中，纵身扑向了云霄，双掌连环劈出，顿时激起了一阵猛烈的风声。云霄含笑而立，根本就没把对方强劲的掌力放在心上，更不运气抵挡，掌风过处，竟然伤不了他分毫，且有一股反震之力回撞向朱登。朱登连着劈了有十几掌，不但近不了人家的身，且还被那反扫回来的力道，震得向后退了五七步去。这一来，他禁不住心头一凛，怒骂了一声，撒出来背上的铜柄虎爪，呼地一声，横扫了过去。就在这时，突然有人高喝了一声：“住手！”声音娇脆，一听就知是出自女子之口，但却有些冰冷。朱登闻声，迅疾收爪后跃，那马骏也跳出圈外。但见人影一闪，场中多了一位面色冷峻的白衣女郎。她望着云霄瞟了一眼道：“咦？又碰上你了！”云霄哈哈笑道：“这就叫有缘嘛，走到哪里都会碰上。”白衣女郎娇叱了一声道：“无赖！谁和你有缘了！”云霄潇洒地一笑道：“就算无缘，请问你，少林寺五百僧众，可全都是被你治住的吗？”白衣女郎冷冷地道：“不错！是又怎么样？”云霄哈哈一阵大笑道：“冤有头，债有主，我命你把他们全救过来。”白衣女郎秀目一瞪，道：“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话？”云霄突然神色一凛，虎目圆睁，精光慑人，冷冷地道：“你敢不听！”白衣女郎似被云霄虎目中那股慑人心魄的精光所慑，不由自主地退后了一步，冷冷地道：“不听就是不听，怎么样？”云霄道：“我立时就叫你血流五步……”朱登闻言，蓦地大喝一声，道：“好个狂妄的小子，竟敢威吓我家公主。”

人随声起，抡起手中钢柄虎爪，就扑向了云霄。

云霄微微一笑，道：“凭你也配发横！”

笑语声中，随手一掌劈出。

朱登来势劲疾无伦，方到云霄身前三尺之处，忽然感到碰在一堵无形墙上，立被震得倒退数尺，落在地上，一时头昏眼花，差一点站立不稳。

云霄又是哈哈一声，笑道：“你挨了这一下先天太乙罡气，恐怕神仙也难救得活你了……”

朱登身形方站稳，闻言骇然道：“太乙罡气？……”

他就只说了这一句话，口方再张，胸中一阵翻腾，吐出了一口鲜血，人也摇晃了两下，栽倒地上。

云霄皱了皱眉头，转向那白衣女郎道：“打好主意没有？要不就告诉我解救的法儿。”

白衣女郎闻言，面色大变，缓缓地道：“你要杀便杀，何必这样逼我？”

云霄冷哼了一声道：“少林寺五百僧众何辜，竟然下此毒手，我云霄今日容你不得……”

话音甫落，身形如飘风般一闪，虚掌一伸，没等那白衣女郎闪躲得及，已搭在了她香肩之上，一下子就把她抓了起来。

马骏见状，翻手撤出五行轮，扑上前来解救，小叫花舒元横身拦住，两人就又战在了一起。

白衣女郎立觉肩上一阵剧疼入骨，双眉紧紧蹙住。

就在这时，山门口蓦地响起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

云霄闻声看去，见寺门口并肩站着三位老和尚，一色的深紫绣金袈裟，

右掌立胸作询问式。

中间的一位，左掌上托着一柄绿玉佛杖，全都是慈眉善目，法相庄严。

云霄一看，就认得出对方是少林三佛，中间那手托绿玉佛杖的，是掌门老方丈法显大师，左边的一位是达摩院主持法空大师，右边的一位是跋跢院主持法宏大师。老禅师诵了一声佛号之后，接着道：“敝派僧众弟子，已蒙佛祖慈悲全都救了过来，云檀樾不须难为这位女施主了。”云霄闻言，松手放了那白衣女郎，转向老禅师恭身为礼道：“老方丈真个是慈悲为怀，虽然佛法无边，只怕也难渡得了此等魔障！”法显大师又低诵了一声佛号道：“佛门广大，无不渡之人。”云霄转头瞪了那白衣女郎一眼，冷冷地道：“饶了你这一次，你现在逃生去吧！”白衣女郎冷冷地瞅了他一眼，不理也不移动。云霄也不理她，转头叫住了舒元，径直向寺中走去。云霄见老方丈让客入寺，果见那些僧人全都回复了自由。云霄有些不解，忙问道：“云霄有一事不明，想在老方丈面前，讨点见识。”法显老方丈笑道：“云檀樾是问敝寺僧众，中的是什么手法吗？”云霄道：“云某正是此意。”法显老方丈道：“他们是被人用小北极独门手法，拘魂手制住的……”他话未说完，也就是刚踏上大雄宝殿的台阶，蓦听寺门口一人喝道：“女施主请留步，少林寺不接待女客。”云霄回头看去，见那白衣女郎并没有离去，却跟进寺来。

把守山门的大方和尚，正因方才吃过一次暗亏，心中一口气无处发泄，一见白衣女郎要进寺门，才出声拦阻。

那白衣女郎冷哼了一声道：“就凭你也敢拦本公主，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道行……”说道一扬纤纤玉掌，朝着大方和尚虚虚击去。

大方和尚虽然是气恼在心，还没想到对方是说打就动手，睹状微微一怔，顿觉一阵透心销骨的阴寒之气已迫到身上。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先是大袖一拂，右掌已趁着拂袖之势，猛劈出去。

大方和尚这一记掌力，算得上刚猛无比，呼呼风声震耳，把对方那股阴寒之气，全部迫了回去。

任是这样，他那面上五官以及手足露风之处，仍然感到冰凉彻骨。

云霄见状大喝一声道：“怎么？你有些不服气是么？”

白衣女郎闻言狠狠地瞅了一眼，冷冷地道：“姓云的，让你今天得意一会吧，往后你要小心点。”

云霄哈哈笑道：“你跟上来就是告诉我这句话吗？”

那白衣女郎并不答言，默然转身，直向寺外走去。

法显老方丈又低诵了一声佛号，云霄和舒元两人，就跟在了老方丈身后，穿过数座大殿，走入一个极宽敞的禅院中。

院中有一株参天占树，树名菩提，繁荫如盖，正好覆盖住这禅院的大部分，院中摆着石制的几床等物，古朴异常。

云霄在一张白石长几上坐下，小叫化舒元挨着坐在他身边，法显老方丈就坐在他对面的石床上，左边是法空大师，右边是法宏大师。

法显老方丈沉思了好大一阵，才向云霄问道：“云檀樾驾临敝寺，敢是和天蝎教向武林寻仇有关么？”

云霄恭容道：“老方丈明见，不过我却是受人之托。”

说着，从腰际摘下来“太阿神剑”捧在手中，又道：“老方丈可识得此剑么？”

法显老方丈一见那剑微微一怔道：“此乃当年秦皇故物，为圣手摩什雷

檀樾的利刃，不知如何到了云檀樾手中？”

云霄道：“雷老前辈已遭了毒手，断气前将此剑赠于在下且嘱我赶来少林寺。”

法空大师插口道：“雷天化他……他已受了害？……”

云霄道：“是的！不过他死得十分壮烈，在力毙四名高手之后，毒发身亡。”

法显老方丈听说雷天化已死，心中一阵黯然，低诵了一声佛号：“百千法门，皆重因果，一切业障，本来空寂，他，死得好！”

云霄闻言，心知这位得道高僧，仍难释当年觉非和尚犯戒之事，于是忙道：“往事已成过去，老方丈能眼看着浩劫蔓延么？”

他话音方落，就见从门外进来三名和尚，心中一动，忙又问道：“方才所发生之事，究竟内情如何，老方丈可肯见告一二吗？”

法显老方丈闻言瞪了三僧一眼，冷冷地道：“你们当着云门世家的少宗主，就把经过说一下吧！”

三人闻言，都面现羞惭之容，吞吐了一阵，方由大悟僧发言道：“那是中午方过，掌门师父同着两院主持，刚刚离寺去中天池，忽然无故钟声自鸣，而且声响七叠……”

法空大师道：“那是本寺召集弟子的紧急讯号！”

大悟僧道：“就是为了本寺紧急讯号，所以就全集合在达摩殿。”

法空大师道：“我们全都去了中天池，是谁主持的呢？”

大悟摇了摇头，道：“并没有人主持，所以只有原地打坐，静候慈谕。”

法空大师接口道：“你们是怎么被人家制住了呢？”

大悟僧闻言垂头答道：“弟子实在有辱师门、因为我们进殿方一坐下，立有股香气袭人，只觉头脑一昏，便失去了知觉，于是就被制住了。”

法空大师闻言，冷哼了一声，瞪眼瞅着三僧，有一种愤愤不平的气概。

法显老方丈缓缓地道：“这件事不能责怪他们，只是本寺戒备严密，他们竟能出入自如，这一点必须追究。”

云霄道：“我想贵寺戒备森严，敌人出入而不被发觉，是不可能的，除非……”

他话音一顿，没有再说下去，眼睛却看着法显老方丈。

三位老和尚轻哦了一声，又对望了一眼。

法显老方丈猛然心中一动，不觉又低诵了一声佛号，道：“云檀樾所说甚是，老衲正是当局者迷，像这等离奇的现象，除非他们得到内应，决不能如此得心应手。”

小叫化舒元接口道：“还有贵寺那七叠钟声，既为紧急召集弟子之令，外人怎会得知……”

他一言未了，云霄忽见大悟等三僧面色变得惨白，心中一动，接口笑道：“以我所知，天蝎教有一网打尽天下各派精英之心，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少林一派乃武林翘楚，老方丈不可不谨慎从事！”

法显老方丈道：“云檀樾说得是，老衲正有此心！”

云霄朝着舒元使了一个颜色，站起身来道：“云霄今日有扰老方丈清神，实感不安，目下还有些俗务待了，就此告辞……”

少林三佛因心中有事，实在说寺中这场乱子，也须追个水落石出，也不愿多留，谦逊了几句，便送两人出了少林寺。

他们下了山，云霄撮口发出一声长啸，不一时那黑灵神驹已到了跟前。

舒元道：“大哥，你这要往哪去？”

云霄苦笑了一下道：“我不是治天下洪水的大禹，自不能三过其门而不入，我得回家去看看，兄弟如无事，不妨一路到云门谷走走。”

舒元笑道：“我下山之时，家师曾命我先拜见丐帮三老，然后请示行止，如今我得赶赴徐州去了，咱们后会有期吧！”

两人各道珍重而别，云霄跨上神驹，直奔云门谷。

云门谷在太室东麓，西接青屏东亘云罗二山，在这里住着武林一代奇人，云门世家第四代宗主云靖。

就在云霄到了少林寺的同时，云门谷忽然来了三骑，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和两个中年汉子，轻挥丝鞭，催马上前，遥望着山坡上一幢石墙住宅，缓缓地道：“那里就是云靖的居住了。”

走在前面的一个汉子道：“师父！让我洪胜去叫他出来。”

那老者微微一笑道：“云门世家威震武林百年，连九大门派都对他们尊敬，你怎么敢这样放肆，等我自个儿上去吧！”

另一人接口道：“师父，要不带我沙九跟着你去。”

那老者眉头一皱，不耐烦地道：“别罗嗦！你们就在此地等我……”

话声中，纵马向坡上驰去。

离着那所宅子尚有十丈远近，道路陡然宽阔，而且铺着齐整平坦的青石，马蹄踏在石路上，发出清脆的声音。

那老者就在门口下了马，忽见从门内出来了两个十三四岁的清秀少年。

在那两少年身后，跟着一个彪形大汉。

看那大汉肩胸宽厚，手足长大，举步间甚为沉稳，分明是练过武功

不过他身上衣服简陋异常，和普通一个庄稼人，没有什么两样，加之赤着双足，一点也不起眼。

那老者只瞥了那大汉一眼，认为他虽然练过武功，却不足以重视，只是注目在那两位少年身上。

走在前面的一个少年，望着那老者含笑道：“贵客是来访朋友的吗？”

那老者点了点头道：“不错，烦你通报你家主人一声，就说衡山鬼王谷，小老儿马震天有事拜见。”

那少年微微一笑，道：“对不起，你老来得不凑巧，云家早已撤走了。”

马震天闻言双眉微剔，冷冷地道：“云门世家誉震武林，岂是随便可以搬得家的？”

后面那位少年脆声笑道：“哥！这两年来我已看惯了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了，充人物管闲事，连人家搬家不搬家他都要管，好像是自命不凡，其实也真笨得可怜。”

前面那少年闻言，忍不住笑了两声，随即又忍住了笑，道：“你别胡扯了，小心得罪了客人……”

顿了一下，接着又向马震天道：“马老先生！你就请回吧！就是家主人没有搬家，他有事出去了还不行吗？不过……”

“不过什么？”马震天闻言不禁有气，冷冷地逼问了一声，双目阴鸷地瞪着两位少年。

那少年毫无惧色，笑道：“瞧你这大的岁数，火气还是很盛呐，我不知该不该对你讲……”

马震天陡地一声狂笑道：“论家世鬼王谷并不弱于云门谷，我马震天也不见得比不得云靖，想不到竟敢对我如此无礼，嘿……嘿……”

那少年皱眉想了一下，道：“鬼王谷？……这个地方好像从未听人说过，怎能和我们云门谷比得……”

马震天似已有些烦躁，不愿多耗时间，只是冷哼了一声，迈步就朝大门里硬闯。

两位少年一齐拦住了他的去路，同声道：“你要干什么？”

马震天道：“我要见你家主人！”

话声中随手推去，两位少年也一齐出掌抵挡，但见他俩身形晃了几下，终于退开了数步。

此时，旁边那壮汉，已大踏步走了过来，大门口当中一站，瞪着眼看着马震天。

马震天推开了那两位少年，又见那汉子拦住去路，他也懒得说话，随手又是一掌拨去。

两人相距约有五七尺远近，马震天拨出了一掌，是无法碰到对方的，他只是存心用掌拨开对方，任是这样，他这一拨之力，少说也有数百斤的力道。

可是那汉子一片浑愣的样子，竟不晓得躲避或招架。

马震天心中一动，立即掌力撤回来四成，免得打伤了对方，引起无端麻烦。

哪知，在他掌力到处，击在那大汉的身上时，只见他衣服飘扬起来，身躯却是纹风不动的。

马震天由不得微微一怔，忖道：“看不出这汉子虽然外形浑愣，敢情竟有一身横练功夫……”

心念动处，立时变化掌势，潜运内力，虚虚戳上一指。指风急锐地向对方小腹“气海穴”上点去。

须知大凡有十三道横练功夫的人，多数不到“气海穴”，金钟罩、铁布衫，任是刀枪不入，气眼所在，却禁不起一指轻点。

但是那汉子，仍然视若无睹，理都不理。

指力过处，不但没有伤着，而且屹立如故，依然稳立门口当中。

这一来，马震天可不禁心头一惊，呆呆地怔在了当地。

那大汉挨了一指之后，面上微现怒容，冷哼了一声道：“你快点滚出去！”

马震天闻言迟疑了一下，蓦然欺身前扑，二招“穿星摘月”，掌砍指拂，无一不是人身大穴。

那愣汉暴叱了一声，宛如晴天响了一声霹雳，一拳迎面击去，拳风劲烈无比。

马震天见对方根本不理会自己的招数，但他此际已发了一半，只好硬收回来，当即脚下斜踩七星步，身形一转，侧绕敌后。一掌向愣汉右肋攻去。

愣汉虎躯微微一塌，悠然一肘撞出。

马震天真想不到对方身手，竟然如此灵活，自知不能硬碰，迅疾又退回原来位置。

那愣汉似已发了怒，招数才发便收，但是并没有住手，跟着一连就是数拳，迎面打来，拳力之猛，世上罕见。

马震天被逼得无法不退，慢慢退后有十步远。

那愣汉，却是越打越有劲，竟然无休无止了，数拳之后拳力越见雄劲，但并没有进扑之象，宛如是他自己在练功夫样的。

任是这样马震天与他们隔已两丈左右，却仍感到对方的拳力，勇猛难当，也不敢硬对，在无法可施之下，气得他蓦地一顿脚，回头便走。

等他离开了门前那条青石路，耳中听到那两位少年笑道：“武大叔！你该收招了吧，人家都走了呀！”

马震天一面下山，一面气得面色煞白，几乎呕出一口鲜血来，再不就一头撞死。

须知他当年在十二护法尊者之中，论功力不在雷天化之下，放眼当今武林，能和他一拼之人，却是寥寥无几。

但今日竟被人家打得连手也不能还，吃了这么一记闷亏他怎能不气。

下到了山脚，他那两位弟子洪胜、沙九迎了上来。

他们问出来一个字，一见马震天神色极坏，也就不敢问下去

马震天仍是一声不哼，腾身上马，当先出了谷口，马震天心有所思，蓦然喊出了一声，道：“是他！哑口孟贲武刚？”

洪胜这才有了机会说话，忙道：“师父，武刚他是谁呀？”

马震天苦笑了一道：“他早在二十年前，就已是武林中的一奇了，生性有些浑愣，素常不爱说话，出道以来，能接下他一拳一掌的，放目江湖，可说不上三五个人。”

沙九接着道：“那么师父也接不下他几掌吧？”

马震天道：“老夫也还差得远呢。”

说着话，心头又是一阵气愤，他后悔不该在徒弟面前，说出自己不行的话来，于是又默然向前走去。

暮色已合，四下里的景物，已成了一片迷茫，数丈外忽然闪动起一点微微的灯光。

马震天一言不发，只用手向前指了指，三人就催马直朝那灯光闪动处奔去。

转眼就到，原来是一座庙，三人下马进去，见里面却还干净，只有一个火工道人，正在引火烧饭，看到三人进来，早已吓得打抖了。

马震天见状，心中有些不忍，叮嘱两个徒弟不要去扰他，就径直进了大殿，找了一处干燥的地方，吃了些干粮，就在原地打起坐来。

忽然从夜风中送来一阵奇香扑鼻，马震天陡然喊道一声：“不好！”

人随声起，方纵起不到数尺高，“蓬”地一声，跌了个仰天僵卧。

洪胜、沙九两人见状，急得头上都冒了汗，无奈头昏眼花，连抬起脑袋的劲都失去了。就在这时，却听口有人道：“他们到了没有？进去看看！”

语声不高，但含气敛劲，分明是武功不俗之辈，话也只有这一句，以下便又毫无声息。

不大一会工夫，先是一阵劲风扑入屋来，烛光摇曳中，就见门口出现了一人，正是方才那火工道人。

洪胜以为自己眼花，眨了眨眼睛，再一细看，仍还是那被吓得浑身抖颤的火工道人啊！……

那火工道人一反方才那畏缩怯懦的神态，反而有些威猛。

他在入门之后，陡然止步，双目射出锐利的光芒，宛如两道冷电，落在

地上马震天的身上。

跟着在大门口，又出现了一人，低声道：“老耿，得手了吗？”

那火工道人闻言哈哈一阵大笑道：“他们都软啦！”笑语声中，他探手在身上一阵乱扯，撕碎了那身破道袍，现出了本相，乃是个中年大汉，毫无一丝老态，而且生相极是凶猛。洪胜和沙九两人，睹状禁不住发起愣来。就在他们发愣的瞬间，倏听“当当当”三响玉磬声动，眨眼间殿中添了数根火炬，照得这间破庙，明亮异常。随着火炬闪亮之际，殿中却多了一位白衣女郎，可以说是艳丽绝世，只是有些个冰冷。她朝着地上的三人打量了一眼，“把他们解救过来。”是一个手持短戟的汉子，应了一声，立即探怀取出解药，托在掌内，对准三人面上用力吹了一口气，三人顿时清醒过来。

马震天迷惘地揉了一下眼，只听有人道：“马震天，看清楚点，天蝎教花坛圣女长春公主在此，还不快来叩见。”马震天闻言心中一凛，暗忖道：“我怎么自投罗网了。”

白衣女郎冷冷地道：“马震天！你可接到了本教金蝎令符了么？”

马震天此际是豪气尽丧，一点也横不起来了，缓缓地道：“已经接到了，正准备报到归坛，只是担心教主仍然加罪。”

白衣女郎道：“有本公主作主，前罪赦免，仍准归坛效力，但得先完成一件任务。”

马震天道：“愿听公主吩咐！”

白衣女郎道：“好！由他四位告诉你如何做，我要先走一步了。”

她话音方落，火炬倏地一暗，等到火光再亮时，人已失去了踪迹，但听远远传来车轮辘辘之声。

长春公主走了，破殿上的人，才又重新叙礼。

原来那四个大汉，乃是天蝎教中护坛十二将中的四位，单戟将戚戚，金鞭将耿彬，神枪将徐杰，飞叉将张声。

他们乃是随着长春公主，向武林中各门各派撒了拘魂榜，以促成来年阿房宫上的血祭大典。

马震天来到云门谷，却是另有打算。

他知道花蕊夫人重整天蝎教，对当年叛过她的人，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别看她说得好看，来年血祭之日，说不定就是第一个被开刀。

如要对抗天蝎教，靠一己之力，是绝不能成事，除非武林大结合，同仇敌忾地去对付天蝎教，才能有胜算的把握。

这亦是他要找上云门谷的初意，因为数天下武林各派，只有云门世家这四个字，才叫得响，武林才能风从。

哪知，人谋不如天谋，云门谷拒不见客，夜宿破庙，却自投罗网。

他和四将商量了一阵，无非是把云家搅乱个鸡犬不宁，主要目的，还是牵制云靖，不使他再到处扰乱。

再说云霄回家拜见过分别多日的父母之后，就提到了云汉的被掳，且已降了天蝎教，又说起江湖上最近所发生的事。老侠云靖气得双目冒火，夫人周氏是舐犊情深，一个劲地责云霄，不救自己弟弟，却偏爱管人家的闲事。哑口孟贲武刚是本性难改，坐在一旁半声不哼。他那两位弟弟云超云起，也将傍晚时来了马震天的事，说了个大概。云霄笑道：“咱们却得准备点，他们还会再来的。”

## 第六回

天刚亮不久，太阳方在云端低处，露出来半个脸儿。云家的大门外台阶上，已然站着七八个人。

他们静静地站了足有半个时辰，双门仍紧闭未开。

马震天想起了昨日所受的闷气，蓦地飞起一脚，踢在门上。

但听震耳一声大响，门内木寸门折断，两扇大门一齐打开。

他踢开了大门之后，并不做声，仍然静静地站在门外，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深似那大门根本不是他踢开了。

眨眼间，出来了两个少年，正是昨日黄昏见过的云超和云起。

云超一眼就看出来是昨日来过的马震天，怒喝道：“你发了疯么？大清早又跑来撒野……咦？原来还约了对手哟……”

马震天冷嘿了一声道：“快去叫云靖出来，老夫和他有话说。”

云起一翻眼，朝着云超道：“哥哥，这老小子有点不是人，我们一齐上！”

云超道：“这老小子是有两下子，一个人打不过他，只好这样了。”

这弟兄二人别看都十三四岁了，还是个大孩子，且因从未入过江湖，哪知世间险诈，所以仍未脱那份天真，所以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

马震天心中却暗自发笑。忖道：“看来这云门世家也维持不了几代啦！”

他心念动处，横扫出去一掌，道：“娃娃！你们不行，快回去。”

云超和云起两人，迅快地交叉换位，恰好让开对方这一击。

云起跟着进招“如来心印”，掌势罩住对方胸前大穴。

云超乘机连发两掌，从侧翼攻了过去。

他们施展的乃是云门独家手法，“拳掌合壁，招数本来就奇奥异常，加上配合得周密，威力增加何止数倍。

这么一来，马震天才禁不住心中一凛，忖道：“难怪云门世家能在这江湖中叫得响亮字号，也真有的是功夫。”

他心中是这么想，手下毫不怠慢，见招拆招，和两个孩子打在一起。

在这时，从院中又出来了一个人来，乃是那猛汉武刚，他站在门口是一言不发，也不动手。

马震天被两个小孩子困住，有几次还几乎着了打儿。被打中穴道，忍不住心中大怒，冷嘿一声，再不留情，双掌连环劈出，其势真似排山倒海一般。

但听掌风呼呼，一连抢攻了八招之多，才算稳住了身势，缓过了一口气来。

云超云起弟兄两人，乍退又进，拳掌齐施，立时又全力抢攻上来。

马震天见八招急攻之后，仍然奈何不了对方，心中更是吃惊不止。

于是，他一面动着手，一面在暗想，心忖：“自己在江湖上身份不低，闯下了鬼王谷这块招牌可也不易，今天如果败在两个小孩子手上，还有何脸面在江湖上立足。”

他想到这里，恶念立生，拳招忽变，不似刚才那般急攻猛打了，出手吐招竟是缓慢异常，但那一掌一脚之中，全都带着一股强劲潜力。

在一旁观战的四将，他们还不知道猛汉武刚的厉害，互相一使眼色，各抡兵刃，竟打算要往大门里闯。

倏见那猛汉武刚一瞪眼，道：“你们干什么？”

金鞭将耿彬一扬手中竹节钢鞭，哈哈笑道：“傻大个，你让开些吧！老

子要进去找姓云的！”

武刚冷冷地道：“不行！”

飞叉将张声一振手中七股火焰叉，哗唧唧一阵响，道：“凭你也阻得了大爷？”

喝声中，又是一振手中叉，对准武刚胸前就扎了下去。

武刚连理也不理，等叉头一到胸前，他蓦地探手抓住，用力往起一挑，喝了声：“滚开！”

张声还真没瞧得出对方有这么大的劲，被他一抓叉头，往起一挑之际，就觉着虎口已裂，暗叫一声：“不好！”

还没有来得及松手丢叉，人已被挑了起来，接着就是一声厉喝：“滚！”

连叉带人，被扔出去两丈开外，跌在地上，就只有“哎呀”的份儿了。

这一来，另外那三将，立被震住了，各个拿着兵刃，欲进不前，欲退不得，发起怔来。

武刚望着三人又一瞪眼，跟着又是猛喝了一声：“滚！”

在喝声中，一拳摇击过去，刹时间狂飚疾卷，石走砂飞袭向了三人。

他们倒是真的听话，在那劲厉的掌风之下，谁也立不住脚，也不敢硬接，只有伏地打滚了。

和那马震天打在一起的云超云起，吃亏在功力没有人家深厚，纵然招数身法胜人一筹，也被迫得渐落下风，身上已都见了汗了。

就在这时，大门口突然出来了一人，乃是云霄。

他见两个小兄弟势危，心急之下，纵身而起，倏地又破空而下，人一落地双掌齐出，掌风飒飒，劲道奇猛。

马震天不由大吃一惊，迅疾纵身一闪，避开了掌风，定神打量，就见对面站着个俊美的书生，另外在大门口也出现了一位儒士打扮的中年人。

马震天不认识那书生，但却认得那中年文士，正是云门世家第四代的宗主云靖。

此际云霄一手拉着一个兄弟，回到了大门里边。

云靖冷冷地道：“我说什么人有这样的威风煞气，原来是鬼王谷的马尊者，你这上门欺人，难道云门谷就怕了你不成。”

马震天闻言脸上一热，道：“我本来是以礼求见，几次的善说，他都以恶言相加，难道这就是你们云门世家的规矩？马震天可也不是怕人的。”

云靖哈哈笑道：“我云门谷接待的是正人君子，对于尊驾这样的人物，可不在接待之列。”

马震无闻言狂笑了一声，道：“你未免把你云门谷看得太高了吧！”

云靖笑道：“本来就不低嘛，不信你就试试，若你能接下十招，云门谷立即封谷。”

马震天又是一声狂笑，道：“好，咱们就一言为定，我倒是要看看云门谷有什么绝活儿。”

门里边，忽然又闪出来云霄，笑向云靖道：“爹！这十招记给我吧！”

云靖心里有数，他知道云霄在天山多年，跟着三仙之一任何一位练成的功夫，在江湖上都讲得起顶尖的人物。

于是笑道：“你行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云霄笑道：“行！您放心吧，我还能让他三招！”

马震天他可不知道，眼前这位年轻书生，是癡仙的徒弟，不由纵声狂笑

道：“小子，牛皮且不可吹得太满，我马震天要在十招之内输给你，我爬着出你这云门谷。”

云霄他这是跟着他师父学来的毛病，一和人动手，就发狂态，而且口齿上也非常刻薄，闻言笑道：“那不行，你把我们这块干净土爬脏了，我们还懒得去洗呢！”

马震天闻言，更是气得哇哇怪叫，喊道：“好小子！你倒是真能冒大气。”

云霄道：“你别管是冒大气或吹牛皮，都是空话，咱们在掌法上见个分晓，不就知道了吗，我还给你个便宜，只你接得下我四掌，云门谷的人，从今后不入江湖。”

马震天哪会将一个毫不起眼的年轻书生放在心上，但他公然要自己接他四掌，心忖：“由十招到让三招，这又只凭四掌之力，也太猖狂了，就是当年三仙没归阴前，也没有这样的把握。”

心念一动，笑道：“好！老夫就接你四掌。”

云霄笑道：“你可站稳点呀！别让摔倒了，那么大的个子，可有点不好看。”

话声中，也不扎马立桩，就只提了一口真气，发出了一掌。

他这一掌用的乃是左掌，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虚招数如果对方打算闪避，那本是虚招的右掌，也必会跟着递出。

这样一来，就已抢尽了先机，对方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连招都递不出去。

马震天也是个老江湖，哪会看不出来，心说：“老夫偏不上你这个当。”

念头转处，竟以右掌用上了十成力道，来迎击云霄的左掌。

云靖虽知自己爱子的功力不凡，但是却关心着云门谷的声誉，心中却暗中埋怨道：“这孩子怎么这样荒唐！……”

“蓬”的一声，两掌撞在了一处。

须知两人毕生的功力，都贯注在这一掌上，这一击关系着两派的存亡。

于是两掌相撞，震出一声大响之后，并显不出劲气凛冽，等过了一阵之后，在空中方响起一阵“唰唰唰”的啸声。

云靖自然是关心着爱子，先定睛看他，云霄站在那里，恍如玉树临风，只是身形微晃了一下，安然无事。

再看那马震无可就惨了，他连退了六七步，方勉强站住，但上身仍然摇晃。

云靖又惊又喜这才放了心，猛汉武刚却蓦地暴喊了一声“好！”

他这一个“好”字，喊得是声如霹雳，震得四山俱应，端的威猛异常。

跟着云超和云起两人，也喊道：“好！大哥哥！有你的！”

而那马震天呢？却呆在了当地。

他心中当然明白，仅此一掌，已分出来功力强弱，这年轻人居然胜过自己，他有什么奇遇福缘呢？小小年纪，竟有这样高的功力？……

云霄见状，知道马震天被自己一掌，震得迷糊了，打铁趁热，立即朗朗道：“请再接我第二掌！”

马震天这才蓦地惊醒，忙应了一声：“好！”

立即凝立如山，全身功力都连聚以双掌之上。

云霄仍在原地举起右掌，遥遥击去。

此时两人相隔有一丈五尺以上，但是云霄并没有挪近，似乎不把这一段

距离放在心上，只是在右掌推出的瞬间，左手曲指对正敌方轻弹了一下。

一缕指风穿过掌风迅即向对方射去。

马震天贯注全力，吐气开声，微嘿了一声，双掌用尽全力，推击出去。

马震天的一身武功造诣，确也非同小可，双掌一推出去，登时劲风排荡，激得地上砂飞石走。

云霄见状，陡然间收回了自己三成功力，左手弹出的一缕指风，后发而先至。

这么一来，反而显得他的掌办薄弱了，丝毫没有惊人之处。

那猛汉武刚见状忍不住咦了一声，马震天心中也感到诧异，心忖：“怎么？这孩子力竭了……”

哪料，他念头还没有转过来，倏觉有一缕指风袭至，这才复又大惊。

须知任何劲厉的指力，没有可和掌力对抗的，只有天山绝传“禅指神通”的功夫，能以穿透掌风的大气层。

但他又觉着对方的掌力毫不凌厉，心中又复稍宽。

就在此时空中突然发出轰轰之声，生似能够排山倒海样的，威势惊人至极。原来云霄却是收力自卫，在身前布满了罡气，马震天强厉的掌风和罡气一触，立时激滚排荡而起，云霄身形未动，马震天也只是晃了一下。一掌方过，云霄倏地朗喝一声：“姓马的，接我第三掌！”

马震天怒目圆睁，方喊道一声：“好……”

忽觉腹中一阵低鸣，跟着又是“扑”地一响，谷道一紧一松，打出了一个臭屁，蓦然之间，双膝忽软，跌坐在地上。

须知一个贯注全身真力的人，最怕中气不继，放了一个臭屁不当紧，真气立泄，但那提起来的力，也无法收回，胸腹之间，立成真空，人哪还能站住。

云霄笑道：“马老头，你妄运真力已受伤，快回去赶快调治吧，否则纵然不致丧命，全身武功却将化为乌有……”这一记哑巴亏，马震天是吃得真冤，想不起来，自己怎么倏然之间，气机不调了，竟然打出一个屁来。

云起这孩子仍未失天真，他用鼻子嗅了两下，笑向云超道：“哥哥，你闻闻，好臭呵！这是放的屁！”

一句话臊得马震天老脸通红，一言不发，站起身来，打算走去。怪事了，就当他方一欠身，“扑扑”又是两响，是那肚子竟作不得主儿了，臭屁连放了起来。这么一来，他再也不能停在这里了，也不管四将如何，朝他那两位徒弟喝了一声：“走！”飞奔下山而去。云霄哈哈朗声一笑，道：“慢点跑哟！小心摔破了头，放心吧，我不会追你的。”天蝎教那护坛四将，被猛汉武刚连掌扫打之下，也全都受了伤，一见马震天跑了，他们也都吓破了胆，哪还敢停，真个的连滚带爬，狼狈而逃。

云霄望着那狼狈而逃的几人背影，纵声狂笑不已。

云靖见儿子现出这样的狂态，却皱了一下眉头。

云超和云起两小弟兄，纵上前拉着云霄的两只手，齐声嚷道：“大哥哥，你是用什么武功把那马老头儿打跑的呀？”

云霄笑道：“武功呀！可玄妙着呢。只要我一指弹出，管教他放屁不止，他还不得快跑吗？”

云起身子一扭道：“大哥哥！人家问你是什么武功嘛？”

云霄笑道：“这个么，不能传给你们。”

“那不行，谁叫你是哥哥吗！”云超也赖了上去。

云霄望着云靖笑了笑，又向二人道：“好！咱们回家去再说，我肚子饿了呢！”

忽然有一人接口道：“我看你在天山几年，本事练得并不怎么样，却将你师那老饕的本事学来了。”

云霄抬头看去，见是他娘周氏夫人，笑道：“人是铁饭是钢，不吃怎么能行呢？”

他们父子娘儿们笑谈着回转家去，两个兄弟云超和云起，更是笑语不停，声声不离那马老头放屁的事。

云家本是富裕，几代以来，也全都讲究饮食，而且周氏夫人，也做得一手好菜，一时端上来，真的是水陆毕陈。

一家人团团坐，吃得倒是满高兴。

正在他们酒饭已毕，忽见一位壮汉进来，向云靖禀报道：“排帮欧阳帮主的手下三人求见，其中两人还受了伤。”

云靖闻言却倏地一怔，赶忙来到前厅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就是那三个，一个右肘部以下，几乎被砍断，一个左肩遭刀剑劈中，深可及骨，只有一人没有受伤，但也累得接不上气。

三人一见到云靖，立即扑倒在地，失声痛哭起来，那个没有受伤的人道：“云大爷……我们帮主已经归天了……”

一语未了，人即晕了过去。

云靖忙道：“云儿！赶快救人！”

云霄身旁带有天山的伤药，先取出三粒灵丹，命云超取来热酒，云起帮着，灌入伤者口中。

须知以他们受了那样重的伤，仍陪着另一人，奔走了七八百里路，来到了云门谷，此时见云靖，一松气儿，人哪里还不昏死过去。

云霄同两位弟弟，分别给伤者洗涤伤口，割去已经变色的皮肉，然后敷上药，包扎停当。

周氏夫人熬的参汤，虽欠些火候，也匆匆地端了来。

过了有大半个时辰，伤者赖云霄天山赤丹之力，苏醒过来，又喝下了一大碗参汤，然后将伤者抬到静室中休养，由另一人述说欧阳帮主归天的经过。

原来那排帮的帮主，名叫铁背苍龙欧阳清，他和这位云门世家的四代宗主云靖，不但是结盟的兄弟，也还是儿女亲家。

欧阳清膝下的独生女儿欧阳玉霞，从小就和云霄是一对青梅竹马的童侣，两个大人看在眼里，相互一商量，也就暗中定了，只是两个尚不知道而已。

后来欧阳清受了踏波无痕奚平之托，接掌了排帮，去了长江西陵峡，云霄也在那时被癫仙凌浑看中带上了天山。

转眼之间，差不多都有十多年了，如今云霄艺成下山，西陵峡排帮却出了事。

这件事说起来，仍得归溯到那踏波无痕奚平的身上。

奚平既被人称为踏波无痕，水上功夫自是十分了得，但他生性有烟霞癖，从他父亲手上接下排帮帮主，却不愿去作威作福，但又不忍见帮中弟兄流散而走入邪途。

于是他就一再地向欧阳清恳求，要将帮主大位让出。

欧阳清当然是不答应，但是奚平竟然搬出九大门派的掌门人来，一齐为排帮弟兄的前途向欧阳清请命。

欧阳清被逼无法，这才接了下来，而那排帮经他整顿之下，也确较往日兴盛得多了。

这时的奚平都已是七十多岁的年纪了，他放掉湖海之中，倒是清闲自在。

一天，他独驾小舟，在江边垂钓，一直钓到二更多天，才钓到有七八尾一两斤重的大鱼，心中十分高兴。

于是就自己动手，将几条鱼一条于炸，一条清蒸，余下的换酒。

做好了，坐在船头上，自斟自饮，这份悠闲神气，无殊是人间神仙，什么功名富贵，只不过浮云一片。

老人家眼力好，虽然相距很远，却看得十分清楚。

忽然上流飘下一只快船，飞驰而来。

就见一个少年人，从舱中走出来，手中还提着一个人，竟毫不迟疑的，摔向大江中心去。

奚平见状，觉得这条船有些蹊跷，迅疾将自己的船，划到江边一片芦苇之旁，让阴影遮住船身。

这老头别看视富贵如浮云，放着现成的帮主不干要让人，他可有个怪脾气，那就是碰上事，他要“打破沙锅问到底”。

于是，他就入舱换了水衣水靠，将一双蛾眉分水刺，挂在了腰间，等那快船驰了過去，他便靠着江边，远远地缀了下去。

尽管那船上四名桨手，划得快船如飞，但是老英雄武功过人，又是自幼练成的水上功夫，快船并抛不下他这只小船。

快船往前行了四五里，找了一个芦荻保密之处，停了下来。

奚平也将小船抛锚泊妥，轻轻地溜下水去，由水底潜游，到了快船附近，紧贴着那片芦荻的边缘，选了个阴暗之处，探出头来，窃听船上人的谈话。

船头上坐着两个人，正喝着酒，其中一个略胖的问道：“老贾呀，排帮那位姓桑的舵主，是指定的这个地方吗？”

那人笑道：“这条水路，我跑了足有几百趟了，还会有错吗？”

那略胖的一个道：“我是怕你喝醉了酒……”

姓贾的笑道：“我又没喝醉，难道连约定的地方，也不记得吗？我看你是抱着脑袋过江——假小心。”

略胖那人笑道：“老贾，你说我杜良假小心，我也不和你抬扛，凡事总是多想两遍妥当些。”

他说着仰面干了一杯酒，又道：“就以方才那人来说吧！我早知道他是排帮派出来的奸细，如不是假小心，让他混了来，出了事丢脑袋的可是我们！”

那姓贾的也干了一杯酒，笑道：“老杜，我瞧你准是犯了财迷和色迷了，欧阳清的那丫头，我听说是满俊的，要不然咱们教会选中了她，要她去当花姬，就是咱们在这里接上了，送到总坛，也摸不到点边儿。”

杜良道：“那也不见得，她只要上咱们的船，还怕她不听话，吃不到，总得摸个够，还有那赏钱，总少不了的吧！”

那姓贾的笑道：“说你迷竟迷了起来，看不小心掉在江里喂了王八。”

这么两个人，大约应该列入“碎嘴子男人”的一类，杜良喝了一大杯酒道：“老贾，说真个的，人家排帮可算得上铜墙铁壁；打算抬人家的妞儿，就那么容易吗？”姓贾的闻言哈哈大笑道：“亏你老杜还在江湖上混了这么

久，原来是个糊涂虫哪，不是我姓贾的吹大气，他那些将军、使者、会者、知道的也不见得会有我多。”水中的奚平，却听得怔住了，心中却大大吃惊，再听下去。那杜良道：“那你就说出来听听，怎么样？”贾善许是酒喝得不少，嘴巴作不了主了，笑道：“我给你说了，你可不准告诉人，要是让教主知道了，可是个乱刀分尸的罪哩！”杜良道：“你放心吧！者贾，我杜良就这点好处，嘴巴从来不乱讲话。”水中的奚平一听，忍不住暗笑道：“好小子，我看你这张嘴，是最靠不住。”贾善道：“任他排帮固若金汤，挡不住有人心生内叛，其实咱天蝎教的目的是要控制排帮，曾经三番两次地派人和欧阳清谈判、谁知那老小子横得紧、横说竖说全不行，最后还要拿刀杀人。”

奚平心中暗道：“总算当年我奚平没有选错了人。”杜良道：“不是听说咱们教主有一套绝招吗？再大的英雄也逃不出她的手心去。”贾善道：“这一绝招她用过了，硬是脱光了睡在姓欧阳的床上，你猜人家怎么样了……”

杜良闻言，宛如那花蕊夫人已躺在了他的床上似的，浑身就那么不对劲起来，忙道：“快说，那姓欧阳的怎么样了？”

贾善气哼哼地道：“他呀！是个大傻瓜，送上来的他不要，反而大发脾气，把咱们教主给骂出来了。”“噢”的一声，杜良一伸腿，蹬了酒壶，骂道：“我看那老小子准是没有本钱！”贾善笑道：“他要没有本钱，怎么会生儿育女。”杜良道：“那他真是个大傻瓜了。”贾善道：“我们是一计不成，还有二计。”杜良忙不及待的问道：“二计是怎么样的？”贾善道：“他欧阳清是天神，咱降服得了小鬼小判，排帮中那般舵主总管，总是个人，人还有不贪财爱色的。”杜良道：“降服了没有？”贾善笑道：“黄金千两，还有十二花姬，他们早乖乖地拜服在石榴裙下，排帮全都叛了，欧阳清就有高过天的本事，也无能为力了，此时大概已被捉住了吧！”杜良道：“他如犯在我的手中，我得先砍他两刀。”贾善道：“你倒想得美，咱们教主还舍不得呢。”杜良道：“那是为了什么？”贾善道：“教主说的好，一个人要有骨头，有正气，什么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呀，能这样，才算是真正的人，像欧阳清这样的人，还是人间之宝呢。”杜良道：“像我们这样，都不是人了吗？”贾善笑道：“当然是人啦，只是不一样而已……”潜在水中偷听的奚平，人已听得发起怔来，等到二人语声住了，方始惊醒过来，暗道一声：“不好！莫非欧阳贤弟已落贼手了，排帮的基业也完了吗？我可不能坐视不救。”心念动处，立从水中窜起，左手一扳船头，从水中上来，不等两贼起身，一对分水蛾眉刺，用了招“左手摆莲”，将两人扎死，又把四名桨手，也一齐了帐。

那舵手一见不对，他倒是乖觉得很，翻身跳入江中。在踏波无痕面前，他想跳水逃命，那叫休想。

就在他人方落水，奚平也跟踪扑了下去。

这老头是红了眼，手下绝不留情，蛾眉分水刺已由他后心扎了进去。

当蛾眉刺往外拔出时，这小子落了个“收支相抵”，他的血往外流，江水却从嘴中往里灌，一缕阴魂往丰都城报到去了。

踏波无痕奚平二次上船，把船划到江心，用蛾眉刺在船底扎了几个洞，脚尖一踹船板，人又落水，踩着水上了自己的小船，直朝上游驶去。

小船上行约二十多里路，远远已看到泊在岸边的一条商船上，船头燃着三支香，船尾则有两支。

奚平一看就认出来是排帮的船，心忖：“排帮总舵起了内叛，江上分舵

未必就一样的同流合污。”

心念一转，就将小船划了过去，离着那商船还有两三丈远，船上有人喝问道：“什么人？”

奚平应声道：“荆州奚子彬！”

船上果是排帮弟兄，他们也都知道奚平的字，闻言知道是老帮主到了，忙答道：“是老帮主驾到了，你老等等，弟子替你搭跳板。”

奚平道：“不用了。”

话声中，腾身一跃，人已纵到船上，他那小船，早有排帮弟子替他缆在大船边上。

掌管这只船的，是分舵舵主施信，带了他的徒弟方杰，从舱中出来。

奚平因事急不愿让他们行礼，便急忙闪身入舱，他却认得这师徒两人，原是他平日最得力的弟兄，忙道：“施信，你还认得老夫么？”

施信道：“老帮主！你者把话说到这里去了，施信能吃这碗饭，还不是你老的恩赐，我……”

奚平道：“就听你这一句话就行了，老夫信得过你就是，我告诉你，总舵中几位舵主，已经叛帮投了天蝎教，目前在总舵可能已出了事……”

施信一听，当即慌了手脚，道：“那我得赶紧集本舵弟兄，回救总舵……”

奚平道：“来不及了，眼前有三件事交给你办，第一、就近通知本帮各分舵，就说我复行视事，暂设临时总舵于虎牙山。第二、用飞箭传书，通知上下游各分舵除了留下刺探消息的小船外，一律撤向虎牙山待命。第三、速派人守住通往总舵各要道，搭救欧阳清帮主的小姐。”

在这时，总舵果真的出了事，欧阳清已被总舵中几位叛帮的舵主，还有一百多名排帮弟子，其实里面有大多数是天蝎教徒伪装的，少数人也是被裹胁附从，包围在忠义堂上。

在他身边仍是忠心不二的，只有沈宗培、冯建中两位舵主，他们各率领二十名弟兄，和那些叛徒们战在一起。

此际在人群中，忽然现身出一个年轻人，一柄长剑确属神出鬼没，竟没有能近得了身。

沈、冯两位舵主见状，立即舍了那班叛徒，双扑那青年壮士。

但两人造诣没有那人高，不到十个回合，沈宗培左臂已被剑划了一道口子，冯建中的右肩，也被刺了一剑，虽然未伤肩骨，已不能握住手中刀了，只有用左手，仍然拚命猛扑。

欧阳清一见那青年壮士，心中一怔，他认得出那正是云门世家未来的五代传人云汉。

云汉也怔得一怔，他也认得出乃是他老世伯欧阳清，有心不和他动手。

但是，就在他微微一怔的瞬间，沈、冯二位已领着弟兄，转扑向另一处了，而且欧阳清也走下厅来。

他这时只有暗中一咬牙，眯起来良知，狂笑一声道：“你来得好，太爷正要拿你祭剑！”

欧阳清一听，不禁火冒三丈，冷笑了一声，道：“好畜生，今天我要与云门一整家风，接招啊！”

喝声中，抡起一对护手钩，尽展平生所学，与云汉打在一起。

论功夫，欧阳清是比云汉要高上一筹，同时他生性疾恶如仇，一见自己素常最疼爱的侄儿，竟然也丧心病狂，投了天蝎教哪得不气。

于是，一出手就施展出狠绝的招法，有时根本就不管对方的兵刃攻向何处，护手钩仍然直奔对方要害递出。

云汉本就有情怯，加以功力也赶不上这位老伯，所以不到二十个照面，乃走了下风，渐渐地不行了。

可是在混战中，天蝎的高手，一个个地露面，形势是越来越不利了。

冯建中左臂又被扎了一枪，他明白自己不能再战了，便高喊了一声道：“帮主，弟子冯建中先走一步了！”

喊声一出口，拼出最后一点力，将身前一叛帮舵主吴登龙劈死，然后横刀自刎而死。

沈宗培在重重包围之下，仍如煞神一般，近于疯狂的砍杀。

云汉一面动手，一面高喝道：“你们退后围住他们，放箭！”

沈宗培听了，心中不由大惊，明白要是那样，自己就只有挨射的份儿了，再无还手的机会。

暗中一咬牙，便命自己身边的几个弟兄，合力向敌方人群中冲去。

常言道：“一人拼命，万夫难当。”何况他们这十几个人，无异十多只猛虎，一阵冲杀，叛徒们死伤了不少，但是沈宗培和他那十几位弟兄，也终因四面受敌，力战而死。

欧阳清眼看着大势已去，他纵声大笑，一招逼退了云汉，身形倏地倒纵回去。

云汉高喊一声：“你走得了吗？”

他一声来了，欧阳清猛一转身，双钩一分，两名叛徒的脑袋都添了个窟窿，左脚飞起，又踢中一名叛徒的前胸，胸骨立断，人也被踢出去一丈多远。

跟着，他又双钩全交右手，左手取出来两粒磺磷弹，揉去蜡皮，抖手打向人丛。“轰”的一声响，烧得那群教徒们一阵号叫连天。

这时把个云汉惊得呆了，却怒恼了那位背叛排帮的领导者刑堂舵主双头蛇桑天良。

他纵过来，抡起左手练子点穴镢，缠住了欧阳清右手的双钩，右手点穴镢抡起来，砸向欧阳清的头顶。

欧阳清向右一闪，探左手攥住了练子，但那镢头仍然砸在左肩上，疼得他身形一晃，桑天良却突然撒手，右掌向欧阳清左胸推来，口中喝道：“我来送帮主归位！”

欧阳清眼见对方一掌推来，他并不躲闪，容对方的右掌发出了一大半了，前胸反而向掌迎了上去，冷哼一声道：“你还不配！”

桑天良一见欧阳清迎掌撞来，心思：“你欧阳清这不是找死吗？”心念动处，右臂上贯劲，掌力又增强不少。他却没有料到，这正是欧阳清与他同归于尽的打法。就在他挺胸迎掌的时候，右手的双钩挂进了对方的左肋。

“哎……呀呀！”两声惨叫。欧阳清的一个身子，被桑天良一掌推出去八九尺远。桑天良也被欧阳清的双钩，在左肋下，撕裂了碗大的一个窟窿，两人全都痛昏了过去。就在两人双双倒地的瞬间，双钩震飞的那一支练子点穴镢飞抛出去老远，正又打在那发怔中的云汉腿上，他也是“哎呀”了一声，转身就往外跑。这一招伤了三个人，场中人都看得呆了，一时不知所措。欧阳清就有那么狠，他拚出最后的一点内家劲力，从地上一跃而起，两大步走到桑天良身前手起钩落。桑天良一颗脑袋，也被削离颈项。他仰天一阵大笑，方要横钩向咽喉上抹去，陡地一石飞来，击钩脱手，跟着一人高声喊道：“兄

弟，何必出此下策，老哥哥来了！”跟着就见从山口危石上，飞纵而来一人，已然跑得满身大汗欧阳清瞪眼一看，认出来是当年老帮主踏波无痕奚平，张口喊了一声：“老哥哥，我……”话未说完，张嘴吐了一口鲜血，人却向后倒去。奚平一个箭步窜了过来，探手一托，抱住了欧阳清，哀哀地道：“兄弟，都是哥哥害了你……”是以后未说完，老泪纵横、竟然失声痛哭起来。这一来，那班被胁从投敌的排帮弟兄，立被感动得天良发现，发一声喊，掉转过来枪头，杀向了混入的天蝎教徒。

在这时，那看守仓库的一位舵主，和两位头目，一见忠义堂起火，以为帮主完了，就点燃了仓库，率领弟兄一路苦战，冲下山来。

三人一想，要报仇除了云门世家之外，没有人挑得起这付重担，于是就连夜奔来了云门谷。

此际火势蔓延得遍及整个西陵峡，黑烟遭山风一吹，弥漫了半个天。

踏波无痕奚平见状，知道西陵峡不能再停了，就从地上抱起来欧阳清，飞奔下山，找到了自己的小船，向虎牙山而来。

云门世家四代宗主云靖父子听了那守护仓库舵主述说，早已忍不住热泪盈眶了。

云霄道：“爹！我们还是赶快点去才好，最低限度也能给欧阳清伯父收个尸呀！”

云靖点了点头，父子们方收拾了一下，还没有出门，又是一个壮汉进来禀道：“门口有一个老人家，说是叫奚平的求见。”

云靖闻言又是一怔，立即跑出门去一看，认得是踏波无痕奚平，忙上前见礼道：“老哥哥！累你也跑一趟，欧阳哥哥的尸你收起了吧？你要晚来一步，我这就动身走了。”

奚平道：“你们是怎么知道消息的？”

云靖道：“有一位舵主和两位头目，带伤跑来云门谷，我才知道欧阳兄出了事。”

奚平道：“其实欧阳兄弟他并没有死，不过受伤很重，我已送他来了，现在车上。”

云靖闻言，忙即一声吆喝，唤出来云霄、云超、云起三兄弟、奔出门去，从一辆车上抬下了欧阳清，就送到云靖的书房中去。

一面又让奚平进屋，跟着三位小兄弟也向奚平见过了礼。

奚平一面还礼，一边翻眼问道：“老弟！我记得你不是有四位公子吗？还有一位呢？”

云靖叹了一口气，道：“老哥哥！实不瞒你，这就叫家门不幸，出了逆子。”

奚平冷哼了一声，道：“你说说看，是怎么一回事？”云靖道：“我那第二个儿子云汉，老哥哥是见过的，在两个月前，他失踪了，后来霄儿从天山回来，说起隐居在谢坪的雷天化，才知道小畜生投入了天蝎教。”

奚平闻言面色方始缓和下来道：“是这样的。”

云靖道：“莫非那小畜生已闯出了什么祸事吗？”

吴平道：“岂但是祸事，挑了我那西陲峡，策反排帮总舵的舵主，打伤了帮主欧阳清，全是他一个干下的绝活，这一来，你们云门世家更可以名震四海了……”

他话没有说完，云靖扑通一声，跪了下去道：“老哥哥！这些事云靖实

不知情，既然逆子闯下这样大祸，这定当把他捉回来，听由发落，云靖这里先请了。”

奚平见云靖这个样子，知道自己又把话说得重了，忍不住老泪纵横，探手搀起了云靖，道：“这又怎能怪得了你，大丈夫免不了妻不贤子不孝，只要你知道就行了，眼前的事，还是设法去救回来那欧阳兄弟的爱女才是……”

天下就有这么巧事，又是话未落地，一个壮汉进来禀道：“门口有位叫韩翊的老头，同着男女三四个人，要见大爷。”

云靖闻言，忙向云霄招手道：“霄儿！你去看看去。”

云霄应声走出门来一看，认得出是巧手方朔同着杨海平、施琳二人，另外还有一位形色狼狈的姑娘，看着有点面熟，一时却想不起是谁来。

韩翊等三人一见门内出来的美书生，正是在阿房宫救他们的那位，由不得惊噫了一声。

施琳道：“啊！你就是那个什么落拓江湖一狂生呀！原来是云家的人。”

杨海平蓦地一拍掌道：“我真笨！家在虚无缥缈中，不就是天上的云吗？可就没想起来……”

那位姑娘翻了一下眼，探手抓住了云霄，道：“你是……霄哥哥？”

云霄闻言一怔，抬托起那姑娘的脸，仔细地一看，发狂般叫道：“啊！你是霞妹妹呀……”

他这一声惊叫，许是声音大了些，惊动了屋中人，当先跑出来了云靖，就只喊了一声：“霞儿！苦了你了。”

这位姑娘就是欧阳清的独生女欧阳玉霞，她还认得出云靖来，就只喊了声：“叔叔！”人已哭倒在地了。

随后，屋中又来了奚平，他们又免不了一场流泪，在云霄力慰下才止住泪水，方始让客进屋。

云霄先引着欧阳玉霞和施琳二人进入后宅，去见他母亲周氏夫人。

前厅中的韩翊，却和奚平是老相知了，本来在平常见了面，都要先玩笑一阵，此际却满怀着满腔心事，大厅中显得有些沉闷。

忽见云超慌慌张张跑进来，叫道：“爹！二哥回来了！”

## 第七回

且说云门世家四代宗主云靖，方将巧手方朔韩翊迎于厅中，同着踏波无痕奚平老哥三位提到了铁背苍龙欧阳清受伤的事，全都皱起了眉头，默默无言。

杨海平心中却有另一种感觉，因为他见到了心目中最佩服的“落拓江湖一狂生”，原来竟是云门世家的少宗主云霄，心中有好多话要想和他谈谈……

岂奈，眼前大厅中坐着的三位老者，全是武林前辈，哪有他说话余地。再者，厅中沉闷的空气，也使他口噤不敢多说话了。

就在这时，云起跑着从门外来，喊道：“爹！你看二哥回来了！”

话声中，云靖闪身就朝门外冲去，他是恨不得抓住云汉，碎尸就地，以整云家门风，也可以对老朋友有个交代。

这时云霄方从内宅出来，闻言也奔出门外。踏波无痕奚平，心中一动，也跟着从后纵出，大厅中只剩下巧手方朔韩翊和杨海平叔侄二人，闹不清是出了什么事，怔怔的面面相觑。

云靖等人跑出门外，四下里看去，但见山寂树静，哪有半个人影儿。

云起此际也发了怔，明明看得清楚，是自己二哥云汉回来了，怎么转眼不见了呢？……

云靖朝着云起一瞪眼，喝道：“你二哥在哪里？”

云起立即吓得变了脸色，退到奚平的身后，不敢露出面来。

奚平笑道：“小孩儿家许是看花了眼，何必生这么大的气，走，屋中坐啦！”

众人立又回转到大厅上居坐，云起抽空儿就溜向了后面，去找云超去了。

云靖这才又向巧手方朔韩翊问起救下欧阳玉霞的经过。

原来这位欧姑娘虽然出身武林世家，但她并不会武功，并不是她不练，而是欧阳清不让她练。

云靖为了这件事也劝过他，说道：“练武并不一定要入江湖，最重要的是强身御侮。”

欧阳清答得更好，道：“我欧阳门中三世练武，可没有一个得到善终的，你弟妹掠天燕子陶翠屏，武功可不算含糊，但不也是死在兵刃之下吗？细细想来，倒是不练武的好。”

云靖无法，也不好强逼得，只是在暗中传了小姑娘些内功扎基的功夫，也就是所谓道家的吐纳功大。

欧阳清虽然知道，也不便阻止，因为自己的女儿长成人后，总还是人家云家的媳妇呢。

排帮的内叛，欧阳清早在前几天就知道，自认为他平常待人宽厚，手下弟兄不见得会忍心叛他，即使真的叛了，凭自己的一身所学，也应付得了。

同时，在道义责任上，他也不能放弃这片基业，真的有个不测，如何向老大哥奚平交代呢。

所以明知事不济，他也得撑下去，不放心的，就是他那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儿欧阳玉霞。

就在出事的头一天，他派了身边最亲信的头目，保护着霞姑娘投奔云门谷而来。

在这时，巧手方朔韩翊同着杨海平和施琳，方由武当山下来，准备去武

陵山看望一位老友，正走到歇马河附近，就见前面来了四人一骑。

从打扮上看三个人，知道是排帮弟兄，那马上的一人，却是个十六七的小姑娘，俏模样儿称得上是姿色国色，艳绝人寰。

但她骑在马上，竟然在掩袖低泣，像似有什么难言的委屈。

韩翊见状，心忖：“这是怎么一回事，莫非排帮中弟兄竟然还擄抢民间妇女不成……我得替欧阳帮主整顿一下帮规，免得玷污他那清誉。”

心念方动，忽见从斜刺里窜出三个人，一字排开，拦住了那四人的去路。

一个使单刀的拿刀一指对方，冷笑道：“你们还走得了吗？告诉你们，西陵峡排帮总舵已然归了天蝎教，这小妞是我们教主看中的了。”

那三人中，一个五十多岁的人，闻言喝道：“你们天蝎教怎么要赶尽杀绝吗？我家帮主就这一点骨血，既然你们已占了排帮总舵，她一个小姑娘家，又不会武功，得放手处且放手。”

韩翊等人一听，不由心头一震，暗付：“原来是排帮出了事，天蝎教竟又找上了他们，看样子那欧阳帮主怕已有了不幸，却不能眼看着他爱女被劫。”

巧手方朔韩翊心中这么一想，立向杨海平道：“平儿，看这拦截的三人，武功不弱，我们须立刻露面，救下那姑娘。”

话声一落，三人同时纵身，几个起落，已到了那三人身后。

原来这三人，乃是天蝎教鄂北分坛的三位统领，是左丧门孙开太，金眼善陈石，乌云豹子李世雄。

他们是受了护花使者云汉的指示，防范欧阳姑娘会先从这里漏网，而且由叛帮的舵主桑天良，先派了船又在江边等候，只要一捉到欧阳姑娘，立即兼程送到总坛。

这一着棋下得很准，但却由那船上走了消息，而引出来了踏波无痕奚平，使他们虽然反了排帮，并没有得到大的收获，排帮本身的组织，仍然巩固不懈。

那保护欧阳玉霞的三个头目，乃是欧阳清身边的得力的亲信章义同他两个儿子章仁、章智。

他们本以为都出了一天的路程了，不可能出事情，所以就不如头一天路程赶得紧了。

哪知就这么微一大意，敌人竟追了上来。

章义闻言，立即吩咐两个儿子，分三面将欧阳姑娘护住，他伸手拔出刀来，低声道：“帮主平日对我们父子，可说是恩高义重，今天可是咱们报恩的日子，如让他们沾上小姐一点衣角，咱们父子就是死也难以见地下祖宗。”

乌云豹子李世雄见章家父子那样阵势，哈哈一声狂笑道：“凭你们三块料，还打算抵抗，这不是妄想吗？太爷只要一人出手，你们全得完蛋，识相点，赶快逃命……”

他话没说完，韩翊人已到了他们身后，轻轻咳嗽了一下。

这一来，三贼由不得吓了一跳，就凭人家这份轻功，有人到了身后还没发觉，哪得不惊。

李世雄火速转身待敌，并告诉左丧门孙开太道：“老孙，你先去料理那三个排帮的水老鼠。”

孙开太应了一声，一摆手中丧门剑，方欲进扑。

施琳嗖的一声，抽出长剑，飘身挡住了他，娇喝道：“排帮中的朋友，

你们安心保护着你们小姐好啦，这三个狗才交给你们了。

孙开太一看眼前又是个妞儿，喝道：“丫头，你是哪一派的，敢拦天蝎教的事。”

施琳微微一笑道：“这个你用不着问，到阎王那里就会知道。”

韩翊接腔道：“原来你们是天蝎教的呀！这倒失敬了，报上个姓名来，回头我好拿张名帖，送你们进鬼门关。”

李世雄一挥手中马牙刺，喊道：“老孙，老陈，咱们先收拾掉这三个瞎眼东西，谅那四个水老鼠也跑不了。”

孙开太接口笑道：“好，咱可先说定了，不论爬下躺下，这小妞可是我的，谁也不准抢。”

李世雄笑了一声：“行！”挥起马牙刺就扑向了韩翊。

巧手方朔韩翊从腰中取下旱烟袋，抡起来就扑向李世雄。

就见他左手一探，进抓李世雄持着马牙刺的右手，右手旱烟袋下砸他的左肩。

乌云豹子李世雄可不是个瞎子，一见人家亮出来旱烟袋，就准知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也更是点穴打穴的能手，马牙刺不敢硬接，更是不敢稍存大意，迅即撤身后退。

韩翊存心要将对方搁在这里，哪能容他闪避，立即跟踪而进，人未到烟袋早递了上去。

李世雄没想到对方有这么快，只好再度后退。

简单说一句，他连着退了有一丈开外，就没有一个还手的机

另一边的金眼善陈应，碰上了杨海平，他一柄长剑，闪闪发出寒芒，逼得陈应一个劲地躲闪，因为他拿不准对方长剑，是不是件神物，心中先就有些胆怯，所以一身功夫，连七八分也展不出来了。

孙开太呢？他在三人中，武功最弱，偏偏遇上了疾恶如仇的施姑娘。

施琳的一手剑法，乃是得自白莲庵慧清神尼的传授，莲府秘剑十二式，的确有其奥妙之处。

双方一动上手，就逼得孙开太险象丛生，手中枉自也有一柄剑，就不会还过一招。

就在施琳莲品剑法施展到第七式“莲台极品”，剑尖一闪，已点中了孙开大的右腕，他哪还拿得住丧门剑，“锵哪”一声，剑坠地上。

吓得他方哎呀了一声，撤身后退。

哪知施姑娘手下狠辣已极，近身上步，剑锋斜掠，一股寒气，扑向孙开太的面门。

孙开太就觉着脸上一惊，接着就是一阵奇痛，随剑飞起一点黑影，原来被削去了鼻子。

他“娘呀”一声怪叫，方一抬手去朝脸上摸去。

施琳这姑娘的手下也真狠，娇躯微闪，剑走“采莲泛舟”，跟着又是一脚踢出，孙开太人在空中，裂成两截，凌空洒下一片血雨。

这一来，吓得那欧阳玉霞姑娘尖叫了一声，两只玉手堵起脸来，不敢触目。

韩翊动着手，看到孙开太已经了账，喝彩道：“琳儿，你好快呀！”

杨海平听了笑道：“师叔！我也不慢啊！”

笑声中，手上长剑砸飞了陈应的鬼头刀，一式“顺水舟”，就见陈应那

颗人头，已滚离脖项。

韩翊见状，哈哈笑道：“喂！朋友，你看到没有，我这做长辈的倒成了废物啦！你就承让点吧，咱们彼此也都好看一点。”

这“承让”二字，入在李世雄的耳中，将他气得眼中冒火，肺里生烟。

因为和他同来的两人，一个被齐腰斩断，一个身首异处，这就是承让的榜样，他哪能不懂，暗中一咬牙，心说：“拼了吧！”

于是把手中马牙刺一抡，怒喝道：“老小子休要逞能，李太爷今天要不杀了你，誓不为人！”

施琳哈哈一声娇笑，道：“你还想做人吗？我看你十之八九要做鬼了！”

其实那李世雄本是色厉内荏，他何尝又不知道命是他自己的，会真个愿拼命，一边在动着手，两只眼却不停地乱转，打算找条出路，乘机开溜。

他这点鬼心思，能瞒得了老江湖？韩翊哈哈笑道：“朋友，老夫今天可是舍命陪君子，无论如何，尊驾得委屈些，再和我走上几招，你如就此甩手一走，可叫我怎么交待呢？”

他嘴里说着话，手上旱烟袋招法却加紧了。

李世雄知道今天决难逃出对方的手掌，立即一横心，暗道：“今天只有认命了！”

于是，马牙刺一抡拼命地进扑，竟不管对方招式如何，专向韩翊的要害处递去。

可是，巧手方朔韩翊乃崇阳三杰中的老三，武功造诣可比李世雄高出许多，战场经验，更是块老姜了，一见对方用出同归于尽的打法，就也将戏弄之心收敛，旱烟一变招，点向李世雄的前胸。

李世雄身形略往右一闪，马牙刺猛的扎向韩翊的左肋。

韩翊早就猜到他的这一下，点向对方前胸的旱烟袋，不等点实陡然变招，一式“拨云见天”，朝左甩打下来。

“当啷”一声，正砸在马牙刺上。

因为他这一砸，是反腕甩出，不用上全力，这样，李世雄也受不了，马牙刺立时脱了手。

韩翊乃是又将旱烟袋回腕往起一挑，李世雄的右腕立被折断，接着是右脚飞起，踢得李世雄全身逆地，口中却喊道：“平儿接人！”

好个杨海平应声而起，人在空中，也是一脚踢出。

李世雄小腹上挨了韩翊那一脚，已踢得他五脏六腑都几乎翻个了，还没来得及调息运气，这又挨了一脚，兜屁股踢了起来，由不得闷哼了一声。

就在他身子下落将落未落之际，施琳清啸一声，直拔而起，右手剑贯足了劲力，一式“大鹏展翅”对准李世雄腰部劈了下去。

但见剑锋过处，“唰”的一声响，跟着又是“啪哒”两声，那李世雄被腰斩以后，分为两截，坠落地上。

韩翊等除了三贼以后，才上前和欧限玉霞见面，问了经过之后，章义父子因为不放心帮主的生死，好歹也得讨个实信，就将欧阳姑娘托了韩翊，护送来到云门谷，他们却已转回总舵去了。

韩翊对着云靖、奚平，说了相救欧阳玉霞的经过，云靖站起身来，先就一揖到地，道：“霞儿如不是碰上韩大哥，后果实难设想，那样一来，云靖更是百罪难赎，敬此谢过。”

韩翊也赶行还礼，道：“韩翊不敢当，忝为侠义道，哪能见死不救，何

况欧阳兄弟，也是韩某的朋友，你要真的谢我，我却碎骨粉身，也难报答你了。”

奚平听出来话中有话，笑道：“老猴儿，莫非还你欠着云家的情。”

韩翊道：“那非但是情，简直可以说是十多条性命。”

云靖闻言一怔，道：“韩兄此言是什么意思？”

韩翊知道：“难道你不知道，大世兄他没有和你说过？”

云靖迷惘地摇了摇头，韩翊就将在阿房宫上，以及普仙寺内，黑龙口驿道中，云霄义救来人的事，又说了一遍，笑道：“你说，这不是十几条命的人情吗？”

云、奚二人听了，这才明白，云靖笑道：“江湖之上，伸手相助是咱们侠义道的本份，算不了什么。”

韩翊笑道：“何以我救了欧阳姑娘，你却耿耿于怀呢？”

“这个……”云靖无话可说。

奚平接口道：“彼此！彼此！谁也不用提了，只是霄娃儿会有这么大的能耐，我还真没看得出，喊他来，我问问……”

于是，云靖叠连声喊云霄，可就没有人答应，连着云超、云起也不见了。原来云起为了喊出一声“二哥回来了”，受他爹一顿申斥，心中有些不服，其实他还真地看到了云汉，哪知被自己一声给喊跑

同时他也有些不平，就约了他三哥云超，一同向外面找去。

云超道：“老四，你别胡闹好不好，真的看清楚了吗？”

云起一翻服道：“三哥，怎么你也不信我了，瞧得清清楚楚的，还不只他一个人呢。”

云超道：“那他们是几个人？”

云起道：“一路三个人，除了二哥之外，还有两个汉子。”

云超搔着头道：“这事可就怪了，二哥回来怎么不回家呢？”

云起笑道：“他哪敢呀！你没看到爹发脾气吗？”

小弟兄两个，说看就朝庄后走去。

云起没有看错，入谷来的真是云汉，不过他此时已然入了迷，变成另一个人了，而且良知全泯，脑子里充满了醇酒妇人，什么伦理道德，一古脑儿抛向了九霄云外。

其实这也难怪得他，最主要的乃是那天蝎教主花蕊夫人的手段太高明了，也太毒辣了。

云汉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哪受得了色欲的诱惑。

何况，他以云门世家五代宗主自尊，以英雄自命，古往今来，又有几许英雄闯过了美人关。

是在排帮总舵被挑之后的第二天，天蝎教的人齐聚到川东分坛。

检讨得失，虽然没有达到掌握排帮的目的，但却震慑了武林，已使天下英雄丧胆，论功行赏，当以云汉居首功，可是，云汉已受了伤。

他是被铁背苍龙欧阳清用双钩震飞了那叛帮舵主桑天良的练子点穴镢头，打伤了右腿。

伤势并不很重，但是那桑天良的练子点穴镢，乃是用毒药喂过的，他虽服了解药，一时也不能行动。

天蝎教鄂北分坛，设在大洪山，山下的三阳店，作了天蝎教主花蕊夫人行馆，云汉歇在这里。

天已三更过了，苍台露冷，夜深人静。

那受了伤的云汉，躺在一个精致的矮榻上，瞪眼看着顶棚发怔，脑海里昏沉沉的，不知在想什么。

他许是想着堂上的双亲？也许是念着那迷人的花姬紫枫？而使他难忘的，是长春宫中缱绻的一晚。

眼前睡在这行馆里，冷冷清清，觉着有些孤单，要是那个知趣的人儿在，任是腿儿有点疼，也无关……

就在这时，忽然门儿微开，朦胧中进来了一个人，她是谁？

只见她身披轻纱，轻移莲步，悄悄地，走近榻边，就朝那矮榻上一坐。

云汉看得清楚，认出来的是花蕊夫人，心中几乎叫了起来道：“啊！花蕊夫人……”

方抬头，心中跳频频，默忖道：“她来干什么？……”

她，抚摸着腿上的伤口，朦胧里俯首张望，已经消了肿，欣然地舒了一口气，放心不少。

其实，花蕊夫人此际芳心中，也还是藏满了困惑和疑虑。

因为，她虽是一教之尊，虽然有面首三千，还真找不出个知心的人来。

十二护法尊者，也多半都已年老力衰，还有些面目可憎。

但是为了需要他们，不得不略予施舍，可是其中却缺乏真趣，有谁能比得上这可人心意的青年。

这就应了一句话，是“月里嫦娥爱少年”，花蕊夫人爱上了这小伙子了。

无奈教规所限，她是不该特别恩宠这年轻人的，她只合去和那般老朽共眠，于是，她又仓促转身往外走……

但方走到门口，又踟蹰地站住了脚，纵手抹了抹鬓，似乎不想走，回头一望那榻上的云汉，仍没动弹。

人在愁情里，心中是特别乱，她迟疑再三，终于又踱了回来，又坐在软榻的边沿上。

她默坐了好一阵，轻轻地拉过来云汉一只手，平放在自己的膝头上，轻轻地按着他的脉搏，很正常，但并没有松手，仍然轻轻地抚摸着，有着一股极其连微的热气，使她情不自禁地往他身边挪了挪。

她真是关切着这个受伤的人，可是，也有很多伤得比他重

的，就无福享受到这份温馨。

她托粉腮，斜脱着他，怎么这人儿伤口已消肿，还是睡着一动也不动？莫非伤势起了另外的变化？……不放心，重又俯下

身去，双手撑在他肩之间的软榻上，细细端详着他的脸，他鼻孔里呼出气，热气腾腾，吹得她脸上发热。

这一来糟了，他倏地睁开眼来，微微一笑。

这个人儿好调皮，原来是装蒜吓人的，心中一生气，方打算抬起脸来。

更糟，冷不防那横在榻上的云汉，乘着她抬头欲起的瞬间，一把紧抱住了她。

方又打算喝叱住这莽撞的人儿，快点松手，哪知越发地糟，

口方一张，哽出来半声，舌头已堵住了嘴，热乎乎的……

她心中在想：“爱是管束不住的，越约束越疯狂，好！谁叫自己送上来的，还是听其自然吧，要吻，就让他吻个够。”

说也奇怪，云汉吻得够了，反而驯似羔羊柔如棉了，但是仍没有松手，

两只雄壮的手臂，索钩住粉颈，原来他在欣赏那张迷人的粉脸。

就见她香唇微起，雪齿轻咬，轻吁浅喘，很不宁静，还有点儿娇嗔。

她轻声他说：“你够了吗？快松开我……”

话音没落，身下的人儿却发了狂，搂得更紧，且似发着呓语般狂叫着道：“不！不！我爱你，为了爱你，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为了爱你，挨刚割也甘心，为了……”

“轻点！轻点！”她伸手掩住他的嘴。

又把香唇紧贴在他耳边，娇喘喘，微微地叮咛道：“哦！人儿——你，哎，轻——轻点嘛，这话你只能放在心里，不！不能这样说。”

她的心似也乱开了，既怕语气太重，又怕他毫无遮掩，是恼是爱，她失了主意。

她，紧抓住他的头发，是恨是怜，也茫然。

她，喘息着，直往他怀里贴……

因为心跳得奇猛，她有点儿害怕……

颤巍巍的声音有些抖，缓缓地道：“你知我是谁？”

云汉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道：“对了，你可知道教中的规矩？我是教主！我是一教里的主宰，你说这些，你！你你，已犯了该死的罪。”

她说完这几句话，似是过度紧张，过分情急，已微喘着伏在云汉的身上。

云汉轻抚着她的背，背上的一层薄罗巾，早已下了地。

“乖，不要害怕，我是教主，可以杀了你，也可以饶恕了你。”

她的语气又突然间缓和了，似是惟恐寒了他的心。

那个懵懂的年轻人，更是心痒难熬，意马难拴，心如打鼓般猛跳不已，晕陶陶的如腾云一般。

冷不防，猛地一探手，简直似人猿那么野，把她往怀里一搂。

花蕊夫人噗哧一笑，道：“你真行，真有胆气，哦——别抱得我太紧。”

云汉发狂般地道：“我不管你是不是教主，我是爱定了你，亲爱的，亲……”

晨钟响亮声中，两人都长吁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花蕊夫人更是满面桃花，懒懒举玉臂，半遮脸，似有些怕羞，但那心上波浪已平。

云汉却突地揽住了她的脸，战抖着道：“夫人，在教里，我现在犯了冒犯教主的死罪，但宁死，我也不能不爱你……”

花蕊夫人笑了，轻轻点了他一指头，道：“你今后爱不爱我，那是你的事，我要不要治你的罪，是我的事，不过你要记住一点，咱们的事，不可被那些护法尊者知道，那样他们会对你不利。”

云汉闻言陡地一怔，他竟没有想到这一层上，慢慢地松开了

花蕊夫人见状也是一怔，道：“怎么？你恨他们吗？”

云汉摇头，缓缓地道：“不！夫人！给我一条路走。”

花蕊夫人有些儿羞臊，乌发掩面，玉肘遮脸，声细细，情绵绵地道：“我不都给你了么？你还要我怎样，云汉。”

云汉道：“从现在起，我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我自己去死，第二是你治我的罪，把我杀掉，第三是你爱我，永远地爱我！”

花蕊夫人把手一抬，注视着这莽撞的年轻人，轻叹了一口气道：“傻孩

子，你就这样认真吗？”

“嗯！”云汉哼了一声。

花蕊夫人道：“这三条路都是可走的路，死和爱是一样的肯定，人间没有半死，也没有半爱，但你疏忽了一点。”

“哪一点？”云汉愣愣地问出来一声。

花蕊夫人又是一声轻叹，道：“唉，你但知一往情深，可知道我的年龄比你大出多少呵？”

云汉迷惘的道：“能大出多少，最多也不过两三岁，我看着你比我还小呢！”

花蕊夫人笑道：“傻孩子，说实在的，我的年龄可以做得你老祖母……”

云汉陡地又是一张臂，抱住了她道：“那我叫你娘好啦！”

花蕊夫人笑道：“我的名字叫湄娘，就叫我湄娘好了，不过要我两人在一起时，有外人时不准叫。”

“湄娘！”云汉试着叫了一声。

“嗯！”花蕊夫人答应了一声。

“哼！”就在这时，窗外不知什么人冷哼了一声。

花蕊夫人闻声陡地站起身来，是怨？是恨？谁知。她斜睨了云汉一眼，身形一闪，出房而去。

房中又回复到寂静，且还有些冷，云汉仍然呆望着屋顶，想想夜来的事，如梦似幻。

天地已大亮了！阳光都映上了窗，难怪她急着要走，多贪欢，有损她教主的尊严。

蓦然间，玉磬敲得当当响。

怎么？教中又出了什么大事，这是教主要升坛了吗？

云汉不能老是躺着了，立即慌忙起身，不漱洗，行朝外厅上跑。

厅中早有七八个人，高高列坐，他们全都是中年以上的人，身上装束各异，甚至有僧有道，有丑有俊，但没有一个不是武功高强之辈。

厅后门口有个门户，垂挂着珠帘，似乎可以看到，隐隐有人站在帘后。

又是一声玉磬“当”地一声，厅中所有的人，都肃然站起身来。就见那帘后的人影，拨帘走了出来。

云汉就觉着心中猛地一跳，暗叫道：“她……她不就是昨夜的人儿吗？”

出来的正是那花蕊夫人，婀娜地走到上首太师椅上落座，身前左右分立着十二花姬。厅中那几位中年人，都向她施礼后，高呼了声：“宗主！”她仪态大方地微微颌首，道：“各位请归座。”

云汉呆呆地望着她发怔，却见她媚眼儿一瞟，示意要他在旁边椅上落座，他像似失去了意志，悄悄地坐下。

花蕊夫人向座上众人，扫了一眼，媚态横生，缓缓地道：“我今天要当众宣布一事，就是选拔护花使者云汉，升为座前护法尊者，诸位可有意见？”她这一件事情的宣布，在场的人无不感到惊讶，但又全都默默无言。

花蕊夫人那秋水般明澄的目光，望着那呆坐着的云汉，微微一笑，露出一排洁白的贝齿，真个的妖艳绝伦。

云汉却有些迷茫，神情痴呆，连双眼也瞪直了。厅中一片沉寂，显然大家是一时没有了主意。

坐得最靠近上首的一个武士打扮的彪形大汉，忽然站起身来，粗豪地道：

“我反对！”他这一句话，说得声音既大，而且有点气势汹汹的，登时之间，全厅人的目光，又都投在了他的面上。

花蕊夫人闻声，神情也突然变得阴冷已极，扫视了众人一眼，冷冷地道：“说出理由来！”

那人道：“根据教规，须得立下大功三件，方能升为护法尊者，还得接下所有尊者三招。”

花蕊夫人微哼了一下，慢声道：“本教再兴之初，当以威伏江湖为重，一举而使排帮披靡，云汉此功可抵得过吗？”

那大汉方一迟疑，花蕊夫人接着道：“你这位潍上太岁杜雄进入本教，可立下几件大功？”

杜雄闻言一瞪眼道：“就算他大功已建，我们每人这三招，他

得接下吧！”花蕊夫人漫笑了一声，道：“好哇！不过当你坐上尊者之位时，可否也能接过人家三招？”

杜雄又是一瞪眼，无言可答。

花蕊夫人又笑道：“我却有个主意在此。”杜雄问道：“愿闻夫人高见！”花蕊夫人道：“今天就在这大厅中，设下个争龙擂台，以我身体作为赌注，就请杜雄暂为台主，败者不能再战，谁打胜了，谁就可以占有我……”

她一言未了，厅中人哄然喊出一声好来。

杜雄更是挺胸昂视，朗声道：“有谁先来接这第一阵。”他话声方落，立有一人闪身出来，冷冷地道：“我来奉陪两招。”云汉扫目看去，见是个身材矮小的中年人，生相甚是普通，毫无过人之处。

杜雄一见出来的是他好友神爪彭立，神情一怔，忙道：“彭七兄，怎么也和兄弟争起来了？”

彭立哈哈一笑道：“我为什么不能争，为了夫人的美色，就曾亲手把六位兄长杀死……”

厅中人闻言尽皆愕然，云汉更是禁不住一怔。花蕊夫人却娇笑了一声，道：“彭立你疯了么？这等事怎可胡说乱道。”彭立接口道：“怎么不可以说，如果你归我一个人的话，自然是不争，可也用不着说了。”杜雄哈哈一阵狂笑道：“我还不知彭老七有这么狠法，得要领教一番才是。”“那你就接招吧！”

彭立喊出了一声，跟着五指箕张，迎面抓去，出手迅快已极。

杜雄左手疾封，右手欲劈未劈，底下却忽然飞起一脚，快如电光石火，直向对方裆下踢去。

彭立手法一变，五指灵活变化，每一个指头都罩住敌人左手上一处穴道，另一只手，却骈指向下面戳去，身形也跟着横移了两步。

杜雄手脚齐施，也横移一步，右掌呼地劈出。

彭立右手五指长拢，立又向他掌心啄去。

杜雄口中喊出了一声：“好一个鹤啄！”掌势急收，身子也退开数尺。

这两人动手不过转眼工夫，已拆换了数招，当真是快如电光石火，每一招都是精与武学中的险要绝招，随便哪一个人失手，势必立时尸横就地。

花蕊夫人笑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彭老七的功夫又增进多了。”

神爪彭立闻言，倏地一收势，向着花蕊夫人道：“这全是夫人的鼓励，可见我九华山的五年苦练，没有白费。”

就他说话之间微一悚神的当儿，杜雄抢占先机，拳掌兼施，攻向了彭立

后背要穴。

彭立闻声刚刚旋过来半个身子，杜雄拳掌已然攻到，只得以一只右手，封拆抵进。

两人迅快地又连拆了七招，彭立因失去了先机，立陷险境，被迫得连连后退，形势危急异常。

蓦地从座位中，又站起一人，乃是个身长玉立的道人，提高声音道：“彭兄这一手五禽爪，确俱功夫。只怕今天要毁在杜兄的七绝掌下了！”

花蕊夫人接口道：“浮生子丁南的眼光，算不得准，彭立只是暂屈下风，乃因为杜雄一招偷制得手，如让彭立两手应开，胜负却在两可之间。”

她好整以暇评论恶斗中两人的武功，竟然对双方都无丝毫关心之意，就如他们的拼命，和她根本没有关系。

这时来了一位和尚，大喝道：“彭施主不要慌，贫僧化因助你一臂之力……”

他喝声甫歇，左侧一个秀士打扮的人，突然横身拦住道：“狗肉和尚！别忘记你是个出家人，竟然仍未堪破情关，令人可怜可笑！”

化因和尚闻言一怔，朗声道：“贫僧存我佛慈悲之心，以主持公道自任，这又堪的什么情关？”

那秀士哈哈笑道：“如此说来，大和尚你投入天蝎教，为了什么？”

化因和尚道：“修行自在人心，何必着相，身入天蝎教为的不过是一参欢喜禅，又与情关色戒何于？”

那秀士哈哈大笑道：“原来是个吃狗肉的和尚，我阴司秀才倒是失敬了。”

化因和尚笑道：“彼此！彼此！老兄人称阴司秀才，也不比我狗肉和尚好到哪里去。”

花蕊夫人闻言，陡地咯咯一阵大笑，娇声道：“我看二位都有问鼎之心，但都缺乏勇气，是也不是？”

两人闻言，为之默然，互相对望了一眼，苦笑了一下，径直归座。

须知她这一句话，正说到两人的心坎上，这并不是他们真没有勇气，而是花蕊夫人的魔力太大了。

每在一件重要任务分配之前，她都要和那受命之人，作一夕云雨巫山，施尽浑身解数，使那人神魂颠倒，甘心为她牺牲而后已。

狗肉和尚化因和阴司秀才冷焰这两个人，在江湖上名列四凶之中，是阴狠出了名的，哪肯自投罗网。

冷焰身方坐下，朝着狗肉和尚一笑，道：“老秃，你怎么又不动手了？”

狗肉和尚化因笑道：“贫僧这点私心，算不上什么计，不如你阴司秀才，却希望所有的人全死光了，你好独占！”

“住口”云汉倏地一声厉喝，人也跟着站了起来。

他眼前实在是花蕊夫人着了迷，一听两人在言语上冒犯花蕊夫人，由不得生了气，喝出了声。

上首坐着的花蕊夫人见状，遥遥膘了他一眼，又媚笑了一下，真个是风情万种，妖艳无比。

云汉禁不住意乱情迷，胸中翻腾起一股热火，大踏步向酣斗中的两人走去。

好像听有这么说过：“男人的勇气，只有在心爱的女人面前，才能尽情地发挥出来。”

云汉此时也真成了护花使者，一声厉喝，那狗肉和尚和阴司秀才，相视对笑了一声，转头别顾，不理不睬。

但那酣斗中的两个人，虽然恶斗正殷，虽然听到了云汉那一喝，依然迅速地猛拚。

云汉又走了两步，望着拼战的两人，厉声喝道：“你们给我住手！”

两人全都冷哼了一声，仍是不理不睬。

花蕊夫人又是媚笑了一下，慢声道：“云汉！你就分开他们好啦！但不许伤了他们！”她这一声出口，厅中众人都以诧异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云汉，谁也不相信，他有这份能耐。

因为看那云汉生得五官清秀，年纪最多二十来岁，以他这个样儿，只合学中读书，居然要出手分开杜雄、彭立两人，实在难以令人置信，由不得全都凝目看着云汉。

只见他听了花蕊夫人之言后，双目中射出一股威煞，忽然疾出左手，向那屈居下风的彭立肋下大穴点去。

彭立此际两面被攻，只好竭力侧开一点，让开了云汉攻来的一掌。

云汉就势倏然变招，一掌劈向了杜雄，恰好碰上了他的拳势，“蓬”地一声，杜雄立被震退了两步。

“咦呀！”厅中发出一声惊奇的喊声。

原来云汉果真一出手，就分开了激斗中的两个名家，厅中人哪有不惊讶交集的。

杜雄被人家震退了两步，不禁一怔，跟着厉声喝道：“好小子，你这卸势借力的手法，虽然十分高明，但算不上真才实学，杜某有些不服……”

话声中，疾跨两步，当胸一拳捣出。他这一招，是以右掌为主，左掌为辅，存心逼使云汉无法后退或闪开。

“蓬”地一响，杜雄这一回，仍然被震得后退了两步。

云汉这一抢占了先机，揉身欺上，一只左手忽点忽拍，迅快奇诡，杜雄竟然拆解不开，急急退了寻丈。

这一来，杜雄可就怔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凭自己滩上太岁，在江湖上也是第一流角色，竟然接不下人家小伙子两掌……

云汉逼退了杜雄，微微一笑，翻身又回到自己坐处。

“哈——哈哈——哈哈——”杜雄一怔之后，仰天大笑起来，笑声甚是凄惨。浮生子丁南朗声道：“看这位老弟出手，真为云门绝艺之一的牵机掌，但不知是也不是？”

花蕊夫人笑道：“他就是云门世家的五代传人，可居得本教护法尊者之位么？”

狗肉和尚化因凑趣地笑道：“那当然是有资格了，我和尚首先赞成……”

“我反对！”又是那滩上太步杜雄，他在笑声甫歇之后，听到了狗肉和尚的话，厉喝了一声，跟着人也迅疾扑向了云汉。

云汉微微一笑，双眉一竖，眼中立现杀机，没等对方身形落稳，就迎着攻了上去。

杜雄的武功本来即比人家差一筹，一时的意气用事，冲上来就先错了章法，现又被对方占去了先机，登时闹了个手忙脚乱。

云汉此际的心意，是要在人前立威，更要在心爱着的人面前逞能，于是

双掌施展开来，势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激得满厅中风力旋卷。

杜雄一时失机，但总也是武林名家，三招过后，也就稳住了势。

但听那云汉一声长啸，厅上屋瓦为之震动，右手倏然拂在杜雄肚腹之上。

杜雄惨叫了一声，忽然跌倒地上，身躯蜷如虾，似是肚上剧疼难当，因此头脚都抽缩在一起。

阴司秀才冷焰跃到了杜雄身边，俯身看了一下，挺起身来，冷冷地道：“老杜完啦！鬼门关又添了个恶鬼。”

神爪彭立看了已死的杜雄一眼，心中一阵黯然，抬头就朝着云汉一瞪眼，道：“今天算这位兄弟战胜了。”

阴司秀才冷哼了一声道：“虽仗着一手牵机掌独占了夫人，但却是杀不尽此地群雄……”

云汉此时是神采飞扬，微微一笑，朗声道：“哪一位如果不服，不妨出来向兄弟挑战！”

群豪一阵默然，显然的，云汉这一出手，已震住了他们。

蓦然间，响起一声玉磬声，“当！”

耳边传来花蕊夫人的声音，道：“云汉！今天是你独占了花魁，来！扶我回房去。”柔声中，送过一阵兰麝香气，云汉不由心中一荡，身不由己的，举步向她走去。

气得厅中那些个人，眼睛发了呆，各自咽了一口唾沫，抑压住那股酸气。

云汉拥着花蕊夫人，缓缓地转向了厅后。

## 第八回

夺得了花魁，占尽了春色，成就一宵欢爱，魂飞九霄云外。就在两人缱绻爱悦，正陶醉在温柔乡中，花蕊夫人提出了任务要求。慢声细语悄悄地问道：“闻人说排帮欧阳清之女玉霞，为世间绝色，你可见过？”云汉是晕陶陶地已陷入在迷魂阵，自然地有问必答，应道：“我家同她世交，幼小时的青梅竹马，当然见过了！”“她可真美吗？比我如何？”轻声问，凝目视，等待回答。云汉道：“论品貌她要强上一筹，凭音致所差多多！”花蕊夫人媚眼倏地一瞪，娇声轻叱道：“你说她比我美？”云汉道：“只是容貌一般，其他怎及得我的媚娘。”花蕊夫人道：“可惜西陵峡没将她捉来，我真想和她比上一比，看看到底谁美。”云汉道：“除容貌之外，她怎比得夫人！”花蕊夫人道：“但是我决心要和她较量一番。”云汉道：“遇机会我当设法令你一见！”“不！”花蕊夫人陡地挣脱了云汉的怀抱，冷冷地道：“我要你即刻动身。将她捉来见我！”“即刻动身？”云汉惊愕地瞪大了眼……。花蕊夫人道：“是的，即刻动身，率领护花二使者，申连、郭亮，快去云门谷，但愿你马到成功！”

“云门谷！”云汉惊叫了一声道，“那是我自己的家！”

花蕊夫人阴冷地一笑，道：“就因为那是你自己的家，地形熟悉，才容易下手，所以选了你去。”

“这……这……”云汉不得不为之迟疑。

花蕊夫人嫣然一笑道：“快去吧！事成之后我有重赏，知道吗？……”

云汉闻言抬头，双目方一触及对方那笑容，心中倏地一荡，也不知道是什么一股力量，使他在恍惚中翻身站起来，愣愣地应了一声：“好！”

云汉就这样离开了三阳殿，起程赶往云门谷而来。

进谷时，他倒是小心得很，深怕碰上了他父云靖，掩掩藏藏，总算没有碰着什么人，慢慢地就接近了家门。

恰在这时，出来了他四弟云起。

小孩儿家眼尖，一眼就看出来是他，仓皇的一声喊，吓得个云汉魂飞天外，忙不迭就朝草丛里钻。

所以等云靖他们闻声跑出来时，看不见人了。

此时的姑娘欧阳玉霞，已被人领到云靖书房之中，当看到她父亲昏迷不醒，她哭喊了一声：“爹！”

一口气没有喘过来，人就昏了过去。

顿时忙坏了周氏夫人，赶紧急救，人总算醒过来了，但经过连日的惊骇奔波，欧阳姑娘已是疲累不堪了。

周氏夫人却是好心，对姑娘安慰了一阵，就命两个丫头和一个使唤的婆子，送姑娘到花园一处暖阁中静养。

正当她睡在床上，方将入梦，恍惚间见小阁中来了一人。

这个人她认得，正是她的二世兄云汉，立即惊醒了过来，冷冷道：“二哥！是你呀！来干什么？”

云汉心中似乎有些歉疚，闻言微微一怔，跟着脸上又现出一丝诧异阴毒的神色，笑道：“霞妹！二哥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欧阳玉霞闻言，使她感到十分的惊诧和不祥，但她乃是武林世家之女，胆气要比一般的女孩子壮了些，定了一下神，道：“我不想到任何地方去……”

云汉脸上浮起了一丝阴笑道：“那可由不得你！”

话声中，探手就去抓姑娘玉臂，她努力挣扎着，发出来一声尖叫。

叫声惊来了那婆子，慌慌张张跑了来，方问了一声：“小姐什么事呀……”一眼看见了二公子正然抓住姑娘，由不得就生了气，道：“二公子，你这可就不对了，小姐是客人，男女授受不亲，怎可这样拉拉扯扯呢？”

云汉倏地一瞪眼，喝道：“你哪管得这么多，去吧！”

喝声中，甩手一掌推出，劲风匝地而起。

就见那掌风处，那婆子身形忽然打个旋，然后全身酥软地跌在地上，双目紧闭。

那两个小丫头，一见云汉一掌打死了老婆子，尖叫一声，回头就跑。

没防到，云汉倏地松手放下了欧阳姑娘，呼呼两掌拍出，两个小丫头，一声也没叫出来，齐齐向左右分开，砰匐连声，各自撞在墙壁上，然后跌在地下。

欧阳玉霞目睹此惨状，不禁骇然又尖叫了一声。

云汉一探手，又抱起了姑娘，方待迈步出门。

在这时，云超云起两弟兄，方走到花园墙外，云起矍然道：“三哥！我听到一声惨叫呢！”

云超应道：“我也听到了，恐怕花园里出了事情，咱们去看看。”

两人说着，一起腾身越过园墙，一眼就看见云汉抱着欧阳玉霞，心中这个气可就大了，双双扑了上来。

此时的欧阳姑娘气得浑身发抖，她一点气力也用不上，心中恨得要死，倏然张嘴呸地一声，啐出一口唾沫来。

云汉把头一侧，那口唾沫擦着鬓边飞过。

但唾沫究非如同暗器般干净利落，仍有线星溅射在他脸上，他并不着恼，反而口中啧啧两声，笑道：“好……”

他一声未了，冷不防，欧阳玉霞反手甩过来一个耳光子，“啪”地一声，打得脆响。

这一来，云汉才生了气，双手一松，把姑娘摔在了地上。

欧阳王霞吃这一震，登时昏厥过去。

云汉见状，倏地想起自己此来的任务，方待再弯腰去抱姑娘。陡觉脑后风生，一股强劲潜力直撞过来。

云汉心中情怯，他不知身后来的是什么人，在这一家中，他最怕的两个人，一位是他父亲云靖，一位是他哥哥云霄。

所以他不敢和那袭来之人对敌，立将身形向上一纵，等离高到数尺之时，反掌一拍。

“蓬”地一响，两股掌力相交，他竟将敌人震开。

他就趁这时借力飘开，回头一瞥，见是自己三弟云超，另一边是四弟云起，正然双掌合拢，平推急袭而至，心中不由大宽。

他身形下落，未等双脚沾地，迅即掌化“平沙落雁”之势，往外按了出去。

“蓬”的一声响，他又斜斜飘开数尺，而那云起，吃他掌力一震，踉跄而退。

此际云超心在欧阳王霞身上，是救人要救，所以就扑向了姑娘。

云起性情较为暴躁，一见小阁内外尸横遍地，怒得连声音也喊不出了，猛取那邪恶凶毒的云汉。

一掌推出，却被震得踉跄而退，低吼了一声，欺身前时，左掌“手挥琵琶”，跟着右掌又以“方丁开山”之式，砸劈过去。

两招凌厉无匹，乃云家绝门掌法中的两式，掌力之重，足可以开山裂石。

云汉又一眼看到云超去抱那欧阳玉霞，心中大急，暗付：“自己如劫不走这丫头，回去怎样向教主交代，尤其那重赏……”

他不敢往下想，但也无暇分身，只好用了一招“结绝解困”双掌罩紧护住全身。云起双掌如奔雷般击到，“蓬蓬”两声，四掌相交，云汉大喝一声，内力激涌而出，云起抵架不住，蹬蹬蹬连退六步，地上现出两个脚印。

云汉这时已然横了心，身形捷如鬼魅，直扑云超。

云超本已伸手去搀扶欧阳玉霞，但云汉掌力已到，若不迎敌，是必先蒙其害，当下只好一肘向后撞出。

云汉早防到这一招，一手拨开了对方手臂，另一手五指已沾到云超背上。

云起一见他三哥要吃亏，翻手抽出龙形金鞭，喝叱一声道：“云门中的逆子，接鞭！”

喝声中，唰的一鞭打了过来。

云汉立时感到鞭风锐利，无暇加重掌力去伤云超，迅即收掌转开去。

小云起鞭发如风，唰唰唰一连几鞭，竟将云汉迫到了墙角。

就在这时，忽见两个劲装疾服的大汉，一掠两丈余，捷如飞鸟，扑到当场，喊道：“尊者休慌，申连、郭亮来啦！”云汉一见来了帮手，顿足腾身而起，飞纵在云起身后，叫道：“你们来得正好，这两个孩子交给你们了，要将他们擒住，一并带回总坛发落，我去收拾那小妞去。”

云超在这时，也拿出来兵刃龙形锁鞭，扑向申连。

这申连人称碎碑手，手中用一柄折铁刀，不能说是削金断玉，但一般精钢打造的兵刃，遇上了立被削毁。

他知道云门世家的武功，在江湖上是叫得响的，但却看不起云超。

他想：“凭这些毛头小伙子，即使有名师传授，也不会有怎么高的造诣。”

两人一动上了手，申连由于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何况还仗着一柄折铁宝刀，所以上手，就打算先切断对方金锁鞭。

云超这孩子，别瞧功夫比云汉差，那是因为他功夫没有哥哥深，何况云汉乃是早经内定的云门世家五代传人之故。

但要和申连比起来，可就高明的多了。

他早看出来对方的用心，故意把招式一慢。

申连心中大喜，折铁刀加力朝龙形金锁鞭的两条龙须上剁下。

云超早在金锁鞭上贯注了真力，等他刀刃剁中，却并不硬接，金锁鞭立被剁得落下了一节。

这一来，申连可不是傻子，已觉出有些不对，因为他一刀剁下，感到右臂有些微麻，再瞧刀锋上，已有了玉米大的一个缺口。

第一招申连就上了大当，这才明白人家这条鞭竟是一件宝物，却比自己的折铁刀强上几倍，心中不禁起了一股怯意。

可是云超得手不让人，金锁鞭立即递上了招，更是一轮猛攻。

刹时间，已逼得申连手忙脚乱，不要说还击了，连招架都有点来不及了。

另一边的云起，心中却憋着一口气，一接上了郭亮，就立下杀手，第一

招鞭刀相撞，就把郭亮震开了两三步去。

那云汉可深知道两位弟弟的功夫，他存心要令这两位护花使者替他挡灾，他好趁机掳了欧阳玉霞走。

就在他弯腰方抱起昏迷中的欧阳姑娘，刚迈了一步。

“老二！把霞妹放下来！”这一声可吓出了他头上的冷汗，听声音就知道是他大哥云霄到了。

他方一迟疑，倏觉一股轻风从侧面吹过，跟着就见一人影一晃，定眼细看，真的是他大哥云霄。

云汉一见到云霄，可以说已吓得他三魂出窍，松手丢下了手上的欧阳玉霞，纵身就跑。

云霄这时要是打算追他，十个云汉也逃不出手，但他这时却关心着欧阳玉霞的生死，忙即从地上抱起了姑娘。

欧阳玉霞被云汉这一摔，人却跌得醒转过来，“哎呀”了一声，抬头一看对方正要抱她，也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人，张口就咬了上去。

云霄不防，还真被她咬了个正着，也是“哎呀”了一声，跳了起来，叫道：“霞妹！你……你……”

欧阳玉霞听出了声音，再一细看，才知自己咬错了人，一时间、羞、愧、气、恨，齐涌心头，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云霄这才看出两个小弟弟，正然和贼人恶斗，高喊一声道：“老三，老四，加点劲，不能让这两个人跑了。”

云超笑道：“大哥，你放心吧，跑不了，要走，他得刮着旋风走。”

他说着话，把一柄龙形金锁鞭的招数，施展得一步紧一步，申连有两次被那两撇龙须擦着脑袋掠过，头发纷纷飞落，头皮上感到冷森森的一阵疼痛。

那郭亮人称神箭手，他和云起相斗，也自然不是敌手，但他仗着自己的神箭，射得远，瞄得准，又能连珠发出，尽管在兵刃上已落下风，却打算一显他神箭绝技，要把云起毁在神箭之下。

于是，他在勉强支持了十几招后，一声不哼，藉右手挺刀前刺的机会，左手突起，两支袖箭，冷不防地射出，直奔云起咽喉。

云起“咦”了一声，这并不是他害怕，而是奇怪，心想：“这些人别看都是几十岁了，心肠怎么这样地阴险毒辣，竟然默声发出来暗箭。”

袖箭十分劲急，而且是射向要害。

他冷哼了一声，当下哪敢怠慢，金锁鞭上那根龙发，一抖一震，两支箭全被格落。

这一来，小云起脸都气得青了，破口骂道：“臭蛋尿，云四爷今天要你活着出了云门谷，我就一头撞死。”

郭亮一见两箭落了空，又听云起这句话，由不得心头一冷，再又四下打量了一下，见云汉早已跑得没了影几，申连的处境也和自己差不多，心中就更慌了。

但是他可不愿死在人家的金锁鞭下。

因为天蝎教那十二花姬，他一个也舍不得。

心中一动，决心死里逃生，迅疾以连珠手法，又射出来三支袖箭，希望阻止对方追赶，自己好迅速转身飞纵逃命。

他想的倒是不错，无奈碰上了小云起，刁钻得都离了谱啦，一见三支袖箭射来，用了一式“探手捉云”的手法，三支箭全都入了掌中。

而那郭亮趁这机会，也已逃出去三四丈远近了。

云起高喊了一声“打！”

左手一场，一支袖箭就动急地挪出，射向了郭亮的后背。

郭亮可并非外行，一听金风疾动，就明白人家的手劲，比起自己的弹簧射出的力量，可要大得多。

心惊之下，还是忘不了逃命，他上身微侧，腰部使劲，往右斜纵出去。

在他以为这样尽可躲开掷来的袖箭了，只要再出去两丈，自己的这条命就保住了。

哪知，他身形方起，云起二次高喝道：“打！”手中另外两支袖箭，闪电般急甩而去。

郭亮能在天蝎教中为护花使者，其功夫足见不弱，赶忙地一伏身，却为时已晚。

但听“蓬蓬”两声，袖箭竟射中了他的后背，入肉有两寸来深，他哪能受得住。

本来他是从空中突然下伏之势，被那袖箭的冲力一击，摔出去八九步远，一声惨号，真的驾起旋风，进入鬼门关去了。

另一边的申连碰上了云超，这孩子的性情有点像他大哥云霄，遇上了敌人，宛如猫儿捉到了老鼠，总得先玩个够，然后再下辣手。

所以在交手之初，虽然被逼得手忙脚乱，但并不难堪，等云霄喊出不能放脱一人时，云超的鞭招立变。

唰唰唰，神鞭三招递出。

申连可就惨了，两袖和衣服的前襟，各被削去了一大块，简直不成个人形了。

到这时，云超才下辣手，嘻嘻笑道：“你该走了吧，你们那位同伴怕已是等得着急了呢？”

申连一听，远以为云超放他逃命呢，心中一宽，方说道一声：“申某人今生此情不忘！”

话音未落，云超金锁鞭抖起来敲中了他的手背，使折铁刀脱手，跟着那两条龙须倏地挺起，夹住了他两腿之下，贯注真力，抖手将他扔出去三五丈远。

就在这时，忽然有人高喊了一声：“好个狠辣的娃儿！”

两弟兄闻声方一惊，就见从矮树丛中，现身出来六个人，乃是那踏波无痕奚平、巧手方朔韩翊、杨海平、施琳，还有一个人是他父亲云门四代宗主云靖。

云超一见是老少爷们几个，一撇嘴笑道：“奚伯伯最喜欢褒贬人了，这种没有天良的贼人，不干掉他，难道留他去害人？”

奚平笑道：“好小子，敢同老夫顶起嘴来了。”

云超接口笑道：“顶嘴我们可不敢，不过我三哥说得是理呀！”

云靖道：“你们二哥呢？”

云超道：“跑了！”

云靖长叹了一口气，道：“唉！我云靖不知缺了什么德，会生下这样个畜生来。”

他这一负气自责，空气立时就沉闷下来。

巧手方朔韩翊哈哈一笑，打破了这沉闷的空气，赞誉着道：“我老偷儿

今日者才得一饱眼福，见到了云门绝技，这一趟云门谷没有白来。”

踏波无痕奚平接口笑道：“我看你是白来定了，云门绝技岂能是看的？”  
韩翊道：“怎么？那两位小世兄施展的不是云门中的功夫？”

云靖道：“他们这两条倏鞭，乃是癡仙凌浑所赠，手法也是他所传，说起来惭愧，本门手法就单传一人，乃是那畜生云汉。”

韩翊道：“那么说来，大世兄的一身功力，也非云门武功了？”

云靖点头道：“蒙癡仙赏识这孩子，许以衣钵传人，他一身的功夫，全是癡仙所传……”

奚平插口道：“难得的是连气质也毕肖得很呢！也是个老饕馋鬼。”

“亏你还是伯伯呢？人家不就这点毛病吗？全让你抖出来了。”

人随声现，墙角暗处闪出云霄，又悄声向云靖道：“爹！请你快去看看欧阳伯父吧！他父女……”

云靖不待他把话说完，立时就向奚平道：“大哥，走，咱们看看去！”

一行人立时折转头，回到前宅静室一看，大吃一惊。

就见病榻上的欧阳清支起上半身，瞪大着眼，样儿十分可怕。

云靖见状，先就慌了，忙扑了上去，搀住了他，喊道：“大哥！大哥！你……你醒醒！”

奚平也赶忙过去，给欧阳清推拿了一阵。

欧阳清“哇”地一声，张口吐出来一口鲜血，缓缓地道：“霞儿……霞儿……霞……”

云靖瞪眼看着云霄，道：“你霞妹妹呢？快去找她来。”

云霄见状一怔，道：“我是将霞妹抱到这里来的呀？她人呢……”

欧阳清喘哼着，断续地道：“云汉……那……小畜……畜生……”

在这时，蓦又听到隔室一阵吵嚷，云霄翻身奔了去，不一阵工夫，同着云超、云起进来，脸上都带着愤怒之色。

云霄道：“老二掳走了霞妹妹……”

云超道：“牵机手点倒了母亲……”

“反了！反了！”云靖不等两兄弟话落，已然振吭嗔目大吼起来，接着就向云霄道：“霄儿，你立即动身，将那奴才给我捉回来，我不将他碎尸万段，誓不为人。”

云霄应了一声，轻身出去，简单地收拾了下，立刻离开了云门谷。

云超云起两兄弟，暗中一商量，也悄悄地溜了。

巧手方朔韩翊，也向云靖告辞，领着杨海平、施琳，出了云门谷，奔向中天池，去看醉司命顾天爵。

云霄出了云门谷，一眼望去，四外茫茫，拿不住主意往东往西，究竟云汉盗走了欧阳玉霞，是走向了何方？

他心中思索着，脚下也就加快，风一般飞奔下去。

他在没拿定主意之先，仅仅是不知道向何方去的好，这一打定主意，独自在荒野中奔驰着，没有旁的事情分散心思。一心想到了欧阳玉霞的安危。

假若她有个什么不幸，或者中了敌人邪术而陷入深渊难拔……

须知他和欧阳玉霞自小青梅竹马，情愫早生，是以一涉及此，登时焦急得心头意乱，恨不得立时就将心上人追回来。

他迅如奔雷掣电般奔驰，天色已然黑了下來，四下里朦胧一

片。

忽然一阵轻轻车声遥遥传来，他心中一动，登时将脚步加快，飞纵而去，同时双目射出闪闪神光，四外打量。

但见几里之内，毫无可异动静，车声也早已静寂，心中不禁大感诧异，脚步也渐渐慢了下来。

蓦然间，路边闪出一条人影，挡住去路。

云霄神目匆匆一瞥，已看出面前站着的，是一位白衣佳人，婷婷俏立，那双眸子之中，射出一股冷澈的寒辉。

她动也不动，望着云霄，闹不清她在这位放荡不羁、英俊潇洒的男子面前，心中是什么打算……

云霄潇洒地笑了一下，道：“难得，又在这里碰上了姑娘。”

那白衣女郎正是天蝎教中的长春公主，她闻言冷冷一笑道：“这有什么难得的，你随时都在我们掌握之中。”

云霄笑道：“只怕你对我是无能为力，脂粉阵迷不了我这鲁男子。”

长春公主冷冷地道：“你别自视太高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云霄笑道：“但对付你，却是绰绰有余。”

长春公主闻言，面色倏地一变，冷冷地道：“你可知今晚我有多少人在此？”

云霄爽朗的一笑，道：“云某从来不怕人多！”

长春公主倏地一沉脸，道：“我知道你是癫仙的首徒，本领很大，但我自然有扼制你的把握……”

又道：“你也知道我并不是要你害怕，而是要你看清事实而已……”

云霄道：“事实摆在面前，我已看得十分清楚，只不知你打算怎么对付我！”

长春公主道：“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就放你安然离开此地。”云霄哈哈大笑道：“云某人一向从不答应人家任何事，除非你先答应我一件事，咱们才有商量。”长春公主道：“什么事，你说来听听。”云霄道：“立即将你们掳走了的欧阳姑娘交出来。”长春公主道：“你和她有什么关系？”云霄道：“同家兄妹。”长春公主忽然微笑起来，她这一笑，真是容颜焕发，艳丽无论，令人魂消，入在云霄眼中，感到端的是美丽迷人。她笑意未收，轻咳了一声，道：“我猜她必是你未来的夫人，你很爱她，对吗？”云霄道：“就算你猜着了，可否立刻放了她。”长春公主道：“可惜不是我下的手，但我可以替代查一查，只不知她被何人所掳，可惜你这位大英雄，也无能护花。”云霄苦笑了一下道：“家门不幸，出了个逆弟云汉，麻烦却找向了自己的家。”长春公主道：“你说的可是那傻小子，云门世家的五代传人，真没想到他竟然对本教这般痴忠。”云霄冷哼了一声，道：“我看他是自掘坟墓，自绝于人。”长春公主道：“但在本教，他却要受到尊敬和荣宠。”云霄道：“妖魔小丑，舛背人偷，难成气候，得你们的看重，无异是饮鸩止渴。”长春公主妖嗔道：“你敢侮辱本教！”云霄倏地豪气飞扬，朗朗道：“我还要荡平奸丑，扫尽妖气。”“今天先叫你血溅荒郊！”长春公主怒喝了一声，倏然欺身抢上，右手一招“飞星掷月”，指掌风力如剪，罩住云霄右边身躯的经脉。

她这一招，使的竟然是内家上乘，斩经截脉的手法，奥妙凌厉已极。

同时她那右手，可也没有闲着，用了一招“钻冰求鱼”，迅若奔雷般猛

击过去。

云霄见她忽然出手，用的竟是落莫九式的招数，毒辣异常。

他哪敢怠慢，疾如垦火般旋转半身，右臂斜划了出去，臂上风声劲锐，宛如神剑仙兵，使人不敢生硬接之心。

这一招非同小可，乃是当年癫仙凌浑成名武林的绝技，先天混元十二式中的一招“天罡手”，不但封蔽住自己的全身，且还威胁到对方。

长春公主见状，迅疾撤回左手的斩经截脉手法，单用右手的落莫大九式中之“钻冰求鱼”一招，连着化出四式，从四方八面攻上去。

可是云霄的臂影如山，处处封住，竟是无隙可乘，迫得她无法不跃退数步。

云霄也收势退后两步，笑道：“你突然出此毒手，可惜未能如愿。”

长春公主冷冷地道：“你今天也难逃得性命！”

她说着轻拍了一下玉掌，慢声唤道：“请二七现身！”

黑暗中突然飞起两道黑影，轻轻无声地落在长春公主身前。

云霄扫目一瞥，见现身的是两个老头儿，长相有些相似，全都是双目清明，尖削颌下留着山羊胡子，手中各持一支青竹杖。

长春公主道：“云霄！你可认识这两个人吗？”

云霄昂首阔视，一副傲气凌人的样儿，道：“云某所识全为正人君子，草莽野人识之无几，不认得！”那两个怪老人闻言，齐齐在鼻孔中冷哼了一声，左边的一人首先并腔，冷冷地道：“好大的口气，竟敢不把我兄弟放在心上！”云霄道：“你们是什么东西？”那老人道：“你可听说过洱海双怪！”云霄闻言心中倏地一惊，忖道：“怪不得天蝎教的声势有这么大，连洱海双怪都被网罗了来……”洱海双怪乃是孪生弟兄，老大名叫风怪刁琅，老二名叫雨怪刁琊！幼遇异人，练得一身功夫，在江湖上，名气却也真不小。云霄明白了对方是什么人之后，心中就又盘算道：“以对方三人的功力，如交起手来，我云霄今晚休想闯过此关，哼！不妨激他们一下，也许能予我以可乘之机。”心念动处，哈哈笑道：“什么洱海双怪，亦不过是江湖未流，虽听人说过，也早已如风过耳，谁还记在心上不成？”他话音未落，双怪已然跳了起来，气得哇呀乱叫，果然被他激得火冒心头。须知这两个老怪物，在武林中，自视甚高，别的人瞧他们不起，还没有什么，但云霄只不过二十来岁武林晚辈，竟然也看不起他们，哪能不气？长春公主道：“云霄！你也太狂妄了！”云霄朗笑一声道：“狂妄？哈哈！对付你们这些武林财类，这还是客气呢！”长春公主道：“你自问可以抵挡得了我等三人？”云霄道：“笑话！只怕你们三人拦不住我云某人！”长春公主道：“休把话说满了，你今晚就算是跪下哀求，也不会让你活到明日天亮。”云霄道：“虚声恫吓算什么能耐，有本事就动手吧，云某今晚要以一双肉掌，会一会一妖二怪！”

长春公主闻言轻皱了一下眉头，抬玉掌轻轻一掠散鬓乱发。

那洱海双怪各自一顿脚，分头飞开，成一个品字形，把云霄围在当中。

云霄暗暗运先天罡气，心付：“这一战关系着自己的生死事小，能降住了他们，对于今后武林中的安危，裨益甚大……”

他一念未已，长春公主已亮剑先出手。他见她一剑划空而下，寒光连闪，冷气浸浸。

云霄知道对方乃是花仙仇贞的弟子，武功实有独特的传授，尤其她那剑上更是另有诡异的名堂，哪敢出手封拆，是以脚尖微一用力，便已移开数尺。

左边的风怪刁琅阴声喝道：“小子！这边路不能行！”

喝声中，青竹杖挟着一阵阴柔之劲，疾扫过来。

云霄可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一见青竹杖扫到，他闷声不响，左手猛劈出去，“当”的一声罡气如迅雷忽发，激撞而起。

风怪刁琅真没看出来，眼前这美书生，竟有如此的功力，由不得面色一变，一面舞杖化解，一面纵避开去。

刁琅这一退，长春公主和雨怪刁琊，剑杖各飞，同时攻上，只见劲风激旋，声势极为骇人。

云霄倏地一声长啸，左臂招化“风后令”，居然拆解了对方这番攻势……

攻守之间，乍合便分，风怪刁琅立又扑了上来，青竹杖点向云霄左肩，出手之快，宛如闪电奔雷。

云霄招演“迎风送爽”，先封住了敌杖来路，同时之间，右掌使出罡气，疾拍向雨怪刁琊。

在这时，“嗖”地一声，长春公主的剑尖，已向他腰肋刺到。

好个云霄，他一招封住了风怪刁琅的青竹杖，在此际，他居然还能够分化招式，身形手臂微转之际，又把长春公主乘虚而入的剑挡出门外。

这么一来，他那右手发出的罡气，就不得不撤了大半威力。

雨怪刁琊以独门武功，化解开一掌之后，跟着揉身疾上。

转眼间，三位武林高手，三般出奇的兵刃，漫天匝地，裹住了云霄，力攻不休。

云霄奋起神威，拳掌兼施，力拒强敌。

他们这一阵，真有天翻地覆的威势，单是他们所发出的真力，已激出震耳的吼啸声，直径五丈以内，不但砂石飞走，还有一些树木山石，都纷纷折断，旋抛出去好远，好远。

黑暗中忽然出现一条人影。

这个不速之客，居然一直走入四位超级高手始发招数间的劲风潜力力道之内。

只见那身紫裳，飒飒飘飘，慢步如行云流水，分明是个女人。

她像是根本就没有发觉四人恶斗，或者是见这四人打得凌厉，走近些能看得清楚。

长春公主等人一眼瞥见，倏地一惊，不觉就微微分散了心神。

须知此刻在他们五丈以内，树木山石都摧折纷飞。

这个女人既能走入五丈以内，即可知她的一身功力，就非一般武林高手所可比拟了。

长春公主等人心神一分，云霄立觉对方压力减轻不少，神目一转，也就看清楚了那个突然出现的女人，当下立即明白，何以压力忽减的缘故。绝不会是天蝎教中人，因为，如果是他们同路之人，绝不会为之分散心神……

他念头如电光一掠，左手陡然使出武林绝传的“万象三式”，圈指一弹。

这一指弹出，正好遇上风怪刁琅的青竹杖，立被弹个正着，“笃”的一声，直荡开去，登时间门户大开，只须云霄一进招，他就得尸横当场。

雨怪刁琊是手足关心，一见他哥哥势危，轻吼一声，手中青竹杖抡个半圆形，直扫云霄要害。

同时，长春公主的一剑，也直刺过来，双攻云霄。

在这种情形之下，云霄本已向刁琅进招逼去，但眼前就不得不先谋自保

了，哪还顾得伤敌。

紫衣女郎突然叫道：“云霄，你不行了，还是快点逃吧！”

云霄冷哼了一声，道：“姓云的没练过这一招！”

紫衣女郎道：“可要我助你一剑？”

云霄道：“那是你的事，姓云的不领情……”

在他们说话之间，场中的四个人，已攻守了七八招，云霄的形势，已是大显危殆。

那紫衣女郎美眸闪动出一种奇异的光芒，突然间，亮出来背上长剑，清啸一声，人随剑走，化为一道银练，直取长春公主。

正激战中的人，迅速扫目一瞥，全都深深惊讶不止。

但见那紫衣女郎剑光精芒耀目，虹射而至，但这取剑身法，已是武林罕见的高手，剑家中的大豪。

她这一剑威力十足，那长春公主心中一执，一顺手中剑，蓦然间，纵迎上来，剑掌齐施，在空中加以堵截。

双方两长剑徽一相触，冒起好高的火星。

紫衣女郎手中之剑，宛如鱼龙漫衍，火树银花，千变万化，霎时间攻出了七八招，招招都是奇正相生，虚实相应，凌厉之极。

长春公主的一柄剑，也幻出千百条银龙，凌空张牙舞爪，同是她研掌抓出了一掌“秋风扫”。

须知长春公主一身功夫乃天山花仙所传，“秋风扫”更是天山神功，最难练的一种先天真气，始以一掌推出，宛如迅雷忽发。

紫衣女郎恃着奇绝一世的剑法，竟然卸消了长春公主这一掌，且似乎仍有余力，攻守自如。

此际云霄力战洱海双怪，不知不觉间，竟然都停下了手，注目观起战来。

紫衣女郎娇声叱道：“姓云的，你在干什么？要打就打，不打就快些逃命，姑娘可不是来表演给你瞧的。”

云霄郎笑了一声道：“姑娘好高明的剑法呀！”

长春公主冷冷地插口：“你这丫头呐武功不弱，可敢报出个万儿来。”

紫衣女郎咯咯一声娇笑道：“你怎么叫我丫头呐，难道你是个小儿子吗？我的名字不愿意给人知道，你就喊我阿姨？”

长春公主倏地一竖眉，娇喝道：“你是谁的阿姨！”

紫衣女郎道：“你管得着吗？你若要这样叫我，我还不答应呢！”

洱海双怪风怪刁琅阴声道：“我看这丫头必是有见不得人之处，所以不敢以名示人……”

紫衣女郎笑叱道：“见你的鬼哟，姑奶奶的行事为人，不知比你们洱海双怪高上几百倍，存心要我报出名来，会吓跑了你们。”

长春公主陡然凝聚功力，一剑刺出，同时娇喝道：“不敢报出名来也由得你，但本公主却想知道，你为何要出手帮助姓云的。”

紫衣女郎笑道：“谁出手帮助他了，我是在和你争斗，咱们谁

180 打赢了，他就归谁，这样公平吧？”

长春公主道：“争他，他有什么好争的？”

紫衣女郎道：“难道你不爱他？”

长春公主芳心一惊，冷冷地道：“鬼才爱他，而且本教教规，我是不准爱任何人的！”

紫衣女郎冷哼一声，道：“违心之论，欺人之谈，你不爱他，为什么深夜追踪，你们教规不准你爱人，我不信你会丫头终者。”

长春公主道：“那有什么不信的，我看爱他的是你吧？”

紫衣女郎道：“你只猜中了一半，真爱他的另外有人，不过我也不讨厌他罢了。”

两人虽在说着话，但是手下可不停，招招都是狠毒已极。

云霄听两个人说的话，心中荡了一下，但人是癡仙的徒弟，难抑其任侠放荡之情，哈哈笑道：“我云霄却不是件物品，任你们争来争去，就是你们争到手，我不愿意也不行呀！”

紫衣女郎娇喝道：“你敢不愿意！”

这一声娇喝本是对云霄而发，可却向长春公主使上气，一声出口，长剑挥扫出去。

这一剑威势十足，力道猛烈已极，逼得长春公主疾然飘退。

紫衣女郎更是剑出如风，跟踪又上，招发连环，紧紧迫了上去，七八招下来，长春公主形势更是不利了。

洱海双怪见状愕了一下，齐齐喝了一声，两根青竹杖，激起一圈劲风，扑向了紫衣女郎。云霄突然长啸一声，快如闪电般地跟了上去，投入在剑影杖风之中。

紫衣女郎倏地一声叫道：“哎！你怎么不亮剑呐？”

## 第九回

且说那洱海风雨双怪一见长春公主势危，舍下了云霄，一齐扑向了那紫衣女郎。

云霄他却不能坐视，突然长啸一声，快如闪电般，纵了上去，左掌发出罡气，右臂挥舞如剑，投入剑气杖影之中。

这一来，他们各人都换了对手，云霄一掌逼退了长春公主，风雨双怪却扑向了那紫衣女郎，双方打了个势均力敌。

紫衣女郎倏地又叫道：“云霄，你怎么不拔剑？莫非你带的是柄废铁？”

云霄淡淡一笑道：“我还不想用剑！”

他话音甫落，那紫衣女郎陡地冷哼了一声，道：“我不信你不用剑！”

话声中，她一剑逼退了那风雨双怪，身子凭空跃起两丈来高，空中打了一个转侧，玉腕翻处，手中剑化作万点寒星，由上而下，朝云霄兜头罩下。

云霄以一双肉掌，对付长春公主的一柄剑，本来只能打成个平手，这一凭空来了个救星，可就有点不行了。

加以那紫衣女郎攻势劲厉，足才落地，迅疾欺身逼进，手中剑连续递出，“迎风捧日”，“凤凰点头”，招招都狠辣已极。

但见银芒颤动，寒光飞舞，配合着她那轻灵的身法，一着占先，步步逼紧。

另一边那长春公主也乘势急攻，一柄剑也是疾如风雨般，圈罩住云霄的身形。

转眼间才几个照面过去，云霄已感到不亮剑已是不行了，这样打下去，自己太吃亏。

但当他一念未了，还没有翻手亮剑，洱海风雨双怪也冲了上来，双杖连环，划风生出一阵阵尖锐的啸声，慑人心魄。

紫衣女郎咯咯一声娇笑道：“云霄！你还不亮剑吗？”

云霄冷哼了一声，倏地一拳捣出，劲风飒飒，冲开了风雨双怪的两支竹杖，心中微惊，扬声笑道：“对付你们还用得着亮剑吗？”

一语未完，突然感到一阵极为强烈的剑气，偷袭而至，登时心头一震，由不得后退了三五步，以求护身自保。

目光一扫，敢情是那长春公主从侧面攻到，剑上光华强烈，逼人生寒。

紫衣女郎忽然又是一声娇笑，道：“我就不信你不亮出剑来，除非你不懂得剑术。”

她娇笑声中，也抡剑袭到，那风雨双怪齐吼一声，舞起竹杖再又攻上。

刹那之间，剑光闪掣，杖影漫空，把个云霄紧紧罩住，片刻之后，他已发出了喘声。

云霄到这时，才深深感到不拔剑是真的不行了。

于是，左掌先打出一股罡气，右手翻腕去拔剑出鞘。

哪知，这太阿神剑乃较一般的剑，要长出七八寸，普通的剑，都是三尺，所谓三尺龙泉，惟是这太阿神剑长有三尺八寸。

就是因为这剑异常，从肋下向外抽，无论怎样，也不能抽得出来。

但是那长春公主此际也感到力竭了，可是她已激起了一股妒恨之心，半声不哼，一味地拼命进攻，剑剑都是凶毒招数，逼得云霄手忙脚乱，无奈剑又拔不出来。

在这种情形之下，心中又急又气，头上可就见了汗，但仍在一个劲地向外抽剑，岂奈只能抽出来三尺一二寸，锋刃依然脱不了鞘。

长春公主看出了便宜，找到一个空隙，一剑刺入，直扎云霄胸膛，同时，那风雨双怪的两根青竹杖，也从他身后，裹风卷到。

云霄禁不住急愤交集，突然大喝一声，放弃了拔剑的念，翻身撤步，呼呼拍出两掌，逼退了双怪，才勉强让开了长春公主一剑。

双怪乍退又上，长春公主也奋起全身功力，硬拼硬拆，逼得个云霄连还手劲都没有了，只是一步步地向后退。那紫衣女郎却悠闲地站在一边观战，一见云霄势危，提剑跃了过去，举剑下跳，架开了长春公主刺入的一剑。

长春公主怒哼了一声，又转向那紫衣女郎疾攻过去。

紫衣女郎咯咯一声娇笑，嘴里哟了一声，道：“小妹子，你真狠哪！”

她说笑道，未见怎么移步，肩头微动，人已转到长春公主的身侧。

长春公主此际虽已感到力竭，但她养成冷酷个性，又是受人尊崇惯了的，怒哼了一声，翻身腾空而起。

她身在空中，腰肢儿一使劲，又转向那紫衣女郎身前，脚尚未着地，剑已出手，全身劲力透达剑尖，猛刺紫衣女郎的咽喉。

她是由空中下投，一剑却刺了个空，蓦地却觉着粉脸儿上，被人拧了一把……

赶紧地一挫腰，迅疾举剑上撩，这一招快是不得再快了，哪知，仍又撩了个空，就知不好，急忙撤步后退。

另一边的云霄，被洱海的风雨双怪两支青竹杖缠着，他感到不易支持了，但却苦干拔不出剑来。

在这时，黑暗中人影闪动，跟着纵出来八个人。

云霄俊目扫处，见那八个人一色的黑布短装，面上也都用黑布蒙着，只露出一双眼睛，每人的腰间，都束着一条白腰带。

他们是高矮俱有，每个人的手中，都持着一把劲弩，并且均已拉满了弦。

随着这八个人的出现，那长春公主和风雨双怪，也各舍弃了敌人，纵身投向黑影中去。

云霄却不由一怔，眼看着那长春公主同双怪隐走，他却不能去拦截。

只因这时，他们占了先机，自己如果扑过去拦截，那八人劲 齐发，在这等情形下，云霄绝无闪避的可能。

紫衣女郎朝云霄瞟了一眼，冷冷地道：“云霄，你有剑而不能，白白放走了敌人，还逞什么能耐？”

云霄苦笑道：“只因敝剑太长，无法抽出。”

紫衣女郎冷冷道：“自己手上兵刃，以合手为先，怎么会找个无用之物，莫非你那剑是偷来的？”

云霄道：“云霄还没有那等下作，剑是故人所赠，乃是件神物利器。”

紫衣女郎道：“既是神物，必有来路……”

云霄道：“剑名太阿，乃秦皇当年故物，圣手摩什雷老英雄相赠……”

“太阿剑？”紫衣女郎乍闻是太阿剑，吃惊地叫了一声，眼眸连眨之下，道：“云霄！你可曾读过荆轲刺秦王的故事？”

云霄诧异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紫衣女郎道：“秦皇当时是否身带此剑？”

云霄昂首想了想道：“可能是带的此剑！”

紫衣女郎微微一笑道：“那你一定记得‘太阿倒持’这句话了。”

“太阿倒持！”云霄闻言低念了一声，蓦有所悟，立将剑鞘斜向后背上背，探右手握剑柄……

就在他欲抽未抽之际，长春公主插口道：“紫衣丫头，你的话可讲完了没有？”

紫衣女郎笑道：“怎么？莫非你起了妒嫉之心？是你把他让给我的呀！你如不走，我却找不到这样好的机会呢！”

长春公主冷叱一声道：“我为什么起妒嫉之心，他与我仇深似海。”

紫衣女郎笑道：“那你是不喜欢他了？”

长春公主冷冷地道：“我恨不得生食其肉！”

云霄闻言朗声大笑道：“可惜我的一身肉苦涩难咽，难合你公主的口味，但我却有活捉你的决心……”

他说着话，就举步向前逼去，右手仍抬起过肩，握着剑柄。

一个黑衣汉子倏地厉声喝道：“云霄！你再走过来的话，别怪我们连珠箭不留情。”

云霄经对方厉声这一喝，真的停下了脚步。

紫衣女郎接口道：“云霄，你踌躇不进，莫非是怕死？”

云霄陡地又是朗声一阵大笑，道：“想我云霄自出道以来，历经险阻，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紫衣女郎道：“那你怎么却逡巡不前？”

云霄笑道：“我是因已听出来对方口音，乃是我云霄所认识的人。”

长春公主接口冷冷地道：“你认识的人多得是，莫非打算攀交情，饶过了你这一劫……”

紫衣女郎道：“也许是用缓兵之计？”

云霄一听勃然大怒，右手往上一举，响起了一阵龙吟之声，跟着就见一道青朦朦的光华，霍的一亮，长剑出鞘，那剑光芒尾，立似灵蛇一般，精芒伸缩，暴长出二三尺长，黑夜之中，分外光

明。

真个是人仗剑势，剑助人威。

云霄豪气冲霄，仰天大笑道：“对付你们，也用得着那样脓包，这阵仗也吓不倒我，未免太把云某人看低了。”

另外一个黑衣人道：“云霄你估量一下，我等手中之箭要伤你的话，的确不易，但你如敢迫近，八箭齐发之下，只怕你也招架不了。”

云霄心中一动，又是仰天长笑道：“你还有自知之明，凭你们那八支淬毒劲箭，是也奈何不了我云霄。”

紫衣女郎似有些不耐，冷然道：“云霄，你这么装腔作势，究竟是什么意思？”

云霄闻言一怔，跟着又是剑眉一扬道：“姑娘！你这样的推波助澜，两面挑拨又逼我亮剑，又是什么意思呢？”

紫衣女郎笑吟吟地道：“我方才见你已落下风，忽然想起了一事，不得不出手助你。”

云霄剑眉一皱，想不起和这紫衣人在何处见过，会有什么事值得她出手相助……

他忍不住问道：“是什么事呢？”

紫衣女郎道：“你心中有事，是要追寻一个人，可对？”

云霄不由暗吃一惊，心忖：“自己的事，她怎会知道？……”

但虽是这样地暗中吃惊，也由不得点了点头。

紫衣女郎又道：“你走在这里碰上了他们，身沦重围，看来已无法突围逃出，可对？”

云霄略一沉吟道：“情势真是这样……”

紫衣女郎道：“只是因那长春公主对你动了情，当时没有发动埋伏，否则怕你早已成了阶下囚了，所以我才逼你亮剑，你看，埋伏不是发动了么？”

云霄想了想，那紫衣女郎说的一点不错，坦然道：“你说的不错，埋伏如早发动一个时辰，我是真的走不了啦！”

长春公主冷哼了一声，道：“就你现在也不见得就能走得了！”

云霄哈哈笑道：“此时嘛，云霄一剑在手，任你千军万马，只怕也难阻得住我！”

长春公主道：“你可知道，紫衣丫头她也没有安着好心！”

紫衣女郎咯咯笑道：“你这丫头也不傻呀？实告诉你吧，我这次出世，为的就是找云霄比剑，假使我刚才看了他的功力之后，自认赢得了他，那就会助他了……”

长春公主冷哼了一声道：“你自认赢不了他，所以就爱上他了，对吗？”

紫衣女郎笑道：“你猜的也对也不对，如不是你对他动了情，我却不愿随便去喜欢一个人。”

风怪刁琅阴声一哼道：“臭丫头，你别想得太如意了，江湖上有天蝎教在一天，谁爱上这小子，准得她一生都处于忧患之中，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紫衣女郎轻晒了一声，纤纤玉手，倏地一挥手中剑，划风发出了一响尖锐的刺耳的震弹之声。

她淡淡地道：“我还没把天蝎教看在眼里，更不怕你们找麻烦，现在我郑重地宣布，我是爱上云霄了，看你们有什么方法吧！”

这姑娘脸皮可真厚，爱人之言，也有随便向人宣布的，连那放荡不羁的云霄，也有些脸上发热了。

长春公主却冷晒了一声道：“你好厚的脸皮啦！可问过人家，也爱你吗？”

紫衣女郎道：“你不相信吗？我猜他一定是会爱我的！”

长春公主道：“那却不见得，你可敢当面问他？”

紫衣女郎道：“你和我赌个什么东西？”

长春公主却迟疑难答，因为这个东西，赌与不赌，和她实在没有什么利和害，但她心底深处，却有一种难抑的气愤。

突然冷哼了一声，娇喝道：“放箭！”

她这一声令下，确实出于云霄和那紫衣女郎的意外。两人赶紧舞起剑来，一阵拨打，八支箭全都落空。

云霄陡地一声长啸，身形闪处，就在那八个人方抽出来第二支箭，还没有搭上弓上，他已到了近身五尺以内，喝道：“你们还不停手吗？云霄可要大开杀戒了。”

八个黑衣汉子闻言，全都怔住了，一齐瞪眼看着那长春公主。

长春公主幽幽地叹了一口气，道：“大家停手吧！……”

那八个黑衣汉子闻言，动作如一，齐齐将弓垂向地上。

云霄豪放地一声长笑道：“你们那连珠箭，伤得了云某人吗？”

长春公主阴沉地瞪了云霄一眼，冷冷地道：“算你运气好，一上来就占了便宜……”

云霄笑道：“怎么？你还不服吗？”

长春公主冷哼了一声道：“异日有缘，或可再见，今天要先别过了。”

云霄闻言，倏地把面色一沉，道：“你就这样走吗？”长春公主冷叱一声道：“怎么？你已有了个相爱之人，还不够吗？尚打算留下我来？……凭的什么？”

云霄气哼哼地道：“凭什么都可以，不服气的话，挑出个道来吧！”

她似为云霄的神威所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抬手轻轻一掠鬓边散发。

这样的动作，是她指挥那些人的暗号，刹那间，洱海风雨双怪和那八个黑衣人，全纵身向道边林中隐去。

长春公主眼看着人都走了，方缓缓地道：“你打算怎么着，就快说吧！”

云霄洒落地一笑，道：“只要你爽快坦白，云某决不难为你就是！”

长春公主冷哼了一声，淡淡地道：“你以为我会怕你么？”

云霄笑道：“我一生都想人家怕……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们把欧阳玉霞掳向何处去了？”

长春公主道：“这件事并不是我不告诉你，我怕有人会对她不利……”

她在说话时，眼睛却看着紫衣女郎。

紫衣女郎嫣然一笑道：“小妹子，你也未免太小心眼了，凭我梅影也是那样鼠肚鸡肠的人，你说来吧！”

“梅影！”云霄默念着这两个字，心道：“这个名字，我似在哪里听人说过……”

长春公主也因得到了这两个字，陡然娇笑了一声，道：“你就是那梅岭双娇呀？嗯！还称得起‘美人’二字，只是太锋芒毕露了，比不上那寒梅的玉洁冰清。”

长春公主神色一直冰冷无比，此时突然现喜笑之容，令人觉得如同在冰天雪地之中，忽然见到繁花盛开，一片春光灿烂。

紫衣女郎也是一声咯咯娇笑，道：“小妹子，你这一笑哎！还真好看，可惜常年被冰封冻，不知何年才开出花来。”

两个女娃儿在斗着嘴，云霄却跌在沉思中。

那是五年前，他第一次奉师命下山，去大庾采一种绿萼梅子，为师酿酒，这种酒就是甘青一带最出名的“青梅酒”，以大庾梅岭所产绿萼梅子为上品。

他是初次下山，另有一种别绪萦心，加以初涉江湖，前途成败，又难逆料，独自一人，蹒跚凄凉往前疾走，也说不出是忧是喜。

走到黄昏日落，眼见梵宇在望，出山路近，心中一阵大喜。

他正要走向庙中投宿，忽想起师父下山叮嘱的话，道：“你这是初历江湖，为师的并不一定要那梅岭绿萼，最主要的是锻炼你的胆识，切记着我两句话‘遇庙勿投，望梅而止’。否则会招来意外魔障。”

一念及此，口中就默念着那两句话……“遇庙勿投，望梅而止”。喃喃地道：“遇庙勿投，那是不叫我向庙中投宿了……”

但看看天色已黑，出山还有好些路，只好连夜向山下赶去了。

也不知是他有意奔赴庙来，还是那庙正当路口，总之，他是一步步地接近那庙了。

“当——”的一声钟响，接着又是清声木鱼之声，杂以梵唱。

月夜空山，入耳清越，闻之令人神清意远，悠然有出尘之感。

云霄年少喜事，如无癡仙凌浑的话，就许不置一顾，这一有了先入之见，心忖：“我不向庙中投宿，看一下总可以吧！”

于是，就直朝那庙奔去，他边走边打量那庙。

但见这庙墙残剥，掩映林中，月光之下看去，古意苍茫，倍觉幽静。

他虽然喜事，但可不敢大意，舍却正面山径，径由庙后方绕进林去，到了庙前细看。

却见这座庙几已尽圯，庙墙除了来路所见两面断壁颓垣，仅当中一座殿，巍然独有，但那殿角鸱吻，俱已不知去向，端的是荒凉已极。

庙院本大，还有两行参天古柏，繁阴森森，直达山门，地面上也十分干净，连片落叶也无，仿佛经常有人打扫。

那木鱼梵唱之声，却不在庙门，乃在那断墙以外，等他循声走近，木鱼之声忽然全寂了。

这一来，使云霄那好奇之心更炽，打定主意，非得看个明白不行。

他就沿着那段断墙，从缺口向外看去。

才知那庙外足迹未经处，还有着大片空地和一条小溪。

倚着断墙，建有三间结茅为顶的小屋。

此时正当二三月间天气，在天山来说，仍有冰雪未化，但那茅屋三面所植花草，却都发出绿芽。

他看了这种情形之后，心中不禁暗自惊奇，忖道：“这么冷寂的地方，还有人跑来落户？……”

就在他一念未了，忽听屋内传来笑语之声，好似两个女子，在那里谈论什么？

他方要侧耳细听，忽闻有个清脆的声音道：“你们两人上晚课已毕，不趁月明到外面练功夫去，尽自说笑，有什么意思。”

内中一个答道：“是！我的好妹妹，但你那宝贝徒弟说好今晚情绪不佳，不用练了。”

那个清脆的声音又道：“胡说！她还差得远呢！你二人快去，等会儿我就出来指点你们。”

说罢，似听两人咕噜了几句，倏地屋门口一亮，走出两个白衣素裳的女子。

一个身材略高，是个少妇的打扮，年约三十岁左右，另一个较矮一些，看年纪也到十四五岁。

这两个女子真是生得无比精神，花容月貌，又穿着一身素白的衣服，月下看去，更觉英姿飒爽，艳丽若仙，容光照人，不敢迫视。

但那年长的，似有点媚态撩人。

云霄不禁感到奇怪，心忖：“在这荒山废寺之中，哪来这样非尼道的俗家女子，从装束上看，又不像当地回女。”

他越看越动疑，又听说她们要练功夫，正好独宿，越发要看个清楚，怎肯舍去。

再者他那伏处，正当转角凹进之处，加以还有荒草掩蔽，积雪玲珑，由里望外看得毕真，由外望里，却非近前难以发现。

二女已向溪边走去，那里是片空地。

二女走到了那片空地，停下脚步，年幼的一个道：“湄姑，我没见像你

这样做姑姑的，一点也不疼爱侄女儿，眼看着我那天玄神功都快练成了，偏这样使促狭，你就是把我拖下水去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呀！”

那少妇笑道：“看你这小蹄子，越说越痴，竟真的泼起来了，实给你说，天蝎教可是你师父闯出来的天下，我已为她当了二十年的花坛贞女，最后才交给了我，要不然，我这已七十岁的老婆婆了，还能这样花枝招展吗？”

那少女闻言打量少妇一阵，笑道：“我真看不出姑姑都已七十多岁了，你是怎么驻颜有春呢？”

少妇笑道：“驻颜并不难，等你跟我下山之时，自然会传给你，将来天蝎教第十一代宗主，也是你的，懂吗？”

少女闻言羞红满面，娇嗔道：“我可不管那些，既不愿驻颜长生，也不稀罕什么宗主教主，此次出山，我反正对人无理，谁只招我心烦，我便要他的命。”

少妇咯咯笑道：“就因为你有这样的脾性，所以才选中你为本教贞女子，须知，你乃本教之神，连我都得听你的哩！”

她顿了一下，又道：“不过，也不能像你那样胡乱杀人，有些武功奇高之士，我们就得予以宠络，免不了就得假以颜色了，有些人就得杀以儆众，那样才能令武林归心。”

少女道：“我不管那些，只要我看得不顺眼就杀。”

少妇笑道：“那你不成了女煞星了，莫非有人无心从我门前过，无缘无故，你杀了么？那就要惹出祸事来了。”

说时，那少女已疑心有人窥伺，正然圆睁妙目，四下张望，及被那少妇一指，便已自觉查。

她探手腰间一摸，娇叱一声，道：“何方鼠辈，胆敢来此窥探声还未住，纤手一扬，一连三点寒光，照准云霄潜伏之处打去。

云霄见那少妇一指，就知形迹败露，大吃一惊，方要退回逃走时，偏生那墙厚孔深，急切间退避不及。

这时的情势，可说是危急到万分。

眼看着，就在云霄仓皇退避之际，敌人暗器，将要穿孔射入。

他人急智生，倏地翻掌向上一托，耳听隆了声，那道断墙倒了下去，正好阴住了那支暗器。

不过，也还有几支，受那倒下之墙一激撞，直似星陨花飞一般，径向云霄面前，斜飞过去。

这一来，可把云霄吓了一跳冷汗，方慌不迭退了回来。

他惊心乍定，想起那少女，无故用暗器伤人已太可恶，不禁有气，正想纵过墙去理论。

忽听那少妇向少女叱道：“薛玲！你是疯了吧！怎么无缘无故，出手伤人呢，你知他是谁吗？”

那叫薛玲的少女怒道：“我不管他是谁，总之夜入人家，非奸即盗，杀他一个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个少妇笑道：“你说的好轻松啊，以为人家好惹吗？连你师父也得怕他三分呐。”

薛玲道：“我就不管那些，今天非得宰了他不行。”

少妇道：“那你就去吧！我可是任谁不管，只作旁观，你莫怪。”

云霄从小跟着癡仙凌浑，学了一身武功，还真不知道功力如何，又是初

出茅庐，难免自负，一听那少女骂他，越发怒不可遏，方打算纵过墙去理论。

倏听一声娇叱，声随人到，但见一条白影，似箭一般隔墙飞落。

正是那少女薛玲，身方落地，就指着云霄喝道：“大胆的小狗，今日就叫你来去不得。”

娇喝声中，猛伸皓腕，纵身便打。

双方这一对面，云霄越觉得这姑娘，真个是英姿玉貌，美艳若仙。

他竟起了怜香惜玉之心，心想：“师门戒条是不准欺凌软弱，似此盈盈弱质，怎禁得住打，不如自己服个低，和她好说算了”

他心念动处，尚未开口，那薛玲满面娇嗔，不容分说，就动了手。

这么一来，云霄可就不能好说了，就先让来势，急架相还。

先动手时，云霄仍然意存怜惜，只想点到为止。但在斗了十来个回合之后，薛玲意将一身功夫，全数施展出来，着首都是杀招。

云霄一见不是路，心忖：“自己初次遇敌，便被一个小丫头打倒，还怎么去得了梅岭，来日又有何颜回山来见师父？”他心里一发急，也把师门心传，尽量施为出来。

但见两下里兔起鹘落，虎跃猿蹲，直打有半个时辰，未分胜败。薛玲一边打着，一边偷窥这一潇洒少年，但见他玉面朗目，剑眉朱唇，端是个美男子，心中不由就爱上了几分。本来她只是和那少妇斗的一口气，这一来势成骑虎，碰上云霄也打出来真火，一招不让，不禁就激起了她那孤傲之性，立意非将云霄打倒不可。可是，转眼间都已走了数十个回合，不但没有占着上风，而在招架迎拒之间，反吃敌人的手，屡屡挨触到粉腕玉臂之上，有时还几乎吃亏。

云霄可是无意，本来双方动手，要是互不相触，那又打个什么呢？

薛玲却认为云霄存心轻薄，不由心中羞怒，再加上那少妇不断传来吃吃笑声，似在墙头观战，她便越想越恨。

云霄内功根基深厚，越斗越勇。

薛玲在羞怒之下，免不了心躁气浮，已渐觉不支。

她心中暗恨道：“这个人太可恶了，你就让我一招，就能少了你么？”

她这就是爱心在做祟，因为她对人家起了爱慕，就感到人家不让她，是太无情了。

爱的反面是恨，她这时恨透了云霄。

她在急愤之中，深悔不该把宝剑留在房中，猛想起腰间现有独门暗器夺命金针……

她头转处，便点个破绽，娇喝道：“小狗滚吧！我可没功夫和你打了！”

她在喝声中，脚尖点地，纵身一跳，便出去十来丈远。

云霄初次和人动手，正打在火气头上，自是不舍，刚要追去。

就在他身子还未曾纵起，忽听墙头上，那少妇娇声喊道：“薛玲呀！你打不过人家，还不快放暗器！”

她这一句话，却提醒了云霄，猛想起方才在墙穴窥探之时，几为对方暗器所伤，心忖：“哼！我那正气功夫，才练到五成火候，今天不妨一试……”

但那薛玲却在暗中骂道：“妖狐狸，谁让你多嘴……”

心话未了，扬手打出一蓬寒光，分打云霄上中两盘。

可是，当那一蓬金针到了云霄身前三尺之处，宛如碰上了一堵无形的山岳般，忽然停住了。

这幸而是云霄的先天太乙罡气，仅只练到五成功力，不能将金针震回去，仅只能阻住它不进，宛如苍蝇钻窗一般，微颤不休。

薛玲见状，不禁大怒，识出来对方施展的，乃是一种玄门罡气。

在这时，欲待和对方罢休，但她一个女孩儿家，又是孤傲成性，却不肯就这样输口，同时，云霄罡气震飞了那金针，人又扑了上来。

登时把薛玲气得银牙乱挫，娇叱一声道：“我与你这小狗拼了。”

喝声中，翻身一转，纵回当场，匝着云霄又打起来。

武家对敌，不论你手脚身法，如何地迅捷猛烈，心神最主沉着，切忌浮躁，原不是负气的事。

薛玲不但是孤傲成性，而且心高好胜，她久战无功，屡遭激怒，本就愧愤交加，这一情急，越发暴躁，恨不得当时便要了敌人的命。

如此一来，她只知专用杀手进攻，全没顾到自己的身法步法已失准则，如何能以取胜。

还算云霄知趣，跟她打得时候久了，觉着人家姑娘本领不凡，起了怜才的念头，又因自己黑夜窥人妇女，也有一点理亏之处。

再又眼见对方攻势虽猛，手法渐乱，情急之状，实令人有些不忍，所以就只管随机应付，却不肯出手伤她。

由于这样，双方仍然扯了个平手。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胜负仍是难分，云霄只守不攻，越发有气如加。

薛玲却因一上来攻势太猛，已累得香汗淋漓，渐渐有些气力不继了。

她偷瞥那少妇，虽然仍在墙头观战，只是那双眼睛，死盯着云霄，竟然发了直。

心中不禁涌起了一股酸溜溜的味道，暗骂了一声：“狐狸精！”

但她又想到过几天就要随她下山，心忖：“莫非一执掌起天蝎教来，就都会变成这样的人吗？一个人要失去了廉耻之心，是否还有颜面活在世上？哼！我宁可去死，也不学她那样的无耻

她边想边打，心神不属，手法自是越见散漫。

云霄偶望月色西斜，疏星朗耀，知离天亮将近，心忖：“我这是和她胡搅个什么？还是赶路要紧……”

心念动处，忽地一收势，笑道：“我可没工夫陪你玩了，再见吧！”

说着双足一用力，倒走出去三四丈远，又是微微一笑，抹头就朝山下跑去。

薛玲心中知道人家是故意相让，暗中感激不尽，但在形色上仍是不服，娇喝道：“不分胜负，你走得了吗？”

喝声中，作势欲追，那少妇咯咯笑道：“薛玲！算啦吧！人家这番好心，难道你竟不领情，再说你也迫不上人家，如真不服，待我替你追下去。”

薛玲嘴中没说话，心里却道：“你追下，谁知是安着什么心？”

在她一念未了，那少妇人已追了出去，转眼间已失去了踪影。云霄摆脱了那薛玲的纠缠，把脚程施展到极处，宛如脱弩之箭，直向山下射去，不消顿饭光景，已出了十数里路，后望那破庙，早已不见影儿了。此际，他正行到一个山峡处，左有悬崖，右有陡壁，月光恰被峰头挡住，阴暗暗的，有些鬼气森森。云霄依然加急地向前疾奔，打算路到月光处，再把脚步放慢。就在这时，谷口右面脊岭上，出现了一条人影，疾飞而上，恰挡云霄去路。两下跑得正急，山径又仄，几乎撞了个满怀。云霄身疾眼快，一照面就看出是

破庙中那美艳少妇，心忖：“这婆娘又追来干什么？……”

心中虽在想，仗着身法轻灵，身子微侧，就让了过去。

来人也自立定，娇声喊道：“小兄弟！好高明的身法呀！”

云霄闻言停下了脚步，冷冷地道：“你又追来干什么？”

那少妇道：“哟！好横呀！我那小侄女方才得罪了你，我赶来替她赔礼，这过错了么？”

云霄仍是冷冷地道：“失礼的应该是我，我不该黑夜偷窥，要你赔什么礼？”

那少妇一听云霄口气不善，再借月光细打量云霄，本领不说，单那人物，简直是子都再世，如何舍得放走，偏又被人家问住，忍着气愤，把身子向前一纵，冷冷地道：“我知道你是癡老头的徒弟，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云霄道：“我管你是什么人，谁又不和你结亲。”

那少妇听到那结亲二字，咯咯笑道：“你不和我结亲，我却是找上你了，就凭我这模样儿，还配不上你么？老实告诉你，我就是天蝎教的教主仇湄娘，江湖上都称我花蕊夫人……”

她话没说完，云霄已气得手抖，怒喝道：“无耻贱人，你碰上小爷，想是活得腻了，识趣的快让开路来。”

仇湄娘一见云霄发怒，生气的样儿更好看，娇笑道：“哟！你这个小子没良心，方才不是我暗中帮你，只怕早毁命在我那侄女的金针之下了，这时你却横起来了。”

云霄见她这娇媚之态，越觉可厌，一眼瞥见路旁疏林以内，地颇平旷，忙即走进，喝道：“好个不要脸的贱妇，你这么苦缠不休，当我怕了你不成？”

仇湄娘笑道：“怎么？你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么，那容易，输了可不准耍赖哟！……”

她话音未落，猛听一人怪声怪气地道：“你这娘们是淫得慌了么？他一个小孩子能办得了什么事，我看还是老要饭的来和你凑合凑合的好！”

声落人现，眼前纵落下一位老花子。

就见他衣衫不整，步履歪斜，说话本就有些粗声怪气，加以他又醉态可掬，满头乱发蓬松，端的是又丑又怪。

云霄一看就认出来是丐仙莫邪，心中好生惊喜。

那仇湄娘却被他吓了一跳，虽知不是善意，但却摸不清来路。

就见那老丐用手一招云霄喝道：“你这小子真够混帐的，放着正事不办，半夜三更，跑来这里和人打架，你认为我这位新娘子，是好惹的吗？……还站在这里干什么？是不是存心来衬我的行，再不走，我便对你不客气了。”

云霄一听，知道这位老师伯，是来此解围的了，立即顺风收帆，笑道：“是她瞎缠不清，我才不愿理她呢。我看你们倒像一对璧人，喜酒我也不想喝，再见吧！”

说完，将身一跃，便向林外走去。

仇湄娘一见发了急，忙喝道：“小兄弟，你往哪里走！”

喝声中，纵身前追，忽然眼前人影一晃，丐仙莫邪已拦在前面，笑道：“小娘子，追他干什么？论风流勾当，我老要饭的，可比他高明得多呢！趁此无人，咱们两个不妨先成好事，然后再择日拜堂，你看怎样？”

仇湄娘被他这一阵胡搅，又急又怒，娇喝道：“你这醉鬼，如何来此捣乱，难道你就不知花仙仇贞的厉害吗？”

丐仙还未答言，旁边树后一个小女孩的口音，哈哈笑道：“你就仗着花仙就要吹大气，如果是个天仙，不是人也吃得了么？只有我师父看中了你，我小要饭的可讨厌着哩，依我看，结个露水缘差不多，真要拜堂成亲，谁要你这老妖精……”

他还要往下说时，丐仙莫邪喝道：“我和小娘子的事，露水也罢，汗水也行，要你小鬼多开口。”

仇媚娘一阵急怒攻心，方待发作，猛地想起一人，也顾不得生气了，一言不发，抹回头就跑。

云霄也仓皇地下了天山，直奔江西大庾岭。

大庾岭为我国五岭之一，唐时张九龄开避新径，岭上多植梅树，因名梅岭。

云霄到时，已是三月末了，梅子早谢，就是有也成了黄梅，哪还有青梅子。

到这时，他才知师父乃是要他磨练江湖，并不真的是要什么青梅醉酒了。但是，自己既然到了梅岭，总也得一探岭上梅树，虽然是残红已卸，那流水空山尚有落霞。

于是，云霄就直入梅关，徜徉于大庾岭上。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游兴正浓之际，骤然之间，倾盆大雨，自天而降。

此时，虽然正当中午，但因阴霾四布，暗沉沉的，宛如已临黄昏。

天地间，只闻碍雷声隆隆和那哗啦啦的雨水声。

云霄任有一身武功，却奈何老天不得，只好躲向一棵大树下的崖洞中，总算免被雨淋。

正当他方一稳下身子之后，望着长空长长地方吐出了一口气。

蓦地传来两声马嘶，接着又听有一阵吆喝之声，也向这树下走来。

幸好他们没有发现这崖洞，也好像没有发现到人，他们就在那树下，停了下来。

来的是三骑三人，一个是伏在马背上，看样子是受了很重的伤，肩头鲜血狂涌，被雨水一冲，全都化成血水，顺着衣襟往下沉，沾在了白马身上，都变成了红色。

另一个汉子道：“老二，快！且先将三弟放在树上再说，狗贼们怕就要迫来了。”

另一个汉子道：“这已是梅岭地面了，我不信他们还敢追上岭来。”

先前那个汉子道：“你少噜嗦吧！百酿温玉钵人间奇珍，他们拚着命不要，凭什么也要追上梅岭来。”

他们说着话，就见那个壮汉，就在马背上，将那伤者往肋下一挟，双脚离镫，手在马鞍上一按，人已拔起，飞上了那大树。

就在那人方一上树的瞬间，树下那人，倏地抡起手中马鞭，唰唰唰，一连三鞭，赶跑了三匹马，一探手，他也上了树。

那个受伤的人，沉吟了一下道：“大哥！那……那钵……快……快藏好，咱们就是全完了，也不能把宝物便宜了贱人。”

那被唤作大哥的人，嗯了一声道：“对！咱们鄱阳三英，不能塌这个脸，宁死也得把宝物送到庄主手里。”

他说着，一眼看见树根下的一个洞穴，就将一个红布包袱，塞向那洞中。

哪知，这洞穴竟是直通云霄藏身之处，他这时灵机一动，就探手取了下来，又顺手一塞放入一道裂缝中。

正当他方将那包袱藏好，洞外忽然传来一阵惊心动魄的狂笑，笑声凄厉，刺耳已极。

跟着就见雨水中，有两人飞纵而来。

头前一个，是个身材修长的中年文士，头戴灰色方巾，身穿灰色长衣，四方脸，稀疏疏生着几根老鼠胡子。

另外一个人，却是个矮子，高不满四尺，穿着华丽，从打扮上看，是个女子，但她那容貌，却丑陋已极。

他们一来到树下，似已发觉树上有人。

那中年文士仰头笑道：“鄱阳三英在江湖上可是成名的人物，几时变成了鼠猴了，下来吧，跑不了你们。”

须知鄱阳三英也是江湖上闻名的人物，老大名叫出水蛟单伯通，老二碧眼蟾单仲立，老三赶浪水蛇单叔全。

他们弟兄三人，可说是交游遍武林，也都有一身绝技，尤其水中功夫更具特色。

但因为了一个色字，闹成这样的狼狈。

事情是从梅岭双娇梅韵、梅影两姐妹身上引出的，他们兄弟三人看上了梅岭双娇，恰在这时，梅岭绿萼庄也传出来消息，论是无论何人，能找到那百酿温玉钵献与绿萼庄，两姐妹任选其一嫁与为妻。

这一个消息，刹时间，传遍了江湖，确有不少的人，舍生忘死去找那温玉钵。

单氏兄弟因和衡山鬼王谷马震天相熟，也知道当年阿房宫追杀玉面封狼的事，于是就借着去向马震天拜寿为名，进了鬼王谷。

## 第十回

翻阳三英在马震天的寿筵上，诡言是为马震天之子马琨作媒而来，更将梅家的武功说成了寰宇第一，也将梅岭双娇，形容成天下绝色。

本来梅岭绿萼庄的武功，早已驰名武林，梅岭双娇的绝色，也是扬誉江湖，要不然，马震天怎会动心，也许是天理循环，马震天还真把单氏兄弟，当成知己，毫不生疑地拿出了温玉钵，交由鄱阳三英陪同马琨赶往梅岭求婚。

哪知，鄱阳三英并没有存着好心，在路上暗害了马琨，夺得了温玉钵，他们自己却求亲而来，可是，这件事偏偏又被涟水四妖知道了，一出手就先就伤了赶浪水蛇单叔全。

依着碧眼瞻单仲立的意思，就要和对方拚个生死，却被出水蛟单伯通止住了，他道：“咱们先将老三安置好了要紧，咱们还怕他们溜了不成。”

于是，他们就一路急赶，跑来梅岭，以为凭绿萼山庄的名头，是谁也不敢捋这把虎须的，同时，那出水蛟单伯通还有个打算，就是梅山双娇只是两人，而他们鄱阳三英可是弟兄三个，如不死掉一个，这帐就有些不好折算得。

哪知，对方竟然不惧梅岭的威风，真的追上岭来了。

出水蛟单伯通听那文士一阵讥骂，知道人家发现了自己，隐藏不住了，还是大喝道：“你是什么人？”

那文士闻言把手中铁骨折扇，“唰——”的一声展开，跟着又“哒——”地一响，合了起来，抬手捋着两根老鼠胡子，嘿嘿笑了两声，道：“你可听说过贪墨师爷文非这个名字吗？”

单伯通蓦吃一惊，不禁脱口道：“涟水四妖！”

那个衣着华丽的矮丑女人接口笑道：“你真猜对了，姑奶奶就是无常西施勾红。”

她话声方落，远远的有一人嚷道：“还有我呢！乾坤浪子藏能。”

声出人到，一阵轻风过处，树下多出来一个不男不女的怪人来，他本是个大男人，但打扮得油头粉面，手中挥着一条两尺见方的粉红绢帕，站在那里扭捏作态。

无常西施勾红一见来了乾坤浪子，忙问道：“怎么只你一个人，黑心书生呢？……”

远远立即传来一声，道：“胡满这不是来了吗？”

也是随着话声，凌空飞纵而下一人，真的是个书生打扮，也生得眉目俊朗，只是双眼隐泛邪气，一望而知，不是个正道中的人物。

涟水四妖站在一起，似乎根本没将鄱阳三英放在眼中，各自放声一阵大笑。

单伯通一见四娇逼于树下，吸一口气，朗声道：“我鄱阳三英在江湖上，自信和四位没有什么梁子，不知为何相逼？”

“唰——哒——”两声响。

贪墨师爷文非又是把手中折扇一展一合笑道：“咱们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四妖为的什么？我想你们三鼠一定明白，还不是为的那百酿温玉钵，快献出来，咱们也交个朋友，否则……”

碧眼瞻单仲立脾气有些暴躁，他乍听文非改称他们鄱阳三英为三鼠，心中就有些不快，又一听到为的是温玉钵而来，心中更气，心忖：“我们千辛万苦得来，这其中却担着好大的风险，能叫你们轻易拿去……”

念头转处，翻手抽出青铜宝剑，厉喝一声道：“你们休作梦！”

足尖一点树枝，飞身而下，人还在空中，长剑已舞起了一团寒光，盘旋而至，扑向了那贪墨师爷文非。

单伯通一拦没拦住，准知道老二这一下去，十九难得活命，于是忙叫道：“是好的，一对一！”

无常西施勾红笑道：“到底是只小老鼠，也太小气相了，就凭咱们涟水四妖，也能和你们鼠辈两打一吗？”

贪墨师爷文非陡地仰天一笑，道：“饭桶！凭你也行吗？”

碧眼檐单仲立又是一大喝，蓦地一欺身，左掌挟着风声，疾击而出！

他的左掌才出，右手几乎同时之间，撒剑吐招，剑光一闪，直戳敌人下盘。

文非却是神态自若，宜等到对方剑掌堪欺上身之际，这才蓦地一移身，行云流水般，斜跨出去两步，扇交左手，忽地拍出一掌，攻向敌人的左肋。

单仲立掌剑方一出手，倏觉眼前一花，敌人已失踪迹，猛又觉劲力风袭至，迅疾以脚跟支地，旋转过来半身，“唰”的又是一剑刺出。

文非嘲笑了一声道：“这一剑嘛，还有点功夫，可惜劲力不足

单仲立闻言，越发气得双目冒火，施展出生平绝学，“唰唰唰”，一连发出六招，每一招都是极为凌厉，一时之间，剑气如虹，划风响起了尖锐啸声。

而那贪墨师爷文非手中的一柄折扇，时展时合，“唰唰”乱响，直削横拍，上下飞舞，脚下分寸未移，硬将他的攻势挡过。

出水蛟单伯通见状，心中不禁大为凛骇，暗忖：“无怪涟水四妖名满天下，敢情他这一柄折扇，真有鬼神莫测之妙，但看他硬挡六剑，却只使用了一招，老二怕要糟……”

他这个念头一掠即过，又见文非出手连攻两扇。

那碧眼檐单仲立已然招架不迭，露出来败象了。

单伯通见势不好，蓦地撒出两柄分水折铁刀，交互一击，“锵——”发出一声金铁交鸣的大响，纵身跳下地来。

乾坤浪子藏能一扬手中粉红绢帕，迎了上来，阴阳怪气地道：“喂！单老大，讲好的一对一，你打算反悔吗？”

他说着，把手中粉红绢帕一抖，张了开来，就向单伯通扫了过来。

此时，贪墨师爷文非招数疾变了，但见扇影涌起，乍眼满空都是，闹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幻，何处为实，何处为虚。

单仲立陡觉压力大增，目眩神迷，同时，敌人的扇风屡屡袭上身来，危险已极，由不得了连连后退。

文非笑道：“浪子，你别拦他，本师爷手下惯于以一对二，让我一齐打发了他们吧！”

语声中，他长笑一声，幻起了扇影千百，凌厉进击，迫得个单仲立团团打转。

乾坤浪子藏能也松手放过了单伯通，笑道：“打架还是亲兄弟，送死的去吧！”

单伯通此际也顾不得被嘲笑，大喝一声，身随刀走，一式“双龙入海”，直向文非后背上砍下。

贪墨师爷文非冷哼一声，忽然反手回扇一挡。

单仲立见他哥哥上来了，他方打算后退……

文非陡然冷喝一声道：“讲好的兄弟两个一齐打发，你打算溜么？不行！”喝声出口，单仲立猛觉眼前白光一闪，敌人之扇，又到了面前。

如此一来，却让贪墨师爷的招数施展开了，那其重如山的扇风，已自震开剑气层，迎头压下。

出水蚊单伯通大叱一声，抡起两柄分水刀，跟踪又追扑而至。

好个贪墨师爷文非，真不愧为四妖之首，一柄折扇，也端的有神鬼莫测之机。

但见他上身猛然朝前一栽，手中扇原式不变，朝单仲立直拍而下，仅凭双足脚尖，紧紧钉牢地上，那只左手，迅疾反臂攫拿出去。

他这一招，说起来是简单不过，其实却是奥妙之极。

须知文非在上半身向前栽出时，已然腾挪出尺许地位，而那柄折扇攻敌之时，却倍增功力，就是他那反臂攫拿出的左手，也逼得单伯通的分水双刀，不得不变换式。

出水蚊单伯通双刀立向两旁一撇，招变“双龙闹海”，分由左右，疾扎敌人的两肋。

可是先机已失，他慢得一步，双刀扎下，已失去了人影。

就在这么一瞬间，单仲立倏地失声一叫，就见他那手中长剑，脱手飞坠出去一丈开外。

文非就有那么心狠手辣，直如电光石火般，就在单仲立叫声甫息，他旋身一转，左手反掌一式“倒打金钟”，扫打出去，同时之间，右手的折扇，也封住了单伯通的双刀。

单仲立在松手抛剑的一刹那，想不到敌人会反手一击，方一怔神，已吃文非一记重手法，劈胸打着，立即觉得眼前一黑，喉头一甜，惨叫出来一声，一口鲜血，狂喷出来，翻身栽倒地上。

单仲通一听到那声惨叫，兄弟连心，自然关切，扫目一瞥，已看到单仲立倒卧在血泊之中，笃定是死多活少。

他不禁心中大恸，神志一慌，手上也自然一慢，文非手中折扇“哒”地一合，点上了他胸前的“华盖穴”。

须知那“华盖穴”，乃人身五脏之华盖，怎经得住内力的一点。

单伯通立觉得胸口一甜，就知不好，赶紧运气相抗。

可是，碰上这涟水四妖，怎能容得？

贪墨师爷文非哈哈大笑，跟着踏前一步，折扇迎头敲下，打中了他顶心的“百汇穴”，单伯通大叫一声，也撒手尘寰了。

此时那赶浪水蛇单叔全，虽然肩头受到了重创，但因那是外伤，并无大碍，功力仍在。

他躺在横枝之上，眼见两个哥哥，转眼之间，尽皆命丧敌手，还有个不心痛的，狂叫了一声，立从树上跌了下来，滚在地上，人已晕了过去。

乾坤浪子藏能一见，笑了一声，道：“哈，还有一个！”

笑声中，身影一晃，就窜了过去，用脚尖一钩，将单叔全踢得滚了几滚，抬起一脚，就将踏下。

无常西施勾红陡然叫道：“浪子，不要忙！”

乾坤浪子藏能闻声，放下了脚，但却踩在单叔全的身上，回头道：“西施打算怎样，想招个女婿吧？”

勾红道：“我们得追出那温玉钵呀，如果都打发了，岂不是白费了半天力……”

此时雨势早住，乌云如万马奔腾般，向四处散了去，青天重现，白日亦越显得光彩夺目。

那赶浪水蛇单叔全被乾坤浪子这一阵折腾，人已醒转过来，闻言豪放地一阵大笑，道：“你们要问那百酿温玉钵吗？早已在路上被马震天老头夺回去了……”

“胡说！”乾坤浪子藏能喝叱了一声，脚下一用劲。单叔全狂叫了一声，喊道：“救人呐……”

他这一声喊，夹杂着痛苦的悲号，真可说是声闻数里，惨厉已极。

无常西施勾红过去踢了一脚，喝道：“你鬼嚎个什么劲！”

单叔全睁目大喝道：“我们鄱阳三英今天全毁在你们四妖手中，只怕你们也难下这梅岭。”

“放屁！”乾坤浪子藏能又喝叱了一声，将脚下猛地向下一压

单叔全张嘴喷出一口鲜血，仍在狂啸不已，藏能一扬手中那粉红绢帕，向下一扫，单叔全闷哼了一声，人也死去。

黑心书生胡满哼了一声道：“浪子，你不该杀他的！”

乾坤浪子媚眼一翻道：“那是为了什么？”

黑心书生胡满道：“留他一个活口，也好叫他替咱们四海扬名，让天下武林知道‘涟水四妖’第二次又出世了。”

无常西施勾红接口道：“对！咱们这两次出世，行独要扬名天下。”

“对！要扬名天下，威震武林！”贪墨师爷文非接了一声，跟着就振吭大笑起来。

他这一声笑，引起了三人的同好，也跟着大笑起来。

笑声如迅雷忽发，空山寂寂，听起来令人惊心动魄。

正当他们笑声方歇，倏地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道：“别那么得意，只怕你们下不了梅岭，出不了梅关。”

四妖闻声大惊，一齐转头望去，见身后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三人，并肩而立，站在一株老梅树下。

当中一位，是个白发老妇，左右各站着一位如花似玉的紫衣女郎。

那老妇一见四人转过身来，冷冷地道：“你们可知道这是什么所在吗？”

贪墨师爷文非又是展合了下手中折扇，“唰——哒——”一声响，嘿嘿笑道：“你方才不是说过了么？这不就是梅岭吗？”

那老妇道：“你们既知是梅岭，竟敢来此撒野，分明瞧不起我们绿枣山庄。”

无常西施勾红怪笑一声道：“有什么瞧得起瞧不起，我们涟水四妖这二次出世，第一就是要在江湖上立威，小小梅岭又算得了什么？”

乾坤浪子藏能接口道：“咱们就先拿这梅岭绿萼庄开刀，然后再找云门谷去斗一斗云靖。”

“凭你们也配！”

云霄眼见四妖那样狠毒，心中早就忍不住了，但他想起师父的告诫，强自捺下了心头气愤。

这又一听那乾坤浪子藏能提到自己头上，哪还捺得下，才纵身而出，冷冷地开言。

藏能闻言转头一看，见是个年轻书生，斜眼一瞟，道：“哟！还有一个小雏儿呢！”

他说着甩起一条手臂，扭扭捏捏走上前两步，又道：“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呀？”

这一句话，喊得香甜，同时还不断抛着媚眼。

但是人在云霄耳中，看在小侠眼内，真有点恶心，冷冷地道：“小爷姓云名霄，正是云门谷云家的人，你总听说过吧！”

藏能闻言脸色一变，仍是阴阳怪气地道：“哟！你这可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呀。”

他话音未落，手中粉红绢帕向上一扬，软绵绵的，一股强烈的药味，直扑云霄面门。

别看他那条粉红绢帕软柔无力，实则这位人妖乾坤浪子的一身功夫，可非等闲。

他手持绢帕一角，内力贯注，一条绢帕无疑是件钢铁利刃，况且还藏有一种迷药，只一嗅到，再高的能耐也得倒下。

可是云霄跟着他师父癡仙凌浑，不但学了一身武功，且还练成了喝酒的本领，酒是雪莲泡成，常喝百毒不侵，迷药对他是不能生效。

可是那股阴柔的劲力，却直袭他面门上“四白”、“地仓”、“人中”三穴，却大意不得。

于是他左臂倏挥，先推出一掌，劲风驱散那迷药，跟着右手疾伸而出，五指如钩，疾抓那粉红绢帕。

乾坤浪子藏能身形一闪，躲开了那抓来的五指，哈哈笑道：“小兄弟，你原来喜欢我这条手帕呀……给你！”

他一声喝出，手腕连转几转，一条绢帕束成了一股，成了一支判官笔，又像一支点穴镞，随着“给你”两字，倏地向前一送，直点云霄前胸。

云霄是人小鬼大，打主意要让这位乾坤浪子上当，眼见绢帕点到，并不躲闪，猛吸了一口真气，同时之间，右手已贯注了先天罡气蓄势待发。

他这一吸气，胸口突然向内缩了寸许。藏能一招点空，就知不好，方待撤出，云霄已一掌打出。

一股狂飚起处，撞向了乾坤浪子藏能的胸前，宛若中了一下铁锤，由不得向后连退了七八步远，跌坐在地上，有气无力道：“好小鬼，真有两手！”

贪墨师爷文非见藏能和云霄动手，只过了两招，便已受伤，心中不禁一凛。

“唰——哒——唰——哒”

他这柄折扇展合了几下，抬手摸了下老鼠胡子，嘿嘿笑道：“这位小老弟真不含糊，也难怪云门世家能够名震江湖，文师爷也要领教几招。”

云霄冷冷地一笑，道：“你上来也是一样的得栽跟头，要你知道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

他说着翻手抽出长剑，凌空一闪，映日射出霞光万道，一指贪墨师爷文非道：“过来吧，我看你这扇子上的功夫如何？”

须知这位黑妖文非自傲异常，被眼前一个年轻书生，刻薄的两句话，说得他七窍生烟，更不答话，手中折扇往外一展，“唰！”的一声，招演“毒蛇吐信”，点向了云霄持剑的手腕。

云霄倏地一闪身，剑走“金针刺蟒”，扎向文非的前胸。

文非立将手中折扇闪电般一圈，“落花飞叶”又扫向云霄脉门。

云霄猛地一挫腰，右脚探出一滑，闪向文非的左侧，剑随身走，一招“青龙转身”，剑尖似蛇信，直向文非左臂上劈去。

两人这一打在一起，转眼就是二三十个照面。

那贪墨师爷文非的一把折扇，本来不入兵器谱中，但见他施展开来，进如神龙舞空，退似怪蟒匝地，时作五行剑使，时又当判官笔用，招数奇诡已极。

旁边观战的那老妇人，忽然若有所思地浩汉了一声道：“啊！原来是修罗扇文松的后人呀，难怪有这样的造诣，可惜入了邪途。”

左边那个紫衣女郎接口道：“阿婆！看那姓云的剑法，可也不凡呐！”

老婆婆点头道：“看他的剑路，很像凌疯子的传授，只怕使扇子的要吃亏哩！”

她这一句话，声音虽不大，但在场的人却都听得清晰，一齐凝神向场中看去。

就见云霄那一柄剑使展开来，真个是翩若惊鸿，动如兔脱，进如雄狮，奔如骇鹿。

剑起时，吞、吐、撒、放，晃身间，进、退、起、落，影响到那奇险处，一羽不能加，轻巧中，虫蝇不能活。

立将场中的几个人，看得怔住，个个都屏神静气，深怕出气大了，会影响那场恶战。

贪墨师爷文非眼见对方剑势厉害，心忖：“我今天要是败在这小子手中，这江湖就不用闯了。”

他念头一动，打鼻孔里哼出来一声。

跟着又把牙一咬，猛地一旋身，使展出修罗扇诀中“扇掌连环，夺命七式”来。

但见他招式一变，左掌右扇，回环使用，扇影重重，掌风凛冽，刹时间，在身前搅起一丈方圆的一团劲气。

云霄此际是初展所学，也杀得兴起，陡地一声清啸，跟着奇绝剑法，源源出手，剑光映日生辉，宛如平地涌起一幢火树银花，竟把文非那扇影震开，化成满天剑影，从四面八方卷来。

看得那观战之人，一阵阵热血翻腾。

两个紫衣女郎，不由得失声喊出了一声：“好！”

那受伤跌坐在上的乾坤浪子藏能，却叹了一口气道：“完啦！”

贪墨师爷文非还真没估到，对方这一支剑，竟然是神出鬼没，变幻无穷，自己那扇掌七式，委实相形见绌，穷于应付。

心忖：“这样再恋战下去，定难讨好……”

他念头转处，方喝道：“走！”

这一声也就是将将出口，倏觉手上一紧，剑尖已抵住了他的腕脉要穴，打算不松手就不行了。

“锵”的一声响，就见那柄折扇，飞向了半天空。

黑心书生胡满见状，还不知厉害，“朝天一炷香”，抡起长剑就架了上去。

两剑甫一相触，但听“锵锵”两声，跟着又是一声惨叫。

原来那黑心书生胡满一剑架去，被云霄偏剑一砸，震得他一条右臂发麻，

连着半边身子，都木了好大一阵，心中一惊，疾然而退。

就在这时，云霄迅疾地回剑一撩，把贪墨师爷文非的一只左臂，齐肘削断。

文非眼前是顾命要紧，强忍住疼痛，翻身就跑。

在这时，那黑心书生胡满早已都逃出去好几丈了，乾坤浪子藏能虽然受了极重的内伤，但他为人阴鸷，在双方打得正紧时，就看出来不对，趁空溜得更远。

无常西施勾红还在发怔，等到听到文非的一声惨叫，才知有些不妙，奔上去架住了文非，紧跟其后，向山下亡命跑去。

云霄眼望着四妖跑得没影儿了，才微微一笑，长剑还鞘，转身待走。

“喂！站住！”陡然传来一个清冷的声音。

云霄止步转身看去，见出声喝止自己的，是那老婆婆右边的紫衣女郎，他冷冷地道：“干什么？”

他这一声答得也太不客气了，那紫衣女郎秀眉一竖，冷叱了一声，道：“咦？不就是打了一场胜仗么？有什么了不起……”

那老妇人陡地喝道：“影儿，你这丫头，怎么这样说话，还像个姑娘家吗？”

那紫衣女郎被叱，粉颊一红，垂首退了下去。

老妇人笑向云霄道：“老身梅门徐氏，看小哥儿身手，敢莫是凌浑的门下么？”

云霄一听人家对自己师父，竟然直呼其名，且又看出来自己的门派，心想：“这老婆婆必是前辈侠隐，可怠慢不得。”

心念动处，连忙恭答道：“晚辈正是天山门下，不知……”

他一言未了，那两个紫衣女郎，几乎是同声娇喝道：“小贼！你拿命吧！”

在喝声中，二女同时闪身亮剑，但见光华一闪，一齐扑向了云霄。

云霄不防，没料到对方竟会和自己为仇。

在这时，他是欲避不及，虎目掠威，看出来两支剑，一抵后背心，一刺前胸。

就在这一刹那，云霄已想出个同归于尽的打法来，一面运气护身，一面运起太乙罡气，聚于掌上。

他心中知道，任使两支剑一齐刺人，自己借着真气护身，当时不会毙命，可乘机发出太乙罡气，骤出不意，把敌人击毙。

不过，这总是个下策，这样就是毙敌而后死去，也太冤啦，死也难以瞑目。

忽然，那老妇人似长叹了一口气，缓缓地道：“你们这两个丫头，怎么可以这样呢？”

剑刺云霄胸际的那个紫衣女郎，应声道：“阿婆，爷爷的仇就不报么？”

老婆婆道：“往事如烟，过去的早就消失了，还记着那些干什么？”

她们那里一问一答，云霄听了个莫名其妙，微定了一下神道：“我云霄这是初历江湖，自信和你们素无怨仇，不知何故见，以至于此。”

那老妇人喝道：“你们两个丫头还不收剑吗！”

二女闻言，不敢违背，只得委屈地收剑退了回去。

云霄才算换了一口气，扫目打量那两位姑娘，全都生得五官端秀，体态丰盈，宛如奇花初绽，朝霞和雪，尤其是英姿飒飒，令人不可轻视。

她们虽然退在那老婆婆身边，仍然怒气未息，娇嗔满脸，一个劲凝视着他。

那妇人轻叹一声道：“小哥儿，听你说是初历江湖，来到这梅岭有何贵干？”

云霄道：“奉师命来这里采取青梅，回去酿酒。”

左边那紫衣女郎闻言，噗哧一声，笑道：“这个时候立夏都过了，还会有青梅，连黄梅也没有了，信口胡说。”

云霄一瞪眼，道：“谁胡说，只是你们这里的梅子落得早，我们那里还正开花呢！”

右边那紫衣女郎以指划脸，羞着他道：“羞不羞呀，自己胡说还不认帐，哪见过三四月还有梅花，却说我们这里梅子落得早呢！”

云霄见她那脸憨样儿，也不禁失望道：“你才是少见多怪哩，岂不闻：‘四时不变江头草，十月先开岭上花’。这不是说明你们这里的梅花开得早吗？”

那女郎接口道：“你们那里的梅花什么时候才开呢？”

云霄道：“在我们那里，有一种‘冰梅’因北地较寒，却开于春三月，此时岂不正然盛开吗？”

老妇人笑道：“对的，天山梅花此时正开，但也快落花了。”

左边那紫衣女郎诧异地道：“阿婆，真的吗？”

老妇人点了点头，陡地又看着云霄道：“你来时，你师父能什么话交代吗？”

云霄闻言怔了一怔，先是摇了摇头，倏地又想起师父那两句话，忙道：“有的，‘遇庙勿投，望梅止步。’”

老妇人听了神色陡变，喃喃地道：“他……他还没有忘……”

从她的神色上，可以看出来，由于那两句话，使她心头泛涌起一股前生旧事，兴起了年华逝水之感。

她语音微微一顿，道：“你可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吗？”

云霄摇头道：“晚辈不明白！”

老妇人沉吟了一阵道：“我已知你的来意，回去可对你师父说，梅隐君早已作古，徐绿华仍然健在，多谢他每年一次的探望，就请他忘掉过去的一切吧！”

云霄见那老妇人忽然变了脸色，他茫然问道：“老前辈，你不对我说明白那两句话的意思吗？”

老妇人轻轻叹息了一声，道：“不用了，你日后自知。”

说着，一指身边两个紫衣女郎道：“这是我两个孙女儿，梅韵、梅影，以后在江湖上见面，还望多请照顾，因格于当年誓言，不能留你到寒舍一坐，请吧！”

云霄却感到有点儿糊涂，但有一点，他心中却明白，那就是这老妇人必是徐绿华，她当年一定是师父的好朋友，以情推断，他们后来可能闹翻了……

他心中虽是这么想着，但人家已告了别，却不能不走，就施礼转身向山下走去。

两个月后，他回到天山，就将一路所见所遇，据实禀告了师父。

癡仙凌浑听了，好像也勾起来心事，有点郁郁寡欢，云霄却不敢多问。

从那次以后，癡仙对他的功课逼得更紧了，而癡仙本人也更是癡狂了，

常常无故忽然大哭起来，有时却又狂笑不止。

同时丐仙莫邪也来得勤了，他和癡仙一见面，总要先暗中低语一阵，不知是商量什么事，等到丐仙莫邪一走，癡仙的狂性立发，不是大哭就是大笑。这是五年前的旧事，云霄如今想起来，历历如绘似即眼前的事。他想着想着，人就出了神，呆呆地怔在当地！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已然晨曦露了。耳边忽然想起了一个银铃般的笑声，道：“呆鸟儿，因什么事想得都发了痴？”他闻声倏吃一惊，转头看去，见身边站着个紫衣女郎，正是梅影，不好意思地尴尬一笑，道：“怎么？薛玲她走了？”梅影闻言似有点吃惊，怔地问道：“你……你知道她叫薛玲？”云霄笑道：“是呀！我们从前曾打过一架，几乎被她那金针伤了我。”梅影笑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呀？”云霄道：“那是五年前我去梅岭的前一个月。”梅影道：“那你一定还记得我呀！”云霄笑道：“记得的，我差一点被你一剑扎死，对吗？”梅影咯咯娇笑道：“在那时，要不是我阿婆拦着，哼！你早就又投生啦！”云霄笑道：“那时候，你虽然能一剑扎死了我，但是我一掌也劈得你活不成……”提起了当年的事，两人不禁抚掌大笑起来。云霄陡地停住了笑声，顿足道：“糟了，我怎么发起呆来，竟忘了大事！”梅影娇嗔道：“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的？”云霄道：“唉！不该放走那薛玲呀！”梅影小嘴一撇，道：“莫非你真的爱上了她吗？你放心，她死

不了。”

云霄着急地道：“不是！不是！我要掳她作个人质，好换回来我霞妹妹呀！”

梅影道：“我当什么事着急成这个样儿，原来是为了你那妹妹呀，也不嫌肉麻。”

云霄道：“你不懂得，我是非得找回她来不行。”

梅影气哼哼地道：“我怎么不懂得，她是你的未婚妻，又是青梅竹马，她被人掳走了，你当然心疼呐，是不是？……不过我却知道她的下落……”

云霄急道：“那你就快说她在什么地方，眼前是救人要紧

梅影冷冷地道：“不说！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云霄虎目眨了两下，笑道：“你别扰了好不好，我云霄从来不惯答应任何人的条件，我也清楚你决不会知道，只是和我捣乱，可对？”

梅影道：“我凭什么和你捣乱，是人家薛玲亲口告诉我的，更知道那掳人的是你宝贝弟弟，可对？”

放荡不羁的云霄，碰上这位刁蛮不讲理的梅影，他也真没法，只好陪着笑道：“好姐姐，你就给我说了吧！”

梅影仍是刁蛮地道：“姐姐？在家没有出来，告诉你，有那么轻易的？”

云霄只好改口道：“好妹妹，这总可以了吧！”

梅影又是一撇嘴，道：“妹妹，被人掳走了，快去找呀！”

云霄实在急了，忙道：“你说吧！要怎样才行？……”

梅影冷冷地道：“还是那句话，答应我一个条件。”

云霄无可奈何地长吸了一口气，气哼哼地道：“今天算是我在你手里了，好吧！快说什么条件？”梅影笑吟吟地道：“可是你答应下来的，不准反悔呀？”云霄道：“大丈夫一言，如白染皂，那有反悔之理！”“好！”梅影缓缓地道：“要你跟我去一趟梅岭绿萼山庄！”云霄在答应下之后，却悬着一颗心，深怕这刁蛮的姑娘，提出个古怪的条件来，一听之下笑道：“行！

我答应你，但那得等救出来欧阳姑娘之后……”梅影道：“我也没要你现在就走呀，去早了还不行呢。须等中秋月圆之夜！”云霄道：“好，就依你，快说那欧阳姑娘被掳向什么地方去了？”梅影道：“伏牛山下青灵谷……”她话音未落，云霄一顿足，纵起身形，就跑了下去。梅影纵身也追了下去，喊道：“喂！云霄，你这是朝哪里跑呀？”云霄闻声停下了脚步，仔细辨了一下方向，也不禁失笑了。原来去伏牛山青灵谷应该是往西南才对，云霄却向了东北，这不是背道而驰，越走越远了吗？梅影赶了上来，道：“你去青灵谷，小妹奉陪一行如何？”云霄道：“梅姑娘有意同行，那是最好不过，只是……”梅影闻言，只觉脸上一热，眉宇间泛起了一片酡红，娇声嗔道：“怎么样，不可以么？”云霄笑道：“可以！可以！欢迎之极！”于是，两人就连袂奔了下去。一夜的急跑，连停下来打尖都没有，其实他们是在乱山之中，哪有地方去找食物，只有忍着肚子跑了。转眼第二日的过午时分，他们到了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名叫岔镇，是靠近驿道的一个山镇，虽然地方不大，商店旅栈也还都热闹。

云霄同着梅影在镇内走了半条小街，已嗅到从爆饭馆中，传出来脂肴油腻的香味。

他们两人几乎都有两整天没有吃过东西，一嗅到这种诱人的香味，嘴里忍不住吞着口水，不胜垂涎欲滴。

云霄转头看了梅影一眼，迈步走进那家饭馆，梅影跟进去，就门口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

这家小店里，地方不大，散置着七八张白木桌椅。

从厨肆之间，传来叮叮当当刀勺敲击之声，飘散出一阵阵肉味酒香。

可是，却冷清清的没有一个顾客旅人，他们虽然坐了下来，那跑堂的小二恍如未闻，懒懒的也不来招呼。

梅影颇觉着奇怪，实在她早已是饥火中烧，忍不住大声喊道：“喂！有人吗？怎么不作买卖了？”

她这么大的声音，喊了有好几声，才惊动了—一个瘦削的汉子，横眼向两人喝道：“你们乱嚷什么？我们这里已被人家包下了，今天不做生意，快走！”

云霄—听，这个气可就大了，他强忍着，反问道：“你们既然不做生意，为什么不关上门，是看我们没有银子吗？……”

“小杂种，胡嚷个什么，这店老子们包下了，还不快滚！”

随着那喝声，就见从店门外进来—人，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黑布短装，腰中系了—条白带子。

云霄扫目—瞥，已看出来那人的身份，准知是天蝎教徒，朝着梅影—使眼色，忽地站起身来。

他既不是要出店而去，也不是去对付那汉子，倏地—伸手，已扣住了店小二的腕，低声道：“走！领我到厨房看看去！”

那店小二见进来的那人，心中正然高兴，以为他—出面，准可把这男女二人，赶出店去……

谁知他—念未了，倏觉手腕上似扣上了—道铁箍，痛澈心脾，初还打算站稳身，无奈已作不了主儿，竟直朝厨下冲跌而去。

厨中架满了大小锅灶，正然热滚地冒着烟，喷发—阵阵的香气。

其中—锅内，正炖着两只嫩鸡，另—锅中，烹着—只肥羊。

云霄—发现了这么好的食品，松手推开了那店小二，探手方去锅中拿鸡，

两名厨子齐喝一声，抡起菜刀，扑了上来。

云霄顺手左右一拨，那两名厨子滚瓜似地翻倒在地。

他三不问，探手先取两只鸡，递给了梅影一只，又抓起另一锅中的肥羊，拧下了两只后腿，也送给梅姑娘一只，低声道：“决吃饱，怕会有一场战……”

这两个也真的饿急了，不问生熟，拿在手中就啃。

他们也就是方咬下了一口，还没等咽下去，倏闻外面一阵吆喝，已有三四个黑衣大汉，扑了进来。

云霄向梅影一使眼色，各自抡起手中一只羊腿当作了兵刃，冲了出去。

店堂上那四个黑衣大汉，分成两翼，各自抡起一柄单刀，扑身进招。

两人哪将对方放在心上，仍是一边啃着鸡腿，倒提着一只羊腿，蓄势待机。

一人想是看出来梅影姑娘好对付，抡刀一式“探花问柳”，刀尖直扎姑娘丹口小腹。

这是一式最下流的招数，尤其对女人而用这一招，正足见此人的下流。

梅影见状，由不得柳眉一竖，冷哼了一声，身形微微一闪，顺手将掌中羊腿陡翻，扫打而出。

“啪”地一声，这一腿正打在那人的脸上，扫滚出去七八尺远，那肉汁烫在面颊之上，灼得他哇哇大叫。

这一来，梅影姑娘见状怒气却消，反而咯咯娇笑起来，道：“喂！这羊肉的味道还不错吧！”云霄见状，忍不住也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中，就一边啃吃着鸡腿，一边抡舞着羊腿，裹住那三个人，打了个不亦乐乎。

那被梅影一羊腿打倒在地之人，见状准知道碰上了煞星，忍痛爬起身来，打算跑出去找帮手。

就在他方欠起了上半身，梅影也腾身纵了过去，抬脚朝他后背上一点，“娘呀”一声，重又趴下了。

梅影就有那么刁钻，她并不动手，只是用脚踏住那人后背心，一手倒提着羊腿，一手拿着只鸡在啃吃，神态悠闲已极，在看着云霄戏斗那三人。

那三个汉子，只不过是江湖上一般未流小贼，哪会是云霄的对手，不到几个照面已被那一只羊腿打得肉汁淋头，口鼻也都见了血，满身油腻，也只有噎气的份儿了。

云霄笑道：“怎么？各位都吃饱了吗？那就得受点委屈了。”

笑语声中，就见他把手中羊腿一拈，身形晃处，点中了三人穴道。

梅影腿起处，也踢过来那脚下人，云霄探手接住，用力往地下一摔，那汉子即哽吭了一声。

云霄笑道：“朋友！要知趣一点，问你什么，要实话实说，如有半字不真，哼……”

他方哼出了一声，微欠身，一掌向白木桌上拍去。

“啪”地一声大响，那么结实的白木桌子，被他一掌拍下，登时碎成碎片。

他说出最后一句话来，是声色俱厉。

那汉子的确被吓得胆破了，忙不迭道：“我说！我说！”

此时，天色已然日薄崦嵫，夜幕将已垂下了。

云霄命店小二掌上了灯，关起来店门。

店小二早已吓得失了魂，怎敢强违，遵命唯唯，且还又摆起酒菜来。

云霄使颜色命梅影试一试，看酒菜中是否有毒，另外又掏出几粒“冰玉去毒丹”，命梅影服下。

他这是谨慎，在江湖上，本来就是伤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总之小心就无大错。

一切安排就绪，就边喝着酒，边向那人问道：“我知你是天蝎教的人，快说，此地分坛在什么地方？”

那人嗫嚅着道：“在……在……”

## 第十一回

且说云霄以一只熟羊腿降住了四个黑汉子，店小二送上了酒菜，他试出了无毒之后，就一边喝着酒，向那趴在桌边的汉子问道：“我早看出来你是天蝎教的人，此处也必有你们的分坛。快说，在什么地方，坛主是什么人？”

那人嘎嚅着道：“分坛就在此镇正西一个山谷内，地名叫七星谷，我家坛主人称铁扇金钩文非，……”

他话没说完，突然一个低沉的声音，冷冷接口道：“不错，但他今天改了称呼，叫追魂夺命了……”

话音未落，倏见一道寒光，穿房而入，那汉子骇然一声惨叫

梅影一声娇叱，纵身穿窗而出，一式“喜鹊跃枝”，人就上了房。

但见繁星在天，夜风习习，哪有个人影儿，正然惊怔，就听云霄在店堂中叫道：“梅姑娘！回来吧！狗贼早走了。”

梅影应了一声，一个“燕子穿帘”式，重又回到店堂。

就见那黑衣汉子仰面倒在地上，张口突眼，喉间鲜血正然迸喷。

云霄仍然在狂饮吃着酒菜，就如个没事人儿样的。

梅影不禁一皱眉，娇嗔道：“我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就如是饿鬼投生似的！”

云霄笑道：“我师傅是出了名的馋饕，他的徒弟还能不是馋鬼。”

梅影撇嘴笑了一笑，道：“那贼子身形好快呀！”

云霄道：“他跑不了的，咱们吃喝好了，这就找他去。”

梅影道：“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

云霄笑着一指地上的死尸，笑道：“你没听方才他说吗？镇西七星谷。”

天黑无月，星稀云暗，山村人睡早，山镇一片死寂，到处都静悄悄的。

蓦然之间，从一处店房中，飞出来两条矫捷的黑影，轻飘飘的，连半点声息都没有。

好轻灵的身法！

他们飞身上房，可并没有耽搁，只是微一停顿，略辨了一下方向，前面的一人，早已像轻烟一缕，首先飞起，后面的一人，也跟踪而起。

一前一后两条黑影快得几乎一瞬即逝！

看方向，他们是奔向了镇西七星谷！

七星谷确是个绝险，两面崖壁陡立如斩，长满着藤蔓古树，中间是一条仄径，淡红砂地，寸草不生，最后一峰阻塞，上丰下锐，无法登越。

尤其那些藤葛蔓，并不是普通藤蔓，乃为苗山特产的子母勾连藤。

须知这子母勾连藤，乃是一种毒草，生相虽然有点像藤，但却根株纠结，一母九子，到处蔓延，茎叶上长满了茸毛细刺，不论人兽，如被刺上，马上痛痒交加，皮肉起泡糜烂，虽然不致丧命，但这份罪也够痛苦一场。

这谷中主人，早在数年前，费了不少心力，从苗疆移植而来，布防四方，用作这七星谷的天然屏障。

他们就因有这样的仗恃，所以在七星谷外面，并没有设下卡哨守望。

那飞驰而来的两条黑影，正是云霄和梅影两人。

梅影贪功，又居心要在云霄面前显点能耐，一到谷口，她连打量了下地势都没有，一顿纤足，就朝谷中扑进。

当她第一个起落，脚方着地，正打算再次纵身的瞬间，蓦听云霄喊了一

声道：“梅姑娘小心怪藤缠人！”

梅影闻声方一惊，倏觉脚底一阵奇紧，双足似被什么东西缠住。

幸而云霄示警在先，小姑娘武功已至上乘，身灵心巧，一觉着双足受缚，连忙稳住势子站好。

她初时疑必是被蛇虫之类所缠，不禁心中大惊，也顾不得细看，手中剑已顺脚而下。

但听“嚓嚓”两声，绑缠之物已告断落。

低头一看，见是一大片似藤非藤、似索非索的东西，无枝无叶，都有拇指粗细，遍地都是。

这一来，把个梅姑娘秀眉直竖，心中暗骂：“这些草木也会欺人！……”

心中一发狠，手中剑乱劈乱砍，不多久的功夫，已被她扫出一大块空地来。

此际云霄已纵了过来，见状笑道：“草木无知，你和它恼的什么气？”

梅影仍然气愤未消，娇嗔着道：“你说它无知，怎么会缠人？”

云霄笑道：“这种东西名字叫子母勾连藤，产在苗山，也有称它为死亡毒藤的。”

梅影笑道：“你知道的还不少呢！”

云霄道：“我曾跟着家师去过一趟，在苗山住了一年多哩。”

梅影道：“如此害人的东西，不除去它，留着害人不成？”

云霄笑道：“要像你这样的除法，满山毒藤，少说也得一月之功，那么一来，我们什么都不要干了。”

梅影闻言不禁失笑道：“依你怎么办呢？莫说我们就困在这荒山中吗？再不就知难而退，回到小镇上去。”

云霄道：“对付这种毒藤，只须用剑将母藤斩断，子藤就消失了刺人的功效，我们不就可以进谷了么？”

于是，两人就挥动手中剑，飞跃跳纵，一路上披棘斩藤，向谷中闯了进去。

远远地已闯到了一所大宅院，绕庄人影幢幢，灯火照耀如同白昼。

原来庄中早有了准备，加紧戒备起来。

两人鹤伏鹭行，慢慢地接近庄院石墙，耳听墙内杂沓的脚步声，已知巡逻的人不少。

梅影悄声道：“看样子，他们早有了准备哩，我们只有硬闯

云霄摆了摆手，笑道：“用不着，你看我的吧！”

说着，探手入怀，拿出一个纸包来，托在手上。

梅影看着奇怪，问道：“喂！你这是干什么呀？”

云霄笑道：“这是一包胡椒粉，让我变一个把戏给你看，记着，可不准笑呀！”

梅影笑着点了点头，心说：“看你闹什么鬼！”

就见云霄话落，陡然伏倒墙上，面向墙里，嘴上一用劲，对准那胡椒粉一吹，一层淡淡的薄雾，飞散向四五丈外。

那巡逻的贼徒们，一将胡椒粉吸入鼻内，只见鼻尖一酸，宛如是害了伤风样的。

“哈——啾！”一个个都打起喷嚏来。刹时间，哈嗽连声，一个跟着一

个，全都闹得涕泪交流。

梅影见状，几乎忍不住失声笑出来，倏听云霄弹指声，跟着拔身一纵，两人就越过第一进院子，闯入到第二进。

这一进院子，却显得有些阴森，正对面一排五间的大厅，黑沉沉的，没有一点灯火，令人有一种恐怖之感。

院中方圆不足十丈，但却满植着花树，假山鱼池，十分幽静。

梅影悄声问云霄道：“前院是那样地剑拔肾张，火把耀天，此处却又这样的阴沉沉……”

云霄道：“这种情形更是可怕，那一排排花树中，如果没有暗藏埋伏，就是别有所谋……”

梅影道：“埋伏有什么可怕的，我猜他们必是用的金蝉脱壳之计，前面虚张声势，其实主要的人，早就走了。”

云霄道：“不能那样大意，我猜……”

梅影哼了一声，道：“你猜什么？要是害怕，我替你开路好了。”

她说着话，一顺手中剑，大步向前走去。

云霄望着姑娘的背影，人却也举步，跟在她身后而行，但却暗运功力戒备着。

这出奇的沉寂，实在也真难使云霄放心，虽然在走着，却有一股紧张恐怖的情绪，暗袭着心头。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他们方穿过三四排花树，突听身后五六尺外，传过来一声冷笑，道：“这才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闯来！”

两人大吃一惊，云霄接口沉声道：“哪一位朋友，请出来答

花树后又传出一声冷笑道：“七星谷从来没有放走过一个活人，也是你等乱闯得的，目前你们已陷身重围，只怕是插翅难飞。”

梅影冷哼了一声，道：“我们既然敢闯七星谷，也就没有把你们这点鬼蜮伎俩放在心上，就是天罗地网，岂能奈何得了我们。”

花树后面那人道：“七星谷虽没有天罗地网可也称得上铜墙铁壁，只怕二位有进来之路，无出去之门吧？”

梅影在说着话，早就留上了心，蓄势待发，等到花树后面那人话音一落，她已觑准了位，陡地娇叱一声，道：“你现身出来吧！”

喝声中，扬手一掌，劈了过去，掌风匝地疾卷，撞向那人隐身的一处花树。

劲风方起，陡地响起了一声尖锐的哨声，就见一条人影微晃，一闪而没。

就在这时，一排弩箭，已啸风急射而来。

云霄迅疾拍出了一掌，强凌的掌风，迎着那一排弩箭，卷了过去，弩箭一遇上掌风，尽皆飞向一侧。

另一排花树后面，响起了一声冷笑，道：“好雄浑的掌力，也接我一记试试……”

话声甫落，一股劲风已激撞而起，直涌了过来。

云霄右手一扬，正待推出……梅影已早推出了一掌，口中娇喝道：“待我试一试如何？”

两股掌风劲气，相撞一起，立时激起一股强风，疾旋而起，升高约一丈余，方始“轰”地发出来一声大震。

风劲分散，吹得周围五尺之内，花枝摇头，叶飞片片。

这一招，双方都是强打硬接，竟然是势均力敌，未分强弱。

云霄心中不禁暗凛，心忖：“梅岭绿萼庄的武功，是也不凡，一个小女孩儿家，竟有如此的内力造诣？……”

就在他一念未已，刹时之间，箭风啸空，又是一排弩箭疾射而来。

云霄双掌平胸推出，劲风滚荡中，又把那一排弩箭震开。

可是，对方人手似乎不少，任是掌力如何的凌厉，无奈此落彼起，那弩箭宛如大河决堤一般，绵绵不绝，划空而来，激风而啸，声音刺耳已极，云霄陡地一声长啸，剑随身走，纵身而起，一边却喊道：“梅姑娘！箭矢没长眼睛，小心点哟！”

梅影咯咯一声娇笑道：“它伤不了我，你放心吧！”

话声中，人也持剑腾身而起。

就见两人腾身半空，各舞起一柄长剑，宛如二龙抢珠一般，上下飞舞。

劲风从两柄剑上直荡出来，那箭矢虽密，却吃不住劲风一扫，顿时纷纷坠落地面。

隐身在花树中的弓箭手，俱都是这七星谷选出来的壮汉，少说也有百数十人，手中用的也均是百石硬弓，双膀要是没有个三五百斤蛮力，休打算拉得开它。

由于这弓箭手都是好手，射出来的箭矢力量自是不凡，所以当被对方剑气震飞时，余力仍甚强厉奇疾。

就见半空中好似天女散花一般，连绵不断，啸风之声，也更是尖锐刺耳，蔚为奇观。

就在那些箭矢，簇簇连声，四下乱飞的当儿，蓦然响起数声惨叫。

原来那从半空震落下的箭矢，似如骤雨般，反射回来，弓箭手闹了个手忙脚乱，孽由自作，立有好几个人被箭射中，血光四溅，倒地不起了。

也有几个人见势不好，丢下弓箭跑开了去，还有狂呼停止放箭，总之，闹成了一团糟，箭势已缓了下来。

梅影身在空中，一眼看见那和自己对掌之人，仍在喝骂着弓箭手放箭，心中不禁有气，一晃手中剑，俯冲而下。

地面上那汉子眼角一扫，讥道：“俏丫头，你竟找上大……”

他那一个“爷”字还没有喊出口来，哪知梅姑娘身形快如闪电，一剑已扎入了他的前胸，应手响起了一声惨叫。

云霄笑了一声，赞道：“好一手‘问路斩樵’！”

他一声未了，立时有两个大汉扑了上来，双刀并举，挟风砍到。

云霄长笑了一声，虎躯疾转，铁掌轻挥，正打在当先奔来那大汉的右腕上。

“锵啷”一声，那人手中一柄朴刀，脱手也去七八尺远，正砍在那后扑上来的一人身上，响起了一声惨叫，被生生斩断了一条膀子。

梅影此际也身形落地，见云霄只一举手，连伤了两人，不禁也笑道：“云霄！你这一手也不错呀！”

两人全都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竟没把眼前的危险，放在心

笑声未歇，又有十几个大汉走了上来，分向云霄两人，抡刀便砍。

云霄又是一声长笑，倏地一矮身，一个扫堂腿，踢倒了近身的四个汉子，跟着遥发一掌，又击落了一人手中刀，人跟着也扑了上去。

梅影一顺手中剑，娇叱道：“不怕死的，就一齐上来吧！”

喝声中，唰地一剑，横扫向身后的一个大汉。

那人挥刀一封，“锵唧唧——”金铁大震声中，火星冒起老高，手中刀竟被震得脱手飞去。

云霄和梅影两人，宛如似出押猛虎一般，剑削掌拍，倏然之间，击倒了七八人。

忽然斜刺里，纵出来一人，是个中年文士，横身截住了梅影，嘿嘿一声冷笑道：“丫头休要撒野！”

话声中，右手一展折扇，“唰——”斜里划出。

梅姑娘家传绝艺，算得上见多识广，一看此人出手，就知遇上了劲敌，再一细打量，觉着有些面熟，似在哪里见过。

这时对方已动上了手，她也无暇多想，玉腕一翻，长剑自底向上撩起，削向那人手腕。

那中年文士身子一侧，沉腕避过，左手是一支铁钩，迎胸扎到。

两人这一动上手，一剑一扇，剑洒寒光，扇扫劲风，招数变化，极尽巧妙。

转眼间，就拼斗了二十多个回合，双方打了个胜负不分。

梅影在动着手，从对方扇招中已认出是谁来了，心中更是暗暗吃惊，忖道：“怎么涟水四妖投了天蝎教？贪墨师爷文非既然已现身，另外三妖想必也在这里了。”

原来动手的这位中年文士，正是涟水四妖中的贪墨师爷文非。

他自从在梅岭被云霄一剑削断了左腕，就在那削断之处，装上了一支钢钩，如此一来，更使他手中多了一件兵刃，反而武艺增长了，和人动起手来，右扇左钩，互相呼应，竟闹出了个“铁扇金钩”之名。

梅影既认出来对方是那贪墨师爷文非，就又联想到云霄在梅岭一剑退四妖的事，心忖：“人家一剑赶走了四妖，我要是连一妖也斗不过，未免不是意思……”

心念动处，暗中一咬牙，手中长剑一紧，连攻三招。

她这三招，乃是梅花剑法中的三绝招，可说是迅快辛辣，兼而有之。

文非冷哼一声，微微退了半步，跟着招式一变，钩扇连环，立又把劣势稳住。

这时的云霄，已然剑劈拳打，伤了有十几个人。

他眼见梅影被一个中年文士缠住，看样子取胜之把握不大，就想冲过去一助梅姑娘。

可是，那环攻围扑的大汉，竟然是越来越多，一有伤亡，立时就有人补上空位，由不得怒火高烧。

他本来是不愿多杀戮，只是把那些人打伤而已，哪知对方竟用上了人海战法，此仆彼继，如疽附肉般，没结没完了。

心中一有了气，顿时眉冲双煞，太阿剑起一道寒光芒闪动，“八方风雨”，“神龙舞空”、“追风赶空”，一支剑幻成了满天剑影，刹时间惨叫连声，迫得那围攻之人，纷纷向后倒退。

云霄逼退了身前围攻之人，纵身一跃，直飞过去，身形一落地、电光石火般倏地一探左手，迅快地向文非执扇右手腕穴上抓去。

眼看着，他这一招用出，那贪墨师爷文非是非得撒手丢扇不可。

就在这时，陡有一股劲风，从侧边袭来。

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道：“我说什么人有这样的大胆，敢夜闯七星谷，原来是云大相公，梅岭一别，我弟兄每日都在念中，尊驾可还记得我涟水四妖吗？……”

云霄耳中听着话，右手剑早反了出去，同时左手去势不变，仍然抓向那文非的右腕脉穴。

“锵”地一声响，两剑接实，那人的一支剑，竟然被削成两段，惊叫了一声，向后倒纵出去。

就这一瞬间，云霄右剑拒敌，左手去势，仍极迅快，手指一转，已扣上了那文非的脉穴，暗中一加劲，喝道：“松手！”

喝声未了，突觉手背上一阵奇痛，五指力顿失，心头骇然，由不得松开了手，倒跃而退。

梅影吃了一惊，忙问道：“云霄，你怎么啦？！”

话声中，长剑一招“横断巫山”，迫退了文非，迅即飞身纵到云霄身侧，深情款款地看着他。

云霄抬起左手，借星光看去，只见手背上划了一道伤口，还在浸着鲜血。

贪墨师爷文非哈哈笑道：“姓云的，当年你断我左腕，今日我以牙还牙，也伤了你的左手，算扯了一个平，不过，我这左手钩是喂有奇毒，子不见午，午不见子，除了我那独门解药，世间再也无人能够解得了。”梅影闻言，这一惊可是不小，心付：“这文妖讲话，容或有夸张之处，但是云霄的伤势却是不假……”

心念转处，柔声道：“云哥！咱们还是退出去吧！”

云霄乍闻梅姑娘这一声亲热的称呼，由不得一怔，心说：“糟了，师父的话要应验……”

在这时，院中横七竖八已躺下有二三十个人，有一大半是胸破脑裂惨死了，还有十几个人是受了伤，呼爹叫娘，哀叫之声，此起彼落，静夜闻之，令人不寒而栗。

贪墨师爷文非嘿嘿一阵冷笑，道：“姓云的，听到没有，你杀我七星谷这么多人，赏你个全尸，还不够便宜的吗？”

云霄探怀取出一个小瓶儿，倒向嘴中几颗丹丸，应声笑道：“姓文的，只怕你那毒药，奈何不了云霄……”

贪墨师爷文非奸笑了一声道：“我就不信你有毒不侵，接我一扇！”喝声中“唰—哒—”一声响，折扇乍张又合，疾如闪电般，点了过来。云霄太阿剑平起拍下，正砸在那折扇上。

文非却打了个如意算盘，他要和云霄一斗真力，虽然他明知对方内功造诣比自己高，但他要逼使对方毒气攻心，到时还不是网中之鱼。

于是，扇剑甫一相触，就暗运真力由扇上传过去。

云霄微微一笑，也潜运真力，与之相抗。

梅影却有些不放心，悄声问道：“云哥哥！妄用不得真力的呀！”

云霄笑道：“四妖全得上当，你放心好了！”

黑影中隐着无常西施勾红，眼见云霄神态自若，并不带有一丝中毒现象，心中就感到奇怪。

又一看贪墨师爷文非，头上已见了汗，显然有不支之态，立即纵了出来，

一抡手中金钢棒，“当”地一声，敲在云霄剑上，道：“我也算上一份！”

另一个没现身的乾坤浪子藏能，看出了便宜，扭扭捏捏走了出来，笑道：“哟！云相公一力降十会呀，我得要见识见识！”

他说着，扬起手中粉红绢帕，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香味，直扫向云霄的鼻端。

黑心书生胡满喊了一声：“还有我的一份。”

喊声中，一扬手中断剑，也朝云霄的剑上压去。

这只是一瞬间的工夫，在这一个时间中，云霄竟然要力敌横行江湖多年的涟水四妖。

须知四妖江湖上，并非等闲人物，以功力而论可以列入高手之林，云霄竟然以一敌四，而且乾坤浪子藏能，又是从侧旁袭至，劲势凌厉在其次，他那粉红绢帕上，却是藏有歹毒的迷药呢！

云霄一边动力相抗，百忙中，左臂长处，就去抓那乾坤浪子藏能的绢帕。梅影见状，惊叫了一声，道：“云哥哥，他那手帕抓不得，有迷药奇毒呀！”云霄笑道：“不妨事的，你忘了天山法毒丹了吗？”乾坤浪子藏能一见云霄来夺他的绢帕，心中高兴不已，心忖：“小子，你上一回当吧！”

须知在他那粉红绢帕中，藏有极为歹毒的药粉，名叫“万不复散”，不论敌方功力多高，只一被毒气所侵，一个时辰之中，化为脓血而死。

他没想到云霄竟然不惧，倏地又提到那“天山祛毒丹”几个字，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急忙变招。

云霄可比他快得多，正当藏能手臂方一缩，他中指已勾住了那绢帕，猛喝一声：“松手！”

喝声中双臂全都用上了劲，先是乾坤浪子藏能惨叫了一声，绢帕被云霄真力震裂成片片，摔在了他的脸上，一张涂脂抹粉的脸，成了一团血污，惨叫声中，逃回到花阴深处。

右臂太阿神剑震处，乘着三妖乍闻“天山祛毒丹”心惊微呆的瞬间，真力贯注，一阵“锵唧唧”乱响，三般兵刃飞上了半天，三妖也被震得七八步远。

云霄趁势大展神威，太阿神剑招演“行云布雨”，但见寒光吞吐，洒出万点金星，分取三妖。

眼看着三妖就要命丧剑下，蓦地响起了个娇脆的声响，喝道：“住手！”

声出人现，就见白衣飘飘，飞纵而至，来了一位白衣女郎。

梅影早已看出来人是谁，笑着招呼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薛玲！咱们又碰上了。”

来人正是天蝎教中的贞女薛玲，也就是他们自封的“长春公主”。

她乍闻对方喊出了自己的名字，似乎有些吃惊，呆了一呆，冷冷地道：“梅丫头，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梅影咯咯笑道：“我当然知道啦！”

薛玲斜瞟了云霄一眼，道：“是你告诉她的吗？”

云霄就只淡淡一笑，也不置可否，却转变话题，问道：“请你告诉我，欧阳玉霞人在何处？”

薛玲道：“我不是早说过了吗，她现在青灵谷！”

云霄道：“有地方就行，梅姑娘，咱们走！”

薛玲道：“青灵谷早备下欢迎的人群，准备迎接大驾！”

云霄豪情地一声大笑道：“任那青灵谷是龙潭虎穴，云某人却没放在心上。”

薛玲冷冷地道：“你自认为很了不起，是吗？”

云霄道：“我云霄并不敢妄自尊大，但为武林前途，责无旁贷决不后人。”

薛玲讽嘲着道：“好雄壮啊！只怕你一只手挽不回怒潮狂澜。”

云霄淡淡一笑道：“我为的是天下苍生，武林劫运，须知云门家风，向以扶正义除暴虐自居，只问所为对不对，不管所行成不成，尽力而为。”

他这几句豪语，真说得掷地有声，梅影似被豪气所激，秀目中神光闪闪，瞪眼直看着云霄。

薛玲无语一声长叹，似乎她也为云霄豪气所动了。

这只是一眨眼的事，薛玲迅又回复了她那冰冷的神态，冷冷地道：“但愿你能尽展宏谋，不过你得记住，你又挑了本教一处分舵……”

云霄朗声一笑道：“你们就给我记上帐吧，咱们总有结算之日。”

他话音一落，转身大步向外走去。

梅影却笑嘻嘻地向薛玲道：“小妹于，我们可要告辞了，再见啦！”

笑语声中，人却追上了云霄，两人并肩走在一起，梅姑娘且还探出玉臂勾住云霄一只臂膀。

这份亲热劲，入在了薛玲眼中，真个的妒火中烧，冷冷地哼了一声，暗骂道：“让你这丫头得意去，总有一天，要你识得我的

厉害……”

云霄和梅影一口气跑出了七星谷，才放缓了脚步。

梅影幽幽瞟了他一眼：“你好像很挂念那欧阳姑娘的呢？”

云霄淡淡一笑道：“救人如救火，一步走迟，就可能铸成终生恨事！”

梅影道：“咱们这就直去青灵谷了，可对？”云霄道：“是的！须得跑到薛玲之前，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两人一路说着，一边施展快速身法赶路。伏牛山纵贯河南西部，绵亘数百里，其中深谷绝壑，不可胜数，究竟青灵谷在山之何处，他们两人谁也没有到过。山上山下，虽有不少伐木探药的人，但他们问来问去，谁也不知青灵谷的所在。梅影气得顿足骂道：“我猜咱们准是上了薛玲那丫头的当了，再遇了她，看我不剑劈了她才怪。”云霄笑道：“我看你们两个武功差不了多少，只怕你不容易劈了她呢。”梅影闻言倏地秀目一瞪，娇咳道：“怎么？你舍不得她是吗？”

云霄见姑娘又使小性儿，只好淡淡地一笑，道：“谁说的，我恨不得你能杀了她。”

梅影见云霄顺着了她，心中觉得十分高兴，嫣然一笑道：“那还差不多！”

两人奔走在峰峦丛中，瞎摸了两天，虽然不寂寞，却心焦，走到最后，连路也没有了，原来走进了一个死谷。

云霄气得一顿足，刚骂了一声：“真背时……”

梅影已扑向面前的一座小峰，从一个仄径中钻了出去，不一会，又探出头来，欢呼道：“云哥哥！快来呀，我猜这里一定就是青灵谷。”

云霄闻言，纵身也扑了过去，转过小峰一看，入眼一片碧绿。

原来这地方也是一道狭谷，两边崖壁上，全是藤蔓古树，在阳光照射下，映的人衣矜面目，都成了翠色。

“啊！”云霄慨叹般吐出了一口气，道：“这里可能是青灵谷了。”

梅影像似发现了宇宙大秘密，欢愉道：“我猜一定是的。”

他话没说完，云霄陡然又叹了一口气道：“是也有用。”

梅影吃惊地道：“那为什么？”

云霄抬手往前一指，道：“看到没有，前面是个无底深涧，两边峭壁如堞，再高的武功也飞越不过去。”

梅影闻言看去，真个的，那断涧少说也有七八丈宽，两边崖壁陡立，是无法飞越过去，不禁为之沮丧。

正当她灰心的当儿，急见从涧下崖壁间，传来吱吱叫声，跟着就见纵跃上来有七八只小猴儿，正追逐着飞奔。

她心中一动，笑道：“有了，我有办法能过得去。”

云霄笑道：“你有什么办法，可否说出来听听？”

梅影道：“你看到那一群小猴儿虽然灵活，它可不会飞呀，上下崖壁，必然有攀附之物。可对尸

云霄听了微微沉思了一下，笑道：“好妹妹，你真聪明，幸亏你想得出来，哈哈！哈哈！”

他笑着，探臂就去抱人家姑娘，哪知一抱之下，却扑了一个空，重心一失，人倒几乎栽向地上，他不禁一怔。

梅影一撇嘴笑道：“真是癫老头的传授，要发狂了是不是/

云霄腼腆地一笑，道：哦是太高兴了，妹妹莫生气/

梅影道：“谁生气了？”

云霄笑道：“不生气就好，咱们过去看看吧！”

于是，两人就走向那断崖边沿，向下看去。

就见悬崖下面又是个幽谷，足有五六十丈上下，由于崖脚凹陷，所以下边显得十分敞阔，两壁间生满了藤葛。

以他两人全有武功在身，既有攀附之物，上去即是费不了多大的劲，所以全不考虑，即便滑藤而下。

数十丈高深，眨眼便到，等距地面约有两丈来高时，一齐纵身下跃。

就在两人脚方落地，倏地足下传出一声“咯勒——”

这出奇的一声，把两人吓了一跳，着足似是踏上了枯枝，但那声音不会这么大？……俯首细看，见脚下乃是绿茵细草，更没有半枝枯柴，何以会发出响声？

两个人也都年轻，年轻的人无不好奇心重。

梅影翻手抽出长剑，就向草丛中跳去。

“铭嘟嘟”一响金铁交鸣之声。

梅影只觉手一震，迅疾抽剑出来看时，却见剑尖被一宗物件，划裂了寸来长的一道口子。

这一来，她就更耐不住好奇心，但却小心得多了，甩开了手中长剑，伸出两只纤纤玉掌，轻轻的，向草丛中扒去。

“呀！”地一声尖叫，她倏地一纵身，扑向云霄怀中。

云霄只是在打量四下的形势，还真没防到这一着，一见梅姑娘惊悸地扑向自己怀中，不知是出了什么事，忙问道：“出了什么事呀？”

梅影幽幽地道：“你看吗！”

云霄注目看去，见草丛中掩盖着两副骷髅，白惨惨的也真有点慑人。

从形状上看，枯骨纠结，似为两人恶斗而死，看来必是江湖中人。

倏地眼前闪起一道毫光，扫目一瞥，看出在另一堆骷髅的腹部，插着一柄长剑。

云霄缓缓地道：“假如我没有猜错，这两人必是武林中人物。”

云霄道：“两人必是有仇，再不就是争夺一件宝物，可能其中一人早已伺伏在这里，等候多时，另一人从崖上滑下来之后，猝起发难，一人用剑扎死了另一人，看！那不是一柄剑，尚留在那里吗？”

梅影道：“你猜得也还有理，只是另一人怎么死的呢？他既然刺中了敌人，但那人尸旁又没有兵刃呀！”

云霄沉思了一下，道：“大概他是先中了对方的掌力，或者是暗器，等他拚力刺死那人之后，临近时，那人又重击了他一掌，因而同归于尽了……”

梅影笑道：“也还勉强，但却算不上合理！”

云霄笑道：“看那两具骷髅，少说也是三五年前的事，更没听人说过，怎能猜得真实。”

梅影道：“我猜两人必是为争一柄剑，所以闹了个两败俱

云霄哈哈笑道：“你是说他们就争的那柄剑？一块废铁，有什么可争的。”

梅影道：“废铁？只怕你们云门世家，没有几柄这样的废铁吧！”

云霄笑道：“你说那剑是宗宝物？”

梅影道：“虽赶不上你那太阿剑，但也必是‘湛庐’、‘紫电’之类。”

云霄笑道：“就那黑黝黝的东西呀？怕都蚀透了呢！”

梅影道：“你可敢打赌？”

几天来，云霄和梅影在一起，早已领教了姑娘的刁蛮，就是明知自己准赢，他也不敢打赌，连忙摇手道：“我不上你的当，总之我不能相信那是件宝物。”

梅影微微一笑，走了过去，抽出了那柄剑，轻轻的在蛮靴底下擦了几下，登时间尘垢尽失，闪出来一道寒光，端的是件神物。

云霄由不得惊叫了一声，道：“啊呀！真是件宝刃哪！”

梅影冷冷地道：“什么宝刃不宝刃，废铁而已。”

说着转身就走，理也不理云霄，等她走出数丈，不见云霄跟来，回头看去，见云霄在那里拨草翻藤，似在找寻什么东西。

她轻吁了一声，道：“你在找什么？就这一块废铁我已捡到了，难道还真的会有盖世奇珍！”

云霄道：“不是，我在替你找找剑鞘呀！”

梅影道：“找不到的啦，就是有也早朽烂了，找着又有什么用。”

云霄一想也对，腼腆地一笑，才跟了上来，道：“影妹！我真佩服你，我竟没看出来那是件神物。”

梅影笑道：“哪里是什么神物，一块废铁吗。”

云霄笑道：“好啦，人有失足，马有漏蹄。那叫漏眼……”

他话音未了，突然一股劲风袭来，两人全都迅疾闪身让开，定神看去，却见从草丛中，窜出来一只花豹。

须知山中猛兽，以豹子最是凶狠残忍，行动较虎狼也更见矫捷，那虎狼虽说是嗜肉的猛兽，但在吃饱之后，甚少有伤人的。

豹却就不同了，纵然它吃得饱到不能再饱，也捺不下了它那杀伤外物的天性。

幸而两人见机得早，未被那豹子扑着，但却吃了一惊。

而那豹扑了空之后，立即伏地蓄势，低吼了一声，倏地跃了起来，扑向了梅影。

梅影方得神剑，正然跃跃欲试主刃的锋利，见状清啸了一声，先闪身让开来势，等那豹掠顶飞过的瞬间，一式“举火燎天”，刺向那花豹腹部。

在这同时，云霄也不怠慢，翻手从背后抽出来太阿剑，一式“长虹贯日”，人随剑走，也扑了上来。

那花豹似通人性，和一般普通的豹子，不大一样，扬爪纵身，似乎极有分寸，在两位武林高手，和两柄神物利刃攻击下，竟然闪挪得法，避了开去。

它也似乎看出来两人不好惹，长啸一声，竟然仓惶逃走，翻身向一片大树林中，直奔而去。

梅影不禁惊噫了一声，道：“咦，畜生还会点把式呢……”

她一声未了，遥遥听到一个老妇人的声音；道：“花儿！你也真太胆大了，莫说人家是两个人，就单那小姑娘你也斗不了人家呀！”

两人闻言不由大惊，暗忖：“听口气似乎对花豹而言，在这穷谷之中，竟有人以豹为子的，岂非怪事？”

一念未已，那老妇的声音，又遥遥传来道：“二位远路到此，想必也饥渴了，何不来寒舍喝杯山茶。”

两人互视了一眼，梅影接口道：“谢谢你老人家的盛意了，我们还要赶路呢。”

那老妇人笑道：“我老婆子在这谷中住了数十年，从未见到外人到此，已不知人间何世，难道二位就不愿让我一睹衣冠吗？”

云霄应声笑道：“我们素不相识，怎好随便打扰。”

老妇人道：“萍水相逢俱是有缘，何况又驾临青灵谷，哪有过门不入之理，知道的说二位客气，不知的岂不认为我老婆子小气了。”

“青灵谷？”两人闻言，不禁心头一震。

梅影悄声道：“云哥哥！咱们误打误真的摸到青灵谷来了。”

云霄道：“我看此非善地，咱们可得小心着点。”

梅影把嘴一撇，道：“我不怕，多惊险也吓不倒我。”

说着话，纵身就翻上了一棵大树，向前看去，黑压压一大片，哪看到个人影。此际，云霄也纵了上来，看了眼前的情形，也是一怔，悄声道：“看那豹子翻身入林不久，就听到那老妇人之声，可能就在左边，不过……”

“不过什么？”梅影瞪了他一眼。

云霄道：“我担心深入更是危险。”

梅影道：“那你就别来啦！”

云霄道：“我哪有不去之理，只是那欧阳玉霞乃是我云霄未婚之妻，让姑娘为我冒险犯难，实在过意不去。”

梅影道：“这是我愿意的，关你什么事？梅岭家风是见义勇为，也不比你们云家差多少。”

她话音方落，又传来那老妇人的声音，道：“对呀，江湖上谁不知武林三大家，云门、梅岭、大巴山。二位即是两家传人，更须要到寒舍坐坐了。”

云霄接口道：“你是什么人？”

老妇应道：“见面自知。”梅影由两人互相问答了一句话中，已听出对方话音发自西边一丛参天古木中，立即双足一点，循声扑去。

云霄也只好随后跟了去，但他心中却疑虑不已，暗忖：“住这等险恶之

处，又是和猛兽为伍的人，必不是什么好道。”

两人就在那些大树枝梢之间，兔起鹘落，飞纵跳跃，不到一盏茶的光景，已出去了二三十丈，停身在一棵大树枝丫之间。

放眼朝前打量，见身前不远另一棵大树枝丫上，架盖着一幢木屋。

那木屋并不大，但却可看出来那架屋之人的匠心独具，因为住这种地方，只有树上较为安全。

远远从那屋门看去，隐约间瞧到了一条豹子尾巴，门前搭着一块四五尺宽的木板，其他地方，因被大树枝所遮，看不十分清楚。

就在两人方自打量这树上怪屋，倏见门口处，现身出来一位白发披肩的老妇，望着二人立处，哈哈笑道：“深山穷谷天降嘉宾，且又是云、梅二家传人，我老婆子还走了这一步老运，幸何如之，哈哈，哈哈！请屋中坐吧！”

双方这一照了面，云霄也看不出对方有何异状，心中方自犹豫，梅影先已纵了过去，他无法也只有过去了。

正当梅影身形下落，脚方一着那木板的瞬间，陡觉足下一轻，一声哎呀没有喊出口来，人却向下坠去。

云霄起步得慢了一些，同时暗中也在提防着，一发现梅姑娘中伏，身形向下坠的瞬间，他不敢下落，探足斜着一踩树枝，身形立朝树梢上纵去。

身方上升不到一丈，倏觉头顶一紧，触着了一宗物件，乃是一层细网。

暗中叫道一声：“不好！”

迅疾矮身蜷腿，猛地又是一蹬，“海燕掠波”斜着纵出去七八丈远，仍又落在方才停身的树枝上。

那老妇人哈哈笑道：“好一个滑溜的娃儿，你跑得倒是快呀！”

云霄气得双眼都冒了火，但他知道生气管不了用，只有按下心中怒气，冷冷地道：“你是什么人，我们和你无怨无仇，为何设下诡计陷人？”

老妇人笑道：“你不认得我，我却认得你。”

云霄诧异地道：“你认得我，我和你有什么仇恨！”

老妇人冷冷地道：“我早知你是天山老不死的徒弟，你不是叫云霄吗？老身虽和你无仇，却和这女娃儿有仇。”

梅影一坠下那翻板去，本打算顿足上纵，哪知驻足处软用不得劲，心中一急，探目看去，见自己落在一个网中，竟然被吊在了半悬空。

小姑娘心高气傲，哪吃这个亏，暗骂了一声：“老鬼婆子，就这一道丝网能困得住姑娘？”

心念动处，双手张开，提了一口真气，打算以真力把网震断。

哪知，乍看去那丝网细如发线，不但坚韧异常，且还松软得特殊，真力竟然无法加诸其上。

心中正自懊丧，忽听老妇人说和自己有恨，忙接口道：“我梅影初次出道江湖，自信没和人结过仇，几时和你老人家有了梁子呢？”

老妇人笑道：“你要问这个吗？等那徐绿华来时，自会告诉你！”

梅影惊异地道：“怎么？你说我的阿婆要来？……”

老妇人道：“她自然不会自己来，但如果知你被我擒住，她就得来不行！”

梅影道：“那她怎会知道我在这里呢？”

老妇人道：“姓云的小子，自会送信去！”

云霄接口道：“我可没有那么多空闲，我看，你还是放了人家吧！”

老妇人哈哈笑道：“好小子，你说得倒轻松，放了她……哼哼！我困在

这穷谷中五十年，这罪可不是好受的呀！”

云霄道：“你困在这里，和人家又有什么相干……”

者妇人道：“不相干？……当年徐绿华梅花针射瞎了我双目，抢走了我心爱的人，弃我在这穷谷之中，以为我必死无疑，哈哈！哪知我吴巧命却长得很呢！”

“吴巧！”梅影心中惊叫了一声，忙道：“哎呀！你就是吴姥姥呀！快放了我吧！”吴姥姥冷哼了一声道：“小丫头，你别做梦，徐绿华不来，休想我放了你！”

梅影把脸一哭丧，道：“从这里到梅岭，往返最少得一个月的时间。”

吴姥姥道：“那你就等上一个月吧！”

梅影道：“假如我阿婆一年都不来呢？”

吴姥姥道：“那你就在这里陪我一年……”

云霄蓦地朗声大笑起来道：“你这老婆子也太不讲理了，哪有逼着让人家陪你的，你为什么也不生些儿女，叫他们陪着你呢？”

吴姥姥厉喝一声，道：“小子，你敢对我无礼！”

云霄道：“谁对你无礼了，是你不讲理啊！”

吴姥姥道：“我怎样不讲理了？”

云霄道：“你和梅阿婆有仇，就该到梅岭找她去，自己又不敢去，却拿着人家女孩儿出气，是不是不讲理，如果你有儿女，被人家这样折磨，你该怎样？”

吴姥姥闻言，沉默了一阵，长叹了一口气道：“我是有儿子的，也有个小孙女，可是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她喃喃地默念着，似有其不胜舐犊之思……

云霄笑道：“老前辈，你是否愿意说出来你儿孙的姓名，我也许可以替你去找一下子。”

吴姥姥闻言，抬起头来，对着云霄，从那已失明的双目中，似乎淌下了几滴泪珠儿，缓缓地道：“我儿名叫桑锐……”

“桑锐！”云霄惊叫了一声，“可是人称玉面封狼的那个桑锐吗？”

吴姥姥一听，神情立即显得激动起来，忙问道：“好小子，你认得他吗？他在什么地方，快说！”云霄闻言，不由为对方的神态所感动，心中暗叹一声忖道：“人谁无父母，谁无子女，一到了老年，由不得就会想起自己的子孙来。”

他立时又联想到自己的二弟云汉，虽然他这样的倒行逆施，父母何尝又不是在深爱着他……”

沉思中，他忘了大敌当前，就松弛了戒备，蓦听梅影高喊了一声道：“云哥哥！小心……”

一声喊声未了，倏觉肩上一紧，忙不迭扫目看去，就见那吴姥姥人已到了跟前，双掌已搭在了自己的肩上。

他心中一惊，方待挣扎，又觉脚上一轻，竟被人提下树来，甫一落地，立又被按倒在地上。

吴姥姥沉声道：“小子，你说话吧！若有半字虚言，哼！哼……”云霄被对方制住了脉穴，浑身劲力全消。

他这时喘迫着，连急带气，脸色惨白，双眼却红如火球，额头上，冷汗颗颗滚下，愤怒地望着对方，心忖：“我只要能脱出掌握，不用剑扎你几个

透明窟窿才怪！”

他思之未竟，吴姥姥却喝道：“怎么，你说话呀？”

云霄冷冷地道：“有什么事，你就快问吧！”

吴姥姥道：“你在什么地方见过我那儿子桑锐！”

云霄道：“他早就死了。”

吴姥姥闻言，呼吸似有喘促，脸色变成了铁青，身躯也有点颤抖，大声喝道：“放屁，我那儿子的武功可不含糊，他会死，我不信！”

云霄道：“你不信算啦，去找他回来呀？”

吴姥姥道：“我是得找他回来，你得答应陪我去找！”

云霄道：“我陪你去找？，没有用，除非请阎王陪你去差不多！”

吴姥姥冷哼了一声，道：“你不答应陪我！哼，可由不得你！”

云霄道：“你要把云大爷怎么样？”

吴姥姥陡地露出一副狞狰的面目，嘿嘿冷笑道：“小子，你听着，我要点散你一身功力，让你能吃能喝，能行能睡，就是不能运气，也不能和人手，腿动废腿，手动废手，骂人点哑穴，瞪眼就挖掉你的眼，跟着我走！”

云霄道：“你那宝贝儿子，都死了多年啦！要我陪你去哪里找去？”

吴姥姥道：“他真的死了么？”

云霄道：“我骗你干什么？他就被埋在阿房宫的遗址上。”

吴姥姥道：“可是你动手杀他的吗？”

云霄笑道：“那时我还是小娃儿呢！怎能会杀了他呢？”

吴姥姥手上陡地一用劲，厉声道：“快说！是谁？是什么人杀了我的儿子？”

云霄心中一动，暗付：“好吧，我让你们闹个自相残杀再说！”

念头转处，朗然道：“凶手就是那天蝎教主……”

吴姥姥道：“什么，是天蝎教主？”

她问出一声之后，接着就是一阵狂笑，道：“好小子，你敢骗我！”

话声甫出，就见她那两只紫黑的长爪，由肩部移到了领上，而且手上加了劲，嘴中喃喃地道：“好小子，敢在我面前耍花枪，告诉你，那前后两位天蝎教主，都是我的师妹，她们会害死我的儿子？！”

云霄闻言，暗吃一惊，他这才想起五十年前称雄江湖的花氏三狐，这吴姥姥乃是当年三狐之一的通天狐吴巧，依次是玄天狐仇妙，翻天狐花媚。

玄天狐仇妙后改名仇贞，隐居北天山，竟然又以花仙的姿态出现江湖，替那翻天狐花媚接掌了天蝎教。

云霄虽然想起了这些故事，但他这时被那通天狐吴巧双手叉得窒息了，全身都软绵绵的，呼吸立即感到困难。

他已知道危机临头了，身子受制，汗出如浆，不禁暗自叫道：“天哪！我云霄就这样死去么？”

喉头的压力，越来越紧，就觉得天旋地转，双目金花乱闪，胸中一阵阵逆血翻腾。就在这时，忽然传来了一声豹的惨嗥，恍如狂飚刮林而过，枯枝败叶均被震落的样子，凄厉已极。

这一声的传来，使得云霄心中倏地一震，暗道：“不好，大约梅影妹妹已被豹子吃去半个了吧？”

他一念未了，就觉得眼睛一黑，宛如坠入阴黑的万丈深潭，飘飘然有若梦游太虚，人就昏厥过去。

原来梅影被困在网中，眼看着云霄被制，芳心大急，无奈这张丝网太奇特了，竟然无法用得上真力，急得她手足失措。

忽然纤手触着一物，蓦地想起自己新得来的宝剑，神志倏地一清，暗道：“我真是急糊涂了，手中现有神物利刃，怎么都忘了，不妨试试能否斩断这条网，如果能斩得断，不但自己可以脱困，也可以救得了云哥哥啦！”

心念一起，就慢慢抽出神剑来，插进网孔中，暗运腕力，猛的向上一挑，唰地一声，已被她削开了一尺多长的口子。

这一来，禁不住芳心大喜，立即用剑左右横竖划了几个口子，就仗剑从那孔中，溜了出来。

哪知，在那网旁正优伺着那只花豹，一见梅姑娘脱困而出，低吼了一声，就扑了上来。

梅影不防，倒被它吓了一跳，迅疾伏身，一式“仰观北斗”，剑从时下扫出，正掠向那豹的顶皮，连皮带肉，被削下巴掌大一块，立即渗出缕缕血丝，发出了一声惨叫。

通天狐吴巧乍闻花豹惨叫之声，心头一震，由不得就松了手，云霄颓倒地下，她却将身形，斜斜地向后一仰，腰上一用劲，宛如脱弦之箭，射了过去。

须知通天狐吴巧对于那花豹无异母子，她从乳豹开始，就一直哺育它长成，且还传授调教它练功夫，相依为命十数年，她当然是十分关心。

所以一听到那豹呼救之声，就立即放下了云霄，飞纵过去。

但等她一到那木房下面，听觉上似乎感出入豹已没有了争斗。

须知这通天狐吴巧的双目，已被徐绿华的梅花针打瞎，只能靠着敏锐的听觉去辨别，侧耳听之下，并没有发觉个动静，还以为是花豹受了重伤。

于是咧唇吹出了一声哨音，召唤那花豹子。

那豹子被她调教得倒是十分通灵，闻声就扑了过去，依偎在她身边，呜呜的低叫着，宛如小狗偎依着老母狗的样子，十分的亲切。

通天狐吴巧在这谷中五十年，因为双目失明，就锻炼她那听觉，却收到奇效，平常可以听出百十丈远，无论人畜，都能分辨出来。

她这时侧耳一听，微闻有脚步起落之声，就知敌人没有远去，立即拍花豹头顶，喝道：“花儿！快追上去，把她吃下肚去。”

## 第十二回

那豹闻言，立即腾身又起，朝梅影扑来，同时吴巧也纵起了身形，循声飞追。

原来梅影一剑逼退了豹子，倏见通天狐吴巧扑出，她身形一闪，就隐在一处矮树间。

但她却关心着云霄的生死，就慢慢地向云霄身边挨近，冷不防，从地上夹起那昏迷的云霄，撒退就跑，这样才惊动了那吴巧，纵豹追来。

梅姑娘这时，真成了急急如漏网之鱼，用出了全身功力，直向谷底奔驰。

还好，那云霄在经过一阵颠簸之后，总算还过来一口气，只觉是被人夹着飞跑，睁眼看去，认出来是梅影姑娘，心中不禁大喜，忙道：“影妹妹，快放下我！”

梅影一听云霄说了话，芳心也大为宽慰，松手放了他，深情款款地道：“霄哥哥，你好了吗？可把我急死了！……”

他一言未了，远远传来豹鸣之声。梅影探手一拉云霄，慌不迭叫道：“快跑！那老妖精追来了。”

云霄道：“尽跑也挡不了事，来！咱们用石头砸她！”

梅影应了一声：“好！”两人就闪身到一处乱石堆后，伏了下来。

那通天狐吴巧虽然双目失明，但她那听觉却是敏锐得很，加上那只豹子，不但眼能辨得秋毫，而且嗅觉更是特别的灵。

一人一兽，相互偎依，不一会的工夫，就近了上来。

也就是当两人方伏好身躯，通天狐已驱豹赶到，那豹子仰天啸了一声。

通天狐吴巧道：“花儿，你已发现了敌人吗？快扑上去，不能放走一个……”

她话声未落，梅影已然扬手打出来两块盖形石子来，夹风发出一声锐啸，直打向通天狐。

通天狐听风辨位，已知敌人是打来了一块石子，激发起她那凶悍之性，“哇”地怪叫一声。

那豹子本来作势待朝梅姑娘扑去，听到了通天狐的一声怪叫，也不知又出了什么事情，忙即止住了前冲之势，伏身在地。

在这时，就见通天狐凌空纵起，大袖扬处，已接住了那两块石子，厉喝一声：“还给你！”

喝声中，又是大袖一扬，两石齐被掷回。

梅影听那风声，就知对方的内功修为，比自己高得多，她可不敢硬接。

就这一瞬间，通天狐回了石子，身形跟着欺进，就扑向梅影的伏身之处。

梅影真没想到瞎老婆有这么快，眼看人已扑到近了，立时慌了手脚，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双手舞起，抓起来地上的石子泥块，或是枯枝草根，一齐都向通天狐扔去。

刹时间泥风石雨，齐罩而下，声势虽然凌厉，但却失了准头。

通天狐吴巧挥起两只衣袖，挡架着那石子泥块，一面却哈哈大笑道：“好丫头，你就这点能力了吗？我看你今天怎能逃出手去？！”

她这时因为那石子泥块如雨飞来，自己眼睛看不见，闹不清敌的真正位置，打算用话激对方出声，自己就可以一扑而中了。

哪知，她这点鬼心思，瞒不了刁钻的小姑娘，她就是一声不哼。

就在这时，云霄抽冷子一石飞到，正打中她腰中“笑穴”，通天狐挨了一下，微微一怔，陡地扬声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笑个不停不歇，而且笑得手舞足蹈。

梅影见状，一时还不知瞎老婆是中了穴道儿，还在一个劲地乱扒乱扔，不一阵工夫，已将通天狐打成了个花斑狼头，头上也见了血，浑身上下，都沾满了泥污。

但是，她仍然狂笑不休，小姑娘不禁一怔，转头一看云霄。

云霄笑道：“她已被我打中了笑穴，不笑死不歇，非得笑个肝肠寸断不行！”

梅影笑道：“这就是你们天山的绝技呀！”

她虽是这样的说，但眼看着对方那可笑的样儿，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就在这时，那豹子先是一声低吼，跟着又是一声惨叫，倒地乱滚起来。

原来那豹子吼出来一声，方跃起来向梅影扑去，被云霄贯注真力，抖手打过来一根枯树枝。

须知云霄的天罡神功，已练到了摘叶伤人之境，这一根树枝，无疑就是一柄利刃，正又打在制命之处，那豹子怎生受得了？

惨啸声中，倒地也就只是滚了几滚，不动了。

通天狐吴巧心虽然明白，无奈穴道被制，却由不得她，仍是狂笑不止。

笑着笑着，连声音都变了，她是由欢笑在被打中穴道之后，变为狂笑，笑得声竭力嘶，又变成了苦笑。

先是捧腹大笑，接着身子一阵摇晃，栽倒地上，却又成了伏地惨笑了。

她一边笑着，一边还叫着：“锐儿！你把娘想得好苦哟！哈哈！哈哈！想得我好苦哟……”

梅影总是个女孩儿家，心肠软，慢慢地，她已感到这瞎老婆子太可怜了，而动了恻隐之心。

倏地又听她叫道：“哈哈！哈哈！我老婆子因在这青灵谷五十年，为的是要等你回来，怎么你真的如那……哈哈……小子……哈哈！所说的那样，哈哈！死了……死了吗？那我还等什么呢？……”

她惨笑着，数落着，陡地发狂般，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厉声叫道：“姓云的小子，还我儿子来！”

喊声中，倏地一纵身，向云霄伏处那一堆乱石上撞去。

云霄以为对方穴道已解，朝自己拚命而来，赶忙地一闪身。但听轰然一声响，接着就是她凄凉一声惨叫，撞了个血花四溅，眼看是活不成了。

天色已黑，夜幕早垂，幸好天际还有一弯新月。

云霄望着地上的一人一豹两具尸体，长叹一口气，道：“好险啦！我这是两世为人了！”

梅影的一双秀目，有一点润湿，慨叹道：“这老婆婆也太可怜了。”云霄道：“你可怜她，她却不可怜你哩，幸亏她双目失明，否则咱们两个，今天谁都别打算活！”

梅影忽的想起了一事，道：“云哥哥！你认识那桑锐？”

云霄摇摇头道：“我怎会认得，他早在十年前就死了。”

梅影道：“你怎么知道的呢？”

云霄道：“是一个武林前辈和我说的，他是死在天蝎教八位护法尊者的手中。”

梅影又是一声慨叹道：“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论正道邪派，母子之情，才是最真最纯的了。”

云霄道：“所以为人子者，当以孝亲为第一，天下之爱，也只有母爱最伟大。”

他顿了一下，又道：“就以这位瞎老婆说吧，当年的花氏三狐在江湖上，可说是作尽了坏事，但谁又知道她竟是这样的舐犊情深呢？”

梅影咋哧一声，笑了起来道：“你几时学来了这副冬烘样儿，此时非说教之时，眼前我们到哪里去呢？”

云霄道：“我们这不是进了青灵谷吗？当然是要到谷深处探它一探才对。”

梅影道：“要探谷就快动身呀……”

云霄道：“咱们先调息一阵，休息过来了再去不迟，我猜从现在起，危机一步接近一步，大意不得。”

于是，两人就找了一处干燥隐蔽之处，坐了下来，不一阵工夫，全都浑然忘我。

就在这时，在他们周围出现了不少的黑衣人，似在搜索着什么！

陡地有一人惊叫了一声，道：“在这里了，怎么已遇害了呢？”

他这一声喊出，立有五六个人循声扑了过来。

又有一人打量了一阵，望着那倒在地上的二人一豹，道：“我猜他们必是人豹拚斗，最后同归于尽的……”

一人道：“我看你这位狗肉和尚，真的是浪得虚名，就以通天狐的能耐，会斗不过一只豹子……我猜她是受人暗算而死！”

先前一人道：“你说的有些道理，不过，却难令我心服。”

青灵谷底，一片灯火明亮，在一块旷地上，搭盖了数十栋木屋，这里正是天蝎教的一处分坛。

夜幕方降，远远先是响起了豹吼之声。

此地崇山密林，是常听到猛兽的啸声，不足为奇。

继之而来的，就是凄厉的狂笑声，刺耳难闻，且还是一声连着一声。

这一来，立时引起了天蝎教中的一阵骚动，先派出去了护坛四将军，循声去看，去了大半时辰，并没有任何动静，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回来。

接着又派了护花四使者，还有那三位护法尊者，狗肉和尚化因，阴司秀才冷焰，浮生子丁南。

不过，当他们方起身时，花蕊夫人叮嘱：“你们可知在本谷的另一边，住的是什么人吗？”

众人全为之瞠目，花蕊夫人道：“她是本教护法祖师桑锐之母，也就是当年名震江湖的通天狐吴巧，你们此去，可得小心点，最好能避着她。”

七人领命，循声飞来，却见地上倒着一个老妇，脑浆迸裂，死状甚惨，另一边却倒着一只花豹。

从衣着上看，他们认出来那老妇乃是通天狐，所以狗肉和尚化因，认为是人豹相拚而死。

阴司秀才冷焰的心眼较多，在江湖上是以奸滑见称的，他一眼就看出来，那豹是被重手法贯注在树枝上扎死的，所以他疑心是发现了敌人。

他一听狗肉和尚说出不服的话来，笑道：“你别不服，可看那花豹腹上

一截树枝，内力如不到摘叶伤人之境，只怕难毙了此豹。”

狗肉和尚化因打量了一阵，道：“真不含糊，阴司秀才真有两手，不过，你可看出那凶手的来历吗？”

阴司秀才冷焰沉思有顷，道：“我猜必是云霄那小子来啦！”

狗肉和尚化因道：“只怕未必，青灵谷算得上天下隐密的所在了，不信他能找得到。”

阴司秀才冷焰笑道：“岔镇七星谷也够隐密的了，且还有死亡毒藤依为屏障，人家还不是照样进去了，不是公主去得快，四妖只怕早都见了阎王。”

狗肉和尚冷哼了一声，道：“我就不信他一个黄口孺子，会有这么高的能耐。”

阴司秀才冷焰道：“我也有点不信，咱们不妨搜一下看，我猜一定走得不远。”

于是，他们低议了一阵：由狗肉和尚和浮生子各率领着两位护花使者，分头包抄，以谷中一处赤水坑为中心，逐步收缩。

哪知道，就在他们停身处不足五丈，矮树丛中就坐着云霄和梅影两人，把对方的话，听了个清楚。

云霄伏在梅影耳边，说出了他想好的对敌之策，梅影点头笑了笑，倏地一长身，闪电一般，纵上树去，云霄此际也纵上了另一棵树。

天蝎教中的人，这时是分头包抄围捕云梅二人。

云梅二人却是分头暗中跟随，看他们捣的什么鬼。

阴司秀才冷焰在江湖上，可是个老得不能再老的江湖道了。他在四凶之中，以智囊见称，也是狠毒凶残得失去本性的人。

他支配出去所有的人，细加搜索，而他却不负搜索之责，专门在谷中忽来忽往，准备呼应支援，一路上尽力设法稳藏身形，绕着这一片树林搜寻。

倏地从夜风中传来一声长啸，那是浮生子丁南的声音，许是发现了敌踪，阴司秀才冷焰迅疾奔了过去。

可是，在他飞驰了一匝之后，竟没有找到那浮生子在什么地方。

夜风吹起了落叶，簌簌发响，四下里黑影幢幢，闹不清是人是树。

阴司秀才冷焰乃是久经风雨的人物，以情形推断，准知道丁南多半碰上了敌人，也许已遭了毒手。……

他先稳下心来，宁神调息，一边细听周围有否动静，果然被他听出在左侧山坡那边，隐隐有异声随风传来。

他抬手亮出了古铜笛，摸了摸身上十二支白虎丁，腾身而起，劲朝山坡那边，直飞纵过去。

目光到处，只见一道白光宛如龙蛇飞舞般，把个浮生子围在中间。

他这时才明白丁南啸声突停之故，敢情因对手太强，无暇分心求援，心中微微一凛，疾扑过去。

那道剑光突然飞开老远，丁南惨叫了一声，倒在地上。

阴司秀才冷焰见状，振吭大呼道：“朋友休走——”

那剑光乍落又起，挟着清啸之声，投入到密树丛中。

以阴司秀才冷焰那等眼力没有看出来对方的面貌，隐现间，只看出紫衣飘飘，是个女子身子，就已不见了。

冷焰心念一转，暗忖道：“这是什么人，竟有这样高的剑术造诣？凭天蝎教的两大护法，会看不到对方的真面目？”

念头一动，冷哼了一声，横空追扑而去。

这一带的树林高大绵密，身入其中，光线暗淡，令人感到四下里，浮荡着阴森肃杀的气氛。

就在这时，蓦地东北角上，也传来一声长啸，啸声凄厉刺耳。一听就知是有人遭了毒手，死前的惨叫。

阴司秀才闻声，心中倏地吃一惊，暗道一声：“自己日常惯于算计人，今天怎么糊涂了。竟然轻入险地，如果中了敌人埋伏，那才冤呢！”

心念动处，方打算转身向林外纵出，倏觉一股劲风袭到，微微一凛，疾然斜闪开去。

他听风辨位，身形方稳，右掌猛扫出，劲气飒飒，威猛异常，同时，他那左手古铜笛也疾如电光石火，戳向对方中盘，口中却冷喝一声，道：“是何方朋友，亮出万字来。”

他出手得够快，但对方也丝毫不比他慢，但仍是一声不响，抡剑疾攻。

但见那道寒光陡然如灵蛇乱掣，刚一出现，便化为十数点暗白寒芒，迎面急洒而来。

阴司秀才冷焰万没有想到对方一出手，竟是这等毒辣招数，而剑上功力之深，却是平生罕见。

就在双方招数刚一接触，倏地远远又传来一声惨叫，两下里都似一怔、一齐错闪开去。

两人这一错开，相距已在两丈以外，漆黑之中，又是谁也瞧不见谁。

阴司秀才冷焰在江湖上，以阴险狡诈见称，向来绝不打没有把握之仗，眼前的情势，使他心中在不觉间萌生怯意。

对方那人，突然发出咯咯两声娇笑。

冷焰等了一会，并不见对方说话，心怔：“今晚就算没有擒住此人，但好歹也得查出她的来历，也好向教主交代，不然，总得弄到一点线索，以后也好着手侦查。”

当下冷笑了一声，道：“本尊者阴司秀才冷焰，效力在天蝎教护法坛下，尊驾敢不敢报出个姓名来。”

四周围寂静无声，好似对方那人已经远去。

冷焰又厉声道：“你连一句话也不敢说，难道就只会笑不成，以本尊者看来，江湖上那些下五门的小贼，也比你硬朗得多。”

这两句话说得是够难听的了，以冷焰的想法，对方必定非得出口骂不可，心忖：“目下就怕她不开口，只要说话，任是破口大骂，总能套出一点线索来。”

哪知，他等了一阵，四下毫无声音，真像那人业已远扬了似的……

这一来，阴沉凶险的阴司秀才冷焰，可就沉不住气了。方打算不顾一切，前扑过去，突然间，左前方一丈多远处，发出一个娇脆的声音道：“你阴司秀才只配到阴曹地府去，在人间只有害人，记着，我早晚就要送你去……”

话声方落，跟着又传来一阵衣襟带风之声，转眼间，已出去了七八丈处。

刹时间，把个阴司秀才惊呆了，从口音上去听，敢情对方是个妙龄少女。

但目下他却不敢多想，立即施展身法，奔出林外，到了那浮生子丁南跟前，从地上挟起来，连看也不看，便疾驰而去。

不大一阵工夫，他已回到那一片木屋区，恰在这时，狗肉和尚化因也到了，后面那四位护花使者，只剩了三位，而那化因肋下，也挟着一人。

狗肉和尚一看到阴司秀才，就先震问：“老冷！丁尊者他怎么啦？”

阴司秀才冷焰叹了一口气道：“他已吃了大亏，眼下离死不远了……你肋下挟的何人？”

狗肉和尚化因道：“铁拳赵德，他也被人伤了！”阴司秀才冷焰道：“你们所遇的人是什么样儿？”

化因道：“还不是那小子云霄……你所碰上的是谁？”

冷焰道：“是个年轻的女娃儿……”

“那是梅岭双娇中的老二，吃了亏啦，是不是？”

耳边陡然响起了一个声音，二人转头看去，见是他们的教主花蕊夫人，连忙施礼。

花蕊夫人道：“你们快去套车，护着那欧阳姑娘连夜赶回总坛去，记着，一路上可要特别小心，我在这里对付他们。”

青灵谷立时起了骚动，就在天将拂晓时，从另一个出口处，飞驰而出一辆马车。

这时的云霄和梅影二人，戏弄了一阵那些天蝎教中的人，也觉有些累了，正然靠在一处休息。

小姑娘的心中，却是有些甜蜜蜜的，虽然他们只是肩挨着肩，但那一股男人的气息，使她着了迷。

不知什么时候，在他们身前，站立着一个白发美妇。

梅影在迷惘中，只觉身前有个人影晃动，倏地睁眼一看，惊叫了一声，喝道：“你是谁？”

她这一声出口，也惊醒了云霄，抬头看这位素衣美妇，虽然眉发皆白，全面目仍甚动人，一时闹不清是敌是友，呆呆的发起怔来。

那白发美妇被梅影一问，微微一笑，道：“你先别问我是谁，你可是徐绿华的孙女儿吗？”

梅影陡地站起身来，翻手探了探身上长剑，娇叱道：“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白发美妇笑道：“好个娇纵的丫头，你要是的话，赶快离开这小子，如果不是，那我可就要对不起了。”

梅影心高气傲，闻言早就气得秀眉直竖，但她怒极反笑，咯咯笑道：“我就这样听你的话吗？你总得让我心服才是呀？”

白发美妇笑道：“你要怎么样才心服呢？不妨说出来听听！”

梅影道：“我先请教一下你的大名，然后嘛，还是领教一下你的武功绝学，那样我才能心服！”

云霄的江湖经历，可是要比梅姑娘多得多，早看出来对方不是等闲之人，忙阻拦道：“影妹妹，不可轻易和人动手，我看你还是回转梅岭去吧！”

梅影娇叱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如就这样一走，梅岭一派的牌匾算是被我砸了，以后还能在江湖上行走吗？”

白发美妇笑道：“对呀！人谁不爱惜羽毛，小姑娘，咱们如何动手法呢？”

梅影道：“你还没有告诉我姓名呢？”

白发美妇道：“老身姓名你日后自知，目下先不必说。”

梅影道：“那你一定认识我阿婆了？”

白发美妇道：“嗯，但现在不必提，你也用不着套我的话，快说怎么打法吧！”

梅影先探手摸了一下剑，再一看对方并没有带着兵刃，于是想了一下道：“我想先请教一下掌法，以十招为限，请教你的内家功力，咱们点到为止，怎么样？”

白发美妇笑道：“好个狡猾的小丫头，你倒先留了退步，既然如此，你就动手吧！”

她说完话之后，仍是俏生生地站着，既不运功调力，也不去起门户。

云霄却有点不放心，打着招呼道：“影妹！小心点呀！”

梅影冷哼了一声道：“我知道啦！就你罗嗦！”

她在说话声中，冷不防，纵身举掌，朝对方迎面切去。她这一掌，却是用了八成以上的功力，招法手法奇异常，脚下所占方位，也十分的灵活。

那白发美妇微微一笑，上身陡地向后一仰，退开了大半尺，宛如白云舒卷一般，甚是自然，速度不快不慢，但却含有无上玄机。

梅影忽然感到自己这一招精微变化，竟因对方这后仰之势而全被化解，登时感到骇讶。

但她还是不服气，口中冷哼了一声，手掌微微缩退数寸，方打算另施杀手。

可是，那白发美妇的上半身，像被她手掌磁力啄住似的，随着她那缩退之势，也向前移动了数寸。

梅影蓦地一声娇叱，奋力发掌击去。

她这时用上了十成力道，掌发处，劲力如山涌出，声威肃杀已极。

但那掌力到处，白发美妇早已横移开去，她这一击就走了空招。

梅姑娘心中越发地生气，立即人随掌走，冲出去数尺，娇躯倏地疾转，再向那白发美妇扑去。

这一来，她尽展所学，纤掌起处，施展出怪异诡奇的手法，掌劈指扫，错眼之间，已经攻了有五六招。

但见那白发美妇素衣飘飘，晃来闪去，身法既稳又快，宛如行云流水一般，十分好看，并无惊世骇俗的工架，却具有无限神效，她梅姑娘掌发如风，毫无一点用处，连人家的衣角，也没有沾上。

转眼已超过了十招，梅影已打上火来，仍然不肯停手，翻手竟抽出剑来，手扬处，洒起漫天寒芒，攻势之烈，一似碰上了强仇死敌，要与对方同归于尽样的。

白发美妇似乎已被激出了火气，霜眉一挑，突然反手齐出，左手先粘开对方的长剑，右手迅快拍了一掌，口中同时喝道：“好个不知进退的丫头，你当我收拾不了你吗？”

她右手出处，迅快如电，梅影任是有剑在手，也无能为力。

“蓬”的微响了一声，梅影的娇躯，随着对方掌力，飘飞出去七八步远，掉在地上。

白发美妇冷冷地道：“你现在可服了么？”

梅影此时只觉得心血上涌，心知已受了重伤，连动弹都难。哪还能说话，只好静静地躺在土地上。

就在那白发美妇语声来了，云霄倏地纵起身来，厉声喝道：“你可是花仙仇贞，姑娘和你有什么仇，竟下这样的毒手。”

来人正是天山三仙之一的花仙仇贞，闻言冷冷地道：“谁要她不知进退，就是你今日也难逃公道。”

云霄道：“我云某人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

仇贞道：“谁说没有？你阻碍天蝎教的发展，还说没有仇？”

云霄朗声笑道：“原来是为天蝎教而来，请问，贵教抢走了我家的人，我也不能过问吗？”

仇贞道：“是你破坏我们大事在前，再说，抢走欧阳姑娘的，可也是你云家的人呀？”

云霄道：“但他已受了你们的诱惑，失去了本性。”

仇贞道：“那只怪你们云门世家的武功徒具虚名，功夫没有练到上层境界，自甘效命，能怪谁呢？”

云霄道：“你今天找上了我，打算怎样？”

仇贞冷冷一笑道：“眼前有两条路，任你选择其一，一是投降本教，二是我毙了你……”

云霄朗声哈哈一阵笑，道：“你未免把癫仙的徒弟，看得一文不值了，降是不能降，死也不怕死，就算真的死在你手，也只怨学艺不精，未能尽扫荡妖氛之责！……”

仇贞蓦地厉喝了一声，道：“住口，你这篇大道理，来世再饶舌吧，今天要让你出青灵谷，我永不踏江湖一步。”

云霄笑道：“你打算怎么样取我的命呢？”

仇贞道，“咱们不妨打个赌，我要讨教你的手法，方才那小丫头攻了我十招，我也攻你十招，怎么样？”

云霄道：“不知是如何的赌法？”

仇贞道：“你如接得下我十招，我立即解散天蝎教，如果你接不下，哼，你就来世再逞雄吧！”

云霄沉思了一下，道：“好，一言为定，就请赐招吧！”

仇贞微微一笑道：“你小心了，老身这就发招出手啦！”

云霄凝聚全身功力道：“你尽管施为吧！”

“好！”仇贞口中娇喝一声，素衣微飘，踏前一步，倏扬纤掌迅快劈出。

云霄立即施展出师门绝学天罡十二式，掌劈指扫，以攻为守。

但见两人手掌翻飞，衣襟飘飘，身形盘旋进退，快逾闪电，眨眼之间，变化了七八种掌势。

仇贞娇喝一声道：“果然好身手，尽得了癫老头的真传，再接我第二招。”

她这一招施出，用的是“万花迎春七诀”中的一招。“春回大地”，掌势奇异已极，乍觉毫无劲力，宛如春风和畅，但那劲气只一近身，使人觉得闷压压的有气无力。

云霄不禁心头一震，急急使出“万象三式”中的绝招来，表面上似是奋力进志，其实乃是明攻暗退，错眼之间，已脱出对方掌力笼罩范围之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花仙仇贞冷哼了一声，跟踪追上，第三招出手，“春寒料峭”。掌势出处，地上砂飞石走，四周两丈之内，木折草偃，真有点像似春初寒风刺骨痛一般，声热威猛，人寰罕见，足见她已存下毙敌之心。云霄心知在这种情形下，不拼命是不行了，于是大喝一声，不管一切，施展出天罡十二式中绝学，与之对抗。

但见掌风呼啸，人影晃摇中，划风生出一声声尖锐的啸声，刺耳惊心。

花仙仇贞不禁微一皱眉，心忖：“我要连个小娃儿都制不了，天蝎教是

真该解体了！”

念转处，顿时清啸了一声，蓦地双掌迅快劈掌迫得云霄向横侧闪开，她跟着就又冲了上去。

云霄也是贯注了真力，发掌劈掌，他的掌势挟起阵阵震耳啸风之声，声威之强，也算武林罕见。

又是数招过去，都已超出了十招了，双方仍然战在一起。

云霄沉不住气，朗声叫道：“十招已过该歇手了吧！”

仇贞此际却是一声不哼，趁着云霄发声不防之际，蓦然用了一招“手挥琵琶”，掌力出处，“蓬”的一声，把云霄身躯震飞起一丈来高……

又是“咕通”一声响，云霄摔下来，翻滚开七八尺远，就此僵卧不动了。

花仙仇贞虽然一掌击倒了云霄，但已超出了预定的十招，已是第十二招了，她心中也觉着有些惭愧，抬手抹了抹头上的汗，

自言自语道：“这不能怪我不守信，天蝎教怎能为你一人而解体，小子，你认命吧！”

她语声甫落，白衣飘闪间，人已没入密林中去。

### 第十三回

月，西沉；星，稀疏；天，微曙。

青灵谷中一片荒草地上，躺着两人，是一男一女，还都年轻。

远远传来一声声的狼嚎，凄厉刺耳。

那一青年书生，在地上转动了一下身躯，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

“哎——哟——”

那一紫衣女郎翻转了一下头，道：“霄哥哥！你没有死吗？”

青年书生正是云霄，他闻言苦笑了一下，道：“现在是还活着，只怕等不到天亮……”

紫衣女郎也正是梅岭双娇梅影，她怔了一下，道：“那为什么呢？”

云霄道：“你听到那狼嚎没有，咱们就得喂了狼！”

他一语未了，“呜——”远远又响起了一声狼嚎。

梅影闻声，由不得心中着了慌，在地上滚动了两下，似在极力挣手，打算站起来。但是，她全身已失去了劲力，哪还爬得起来，头方一抬，就有一股逆血涌起，闷哼了一声，人又倒了下去。云霄见状，叹了一口气道：“梅姑娘！你不要怕，狼来了，我叫它先吃我好啦！”

这本是一句傻话，一只凶残的野兽，怎能和人打得商量？还不是择肥而噬，管什么你先我后……

但，这句傻话，出在了放浪不羁的云霄口中，只是一种宽心话儿，入在了梅影姑娘的心中，却使她心底深处，涌起了一股无可名状的温馨，甜甜的，脸儿也有些发热。

她娇嗔道：“亏你还是癫老头儿的徒弟，难道你只学会了嘴皮上的功夫，能耐到哪里去了，连个自救之道也没有吗？”

云霄轻叹了一口气道：“我已被花仙仇贞的三阴玄冰毒功击伤，就是大罗神仙也无回生之术……”

“三阴毒功？”梅影没等云霄把话说完，先就惊叫了一声，身形往上一跃，没费多大劲，竟然坐了起来。

“咦！”她不禁更惊异了……

她方才要打算起来，怎奈力不从心，如今竟起来了，怎不惊异，脱口咦了一声。

云霄不知她为什么发出惊叫，还以为姑娘是心惊那阴毒功呢！

于是，接着又道：“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须知这三阴毒功，属于偏激一派的内家上乘武功，比起那五毒手、赤煞掌一类的毒功，有过之而无不及……”

梅影听云霄错会了意，没好气地道：“哟！竟有那么厉害呀！”

云霄道：“那是当然的啦，如被击中，毒侵入体内经脉之中，过了十二个时辰，连治都难……”

梅影姑娘咯咯一声娇笑道：“你在自说鬼话哟！我问你，受了毒伤之后，有什么感觉？”

云霄道：“四肢绵软，奇寒难耐，凛抖而死！”

梅影道：“你目前有这种感觉吗？”

云霄道：“冰寒侵肌透骨，我早就忍不住了。”

梅影闻言，伸了伸两条玉臂诧异地道：“我怎么没有这样感觉。”

云霄道：“你只是被她袖风击伤，怎比得我和她内力拼搏。”

梅影道：“这么说来，你真的无救了么？”

云霄默然无语轻叹了一口气。

梅影道：“霄哥哥！你可是叹气了么？”

云霄仍是默然，过了一阵，方缓缓地道：“当今之世，除了我师父之外，只怕没有人能治得了我这伤……”

“那却不见得，除非你自愿求死。”

他一声未落，陡然遥遥传来了这一句话，云霄惊得一侧身，忍不住呻吟了一声，梅影却已站起身来。

小姑娘虽然惊疑而起，乃是受了潜在的反抗本能的支持，但她身形却稳不住势，连打了两个踉跄，压制不住胸中伤势，大咳一声，吐出一口鲜血。

幸而身前有一棵树，她这时只可扶树而立，动也不动，如果

妄动，必定会晕倒在地上。

遥遥又响起那个清脆的声音道：“小姑娘，我看你的伤势也不轻呢？赶快坐下来……琴儿！快去把那两人请上来。”

又是一个娇脆的声音，咯咯笑了两声道：“娘啊！男女授受不亲，女儿怎能去扶一个臭男人呢？”

先前那声音，咯咯笑了两声道：“我看你成了女书呆子啦！眼前是救人要紧，怎能被人礼所拘，别小家子气了，快去扶他上来吧！”

声音来自一座峰顶，遥遥传下，听得清晰逼真。

此际，太阳已然爬上了山头，照射之下，也看得十分清楚。

就见那峰壁陡峻立，许是经年不见阳光之故，遍生绿苔，平滑如镜，连一株草木都没有。

端的是造物主的“鬼斧神工”，天然的一项奇观，高达有五十余丈，宽可四十丈，宛如一柄大刀，从半空中疾砍下来，将其余土石树木，又扫除净尽，只剩下这片大石壁。

从峰顶上翩翩翱翔，飞飘下来一位白衣女郎，乍看去，宛如似一只仙鹤凌空飞舞一般，眨眼间，已到了云霄跟前。

云霄在初闻人语声之际，就感到惊异。

因为在他身卧处周围，两边全是密林古木，前后则是陡岭峻峰，而人声却从峰上传来，不说峰高数十丈，就是相距也有三五十丈远。但是对方不但能听清楚自己的话，而且传声过来，更是那样的清晰。

由此判断，可知对方的武功造诣，已到了如何境地了，竟然可以“千里听音”，“百丈传声”，他哪得不惊疑。

就在他方寻思间，那白衣女郎已到了跟前。

他注目一看，更是惊疑，由不得失声惊叫了一声：“咦？是你

白衣女郎冷冷地道：“怎么？你认识我……”

她这一句话，把个云霄问得目瞪口呆，凝目看着对方，心中暗道：“她不是薛玲吗？怎么不认得自己了？”

白衣女郎被他看得有些发恼，倏地秀眉一竖，娇叱道：“你看什么？如不是我娘吩咐我不准伤人，我先挖下你这两只狗眼！”

说着话，莲足起处，踢向了云霄的腰穴之间。

云霄张了张嘴，没有哼出声音来，人却昏了过去。

白衣女郎从地上先抓起云霄，跟着又一挟小姑娘梅影，纵身而起，直向

峰上奔去。

梅影虽然受伤也是不轻，但她此际并未昏厥，只觉着自己一个身躯，随着那白衣女郎的纵跃之攀，忽高忽低，耳边呼呼风响，宛如腾云驾雾一般，两边草物，闪电般向后急退，足见对方轻身功夫造诣之高，真个是世所罕匹。

不一阵工夫，已上到峰顶，这里是一个石洞。

白衣女郎松手放下了两人，抬足踢开了云霄的穴道，径自入洞而去。

云霄缓了一口气，望着那洞门，叹道：“影妹妹，看来我们这就要进鬼门关了……”

他话音未落，忽听洞中响起一阵锁链之声，“叮当”乱响，接着就听一人道：“琴儿呀！怎么不请他们进来呢？”

那一白衣女郎道：“娘呀！他们都不能动了哩！”

从她们谈话的情形看，准知道石洞中住的是母女二人，何以会锁链之声叮当，这就不是云梅二人所能解得清楚了……

又听那妇人带着叱责的口吻道：“你这丫头，今天是怎么啦！往日你总是好逞个能，今天怎么却懒起来了，你那金针过穴之法，不是可以疗伤吗？何不试一试。”

白衣女郎道：“过穴之法，是要切肌贴肤，他一个臭男人，我

妇人沉默了一阵，方始缓缓地道：“那你就先救那姓梅的姑娘吧！”

话音甫落，又是一阵锁链声响，洞门口先出来了那白衣女郎，后面紧跟着是一位白发美妇。

从那美妇的面相上看，但见她高髻如雪，修眉凤目，宛如那长春公主薛玲，只是气质上，另有一种成熟而华贵的美。

她手拄一根鸠杖，每行一步，必先以鸠杖点地，身形方始前移。

云霄横地上，看得十分仔细，不禁触目心惊。

原来那白发美妇已断去了一腿，所仅有的一只脚上，还拖着一条铁锁链；极其沉重，所以影响了她行动的灵便。

那铁锁链似乎并不很长，使她只能到洞口，再前行一步，都难得移动。

她就站在洞门口，凝目望地上的云霄，好大一阵，才缓缓地道：“孩子，你是癡仙老头的徒弟吗？”

云霄此际被那寒毒逼得只有出气的份儿，如吸上一口气，就觉着痛苦难禁，哪还能说话，只是默然地点了点头。

白发美妇忍不住潜然泪下，似有着无限感慨，轻叹了一口气道：“可怜的孩子……”

此时那白衣女郎也取出了金针，连刺梅姑娘左臂“天府”、“白侠”三穴之中，道：“姐姐快将阴寒之气，逼入手中太阴肺经之中，再好好静坐一个时辰，就会完全好了。”

她说着话，目光扫向了那白发美妇，一见她目光晶莹，忙道：“娘！你哭了！”

白发美妇默然无话，抬手抹去泪痕，仍然凝目望着地上的云霄出神。

白衣女郎瞪大着一双星目，呆呆地看着白发美妇，脸上神色转动，好大一阵工夫，才脱口道：“娘！你认识这个人吗？”

白发美妇摇摇头道：“我不认识，但却和他师父有点渊源。”

白衣女郎长睫几眨诧异地道：“那你为什么哭呢？”

白发美妇轻叹了一口气，道：“我是想起了你爹，当年他就是这样死在

此处的，想不到十六年之后，又有人尸横洞前。”

白衣女郎皓齿暗咬，道：“那让我把他们丢下峰去好啦！你看不到人，就不会哭了，好吗？”

白发美妇倏地修眉一挑，叱道：“你怎这样的狠毒？负了我多年苦心，气质仍未改变，使人痛心……”

白衣女郎闻言，神色倏变，往那白发美妇怀中一偎，撒着娇道：“娘！我只是说着玩的嘛，谁真的要把他丢下峰去了，您别生气好吗？”

白发美妇冷冷地道：“要我不生气可以，你得答应我替他疗伤。”

白衣女郎无言凝目，注视了云霄一阵，忽然仰首望着天上飘飞的白云，呆呆地发起愣来，不知在想些什么……

白发美妇轻叹了一口气，道：“琴儿！不是为娘的难为你，须知能帮你报得父仇，救娘脱得桎梏，只有此子……唉！看来我的一番心思成空了……”

她说到最后，轻叹之下，眼泪就又滚了下来。

白衣女郎陡地一转身，抓住了白发美妇的双臂，哀哀地喊了一声道：“娘——”

白发美妇“啊”了一声，目光移在白衣女郎的脸上，见她那一张吹弹得破的嫩脸，忽然间红晕似霞，眉目间，似有些哀怨，鼻尖上冒着汗水，神情特异已极。

她不觉心中一凛，忙道：“琴儿！你……你怎么啦！？”

白衣女郎苦笑了一下道：“我是想到师父的遗训。”

白发美妇道：“她说些什么？”

白衣女郎道：“她说自古以来，痴心女子负心汉，男人最不可靠，如果我心里喜欢那个男人时，就赶快把他杀掉，免得遗恨终生……”

白发美妇闻言，禁不住心头一震，轻声一叹道：“那是你师父偏激的想法，其实人家莫玄极何尝对她负情，就我所知，姓莫的已三度登门求恕，无奈她一再不谅，怪得谁来！”

白衣女郎圆睁着一双秀目，诧异地道：“但是师父遗训，我能不遵吗？”

白发美妇道：“为娘的话，你打算不听……”

白衣女郎幽幽一声长叹，喃喃地道：“师言不可违，母命亦难抗，这叫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她自语着，忽然从身上拔出一柄匕首，翻腕就向前胸扎下

在她们母女说话之际，梅影已然气机运转一周，伤势已然大好，睁眼聆听，已发现白衣女郎的神色，有些不对，一见她拔出匕首来，先就惊叫了一声！

白衣女郎翻腕方待扎下，乍闻惊叫之声，心中一震，手中慢

了慢……

那白发美妇已然发觉，冲口喝道：“琴儿！你不要为娘了么？还不快把匕首放下！”

白衣女郎被一声喝叱，松手丢了匕首，陡地哭道：“娘啊！琴儿作难死了——”

白发美妇柔声道：“痴儿！你这这样想不通吗？母、师之言，也不就是全对，总要在义与下义上选择，阿谀曲从也不是人所当为，懂吗？”

白衣女郎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怔了一阵，忽然道：“娘，我想替他疗伤，但是我……我心里有些害怕！”

白发美妇有些奇道：“救人乃大善之事，有什么好怕的呢？”

白衣女郎道：“他妄用内功抗拒那阴寒之毒，气已消耗将尽，已成了不治之症，如要救他，必得用‘妙得道术’把本身真气，传入他体内脉穴，逼出寒毒，那……那，我……娘——”

须知那“妙得道术”，乃我们古经所载，在“素女经”所记，有这么一段：素女曰：“有采女者，妙得道术”。

白发美妇哪能不懂得，声言凝目看着地上的云霄，一时委决不下。

梅影陡地站起身来，扑到那白衣女郎跟前，朝地上一跪，忍不住星目中热泪，夺眶而出，哀哀地道：“这位姐姐，你就发慈悲吧！救活了他，要我梅影粉身碎骨都愿意。”

白发美妇扫了地上的云霄一眼，缓缓地道：“琴儿！除了那妙得道术’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白衣女郎思索了一阵，缓缓地道：“那就只有靠金针过穴之法，不过那太危险，手续也太麻烦。”

白发美妇道：“不管那些了，只有尽人事而听天命，如不行，再说好了……”

白衣女郎转向梅影道：“这位梅姐姐能帮忙吗？”

梅影慌不迭道：“那是当然，小妹万死不辞。”

白衣女郎道：“那就好！你给他讲，待我下针时，他得紧闭双目，不许启看。”

梅影道：“那是为了什么？”

白衣女郎道：“这个你不要管，他只要看我，我就一针扎死他！”

梅影吟了一下道：“好！他如睁眼看你，就扎死他吧，我不会怨你的。”

白衣女郎道：“那你就快脱去了他的上衣，扶他站起来。给他讲，不准他睁眼看我哟！”

梅影点头答应，走到云霄身边，悄声道：“霄哥哥！你都听到了吧！忍着点，不要害怕。”

她像呵护小孩样的悄声说着，一边扶起来云霄，替他脱去上衣。

就在这一瞬间，一阵隐隐作疼，感到金针连刺的十几处穴道。

他油然而生出一股好奇的念头，真想睁开眼来瞧瞧，但他心中也真怕对方会针下绝情，强自忍着。

这时的白衣女郎，已是挽起了衣袖，露出两只藕也似的玉臂，凝目注视着云霄身上穴道，神态慎重已极。

转眼间，她连刺了云霄十二大穴，方始喘了一口气。

云霄觉着金针术已毕，心忖：“这总该睁开眼了吧！”

就在他思之未竟，双目微启之际，突觉“神庭穴”上一麻，登时昏了过去。

他这一晕去，神志尽失，迷迷糊糊，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光。

待他慢慢醒来之际，先是觉着自己卧在一个软榻上，周身奇痛难忍，似有人正在自己身上抚按揉搓。

对方手热如火，但在所抚之处，感到甚是舒服，仿佛那股阴寒毒气，被他一揉便自化开来。

他心中一直都想睁开眼来看看，瞧是什么人在替自己推拿，但当觉出自己此际浑身光赤的、一丝未挂时，羞惭之心，使他没有勇气睁开眼来。

耳听一位女子的声音，低声道：“‘梅姐姐，快来帮忙，他那侵入内腑的寒，已被我化开，莫要被他人醒来看见，我又停手不得，才羞死人呢！’”

又是一个女子的声音，道：“好妹妹，这忙要我怎样帮法呢？”

又是那女子道：“你朝他黑甜穴上按一下，使他入睡，等治好之后再说话吧！”

云霄一听，那先前说话的，也就是替自己推拿之人。是白衣女郎，另外一人，不用问就是梅影了。

心忖：“没想到对方先前那样的冰冷，如今竟不避嫌疑，亲手为自己治伤，玉手按摩周身，似此美人情重，救命恩深，如何消受补报……”

他这时，从心底深处，忽起了一种企望，下意识地担心会真被点了睡穴。

那样一来，就不能领略到美人的深情蜜意了，同时，也更怕对方会查出来自己已醒，羞恼成怒，就更糟了。

于是，越发地不敢睁眼了，立把鼻息暗中调匀，再运用内家龟息之法，屏息静气，仍装昏睡，一面倾耳潜心，察听她们说些什么。

梅影笑道：“我听伯母说，琴妹平日自命为女中丈夫，何必避什么嫌疑呢？在他快醒之时，再给他添上些小苦头。”

白衣女郎道：“我不是避什么嫌疑，只肯救他，又怕什么呢？不过，你看他这个样儿，醒后发觉，如何见人呢？”

梅影道：“那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只怕他此际都早已醒了哩，常言道，最难消受美人恩，如果硬要点了他的睡穴，那心中之苦，恐比受了这样重伤还难受呢。”

云霄闻言心中一动，暗道：“不好，自己装睡被这丫头看破了，虽然自己心中对人家敬爱感激，并无邪念，于理总是不合，再被看破，何以自容……”

他方打算要睁眼，向人家道谢，就在这时，神志突地又一迷糊，人又晕了过去。

又不知过了多少时候，醒来时，觉着又换了地方，而且感到如陷身蒸笼之中，奇热难当，不知停身何处。

睁开双目看去，不禁为之一怔……

见自己处身在一条黝黑的山洞中，身上汗渍斑斑，忽地一阵热风吹过，裹卷而来一团白烟，扑鼻一股强烈的硫磺气味，直入内腑，那才真叫难受，既不敢吸气，又无法吐出。

他心中一急之下，却急出来一身大汗。

如此一来，他不得不打坐运功，抗拒这股热气了。

好在他内功精湛，一运气，丹田中冲上一股热流，催动他全身血脉，加速运行，片刻间，已有了清凉之感，那股热风，难再侵犯他了。

就在他静下神来没有好久，忽然遥遥传来了梅影的声音道：“霄哥哥！你运气试试看，体内是否还有余毒？”

云霄道：“我已运气试过了，自觉体内寒毒已消，只不知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另一女子接言道：“这地方名叫三阳洞，乃是一个将熄的火山口，因你所受寒毒甚重，如不彻底根治，还有再发的可能，那样就难救了，所以把你移来此处，受此酷热炙体之苦，方始能具功效。”

云霄听出来那口音，正是白衣女郎所发，忙道：“姑娘救命之恩，云霄

杀身难报，但我现在已全好了，可否出去了呢？”

白衣女郎似吃吃笑了两声，道：“我看你这个人蛮潇洒大方的，几时也染上了这股酸气啦，既是这样，你就出洞来吧！”

云霄闻言却又作了难，忙道：“请你让梅姑娘提我的衣报放在洞口好吗？我这样赤身露体，怎好见人呢？”

洞外的两个闻言，更是咯咯大笑起来。

梅影道：“怎么就只几天的光景，你却变成傻子了，衣服不好好地穿在你身上吗？”

云霄闻言，探手朝身上一摸，衣服可不真的仍然穿在身上，几时赤身露体了？分明自己是不打自招，承认在那白衣女郎为自己按摩时，早已醒来，由不得他失笑了。

就在这时，倏见洞底深处，又是一阵热浪冲来。

云霄再也不敢想那硫磺味道了，当即纵身一跃，疾向洞外窜去。

以他的轻功造诣，用不了两个起落，就可冲出洞外。

哪知，他一时地心慌，竟然不辨路径，直朝石壁上撞去，碰得他头晕目眩。

热浪灼灼逼人，使得云霄忘了撞在石壁上的伤疼，转身疾奔，这才算奔上了正路，等觉着身后热浪消失了，才停下身子。

抬头看去，无巧不巧，正好停身在二女跟前。

梅影先向他打上了招呼道：“霄哥哥，这位是薛姑娘，就是替你疗伤之人，还不快谢过人家。”这时的薛琴姑娘，满脸冷若冰霜的神情，瞪眼逼视着云霄。云霄经梅姑娘拿话一引，忙走近一步，朝着薛姑娘深深一揖，道：“云霄拜谢姑娘救命之恩！”

薛琴看也不看他一眼，倏地手腕挥动，又亮出来那柄匕首，直刺向云霄前胸。

梅影几曾见过她这样凶，吓得一声尖叫，右手疾伸而出，拎拿薛琴右腕，打算把手中匕首夺下。

那知，她没有人家快，手指还未触到薛琴的右腕，忽见她右臂飞而起，不禁心头一凛，赶忙把手缩了回来。

云霄方向人家行礼，没防到变生肘腋，倏觉一阵冷风起处，罩住了前胸，穿透了衣服，肌肉上划破了一道寸许长的口子，鲜血汨汨而出。

这一猝然惊变，把个云霄闹得愣注了，只有闭起眼睛，呆立在当地，宛如一付待宰羔羊的样儿。

薛琴突地噗哧一声，笑了起来，道：“我看你蛮淘气的嘛！怎么成了呆头鹅啦，我扎了你一刀，怎么不还手呀？”

梅影现出无限怜悯的神情，走近云霄身前，幽幽地道：“看都刺伤了你了，不疼吗？”

薛琴咯咯笑道：“那一点皮肉之伤，有什么疼的，只怕你在心疼吧！”

梅影把双眼一挑，瞪眼看着薛琴，满面嗔怒之色道：“薛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薛琴咯咯笑道：“没有什么意思，你问他，在我为他推拿时，为什么装睡？”梅影眨了眨美眸道：“你知道他那时在装睡？”

薛琴道：“你也早知道呀！我这是给他个教训，让他以后再也不敢轻薄。”云霄被她说得俊脸发热，只好默默地垂头而立。

梅影轻轻一叹，转身走近薛琴，拉着她的衣袖道：“这么说来，妹妹是故意吓他的呀？”

薛琴道：“要不是我娘再三地嘱咐，我真想一刀扎死他。”

梅影笑道：“事情既已过去，妹妹的气也出了，不要再追究啦！”

薛琴淡淡一笑道：“谁有闲工夫和他闹，我娘等得急了，咱们快回去吧！”

说着，也不管云霄，二女携手而行，直朝峰顶上飞奔而去，云霄也只好默默地跟在后面了。

他们这走的似乎是后山，路是依然坎坷，但没有前山那样陡峭，没有多大一会工夫，三人就回到了山洞。

这是一个广大的石室，分里外两层，另外还有两个较小的石室，就是薛琴的居处。

外层石室中间，有一个大许方圆的石台，上面盘膝坐着一人，正是那白发美妇。

她一见三人进来，微笑着道：“云相公的伤好了吗？”

云霄闻言，赶忙紧走几步，深深一躬到地道：“云霄伤已痊愈，拜谢老前辈母女救命之恩。”

白发美妇笑道：“小女只不过略效微劳，何足挂齿，随便坐吧！”

云霄闻言，躬身向后退了两步，就在一个石砖上坐了下来，但仍是眼观鼻口问心，一副拘谨的样儿。

白发美妇扫目一瞥，转脸望着二女笑道：“闻说凌老头癫狂玩世，不拘小节，才赢得癫仙的雅号，怎么却收了个拘谨的徒弟？”

薛琴笑道：“娘！你看错了，他这个人哪，外表浑厚，心中最不老实，听梅姊妹说，他会治人家放屁，用胡椒粉使人喷嚏打个没完，他还会装睡呢！”

白发美妇咯咯笑道：“呵！他有这么多能耐呀？你说说看，他是怎样地装睡！”

“他呀！……”薛琴本打算说出来推拿时云霄装睡之事，但是又一想那种事，既羞于出口，又无法措词，于是只说了一声“他！”跟着就扑向那白发美妇怀中，撒娇地说道：“娘……你”

白发美妇笑道：“好了，我知道啦！这么大的人了，当着贵客在座，也不害臊，还撒娇呢！”

薛琴闻言，越发地娇羞难禁，更赖在那白发美妇怀中，不肯起来了。

白发美妇突地神色一整，道：“我母女在这山洞中，相依为命已十六年，老身早有脱出臭皮囊之心，只因有两桩心愿未完，所以拖延到现在……”

薛琴突地挣脱怀抱，站起身来，望着那白发美妇，哀求地道：“娘！你不是答应永不离开我的吗？”

白发美妇淡淡一笑道：“傻丫头，我几时又说离开你了，好好的别打岔，听我和云相公说话。”

云霄起身施了一礼，道：“老前辈有什么心愿，只要有用得着云霄之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白发美妇道：“云相公不要拘谨，俗说家无常理，还是随便点好。”

云霄由不得又是一躬身道：“晚辈遵命！”

薛琴又咯咯笑道：“你看！还说遵命呢？这不又来了吗？想不到癫仙的徒弟，也有一股酸气。”

云霄被她这一嘲笑，从心底深处，升起一股怒火。

但是，他不能发作，因为对方是他的救命恩人，只有狠狠地瞪了人家一眼。

白发美妇早已看在眼里，淡淡一笑道：“这丫头被我宠坏了，云相公不要见怪，我们还有很多正事要办呢！”

云霄忙答道：“令媛对云霄有救命大恩，我哪敢见怪，正要一听老前辈的两个心愿。”

白发美妇闻言，脸上绽开出一片羞恹的微笑，泪珠却先滚了下来。

她在这微笑中，混合了痛苦和欢愉，闪动着泪光的双目，瞟了梅影一眼。

轻叹了一口气，道：“唉！十七年了，漫长的岁月，也把我折磨得够了，今天我要一吐心中积郁，就是马上死掉，我也可以瞑目

薛琴突然又偎依在那白发美妇身侧，幽幽地喊道：“娘——”

白发美妇抬手抚着她的头顶，道：“琴儿！你静心地听着，这是武林一大秘密，也是你悲惨的身世……”

她语音微顿，接着又道：“云相公，江湖上有句谚语，大概都有个耳闻吧？”

云霄道：“晚辈出道较迟，对江湖轶事，知道的不多，不明是哪两句话，愿闻其详！”

白发美妇轻声吟道：“丰年好大雪，遮尽世间丑，消弭武林劫，珍珠如土金如铁……”

云霄确实没有听过这样的几句谚语，瞪起眼，为之茫然。

梅影突然插口道：“啊！我想起来，曾听家祖母谈过这件事，我也查过英雄谱，当年执武林牛耳者，乃祥符薛家，我们梅岭、云门、巴山三家，实在无法望人项背。”

白发美妇面上突现了一点骄傲的颜色，笑道：“对的，梅姑娘说得不错，那祥符薛家不但武功冠环宇，就是财富也足可抵国，家中古玩奇珍，哪一件都是无价之宝……”

她说到此处，忽然骄傲地嫣然一笑，衬着她那两颊红晕和秀丽的轮廓，隐隐透露出昔年醉人的绰约风姿。

云霄呆了一呆，心忖：“古人有云一笑倾城，看这半老徐娘，已临黄花暮年，笑起来仍是娇媚横生，想她当年，定然是颠倒众生的一代尤物。”

那白发美妇一笑之后，又轻轻叹息了一声道：“二十年前我初涉江湖，就兴起了一场大骚动，变动了大江南北，武林中人，全都以能得我一笑为荣，想不到我今天落得这个下场……”

她在说话之际，梅影却在思索，这时忽然一击掌，道：“哎呀！我倒是想起来了……”

白发美妇闻声怔了一怔，缓缓地道：“梅姑娘，你想起什么了，但说无妨！”

梅影道：“曾听家祖母说过，二十年前，江湖上出了一位姿容绝世的女英雄，不但人生得美，而且武功也很高，武林中人称她绛珠仙子女飞卫，可惜不知她的真名实姓。”

白发美妇微微一笑道：“那就是老身，我的真实姓名是林可卿。唉！二十年啦！昔日美梦，换得了今日的凄清……”

梅影插口道：“听说老前辈当年行走江湖之际，常有一仗剑书生相陪，不知他是何许人？”

林可卿凄凉一笑道：“他是祥符薛家的独子薛沛才，人称他琴剑书生，也就是琴儿她爹！”

云霄到这时才接上了话道：“这件事，我好像曾听老花子师叔说过……”

林可卿插口道：“他可是丐仙莫邪？”

云霄奇道：“老前辈认识他吗？”

林可卿回顾了女儿一眼，道：“我认识他，二十年前他的名字是莫玄极，他和我夫妇二人，被武林中目为‘风尘三侠’。”

云霄惊讶地啊了一声，道：“是的，他是这样说过，在三人中，要以那位当世李靖的薛沛才最为出色，真是光芒万丈大有气吞河岳，才霸江湖之概……只是……”

林可卿笑道：“只是什么？莫非没有想到那张出尘，会是我林可卿，对吗？”

云霄俊脸红了红，微微一笑，把头连点。

林可卿又叹了一口气，道：“往事如梦，转眼间，老之将至，人事凋零，还想它做甚……”

她一言出口，似乎勾引起万千感慨，沉默了良久，方又道：“满则招损，那时我们风尘三侠的声名也太大了，在江湖上忌恨我们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薛琴道：“可有人找你们拼命的吗？”

林可卿道：“怎么没有？正邪各派成名的人物，不下二十几个人，就连梅岭的梅隐君，天山的癡侠凌浑，嵩阳派的醉司命顾天爵等，全都参加了……”

“那一场大战，真的说得上空前绝后，惊天动地的大阵仗，轰动了天下……”

“找我们比剑之人，一个个都偿了心愿，也为我们打出了一场横祸。”

薛琴道：“不知你们是战胜了，还是打败了？”

林可卿道：“凭我们风尘三侠还会打败？当然是打胜了”

薛琴不禁娇憨地笑了笑，道：“好威风的风尘三侠啊！”

林可卿道：“在那一战之后，一般正派人士，都和你爹成了朋友，邪派人物却是怨仇越结越深了。”

薛琴道：“可有人招惹到你们？”

林可卿道：“风尘三侠威震武林，谁敢招惹？但经不住有人心怀叵测，暗中挑拨，又掀起了一场风暴。”

先是那女华陀何玉蓉，忽然对你莫伯伯有了兴趣，一心非他不嫁，逼得急了，两人就打了起来。”

薛琴似乎对这两人的胜败，特别关心，忙问道：“他们谁胜了，谁败了？”

林可卿道：“那一战，他们力拼了五百余合，战至力尽筋疲，仍然不分胜负；也是我一念之差，打算为他两人和解，也想撮合成他们一对如花美眷……”

哪知，却使你莫伯伯起了疑心，认为我从中挑拨，要强着为媒，一生气不别而去，就连你爹也生气走了！”

薛琴听了，气得噘着嘴道：“他真不应该，怎么可以丢下你一人不管呢？……他们没有再回来吗？”

林可卿叹了一口气，幽幽地道：“回来了！但是他们回来得太晚了！”

云霄插口道：“莫非又出了什么事故？”

林可卿点了点头，道：“在他们走后，我怀着满腹的悲伤，度着凄凉的岁月，守在这个石室中，等着他们回来，半年都过去了，还没见他们回来。”

“那是一个风雨之夜，突然有七八个陌生人，来到这石洞，声言要找风尘三侠报仇。”薛琴道：“娘可认识他们是什么人吗？”

林可卿道：“那些人僧道俗儒全有，又全都是黑巾蒙面，黑夜之中，那能看得清楚，不过有一人口音甚熟，过后才想起是我师兄玉面封建狼桑锐。”

薛琴道：“娘可和他们打起来了？”

林可卿道：“在那时，我正当十月怀胎期满，眼看就要临盆，挺着个大肚皮，怎能和人动手，但是，我生性高傲，自入江湖以来。从未吃过败仗，虽然自知不行，也不愿受辱，立时拔剑而起，和他们展开了一场恶斗。

“不知是什么人，在激斗中打出了一枚喂毒暗器，伤了我的左脉，栽倒地上，以那些人的意思，就将我乱刀分尸……”

薛琴突然尖叫了一声道：“娘啊！”

她一声喊出，同时倒向林可卿怀中，两行热泪，顺腮而下。

林可卿缓缓伸手，抚摸着薛琴的秀发，无限慈爱地道：“琴儿，不要闹，听娘说下去嘛，我不是好好地活在这里吗？”

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接着说：“就在我死亡将临的一瞬间，来了通天狐吴巧，她止住了众人要杀我的行动！”

梅影接口道：“想不到她还有这份好心……”

林可卿道：“那老狐狸才没有存好心呢。她要逼我嫁给她儿子桑锐，但又怕我不就范，出主意用海底磁铁铸成的锁链把我锁在了这里，什么时候答应，什么时候放我，都已十七年了，我还被锁在这里。

在当时，我一气就昏了过去，哪知，就因为我这一气昏，倒少受了好多痛苦，昏迷中生下了两个可怜的小女儿。

我一个无生产经验的小妇人，又在昏迷之中，闹个不好，母女都难保得性命，恰在这时，来了女华陀何玉蓉。

她一赶到，凭着手中一支剑，囊中十二支金针，赶走了群贼，又见我那只左腿毒性已发，权宜处理，一剑消断，又替我止了血，我母女才得平安。”

梅影诧异地道：“老前辈不是生了两位妹妹吗？那一位莫非早夭折了？”

林可卿黯然良久，方又接着道：“女华陀何玉蓉在这里守了我十天，她有事需要离开两天，我怎能拦住人家呢？就在她走后的一个晚上，这洞中又来了两人，乃是那通天狐吴巧和她那儿子玉面封狼桑锐。”

薛琴道：“他们又来干什么？”

林可卿道：“他们来这里，仍是逼我嫁给桑锐。”

薛琴气得小嘴噘起老高，恨声道：“鬼才嫁给那癞蛤蟆呢！”

林可卿道：“你说的对，我怎能嫁给那样的人，何况，我已有了丈夫呢？他们见劝不动我，就抢走了了我一个女儿，所以我跟前就只剩下琴儿一人了，那被抢走的孩子，不知现在是死是活。”

说到此处，又感慨地叹了一口气，母女连心，似有无限缅怀，接着又道：“是第三天，何玉蓉才赶了回来，还带了很多东西，等她知道贼人抢走我一个女儿时，立时就要去找他们算帐，是我苦苦地哀求才算作罢。”

“从那时起，我们三人就相依为命地住在这里，下决心要将琴儿培育成人，为我们争口气。哪知，人算不如天算，事实变幻，又岂是人所能够预料的？在琴儿十三岁那年，她走火入魔发了疯，自堕三阳洞，火毒攻心死了！”

她话声一顿热泪夺眶而出，怀念忘友，哪得不感慨系之……

薛琴更是哀哀暗泣，石室中，刹时间被一种悲伤气氛所笼罩。

梅影突然打破了沉闷，问道：“老前辈，那薛老前辈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

林可卿闪动了一下明亮的星目，两颗晶莹的泪水，又复夺眶而出，但她强忍住了悲咽，接着道：“那是在一年以后，琴儿已然牙牙学语了，他弄清楚事情真相，回来向我忏悔。”

梅影道：“我猜老前辈肯定宽恕了他！”

林可卿道：“梅姑娘真是兰心蕙质，你猜对了，我是宽恕了他，但他却不宽恕敌人，他又走了。”

梅影道：“他又到哪里去了？”

林可卿道：“他只告诉我去会昔年一位故友，此去多则十日。少则三天，即可回来。”

梅影道：“回来了没有？”

林可卿道：“回来了，如约而归，但却已身负重伤，寒毒攻心而死，连洞门口都没有进得来，临断气前就只喊了我一声，等我赶出去时，已然回天乏术了。”

当时，我本当以身殉节，岂奈，大仇未报，抚孤未成，我只有提起勇气活下去……唉，十几年了，无情的岁月，消磨尽我那雄心壮志……”

“可怜的娘啊——”

薛琴突然又尖叫了一声，放声大哭起来。

云霄听了这一篇血泪往事，由不得肃然起敬，道：“老前辈的茹苦含辛令人崇仰，有心人当共掬一泪。”林可卿一边抚摸着依偎在怀中痛哭不休的女儿，一面轻声叹道：“云相公，你不用捧我了。”说着又缓缓低下头去，拍了拍薛琴的肩头，柔声道：“琴儿！坚强点，不要哭，娘在这十几年中，从未落过泪，就是你爹在世，我也没见他落过泪，风尘三侠的女儿，自然该坚强不屈才对。”薛琴闻言，真的止住了哭声，抬手拂拭了一下泪痕，呆呆地望着那林可卿。

云霄道：“老前辈方才说有两个心愿，不知云霄能否胜任，何不说出来参酌一下。”

林可卿道：“你一定可以胜任，第一，我托你好好照顾我这孩子……她不懂事，最好能让她认祖归宗。”

云霄道：“这一件事老前辈可以放心，如不见弃，我可以就在老前辈面前，同她结成异姓兄妹。”

他说着竟然真的跪了下去，又道：“琴妹妹认祖归宗这事，我当全力以赴，如果薛家坚持不允，云门世家也不敢亏待于她。”

林可卿长长舒了一口气道：“云相公肝胆照人，老身是信得过的……琴儿！还不快过去拜见义兄。”

薛琴羞答答地只好站起身来，走前了两步，拜见云霄，随之二人跪拜在地，两人又同时朝着林可卿磕了一个头。

林可卿直身还礼，哪知方一移动，“当啷！”一阵锁链声响。

## 第十四回

云霄闻声心中一动，蓦地站起来，面向着梅影道：“我的剑呢？”

梅影见他这样紧张，不屑地撇了撇嘴，冷笑道：“好个云门世家大公子，就这样小家子气，你们不是在行礼吗？等行礼完了，再要剑不迟，谁会抢了你的剑！”

云霄也不和她辩白，又大声问了一句：“剑在哪里！？”

他这又大声地一问，梅姑娘气得泪珠儿几乎淌了出来，没好气地道：“呸！不就在你身后地上吗？有什么希罕的，也犯得着这样气势凌人！”

林可卿母女，眼见云霄这种举动，心中也自纳闷，暗忖：“以一个云门世家的子弟，癫仙凌浑的传人，怎么缺少了豪气，却这样的重剑不重人，大事托得了他吗？……”

于是，三人都凝神看着云霄，但在神色上，已失去方才那欢愉的气氛。

就见云霄弯腰拿起神剑，但并没有系在腰上，竟然抽剑出鞘，掷鞘在地，仗剑走上石台来。

薛琴见状可就急了，以为云霄要对她母亲不利，倏地横身拦住，娇叱道：“你要干什么？”

她这一声喝问，云霄才意会到室中气氛有些不对，扫视了三人一眼，不禁失笑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敢是以为我要行刺……哈哈……哈哈……”

接着他又狂笑起来，并且笑得前仰后合，狂态毕露。

这一来，闹得那梅影和薛琴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林可卿星目连眨之下，突有所悟，忙道：“云相公敢莫是要为我断此锁链。”

云霄笑声稍歇，答道：“想老前辈为此一根锁链，困在这里十数年，其中凄苦，自非常人所能忍受，晚辈打算一剑断之，为老前辈解除桎梏。”

他这么一说，梅影和薛琴两人方知究竟，互视了一眼，腼腆地笑了笑，垂头退后。

林可卿笑道：“孩子，你这番好意，老身心领了。”

云霄道：“老前辈莫非不愿断去此链吗？”

林可卿叹了口气，道：“此链锁了我十七年，也消磨掉我无限年华，受尽了痛苦凄凉，哪有不愿摆脱之理，只是……”

云霄道：“莫非老前辈当年曾对那些贼人，有什么诺言，规定此链的断去时间不成？”

林可卿摇了摇头，道：“你可知此链是何物铸成？”

云霄道：“就算是百炼金钢，也必有克制之物。”

林可卿道：“此链乃海底磁铁所铸，金属物品近之立被所吸，就是神物利器，也断不了它，除非能得到西域太阳谷中的三阳铜，或练有‘三阳神功’的人，以三阳真气炙之使熔，方能解得。”

云霄闻言，豪气顿挫，松手当啷，神剑堕落地上，缓缓地道：“当今之世，不知什么人练成了三阳神功。”

林可卿道：“数今日武林人物，已练成‘三阳神功’的，只庐山雪屏峰后，峰门观的主持赤阳子……”

云霄不等对方话完，已抢着道：“那我立刻登程庐山去请他来。”

林可卿忍不住咯咯笑道：“那赤阳子已退出江湖三十年了，岂是随便可

以请出来的？”

云霄道：“只要心诚，我想他总会一发慈悲心的吧！”

他这句话说得诚发于衷，林可卿不禁十分感动，叹了口气道：“傻孩子，就凭你这片侠肝义胆，老身已感激不尽，就是去，也得从长计议，何必又急在一时，你且坐下，我还有话呢。”

云霄只好压下胸中激动的情绪，退后数步，又坐在那石砖之上。薛琴却走前数步，从地上捡起云霄那太阿神剑，在手中拈了一下，笑道：“云哥哥，你的剑好长啊？”

云霄道：“比一般剑要长出一尺八寸……”

薛琴道：“那你用着顺手吗？”

云霄笑道：“初用时，是有点别扭，常用了也就习惯啦！”

他们在谈着剑，林可卿却瞪大了眼，忽然插口道：“你那剑可是秦皇宫故物太阿神剑吗？”

云霄忙道：“老前辈所猜甚对，正是秦皇害故物太阿神剑”

薛琴倏地翻了他一眼，低声道：“人家都已给你磕了头啦，还老前辈地乱叫，难道你不喜欢我吗？”

云霄被小姑娘问得木讷了，慌不迭道：“啊……啊……是的，老伯母！”

他这一声喊出，逗得二女又是一阵咯咯大笑。

林可卿叱道：“傻丫头！看你疯的……”

“娘！云哥哥叫我老伯母呢！”

他这一句话，又招来一阵大笑。

云霄突地也成声大笑起来，刹时间，这孤凄的石洞，充满了笑声，洋溢着无比的活力。

好大一阵，笑声才歇，林可卿接着问道：“听说此剑，乃为圣手摩什雷天化所得，怎么又会落在你的手中？”

云霄道：“雷天化已死在天蝎教人手中，晚辈适逢其事，在他弥留之前，将此剑赠予了我！”

林可卿诧异道：“雷天化身为天蝎教的护法尊者，莫非他们起了内讧。”

云霄道：“雷天化等八尊者，在十年前杀了天蝎教主宠臣桑锐，十年后他又死在新的护法尊者手中。”

林可卿叹了口气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谁说冥冥中没有主宰，只可惜那桑锐死得太早了，使我第二个心愿难得成全。”

云霄道：“对了，我正要听伯母第二个心愿哩！”

林可卿道：“我要你陪着琴儿，找到她父仇人，在她父坟前沥血一祭，另外就是找回我那失去的女儿。”

云霄道：“伯母可知薛伯父的仇家是谁么？”

林可卿道：“从前我难明究竟，自从你受伤到此，才算知道谁下的手了。”

云霄道：“你指的是花仙仇贞？”

林可卿道：“伤你的不是仇贞，她乃是花媚。”

云霄道：“怎么她是那天蝎教主花蕊夫人？我明明看到是花仙仇贞吗？”

林可卿道：“你可见过仇贞吗？”

云霄摇了摇头，林可卿接着又道：“傻孩子！那是花媚移祸江东之计，她要叫你去天山再碰上一个钉子，仇贞的功力却比她高得多，也较她狠些，如找上了仇贞，孩子，就是你师父出面，也救不了你，懂吗？”

云霄这才豁然大悟，蓦地又想起了一事，忙道：“伯母，你失去的那位妹妹，今年多大了，是不是和琴妹妹生得一模一样？”

他这一问，林可卿却心中一震，急道：“她和琴儿是一胎所生，今年都是十六岁了，样儿都是相似得，你……你在何处见到那位姑娘？”

云霄道：“她现在是天蝎教的贞女，人称她为长春公主。”

林可卿道：“她叫什么名？”

云霄道：“我曾听莫师叔说过，她是玉面封狼桑锐之女，名叫桑玲，在江湖上却叫她薛玲，传说是那天蝎教主和桑锐所生，但又把她送给了花仙仇贞，是女又是徒，详细的身世是一个谜，谁也闹不清楚……”

他正然畅说不休，忽见林可卿发了呆，双眼望着洞顶，默然不语，喃喃地道：“是她！一定是她！想不到桑锐还真能遵守诺言，没有替她改了名字，……对的！她是叫薛玲……”

薛琴见状大惊，忙又偎在林可卿怀中，喊道：“娘！你又怎么啦？”

林可卿这才被唤醒过来，苦笑了一下道：“琴儿，我已找到你那姊姊了。”

薛琴诧异地道：“娘，你是说被人抢走的那个姊姊？她在哪里呀？”

林可卿道：“你没听你云哥哥说吗？她现在是天蝎教的长春公主呢！”

薛琴把小嘴一噘，道：“我不要那个姊姊！”

她这么一说，立使林可卿吃了一惊，急道：“她真是你姊姊呀！怎能不要呢？”

薛琴道：“她事仇敌为母，她不要娘，我为什么要她？”

林可卿失笑道：“傻孩子，你忘了，她是不满月就被人抢走的呀，怎么怪得了她呢？……”

云霄道：“对呀！我们得设法去救她，使她明了自己的身世，然后咱们再一同去报仇，彻底消灭掉天蝎教，血祭薛伯父在天之灵，也为武林除去一大害。”

薛琴道：“云哥哥，凭你的勇耐能打得过那天蝎教主吗？”

“这个……”云霄口吃说不下去了。

他没有想到薛琴有这一问，实在他也真没法打得过人家天蝎教主，于是呆呆地发起怔来了。

林可卿微微一笑道：“那没有什么，我既找你代我报仇，自然有应付之法，因为我已获得了武林中一大稳秘。”

云霄道：“不知是什么隐秘？”

林可卿道：“你们可知此一山洞有什么奇怪吗？当年我们风尘三侠为何会选中这个地方？”

她说到此，话音一顿，突然住口不言。

这么一来不但是云霄，就是梅影和薛琴，也被激起了好奇心，薛琴先忍不住，问道：“娘，你说嘛！又卖什么关子呢？”

林可卿笑道：“我早知道你这丫头会忍不住，真让我算准了。”

薛琴立又撒起娇来，又偎在母亲怀中，道：“娘……”

林可卿笑道：“这件事要回溯到百年以前，儒道两家，各出了一位高手，武功已到天人同参的境界，就在这洞中，把绝世武学合录而成一体秘笈，命名为化育集，意思是说：能尽物之情，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薛琴道：“娘！我从没有听你说过啊！我猜那一定是厚厚的一大本，共

分三册，上集嘛，是剑术或各种兵器的招式，中集是练内功的口诀，下集一定是疗伤篇了，实是一部千载难遇的奇书，可对？”

她一边说着，一双美眸向上翻起，看着洞顶，如数家珍一般，说得活龙活现，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态，逗得林可卿笑得浑身乱颤，抬头轻轻拍了薛琴一下，笑骂道：“你这丫头，在何处学来这样怪相？”

薛琴美目一眨，笑道：“娘！怎么我猜得不对吗？”

林可卿道：“猜得对，只是有些近似幻想了……”

薛琴又撒起娇来道：“那你就快说嘛！”

林可卿道：“化育集虽没有方才琴儿说得那样出奇，但确是千载难遇的奇书，上面所记，尽是绝世武功和十二个图解，并不是我危言耸听，如能练成功的话，武林中实难找出敌手了。”

云霄笑道：“想必伯母你已练成功了吧！”

林可卿苦笑了一下道：“岂奈我残废之身，又被这铁链锁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薛琴道：“那么我呢？娘怎么不传给我？”

林可卿笑道：“傻丫头，你这两年来，不正练的是那化育集上的武功吗？”

薛琴迷惘地道：“那我怎么不知道呢？”

林可卿笑道：“岂不闻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如传到江湖上去，还能有这十多年清静日子好过，就是霄儿和梅姑娘练成了，在使用时也得谨慎些。”

云霄道：“不知须得多少日子方能练成？”

林可卿道：“以你的资质和根基，约需百日之功就行，梅姑娘怕只能练到六成。”

薛琴插口道：“娘！我呢？”

林可卿道：“你呀！别看你已早下工夫，和梅姑娘只在伯仲之间，连我也只能练到八成功力。”

薛琴可就感到不解，星目连眨，诧异道：“那是为了什么呢？”

林可卿道：“这关系到每个人的体质，谁让我们都是女人呢？天癸来时，功力就大打折扣了，还有内功根基，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薛琴气哼哼地道：“上天最不公平，都是人么，还分什么男人女人。”

林可卿笑道：“傻丫头，这也怪得着天，人分男女，物分阴阳，禽兽也有牝牡之别，正是造物的奇妙处……”

薛琴忽然又发奇想，问道：“娘！什么是阴阳呀？”

林可卿倏地一瞪眼，叱道：“越说你疯就真疯起来了，看看谁有你那样野！”

薛琴受了呵责，委屈地扫了云霄一眼。

云霄正然微笑，她突然娇喝道：“你笑什么？”

云霄道：“好！我不笑就是啦！”

从这一天起，云霄和梅影二人，就留在了这青灵谷云霞洞，苦练那化育十二解。

光阴易逝，日月如梭，百日工夫，转眼就过去了。

是秋初的光景，从青灵谷出来了三个人，一男二女，男的是个书生打扮，真个是丰神如玉，文雅中透着刚健。

那两个少女，一个是紧衣飘风，一个是淡雅白装，全都是玉貌珠辉，直疑是洛水神妃，出浴的太真。

这三人正是云霄同着梅影薛琴二位姑娘，他们这是要去庐山雪屏峰，找赤阳子求那断链之术，以救绛珠仙子林可卿。

他们离了伏牛山，日行夜宿，过了信阳州，近暮时分，到了九里关，算算路程，已然走了三分之一，从这里翻过鸡公山，用不了两天，就抵达汉口，在汉口搭船也只需一天多的时间，就可到九江了，到了九江也就等于到了庐山。

这是云霄心中的计算、梅影对于这条路、当然也是轻车熟路

只有那薛琴姑娘，她这是第一次见世面，宛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着什么都新奇。九里关是个不算小的镇甸，街市也还殷实热闹，但因他们已在信阳州住过了一天，再见到这小镇，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于是三人就投宿在镇上一客小客栈之中，命店小二开了一个干净的上房，一明两暗，云霄自住一间，梅薛二女合住一间，安顿下来。但那薛琴几日以来，走了不少的州县市镇，真没想到山外有这么多好去处，每一个地方都好玩，还有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物。

再又想到她那母亲，被困在荒山石洞之中，真是太可怜。

心中这么一动念，哪里还能睡得着，就坐了起来，伏身在窗口上，望着天上朦胧的月色，呆呆地出神。

约莫二更多天的样子，因为梆锣刚敲过了两下。

蓦然间，后院中步履杂沓，人声鼎沸。

就听有人喝道：“姓韩的，你放明白点，我们找的可不是你，常言道得好，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却是奉命行事，找的是姓杨那小子，只要他跟我们去一趟信阳州，我弟兄就算交了差啦！”

那姓韩的一阵阵哈哈大笑道：“祝老二，你可也是武当弟子，难道真的忘祖背宗了吗？天蝎教给了你什么好处，宁冒武林大忌，欺师灭祖起来了？”

又是那姓祝的声音道：“姓韩的，你别打算劝我，人各有志，还是一句话，你喝你的酒，走你的路，咱们井水不犯河水，真要不识相，动起手来，兵刃可没有长着眼睛。”

姓祝的道：“莫非你这老偷儿，和他有什么亲谊？”

姓韩的笑道：“这让你猜着了，他是我师侄，无论从哪一点上说，除非我韩翊也和你们一样，数典忘祖，能不管吗？”

院中人声吵得这么大，梅影也早被闹醒，就挨在薛琴身边向外看去。

她这一看，不禁大吃一惊。

就见在后院里，高矮胖瘦站着十几个人。

在月光的映照之下，她首先认出来那姓韩的老头，乃是嵩阳三杰中的老三，巧手方朔韩翊。

对方那十几个人之中，僧道俗儒全有，她认得的却不少。

除了那姓祝的乃是武当俗家弟子，人称金刀无敌祝邦泰之外，其余的是青城双鸟扑天鹏杜圭、毒爪鹰鲁昂，九华派的铁臂豺人梁杰、罗浮派的鸳鸯判高俊。

这些人哪一个在江湖上，都是叫得响字号的角色。

再看站在巧手方朔韩翊一边的，就有他和施琳两人人。

那施琳此际仍是男装打扮，梅影又没有和她见过面，所以认不出是谁来。

金刀无敌祝邦泰被韩翊连损带骂，不禁冒火，浓眉一掀，冷冷地道：“老偷儿，这么说来，你是一定要趟这浑水了？”

韩翊毫不在意地先拿起他那旱烟袋，猛吸了两口，跟着就在脚边大石上，“吧吧！”敲了两下，砸出烟斗中的灰，扬面喷出了一口白烟，缓缓地道：“还用着多说，你们划下道儿来吧！”

说着话，“吧！”地一声，旱烟袋猛地又砸了一下。

他这么随便地敲砸烟灰，谁也没有注意，但见一片火星乱溅，立时就有几个人感到手脸上，一阵火辣辣地生疼，禁不住，齐齐惊叫了一声。

再看那块大石，竟然被他敲得裂成了好多小块。

蓦的，一股焦燎气味扑鼻，每人都在身上乱找。

突有一人大叫道：“祝二哥，你身上走火了。”

祝邦泰低头一看，自己的裤腿上，真地烧起了一个铜钱大的破洞。

祝邦泰这个人，本来性烈如火，这一被人戏弄，哪还能沉得住气，喝道：“老偷儿，你未免欺人太甚，祝二爷就要在你那臭烟袋上，领教领教高招。”

喝声中，翻手亮出来金背九环刀，身随刀起，抖得刀背上铜环“锵唧唧”乱响。

他一出手就是狠招，刀走轻灵，一招“毒龙抖鳞”，钢锋直向韩翊肩臂上落，招急力沉，寒光眩目。

韩翊在江湖上的名气，可是比他们这批人高得多，论能耐也真的不含糊。

但见他不慌不忙，觑准来势，一举手中旱烟袋，猛地朝对方刀背上砸下，真个的又快又准，“当”地一声，砸个正着，火花夹着烟斗中的余烬，激射而起。

祝邦泰立觉对方这一砸，功力强猛已极，震得虎口都有些发热，更难防的是那烟斗中的余烬，竟然飞射向面门而来。

哪敢怠慢，慌不迭向后退了六七步，厉声喝道：“老偷儿，你用邪火灼人，算是什么招数！”

韩翊笑道：“我这一招嘛，就叫‘邪火驱鬼’，有种你就别退。”

祝邦泰气得闷哼了一声，抽刀换招，脚下倒踩七星步，身形盘揉而进，又是一招“金鸡振翎”，以泼风八打的路子，卷扫上来。

这一招算得上狠，也正是刀法中的杀招。

金刀无敌祝邦泰在武当门下，算得上是位高手，他在这柄金背九环刀上，也有过二十多年的琢磨，功夫着实有相当的造诣。

但那巧手方朔韩翊的一身功夫，却要比他高上一筹。

就见他舞起来一根旱烟袋，呼呼生风，时而施展出小花枪、长剑、豹尾鞭等招式，时而又用作判官笔、打穴镢，简直是长短随心，刚柔尽意，随手变来，自成妙着。

祝邦泰一看到人家这根旱烟袋上的功夫，心头不禁大凛，赶忙地招变“倒挂金铃”，斜削韩翊左肋。

韩翊冷笑了一声，旱烟倏地化为了豹尾鞭，一招“金龙摆尾”，斜砸下去。

“当”地一声，刀被荡开，但他那烟斗却压在刀背上伸了过来，跟着又变招“神龙扰海”，一压一弹之下，那烟斗竟飞起来直打祝邦泰胸前的“神封穴”。

这一招说起来是寻常得很，用的乃是拳经上“桥来桥上过”的法式，毫无出奇之处。

但在巧手方朔韩翊手中变化运用出来，却就巧捷得不可再巧了。

金刀无敌祝邦泰见状，心头一震，吓得冷汗都冒了出来，“神封穴”乃人身大穴，点上就得完，哪敢怠慢，慌不迭蹲身卸马，招化“孟德献刀”的解数，拚命往上一架一封。

兵刃相触，“当”地一声金铁交鸣，迸出一片火花。

韩翊趁势倏地又招化“移山填海”，暗运真力，把一支旱烟袋压在那金背九环刀上。

祝邦泰觉着对方那支旱烟袋压在自己刀上，沉重得真像是压下了一座小山，逼得他浑身大汗淋漓的，准知道再要僵下去，不死也得重伤。

他哪敢久持，急忙脚尖向地上一垫，用了式“龙形飞步”的身法，向后倒窜出去丈许，再低头看时，热汗就变成了冷汗了。

原来他那金背九环刀的刀背上，竟被砸下了个酒杯大的一个缺口、由不得又倒抽一口冷气。

站在一边观战的铁臂豺人梁杰，早就看出来祝邦泰不是人家对手，此际一见祝邦泰真的吃了亏，赶忙一顿手中镔铁棍，叫道：“祝二哥，你已经跟老偷儿拉了个平手，该歇一歇了，让兄弟也领教人家几下高招。”

话声中，一提手中铁棍，就纵了上去，接着巧手方朔韩翊，两人又打在了一起。

须知那铁臂豺人梁杰乃是九华派的顶尖的高手，武功是要较祝邦泰高上一筹，和韩翊打在一起，正好是棋逢敌手，旗鼓相当。

转眼之间，但见那一根旱烟袋和一根镔铁棍绞在一起，翻翻滚滚，仿佛怒龙毒蟒，翻江倒海地在恶斗一样，满院子沙飞石走。

鸳鸯判高俊的为人，是出了名的狡诈狠毒，他见巧手方朔韩翊被梁杰缠住，打得难分难解，无暇分神他顾，就存心要上去捡个便宜。

心念转动处，当下悄悄地溜向韩翊背后耍点对方的“志堂”、“大羽”二穴。

哪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边待势的莲花仙子施琳，早看在眼内，睹状大怒，一声娇叱，长剑出鞘，纵了上去。

但见寒光一闪，呼地一招“分花拂柳”，从旁截了过去、剑锋左卷右扫，将高俊那一双判官笔，同时荡了开去。

施姑娘性和烈火，最恨偷袭暗算下流手段，一剑荡开双笔，手下更不留情，倏地将剑尖顺势下指，招演“寒萼吐蕊”，一缕精芒，分刺对方双膝“承扶”、“悬钟”二穴。

鸳鸯判高俊方才被小姑娘剑上的内力一荡，已然双臂酸麻，手中双笔也几乎脱手。

正当他身形还没有站稳，作梦也没有想到，对方手下竟有这么快，剑尖已然刺到，逼得他只有向后倒纵。

哪知，施琳的剑，如影附形，不即不离，跟着也到。

他退无可退，只好冒险拚命用出一式“旱地拔葱”，硬生生强将身形平空拔起一丈多高，打算一跃避过。

须知武家对招如非避人杀手，最忌全身悬空，因为身在空中无法着力变动，全身都在对方算计之中。

施琳就是逼他行此险着，他还是瞪眼上当。

就在高俊身方纵起，施琳剑招倏变，化为“玉女盘篮”，剑尖指向高俊的“巨阙穴”扎去。

这时，那高俊正好力竭，身形下落，竟然自动迎着剑光撞来，两下里这一凑上，高俊立得腹破肠流。

一旁可急坏了扑天鹏杜圭和那毒爪鹰鲁昂。

这师兄弟同是一样心肠，全都慌不迭记了亮兵刃去架开对方长剑，一样的行动，都是往前一扑，可就热闹了，高俊身形方落，眼看小腹就要撞上剑尖，吓得他把眼一闭，失声惊叫了一声“哎呀！”叫声方出口，杜圭已一肩撞去，立时把他撞了开去，本来可以免去一劫。哪知，毒爪鹰鲁昂却正巧赶上，也是一肩撞来。

那刚撞开的鸳鸯判高俊，又受此一撞，身形跟着倒跌回来，无巧不巧，又跌撞在扑天鹏杜圭身上。

在这时，施琳刚好剑招演化“春云乍展”，寒光闪闪，罩向了杜圭的左肩。

杜圭知道对方剑法厉害，自己因方才心急救人，忘了撤出兵刃，此际打算亮家伙却已来不及了，只好向右闪避。哪知，他身方移动，鸳鸯判高俊那被撞开的身躯，又撞了回来，正又砸在他的肩头上。

杜圭一个立脚不稳，方移开了脚步，立又迎着对方剑尖，撞了回去。

就听凄惨一叫，扑天鹏杜圭替高俊挡了灾，被施琳一剑扎了个前心通后心。

毒爪鹰鲁昂一见，可就急红了眼，翻手亮出来“如意鹰爪”，疾扑而上。

这是一宗独门兵刃，爪末端锐勾箕张，宛如苍鹰利爪，钢柄可长可短，最长之时，可以远达五尺，短时可缩成两尺，因此称为“如意鹰爪”。

那鸳鸯判高俊，眼见杜圭替自己剑下丧生，恨得咬牙切齿，顾不得浑身筋骨酸痛，翻身起来，双手一扬判官笔，再度扑了上来。

双方都在怒火头上，一交上了手，全都是奇招互出。

莲花仙子施琳的一身功夫，乃是得自神尼慧清的传授，尤其她那一手十二式“莲府秘剑”，称得上是武林绝学。

但见她一口长剑施展开来，卷起一团森寒光华，宛如神龙腾霄，鹰矫翔舞，一式“莲台极品”，演化出两招，左一招“风摆荷叶”，右一式“长虹飞雨”。

刹时间，幻化出满天剑影，从四面八方卷至，密如萤聚星流，快似电光石火，任是高俊和鲁昂两人，双攻夹击如何的凌厉，始终占不到半点上风。

在这时，院中忽然现身出来两个怪人，是一个和尚，一个道士。

那道士头戴九梁道冠，灰布道袍，身材生得又高又瘦，站在那里，适像一根竹竿。

那位和尚，却是生得又矮又胖，身披红色袈裟。

两人站在一处，十分的不调和，乍看去，要不暗中发笑才怪。

两人扫目打量了院中战况，那道士显出有些不耐烦的样子，道：“怎么一上阵，全都现了形，连个怯小子都制服不了。”

那个矮胖和尚笑道：“实际上怯小子也硬得很，不如让我上去，先将他打发了吧！”

他说着，也不等那道士答应，径自走了过去，边走边在身上解下了一条软鞭来。

他这条软鞭抖开来，有七尺二寸长，八环九节，每一节都有八寸余，乃应“九宫八卦”之制、称为“天罡地煞鞭”。

和尚一亮出这件奇形兵刃就足知功夫不含糊。

因为像这样的一条又长又软的柔门兵刃，如果手劲差一点，轻易也不敢使用。

就见他甫一解下长鞭，振腕一抖，一股劲风飒飒，“锵”地一声，随手抖成笔直。

跟着就逼近上来，冷冷地道：“你们都给我住手！”

酣战中的三人，都正斗到紧处。

莲花仙子施琳是将对方恨到极点，剑剑都是煞招，虽听到了和尚的招呼，但小姑娘心高气傲，又知对方是敌人一觉，哪听他的，手中一紧，剑招越发的凌厉了。

鸳鸯判高俊和毒爪鹰鲁昂两人，心里有数，见人家一支剑力战两人，不但没有败象，而且招式神出鬼没，变化无穷。

而他们双战人家一人，竟然相形见绌，穷于应付，准知道恋战下去，决难讨好。

他们也听到了那矮和尚的话，也打算撤招后退，无奈，被对方剑招裹得紧了，成了欲退无路之势。

矮胖和尚打了招呼，见人家不睬不瞅置之不理，一招“长蛟闹海”，长鞭卷向三人手中的兵刃。“锵唧唧”响起一阵金铁交鸣之声，立把三人荡得东倒西歪。

施琳还没有什么，只是被震退了两三步，最惨的却是那鸳鸯判高俊了。

他被矮和尚强劲的内力一震，两支判官笔有一支已脱手飞去，另一支也几乎拿不稳，勉强用力一抓，好！竟然砸向自己的头顶。还幸他多年功夫没有白练，紧挫腕仰身，就这样也还是砸上了，立时头破血流，咬牙闷哼出来一声。

另一边那莲花仙子施琳，却气得粉面通红，娇叱一声，抡剑疾扑而上，就和那矮和尚打在了一起。施姑娘的一手莲府秘剑，虽然称得上是武林绝学，无奈她的功力稍差，怎会是矮和尚的对手。不到几招，已是险象丛生，危机迭见了。

在这时，那和铁臂豺人梁杰战在一起的巧手方朔韩翎也有点应付不来，额头上已见了汗水。

因为单是那梁杰一人，韩翎还真没把他放在心上，但是斜刺里又扑上来了毒爪鹰鲁昂。原来鲁昂被矮和尚一鞭震开，虽然感到半个身子发木，他可不甘心站在一旁观战，于是一抡“如意鹰爪”，就扑向了韩翎。

韩翎以一敌二，可就感到难以应付了，不过，他还能支持下来。

就在此时，北厢房忽然现身一人，是个俊秀的书生，他正是那杨海平，站在房脊上冷眼打量院中情形。

此际刚好那矮胖和尚长鞭一招“白虹贯日”，鞭梢打下，小姑娘立时就得香消玉殒。在这种情形之下，可说是情势险绝已极。

杨海平睹状，他连想也不想，足下一垫，用了一式“燕子穿帘”的身法，就人房顶上飞掠而下。

人没落地，先就高喊了一声，道：“杨海平来也！”

他这一声颇具威力，并不是他的声名大，而且他杨海平这三个字，却使那些人一怔。

立有一人叫道：“姓杨的既然来了，那就好办了……”

他一声未了，韩翊着急道：“平儿，你怎么回来了，东西收藏好了吗？”

杨海平道：“你放心吧，我找那地方，就是神仙也摸不到！”

他在话声中，长剑一招“金丝缠腕”，剑锋斜削矮胖和尚的右腕。

他这一招，逼得那矮胖和尚，不得不撤招换式，先救自己的右腕。但是，杨海平倏地一侧身，左手探掌，用了一式“擒龙手”，已抓住了鞭梢，双臂一贯劲，竟打算要把长鞭夺过来。

这么一来，一个要抽，一个要夺，僵持在当地。

就在这时，那长身道士却斜刺抢了过来，手中吴钩剑起处，就打算断去杨海平一条臂膊。

眼看着吴钩剑只要落下，杨海平立时就得变成独臂书生。

说也奇怪，正当那长身道士吴钩剑堪堪下落的时候，突然闷哼了一声，人却呆呆地凝立当地，手臂向下一垂，“锵唧唧”吴钩剑坠地。

这一来，在场的人全都吃了一惊，不知那长身道人中了什么邪。

矮和尚和杨海平，两人抓着一长鞭，斗上了内劲，无暇旁顾，还不知场中发生了什么事，其实他们也不敢分心。

须知这种较量内力，绝无取巧之处，斗的是真功夫，如果哪一方分了心，对方真力立刻可以乘虚而入，将对方内脏完全震碎。

论内力造诣，杨海平怎会是矮胖和尚的对手？形势越来越险恶了，他脚下已陷入地面两寸多深，而那矮胖和尚仍然是神色自若。

这分明显示出来，杨海平的造诣比人家差得多。

最关心杨海平安危的，就是莲花仙子施琳，她咬着牙，泪珠儿都已滚了下来。

眼看着，用不了多久功夫，杨海平气力一竭，就得尸横就地。

就在这危机一发的瞬间，那矮胖和尚突然闷哼了一声，身前卷起一股强风旋刮。

等到风劲稍停，再看二人时：

却见那矮胖和尚，满脸胀紫，目射滞光，仰面躺在地上。

而那杨海平，却是半蹲半跪，伏首向地，在大口喘着气。

施琳见状，由不得芳心欲碎，哀哀叫了一声：“平哥！”

她一声喊出口来，正待要上前搀扶杨海平。

“施姑娘！不可妄动！”

倏地响起一声高喊，跟着就见从上房窗口中，燕儿似的，飞出来三个人，轻飘飘地飞落在杨海平身侧。

施琳闻声一怔，三人已到跟前，她认出来其中一人，乃是他们正在寻找的武林狂生云霄，慌不迭忙叫道：“是云大哥呀！我们……”

云霄摇手止住了她的话道：“有话等一阵再说，先救海平兄要紧。”

他在说话之间，骈指连点杨海平胸前“璇玑”、“紫宫”、“中庭”、“巨关”及左右“神封”六处大穴，方始长吁了一口气道：“这就不妨事了。”

杨海平本是用力过度，加以对方突然地松劲，致使他真气难驭逼使六腑移动了位置，如果妄自动了他躯体，可就真成了不治之症啦！就是死不了，但得瘫痪一生，那比死还痛苦得多呢。

在经过云霄骈指连点之下，他那指风锐烈已极，宛如有形之物，击在杨海平六大穴上，杨海平立觉胸中一阵舒畅。

杨海平的功力，本极深厚，六大穴道一通，五脏也全归位，便立即由浑

入虚，灵台清澈突明，身形向后一坐，就在原地运行起调和气机的功夫了。

这本来是一刹那间的事，就在杨海平已方向后坐下，群贼忽然一声呐喊，各挥兵器，齐涌而上，扑了过来。薛琴姑娘倏地一声清叱，一扬手中长剑，就迎扑上去。

云霄见状，叫喊道：“琴妹，千万不可伤人，那样会给店家留下无穷祸患。”

薛琴笑道：“我不杀他们就是了，要全把他们定在这里，可行？”

云霄道：“好！就那样吧！”

梅影姑娘也是见猎心喜，笑吟吟地把巨阙剑还鞘，一挽袖子，挥起两只纤纤玉掌，也跟踪扑了上去。

就见一紫一白两条人影，宛如穿花蝴蝶样的，轻灵矫捷已极，穿行在人丛之中，简直无法捉摸。

不到一盏热茶、对方十几个人，直个地全被定在了当地。

就见那些人，一个个都像泥塑木雕般，姿态各异，有的举臂正向前扑，有的抬腿欲往后溜，或半蹲，或半跪，总之怪状百出。

薛琴总还是小孩儿家心性，她看着那些奇形怪状忍不住咕咕咯咯大笑起来。

巧手方朔也早看出来来人是云霄了，等到把贼人制住以后，哈哈笑道：“云哥儿！你小子一向躲到哪里去了，害得我老偷儿跑遍了大江南北，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就要出海去了。”

云霄笑道：“我的遭遇，可说是一言难尽……”

施琳横膘了云霄一眼，插口道：“我们的遭遇呀，千言万语都说不尽呢！”

云霄诧异地道：“怎么？又出了什么事吗？”

韩翊叹了一口气道：“回头再细说吧，这两位姑娘，你还没有向我们介绍呢！”

云霄笑了笑，一指梅影道：“这位是梅岭绿萼庄的梅二姑娘梅影……”

韩翊双目一扬，惊愕地道：“啊！梅隐君的二千金，失敬！失敬！”

梅影冉冉福了一福，轻轻叫了一声：“韩老前辈！”

韩翊摇手道：“算了吧！别那样恭维我，地王瓜上不去高架子，姑娘干脆叫我老偷儿还受用些！”

云霄又一指薛琴笑道：“韩老伯！你可认识此人吗？”

韩翊闻言凝目注视了薛琴一阵，惊异地叫道：“咦！这位姑娘好像在哪里见过呀？……”

施琳接口道：“她可是天蝎教中的长春公主吗？”

云霄笑道：“我这妹妹和她长得很像，但并不是长春公主，她叫薛琴，是我的义妹，如果论起家世来……”

薛琴突然插口道：“哥哥！你要违背诺言吗？”

云霄笑道：“我不说就是啦！你又着的什么急！”

韩翊怔怔地翻了一阵子眼，忙改变话题道：“云哥儿，你的歪主意多，这些小鬼小判，不能就立在人家这院中呀，你给想个法儿！”

云霄俊目一眨，笑道：“那好办，把他们隔墙丢出去不就得啦！”

韩翊突地一拍巴掌，道：“好，这法儿绝，在地上一砸，穴道立解！保险跑得比火烧尾巴还快！”

他这一句话，立时又引起一阵大笑，就在笑声中，五人一齐动手，满空

中人影乱飞，店墙外哼叫之声连天，真个的谁不怕死？一个个抱头鼠窜而逃。

但也有两个人走不了，那是矮胖和尚，他已被杨海平内力震死，还有一个是扑天鹏杜圭，他是被施琳一剑扎死的。

转眼间，这个小客栈的后院，又回复了清静。

云霄方始问道：“韩老伯，你可探出来欧阳姑娘的消息吗？”

韩翊叹了一口气道：“她呀！惨极了。”

## 第十五回

闻道玉人身遭变，落拓侠士失颜色。

云霄乍闻巧手方朔韩翊所说：“欧阳姑娘她可惨了……”的一句话。

他由不得神色更变，眼睛也发了直，蓦地探手抓住了韩翊胳膊，着急地问道：“她……她怎么啦！”

心急玉人安危，双手抓下去，不知不觉间，就用上了真力。

巧手方朔韩翊没防到云霄会遽然施展出重手法来，等到发觉不对，要运功抵抗时，已失先机，真气难由心意了。

刹时间，面色苍白，额头上冒出来一颗颗的大汗珠子，自救尚无策，哪还说得出来话。

莲花仙子施琳看出来情形不对，忙道：“师伯，你是怎么啦！”

韩翊却只有翻眼的份儿，呼吸已渐渐地短促。

梅影也看出来事有蹊跷，忙走近前去，仔细地一看，倏地娇喝道：“云霄！你要干什么？”

云霄被她这一喝，方才松了劲，一看巧手方朔韩翊的神色，始知自己一时心急，妄用了真力，歉然地一笑，连忙向韩翊赔礼道：“韩老伯，云霄一时心急，放肆了，请恕我冒失……”

韩翊当然也知道云霄并不是故意向自己显示手段，只好苦笑了一声道：“小老弟！你这一冒失不当紧，可几乎要了我老偷儿的老命……”

云霄也忙赔笑道：“实在是我太莽撞了，还请老伯不要见罪。”

韩翊调息了一下，神色方始转来，闻言抹了抹头上的汗，笑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老偷儿亏吃到明处，说开了就算，你不是要问欧阳姑娘的情形吗？此地不是讲话之处，找个清静的地方，咱们慢慢细谈去！”

云霄道：“这地方云霄不熟，老伯可知什么地方清静吗？”

韩翊道：“清静的地方不少，但这九里关方圆百里之内，全是天蝎教信阳分坛的势力，也就不清静了。”

云霄道：“随便老伯你到什么地方，云霄跟着你走就是了。”

韩翊道：“好！趁现在天还未亮，贼人新败，咱们赶快走。”

于是，他们一行人，也不惊动店家，留下了一锭银子在房中作为房饭钱，越墙而出，直奔正东而去。

天将放晓，他们已出去了五十多里路，到了定远店。

韩翊领着一行人，到了这里，他却不向正东走了，改向正北奔去。

云霄心中一怔，忙纵前两步，拦住了老偷儿道：“韩老伯，你这是朝哪里走呀？”

韩翊一瞪眼道：“你不是说跟着我走吗？那就不要多问，走到哪里算哪里……”

说到此处，顿了一下，接着又道：“记着，前面十里是竹竿铺，到那里多买些吃食，可别忘了酒。”

话音一落，起步又跑了下去。

云霄等人，谁也不知老偷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只好随后跟着跑。

辰未时分，他们到了竹竿铺，买了些酒食等物，起身又走，渐渐就进了山区。

日将卸西，他们到了一座庙前。

这座寺院，从外形上看，气势宏伟已极，山门上悬着一块匾，写的是“敕建文殊寺”五个大字。

巧手方朔韩翊似对这里十分熟悉，径直进了寺门。

偌大一个寺院显得十分冷落，不见有好多僧众，就只有两个小沙弥，在院中打扫着落叶。

他们乍见人进来，初时似乎有些惊愕，但一看到头前走着的韩翊时，立即低下头来，直如没有觉察一般，扫洒如故，连眼皮都没有撩一下。

云霄看在眼内，不禁暗称奇，一时也不便动问，默默地跟在后面走。

顺着殿廊，穿过了三重偏殿，到了一处花木扶疏的小园，迎面是一座三楹并排的静室。

韩翊就在静室前面，停下了脚道：“就是这里了！”

一言未了，倏地一阵衣服破空之声，跟着就见从房上飘落下来两个僧人。

他们一看到巧手方朔韩翊，也是一怔，忙道：“老施主怎么才来呀？可曾接到武林青阳令吗？身后都是些什么人？”

韩翊道：“接到了，所以才赶了来……”

说着回头一指云霄道：“这位是云门世家的大公子……”

他话音未落，梅影已接口道：“小女子是梅岭绿萼庄梅影……这位是我小妹妹，祥符薛琴，还有不放心的吗？”

小姑娘自报出字号来，但俏脸上却显出不屑之色。

二僧闻言，身躯似乎微微震了一下，不约而同地以惊异的眼光，扫视了三人一眼，立即又垂目道：“小僧济安、济平，失迎了。”

话声中，两人一齐单手打了一个问讯，俯身退下。

韩翊掉头来朝着几人道：“我们进去吧！”

静室中，布置得非常清雅，中间供着文殊菩萨的画像，沉香炉中，升起缕缕青烟，甫一进入，尘虑全消。

蒲团上跌坐着一个老和尚，约有六十开外的年纪，眉须皆白，一副庄严法相，令人望之起敬。

他一看到了韩翊，微微笑道：“老偷儿怎么这时才来，莫非青阳令没有传到？”

韩翊笑道：“传是传到了，可惜另有要事，不能如期赶来，大和尚莫非动了嗔念，还打算给我一个下马威吗？”老和尚笑道：“出家人不敢动嗔念，只怕令规难容！”

云霄闻言，心付：“老偷儿素常来去自如，无拘无束，怎么忽然间，出来了个青阳令，把老偷儿给管住了？”

他哪知道，这青阳令并不是江湖上一般帮会中的令符，和各派中祖师传下来的法器，也不相同。

它乃是武林中几个义士的信物，取“气清而温扬”之义，求援急救之助，它是一种道义结合的象征。

韩翊笑道：“大和尚！你别装鬼弄神了，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老和尚轻诵了一声佛号道：“你随我到一地方去一看，就知道了。”

他说着站起身来，当先走出静室。

巧手方朔韩翊却如坠五里雾中，不知去看个什么东西，怀着满腹疑念，跟在后面。

云霄等人，也各自放下了手上带来的食物，出了静室。

转过静室，后面却是一幢堆杂物的柴房，门却关得严严的，并无什么出奇之处。

老和尚径直走向那柴房门口，等韩翊等人走近，把手一伸，示意韩翊等人一起入内，道：“老偷儿，你进去一看就明白了。”

韩翊越发地纳罕了，翻了翻眼道：“大和尚！你这是闹什么鬼呀？”

老和尚道：“你进去一看就知道了。”韩翊更是纳罕，略一迟疑，径向那柴房走去。

他到了门口伸手轻轻一推那门，呀然一声，门板应手而开，原来是虚掩着的。

门推开了，韩翊转头看了老和尚一眼，立又毫不犹豫地进了柴房。

柴房中似乎真有什么惊人的事，韩翊方一进去，惊叫了一声，立又窜了出来，大喘着气道：“这……这……是怎么搞的呀？”

云霄已经纳了半天的闷了，见状忙问道：“韩老伯，房里出了什么事啦！”

韩翊定了一下神，道：“你……进去一看就知道了。”

云霄进步就朝房中走去，方一进门，就有一股血腥之气扑鼻，再定睛一看，他的一颗心，也禁不住猛然狂跳起来。

原来这些房内，满屋子都是死尸。

他定了一下神，去打量那些尸体，见有二十余具之多，而且死状都是一个样儿，仰面躺在地上，怒目厉色，神情惨怖已极。

云霄看了一阵之后，本想返身退出。

但想到这里面定有蹊跷时，不由好奇心起，稍作迟疑，立即移步向那死尸走去。

他从头到底，把二十多具死尸看完，更是心惊。

原来那二十几个人，僧道俗儒全有，而且死法全是一样，玉版上都有核桃大小的窟窿，创口内陷，死于一种毒指之下。

云霄看过一遍之后，急步走了出来。老和尚一声不响地又关上了门，朝着众人招了招手，仍循原路回到静室。大家在室中落座已毕，老和尚轻叹了一口气道：“老偷儿，你都看到了吗？”韩翊默然地点了点头。老和尚道：“可看出来个端倪？”韩翊默默地又摇了摇头，仍是没有说话。老和尚道：“文殊寺就为了这件事，才发出青阳令向各位求援……”他话没说完，韩翊突地插口道：“这件事是几时出的，大和尚你竟没个防备，再者，可探出来凶手是哪条线上的人物？”老和尚一皱霜眉，又叹了一口气道：“这件事发生在十天之前，老衲十二名弟子，忽然先后死于非命，而且死状都是一个样儿，穿云指点破了玉版骨，连凶手的影儿都没有发现。”韩翊道：“你那些弟子也太脓包了，功夫都练到哪里去了，受此重创，会没发现凶手的影儿，我看你这文殊寺也该关门了。”老和尚笑了一下道：“老偷儿这话说得对，无奈那凶手不但行动诡秘，而且武功也高到极限，老衲就因应付不了，才发出青阳令了。”韩翊道：“他们可有人来吗？”老和尚道：“玉虚观来了四名弟子……”韩翊道：“柳家湖呢？”老和尚道：“来了柳勇柳义弟兄二人。”韩翊道：“老龙坡都来了什么人？”老和尚道：“龙凯带着三位子侄，还有一位同门师弟铁笔书生郑家祥。”韩翊道：“他们都怎么样了，也没有查出个线索来吗？”

老和尚道：“查是查出了个线索，无奈……”

韩翎道：“这有什么难的，人在什么地方？我一问就清楚了。”

老和尚轻叹了一口气，道：“人都在那柴房里，你无法问，他们也难以回答。”

韩翎心中突地一震，倏然站起身来，怔得一怔，道：“他……他们也全都遭了毒手……”

老和尚默然无语，微微点了一下头，老眼中已泪水模糊了。

韩翎在问出了一句话后，颓然若丧，缓缓地重又坐下，神情萎顿已极。

一向乐天成性的巧手方朔韩翎，无论遇上多大的事，都是嘻嘻哈哈的，如今竟然愁眉苦脸，坐在那里长吁短叹起来。

云霄也低头沉思，他在想那施展毒手之人的武功渊源，因为那穿云指，在江湖上只有他云门世家最精此技，在他眼中看来，那些死尸的伤痕，并不像他云门的穿云指。

刹时之间，静室中沉闷得使人窒息。

韩翎倏地抬起头来，望着云霄道：“老弟！你们云家的穿云指，是否外传有人？”

云霄道：“寒门以牵机手、穿云指饮誉江湖，据我所知，并不外传，再说，云门谷世代家风，向不收徒。”

韩翎道：“莫非那凶手是他……”

云霄插口道：“韩老伯在江湖上以机智见称，我想这件事，你不会猜到云门逆子云汉的身上吧！因为以小侄猜想，他目前可能身在长春宫，还到不了信阳州来……”

他这么一说，使韩翎说到口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因为他实在就是心疑到云汉身上。

于是忙道：“那么这凶手又是什么人呢？”

云霄道：“我曾细看那伤痕，它并不是穿云指，老伯在江湖日久，可知天下指法，共分几家？”

他这一句话，正触着老愉儿的痒处，韩翎就是喜欢人家给他戴高帽子。

闻言抬手一抹那几根老鼠胡子，哈哈笑道：“老弟，你算是问着人了，数当今武林指法，第一算人家昆仑派的金刚指，第二是微山湖冷竹塘的三才指，你们云家的穿云指只能占第三位，第四是少林派的般若指……”

云霄笑：“在天山时，我曾听家师说过，在指法中，还有千山魔指这一派，韩老伯是否听人说过。”

韩翎闻言，倏地跳了起来，嚷道：“千山魔指？……是有这一派！……”

他话甫出口，似有所悟，偏头想了一阵，陡地瞪大了眼，望着云霄道：“你认为那些人是死在魔指之下，可对？”

云霄点了点头，道：“我看着有些像，因为在武林中，以指法称雄的，那是凭的真本事，绝无中毒现象，我看那尸体伤处有黑紫淤血，分明是一种毒指，所以才想到千山魔指这一派。”

韩翎道：“对！你这一提，我也记起来了，一定是千山派的人物！”

他话音一顿，转向那老和尚道：“大和尚，你所得到的点线索，是怎么样的，快说出，咱们参酌参酌。”

老和尚道：“我只是知道这件事，乃是天蝎教所为。”

杨海平突然在一边像发梦呓般，喃喃自语道：“天蝎信阳分坛……毒指

居士贺奇……”

云霄闻言一怔，倏地转身朝杨海平道：“海平兄，你说什么呐？毒指贺奇，他是干什么的？”

杨海平被问乍吃一惊，怔得一怔，方道：“难道云大哥认识这个人吗？他就是这信阳分坛的坛主！”

云霄道：“我曾听人说过，这毒指居士贺奇乃是天下四凶之一，除了一身武功极为高明之外，最擅长的是使用毒物，他不但心机诡谲而且手段阴残……”

“啊！”韩翊似突然想起了什么，啊了一声之后，接口道：“你这一提，我可想起来，天下四凶不就是毒手病夫松九、狗肉和尚化因，阴司秀才冷焰，毒指居士贺奇这四个人吗？”

云霄道：“正是这四个人，清明节时，在普仙寺、咱们不是已会过那毒手病夫了吗？”

韩翊道：“对啦！毒指居士贺奇正是四凶之一，他也正是千山派的高手，没想到天蝎教信阳分坛主会是他。”

老和尚道：“他既称毒指居士，也必是这场惨案的凶手了。”

“对，大和尚，你怎么也学得精明了。”

事一有了眉目，韩翊的神情立时就开朗了，话声甫了，豪放地纵声大笑起来。

老和尚道：“你老偷儿先别得意，为何迟来，致使古利溅血，该还我一个明白了吧！”

韩翊笑道：“你也先别忙，我这点毛病，你总也知道吧？”

老和尚道：“是要喝酒，对吗？”

韩翊笑道：“李白斗酒诗百篇，我是没有酒，一句话也懒得说。”

老和尚道：“我这里佛门净地，岂容你随便糟踏。”

韩翊道：“大和尚，你别假惺惺了，江湖上谁不知有个酒佛法澄，几时又吃起素来了。”

云霄闻言，心中暗吃一惊，忖道：“酒佛法澄，在江湖上可是成名的人物，怎么却变成个老无用了，眼看着血溅古刹，却无法对付？”这是云霄心中的话，可没有说出口来。

可是，那酒佛法澄既是江湖名宿，还有看不出的，但他却无法解释，只好笑道：“贫衲坐关百日，前天方始功满，被你老偷儿这一闹，我那闭关苦修，岂不是白费功力了。”

韩翊笑道：“你可听人说过吗，当年济公活佛曾留下了一道偈语。”

法澄笑道：“是什么歇语，我却没有听人说过！”

韩翊朗声念道：“佛祖留下诗一首，我人修心他修口，他人修口不修心，惟我修心不修口！”

法澄笑道：“听你这么说来，这酒我是一定要喝了。”

韩翊笑道：“那就看你修心还是修口了！”

法澄笑道：“拚起酒来，只怕你老偷儿不是对手。”

韩翊道：“我是不行，只怕你那点酒量，比不过人家这位酒中仙吧！”

他说着话，用手一指云霄，又道：“此位云大公子，才是海量呢！”

云霄经他这一说，收敛了数月的狂态立时又呈现出来，朗笑了一声道：“黑龙口一句玩笑话，韩老伯仍还记着，却在这里加上了劲啦！”

韩翊笑道：“老偷儿一向是恩怨分明，你不是说赌偷、赌酒，自然奉陪吗？”

云霄道：“我找的是你，可没说用替身呀？”

韩翊一摊手，作了个怪相，笑道：“好！就咱们爷们三个，比一比总行吧！”

法澄道：“不要贪酒误了正事才好。”

韩翊道：“你放心吧！有大侠云霄在这里，管保诸凶神退位。”

云霄笑道：“你别净捧我的场啦！谈正事要紧。”

韩翊道：“好，咱们边饮边谈……不过这从哪里谈起呢……”

他一言未了，梅海平已将带来的酒菜，摆了起来，揭开酒坛泥封，立有一股浓郁香气扑人。

薛琴久居深山，从未嗅过酒味，连忙掩鼻，悄向梅影道：“姐姐！咱们出去走走，我闻不惯这味道。”

梅影还没说话，施琳已接口道：“好呀！我也想出去走走呢。”

于是，三位姑娘就出了静室，穿行在花篱树荫间，低语浅笑，交谈甚欢。在静室中的四个人，全都够格称为酒虫，就数杨海平的量小些，但他却是“醉司命”顾天爵的徒弟，也差不到哪里去。

转眼间，四个人都已各尽了十大大杯。

巧手方朔韩翊一推酒杯，道：“就打从离开云门谷谈起吧！”

云霄道：“我离开家本来打算追向长安去的，在半路上遇着了那长春公主和洱海双怪截住了我，恶战了半天，梅姑娘来替我解了围，才知他们已将欧阳姑娘劫去青灵谷，我就改道奔向青灵谷了。”

韩翊道：“我却同你那两位小弟弟，直奔长安去了，不过我们走得很慢，一路上明察暗访，追觅敌踪，哪知，连一点线索都没有，当走到陕州时，我就越觉着不对劲，方打算折转回头时，巧不巧，给碰上了。”

云霄道：“他们可能是由青灵谷撤回来的。”

韩翊道：“不管是从哪里来的啦！总之碰上了却不能放过，得先把人截下再说。”

云霄道：“可曾截下了吗？”

韩翊叹了口气道：“截是截下了！并不是我们截下了欧阳姑娘，却是我老偷儿被人家截走了。”

法澄道：“以后的事情怎么样？”

韩翊道：“老偷儿跟头栽到了家，被他们绳捆索绑，押着上路去长安了。”

云霄笑道：“是谁有这么高的能耐，会制住了你？”

韩翊干了一杯酒，道：“江湖之上，风尘之中，多的是奇才异能之士，老偷儿这点能耐，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我却栽得值得，因为是那花蕊夫人亲自出的手，以下的事，得由我这位师侄说啦！”

杨海平也干了一杯酒，道：“韩师叔被人家架走了，我们上去也是白费，没有办法，只有暗中跟了下去，打算找机会再下手救人。”

云霄道：“一路上是否找到了机会？”

杨海平道：“他们防范得十分谨严，哪里有机会，我们一直跟到长春宫，云超云起两位小兄弟，心有不甘，瞒着我们，就闯进了长春宫。”

云霄是手足情深，一听说两位兄弟夜闯长春宫，由不得目瞪口呆，只是

没惊叫出声来。

杨海平连干了三大杯，就将二小闯宫的情形，详细说来……

原来云超云起两位小兄弟，同着杨海平、施琳，暗中追踪，眼看着贼人拥簇着巧手方朔韩翊和欧阳玉霞，进了长春宫，二小心中实在地气愤难过。

但是，他们准知道，目前的情形是敌众我寡，动上手还不是白费，闹不好，自己也得被人家捉了去。

于是，弟兄两人就暗中商量，要夜闯长春宫。

云超道：“三哥，你的主意最多，快想个法儿来，如何下手救人。”

云超沉思了片刻，道：“眼前的情形，我们必得先进入长春宫。”

云超道：“他们戒备得十分森严，怎样进去呢？”

云超道：“我们只须在宫门口放上一把火，使他们惊乱起来，不就可以趁虚而入吗？”

云超道：“咱们进去之后，是先救偷儿伯伯呢，还是先救玉霞姐姐？”

云超道：“当然是先救玉霞姐姐了，因为她最可怜，也和咱们最亲。”

云超道：“我不赞成，你可知道，偷儿伯伯是为了咱们的事被捉了去了，怎能让朋友去替我们挡灾呢？”

云超道：“我也不同意你的意见，因为偷儿伯伯他会武功，并且还有杨大哥和施姐姐，他们会不去救？咱们都去救一个人，留下霞姐姐怎么办？”

云起闻言，默默不语，显然的，这两位小弟兄意见有了冲突，各人都有个充分的理由，因为各持一理，就难作决定了。

就这样，两人闷了老半天，眼看着天色都黑了下來，虽然没到二更，但也差不了多少，还没有拿定主意。

云超突然想起了一个法儿，笑道：“老四，咱们抓阄决定怎样？省得争执。”

云超道：“好吧！这样较为公平。”

两人拈阄结果，是云超赢了，他们要先救欧阳玉霞，云超气得嘟起了嘴，哼了一声道：“算你赢了！”

云超微微一笑道：“老四！你不服气吗？”

云超道：“输了就输了，有什么不服气的……”

云超笑道：“那么现在咱们动身了吧！”

云超叹了一口气，洋洋地道：“好吧！”

云超笑道：“但愿老天爷保佑，一路无阻，老四，我给你讲，如果我有不幸的话，你切勿逞血气之勇，必须速退，去找爹和大哥替我报仇，懂吗？”

云超道：“三哥！你怎么自触霉头呢？还没动身，就说丧气话，我不去啦！”

云超道：“好好，我不说就是了，时间不早，咱们就动身吧！”

夜色中，宫墙外飞起了两条小小的黑影，直向那巍峨的宫门中扑去。

长春宫乃是汉时故宫，历经战乱，早已颓圮不堪了，但因建筑坚固，虽然颓圮却没有倾倒，仍有轮廓可寻。

穿过宫门，入目尽是古柏林立，乱草虬结，荒凉到了极点，哪像是有人居住的样儿。

云起四外打量了一阵，心中突然泛起了一阵寒意，忍不住轻轻咳了一声，道：“三哥！咱们是不是走错了？”

云超道：“我想不会错，亲眼看着他们进入这宫门的，怎么会错呢？”

云起道：“住在这么一个荒凉阴森的地方，我猜他们必不是人！”

云超总是大了两岁，胆子也比较壮点，四外望了一下，忽然遥指东北，微露的一片屋角，道：“咱们到那里去。”

云起应了一声，又悄声道：“三哥，这地方荒凉得太奇怪，会不会有埋伏呢？”

云超昂然道：“咱们既然已闯进来了，万无退回去之理，纵有埋伏诡计，也只好认命啦！”

云起一听他三哥说得豪壮，便不再说，两人又略略商量了一下，便倏然散开，各自隐匿着身形，向东北扑去。

残宫荒凉，古柏阴森，满地藤草连结，一不小心，脚步就为藤草绊住，越显得恐怖惧人了。

晃眼之间，两人就到了一座破落小屋门前。

这间房子，修筑得十分坚固，虽经历了久远年代，仍然没有倒坍，除了木制的门窗腐朽外，墙壁和屋顶都甚完好，只是室中青砖地上，长了青苔，室外乱草，伸延而入。

云起向屋内打量了一眼，喃喃自语道：“这地方荒凉阴森，真怕人……”

云超微笑道：“怕什么？”

“鬼！”云起接口说出了一个字。

就在他一言未了，突地吹来一阵凉风，飘起来两人的衣服。

云超不禁打了一个冷颤，忙道：“老四！你几时学得唠叨了，我说世上没有鬼！你可不要吓唬人哪！”

云起笑道：“你说这世上没有鬼？……那你怕什么？”

云超道：“谁怕了？就是有鬼我也不怕……”

“有人。”云起低声喊了一声，两人立即闪身进了那破屋。

跟着就见从荒院尽头，飞驰而来四个人，绕着这荒院，搜索盘旋，也慢慢地逼近破屋而来。

云起见状轻轻一扯云超道：“你看这四个人的身手，可不含糊，我们在这里一定躲不住的。”

云超略一思索，点头道：“对！咱们从后面出去……”话声甫落，已纵身而起，从破屋后窗中，飞出来两缕轻烟，一扑正北，一人飞向了东北。

单说那云起，他是扑奔东北方去的，身落处又是一个院落。

这里却和方才那荒凉的大院不相同了，入目竟是甲第连云，画栋雕梁，气派显得十分的豪华。

就是那院子里的花木山石，也布置得甚是幽雅。云起心中暗忖：“啊！原来有这么一个好地方呀！我说他们又不是狐狸野兔，怎会住到荒草堆里呢？”他一念未已，倏闻一阵衣襟带风之声传来，分明是那巡逻之人追了来。

心中暗叫一声“不好！”忖道：“我必须觅一个藏身之处才好。”念头转处，就见厅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尽头处，是一间宽大的上房，灯火正然明亮。幸好这一条走廊上没有灯火，一片黑沉沉的。小云起微微一笑，纵身跃了过去。就见他小身形突然一翻一窜，迅捷如狸猫一般，眨眼间失去了踪迹。隔了一阵，黑夜中飞驰而来四条人影，身子一落地，一人咦了声道：“怪事！我明明看到有人进了这暖香院，怎么眨眼不见？”

另一人道：“老吴呀，我猜你必是心猿不定了，怎么别的地方不注意，偏偏留神到暖香院来，说说看，在你心中作祟的，是哪位花姬？”

又一人接口道：“我猜必是紫枫了，小妞别看长得不算俊，那股骚劲儿，是真迷人。”

后边的一人插口道：“老钱真有艳福，一进宫就搭上了紫枫，我却碰上了冷梅，真没意思。”

那个姓吴的道：“李彪，你这是占尽便宜卖尽乖，十二花姬之中，谁不知道以冷梅最漂亮。”

李彪道：“你哪知道，尽漂亮管什么用，毫没有一点热情，冷冰冰的，她名字真没起错，难怪她叫冷梅了。”

姓钱的接着道：“老李，这不能怪人家冷，只怪阁下这副尊容，实在有点受看，她怎么对姓云的那么热呢？”

李彪闻言气哼哼地道：“她看不惯我这样儿，哼！我还是非找她不可，脸上刀疤，可不是生成的，这是替本教立功的标志，她敢不听，我要她的命！”

姓吴的又道：“老李，你别冒大气了，你敢动冷梅姑娘一根汗毛，我就服你。”

李彪道：“我为什么不敢，凭我李彪为本教有十大汗马功劳，教主也不会宰了我吧！”

姓吴的又道：“教主当然是会宽恕你的，那姓云的小子，你惹得起吗？”

李彪似被激起了怒火，道：“我为什么不敢惹他，等着瞧吧，不定哪一会儿，我要劈他几刀出出气。”

姓钱的一见李彪发了火，打着圆场笑道：“算啦！咱们赶快巡逻去吧！别出了事，可不是闹着玩的。”

另外三个人听那姓钱的一说，也真的不再斗嘴了，各自展开身形，宛如鹰隼般，在这所院中盘旋搜索了一阵，也没发现什么，又飞身而去了。

就在四人刚走，走廊檐下，探身出来一人，他正是云起。

他望着已走四人的背影，微微一笑，突然飞坠落地，跟着又纵身一跃，宛如一缕轻烟般，飞扑向那有灯火的房间。

蓦地一阵脚步声传来，就听一个沙哑的嗓子，哼哼着边走边唱而来。

“呀呼嗨！小妹妹打牙牌呀嗨……嗷！……”

但听他这一句唱，就知这小子喝了不少的酒。

跟着就见从一个小角门外，进来了一个年约五旬左右，面目丑陋不堪的汉子来，脚步踉跄，走起来摇摇晃晃，一股酒气刺鼻。

他径直走向那间房去，门是虚掩着的，醉汉却不知道，猛的用力一推，一个跟头栽了进去。

房中一张宽大的牙床上，卧着一位裸体美人，真个的是一丝不挂。

云起看在眼内，小脸也禁不住有些发烧，狠狠地吐了一口，轻轻地发出声音，道：“呸！真不要脸！”

那女人睡得真死，醉汉栽了那么大的一个跟头，竟没有惊醒她，也许她是装睡。

醉汉翻腾了半天，才站起身来，嘴中方又含糊地唱出了一句：“小妹妹……打……呀嗨……”

他一眼看到了那床上的美人儿，立又狂笑了一声道：“小乖乖，你一个人睡在这里，不嫌寂寞吗？霍老二来陪你了。”

他一边喊着，一个虎扑就扑了过去。那裸体美人正是十二花姬中最美的一人——冷梅，她被这粗汉伏压着，本就有些不耐，加以那一股股酒气刺鼻，心中直觉得恶心。

那醉汉还不自知，立又动手去掀人家的腿。

这一来，那花姬冷梅忍无可忍了，但她又不敢顶撞那醉汉，只有把娇躯一扭，一腿踢开了那醉汉，变成了一个侧卧的姿势。

醉汉却发了怒，怪眼一瞪，喝道：“臭婊子，你装什么蒜，霍老二进入天蝎教已两年了，日日夜夜眼睛里都没离开你，不是为了你，我才不舍得卖命……”

话音顿了一下，看那冷梅仍然是星目紧闭，毫无一些反应，接着又道：“你当我不知，凭你那股骚劲不知迷住了多少人……现在却贞烈起来了……”

冷梅她可知道天蝎教的规矩，是反抗不得的，只好伤心地叹了一口气，放软了身子，放弃抗拒。

“嘿嘿！”霍老二胜利地笑了一声，立即三把两把，脱光了自己身上的衣服，露出来了一身黑黝的皮骨……

窗外的云起，已然看得气愤填胸了，心中暗骂道：“还有这样不讲理的人，我得治治他。”

心念一动，抬脚喘开了窗子，人就飞身进了屋。

床上那裸体美人冷梅，正然含着满腹委屈，任由摆布之际，乍闻咔嚓一声响，睁眼看去，就见一条小人影穿窗而至。

她这可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娇身一扭，掀开了那霍老二，从床上跳了下来，闪向床后暗间中去。

那酒醉心也醉了的霍老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见美人儿跑了，怒骂了一声道：“臭婊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呀，霍……”

他一声未说完，倏觉后背心上一阵沁凉，转头一看，就见一个小孩儿，正用一柄匕首抵住自己的后背心。

须知这霍老二在江湖上，却不是个劣等货色，无奈刀尖已抵住了后心，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

刹时间，满腔欲火完全烟消云散，就连酒也全醒了，赶忙伸手取刀。

倏觉后背心上一阵刺疼，想是那刀尖划破了皮肉。

云起眼中射出一股慑人的光芒，沉声道：“识相一点不要动，如不听话，我只要手上一用力，就把你扎一个后心通前心。”

霍老二真被震慑住了，一动也不敢动，光赤着身子，爬伏在床上，沙哑地问道：“你……你是谁？”

云起道：“你还不配问，听我问你的，你们捉住的那个姓韩的老头，他现在什么地方？”

那霍老二在这种情形下，生死呼吸之间，他却不是铁汉子，会有不怕死的？忙道：“小兄弟，你把匕首拿开点好不好，那扎上可不是闹着玩的。”

云起哪理他这些，冷哼了一声道：“你少和我拉近乎，快说，姓韩的关在什么地方？！”

霍老二见这小孩不上当，眼前是顾命要紧，忙道：“他现被关在后宫槛地室中……哎呀……”

话方说完，小云起就有那么狠，腕上一用劲，匕首就扎了进去。

霍老二惨叫了一声，就已血溅温柔乡了。

云起微微一笑，拔出来匕首，方想就床被褥擦拭血渍，突觉一丝微弱的风力，袭向腰间“大吕穴”上。

等他一发觉不对，敌人兵刃已沾上了衣服。

好个小云起，临惊不乱，倏地大喝一声，一面运力避闪，左手一式“孤风钩旋”，挟着如山的掌力，击了出去。

对方以为点上了云起的穴道之后，他功力必定消失，就可束手成擒了。

哪知，云起的年纪不大，功力却很深厚，这一掌之力，他是用足了全劲，那人首当其冲，闷哼了一声，身形直飞开去，摔跌在房门地上。

云起此际一掌击退了敌人，威风凛凛地瞋目四瞥，一看那被击倒之人，乃是那花姬冷梅，心中一怔，劲力微懈，身形一晃，立时跌倒地上。

那花姬冷梅好像受伤不轻，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哇！”地一声、吐出来一口鲜血。

她只是用长袖抹了一下嘴，慢慢地爬向床边，看了那已死去的霍老二一眼，又望着那倒在地上的云起，轻叹了一口气，喃喃地道：“你不要怪我，为了自救，不得不得罪你了。”

说着话，从床头下摸出来一根小棒儿，猛向床边一面铜锣上撞去。

“当——嗡——”一声响，她人又栽在了地上。

不一阵工夫，就听门外脚步声杂沓，涌进房来四五个壮汉。

一进门，先就嚷了起来，一人道：“霍老二怎么被人宰了，咦？冷姑娘恐怕也没命了吧！”

他说着，弯腰仔细地一看，叫道：“小汤快来，冷姑娘好像未死呢！”

那小汤闻言走了过去，伸手在花姬冷梅口边探了一下，道：“还有气，得快送去法坛救治。”

他说着话，一招手，过来了两个汉子，把那昏过去的花姬冷梅抬起出门就走。

另一个却过去朝云起身上踢了一脚，尖声道：“刺客是个小娃儿呀，真不含糊，会伤了咱们两个人。”

先前那人道：“秦八，你少说废话了，快把这小子抬去见教主吧！”

秦八哼了一声，同着那人把云起架了起来，朝肩头上一扛，出门而去。

再说奔向正北去的云超，却纵落在一处荒园中，靠东北角上，有一栋孤零零的小房，身入此地，令人生出一种孤凄之感。

远远传来一声声人语，他心忖：“贼人如查追了来，这里却无法藏得住身，不妨到那小房中，先躲上一阵再说。”

心念动处，就径直奔向那小房，到了跟前，探手轻轻一推，房门已然下了锁。

他微微一笑，心道：“这必是堆放杂物之所，倒是藏身的好地方。”

心里想着，就暗运内功，探手按在门上，突然一震一吸。

“嗒！”地声微响，锁被震断，房门应手而开。

他迅速地闪身进去，反手又将房门关上，方轻轻地长吁一口

倏然之间，灯光大亮，照得一室通明。

灯光来得太突然，没想到反锁住门的空房内还会有人，可把个小云超吓了一跳。

他闪目四扫，蓦然之间，又怔住了。

原来在一盏银灯旁边站着个秀美的姑娘。

那姑娘云发蓬松，玉容惨淡，一派幽怨之容，令人见而生怜。

云超也看出来那盏银灯是被一个黑皮罩住的，所以漆黑无光，这一掀开来，就感到灯光突如其来了。

那位姑娘一声不哼，只是定睛瞅住他。

云超的心中，却是风车般的转着念头，心忖：“对方只一声喊叫，自己打算走可就难了。”

那姑娘一直没有做声。

云超走到了她的眼前，鼻中隐隐闻到，从她身散发出来的一股淡香。

但他并不理会这些，倏地右手斜举，手掌微微弯曲，心说：“你如若叫喊，不等声音出口，我先制你死命，这并不是我心狠手辣，为了保持秘密起见，不得不杀你灭口了！”

那姑娘虽然眼看着云超举掌，在作势下击，她并不害怕，只是星目一闪，微叹了一声，挨着桌子站在那里，仍是一动不动。

云超忽然发现对方面上一片淡漠，好似此身安危生死，都不足以动她的心！

这种事情，未免令人诧异了。

云超轻轻地一笑，突然收回招式，凝神逼视着人家。

好大一阵工夫，他才脱口问道：“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那姑娘美眸中闪过迷惑之色，冷冷地道：“这句话，该我问你才对……”

云超道：“你问我也不会给你说……问也无益！”

## 第十六回

那姑娘微微颌首，轻叹了一口气，道：“是的，我知道是不该问的……问也无益……黄土陇头埋白骨，死去才知万事休……”云超听了，心中暗暗一凛，忖道：“她却不将生死放在心上哩。”那姑娘突地淡然一笑，问道：“你这么小的年纪，就入了江湖。”云超道：“谁说我小，都十三岁了呢！”“你可是奉令而来？”那姑娘又问出了一句。云超不屑地撇了撇嘴，道：“是我自己想来的！”那姑娘倏地面现红晕，幽怨之色尽消，冷笑了一声道：“你来干什么……莫非……除非你杀了我，我是不会答应你的。”云超道：“我不要求你什么，只要你给我说实后就成，要不然的话，我能够叫你死活都难。”但这一句话说得斩钉截铁，声调冷酷无情，使人无法不信。但是那姑娘却神态自若，似乎对这死的威胁，并不放在心上，不屑地冷声笑了一下。云超见状，心中不由一震，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林若花！”“在天蝎教中，是什么身份？”

“以前是护花坛下侍婢……”

“现在呢？”

林若花陡地仰天一声冷笑，道：“现在是护法尊者云汉淫威下的待宰羔羊。”

云超闻言神情为之一怔，喃喃自语道：“是二哥……二哥怎么变得这样坏？……”

林若花神色为之一变，愕愕地望着云超，诧异地道：“难道你不是教主派来杀我的吗？”

“教主！……你是说那天蝎教主？她为什么要杀你呢？你犯了罪吗？”

云超连着问出这几个问题，说实在，他也真地迷惘了。

林若花被他这一问，叹了一口气道：“我不知道是否犯了罪，但一切全是由云汉而起的了。”

云超怔了一下道：“为了云汉？是他要杀你吗？”这个人太坏了。”

林若花摇了摇头道：“他不会杀我的，但祸因由他身上而起！”

云超似已着了急，忙道：“你干脆说清楚好不好？吞吞吐吐急死人。”

林若花道：“那是半个月前的事了，云汉完成了一件任务，回到长春宫来，但是我们教主却去了河南，他忽然看上了我，于是就……”

云超怒道：“二哥真不要脸，没想到如今变得这样坏！”

“二哥？你是说云汉是你二哥！”

云超摇手道：“你不要问这个，快说你的吧！”

林若花接着道：“你可知道？我们教主是嫉妒成性，凡是同她好过的男人，就不许任何女人挨。”云超接口道：“所以在那天蝎教主一回来，发觉了你们的事，就把你关起来了，是不是？”林若花点了点头道：“其实不是教主发觉的，是那云汉和她讲的……”云超闻言怒道：“这厮太可恶了，简直失了人性。”林若花叹了口气道：“你这样说太不公平了，我知道云汉是很爱我的，他之所以告诉教主，是想永久得到我。”云超道：“他在事先和你商量过吗？”“没有！”“那你怎么知道他是爱你呢？”“我从他眼中看得出来。”“那你也是很爱他呀？”林若花倏地脸上一红，垂头道：“我……我不知道……”云超问到这里，突然转变话题，道：“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进入长春宫干什么来了么？”林若花道：“我起初以为你是天蝎教中人，奉

命来杀死我来了，你刚进来的脸色，好难看哟！”云超道：“我是来救一个人，为了不能泄漏行踪，所以动念杀你，幸而我没有猝然下手……”林若花道：“你来救人？是救的什么人，可以给我讲吗？”云超道：“她是一位姑娘……”“啊！”林若花惊叫了一声，道：“她可是复姓欧阳的那位姑娘吗？”云超听她说出欧阳姑娘，不禁大喜过望，道：“姐姐！你知道这件事呀！”他心中一高兴，竟然开口喊起人家姐姐来了，接着又道：“我和老四两个人，要把她救出去，你可肯为我保守秘密，假如你也想离开此地的话，我可以帮你一个忙……”林若花眼见面前这个大孩子，一脸天真、率真之性，溢于言表，不论他是否办得到，但却十分感人。

她拢了一下蓬散的秀发，黯难道：“我能到哪里去呢？”

云超道：“只要你想离开，我一定帮助你……不过你可得记着，别向云汉提及今晚之事。”

林若花美眸凝视，看着云超，好大一阵工夫，突然道：“我猜你必是云门世家的人，你如果说了实话，我也将所知告诉你，或许有点用处。”

云超闻言微微一怔，淡淡笑了一下，道：“你猜对了，我叫云超，是云汉的三弟，有话快说，我得赶时间——”

林若花道：“欧阳姑娘一定被囚在引凤楼，楼在这荒园西北。”

云超高兴道：“好！谢谢你啦！我这就赶去救人……”

话音未落，人已疾快地纵出房去。

抬头但见星斗满天，夜静风寒，没有鸟迹人踪。

他略一打量，辨别了下方位，人就扑向了西北。

翻过墙去，入眼又是一片屋宇栉比。

他连着飞过数重院落，远远已望见了那引凤楼。

小云超身入龙潭虎穴，已不容他过多考虑，但见他展开脚程，宛如轻烟一缕，扑入那引凤楼内。入门之后，顺着甬道趟了下去，一直走到甬道尽头，左右打量了一下，右边门内，似有楼梯可登。

但是，他显得十分小心，担心在那楼梯上会设有机埋伏，便径直走进左边一个门里。

进门又是一条甬道，他毫不考虑地径直走专，转了一个弯，他怔怔地站在那尽头处。

原来这是一条死巷子，到了这里，竟然无路可走了。

云超正自发怔，想着：“这该怎么办呢？前进无路，退回去吗……”

一念未了，倏的一阵轧轧连声，对面突然出现了一个门户。

云超连想也没有想，纵身就窜了进去。

眼光到处，见这里乃是个宽大的房间，陈设清雅整齐，上首正中，坐着有四五个人。

云超的年岁虽然不大，但幼得名师教导，又是武林世家的子弟，反应何等神速，立将真气一沉，身形已落在地上。

石室中一排坐着五个人，当中的一位华服女子，衣着彩色缤纷，夺人眼目。

宫髻堆鸦，肤光映雪，媚眼朱唇，端的是妖艳无匹。

她盘膝坐在一张石床上，眉宇眼光，隐泛威凌，有一股狠毒之气。

石床后面，并排站着四个人。

左边第一位，正是云门逆子云汉，接着下去是阴司秀才冷焰、浮生子丁

南、神爪彭玄。

云汉一见那闯进来的，乃是他三弟云超，禁不住惊叫了一声，道：“老三，是你？”

云超一看到云汉，气得小脸蛋都变了颜色，冷哼了一声道：“是我怎么着，难道我来不得吗？”

云汉碰了一个钉子，脸上红了一下，张了几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阴司秀才冷焰接口道：“好个大胆的娃儿，竟敢擅闯本教引凤楼。”

云超朗目一翻道：“引凤楼又不是森罗殿，难道不是人来的”

阴司秀才冷焰哼了一声道：“引凤楼虽不是森罗殿，你小子能进得来，但如打算出去，就看你的能耐了。”

云超淡淡一笑道：“小爷既然进来，就没有打算出去。”

神爪彭玄插口笑道：“小兄弟！你莫非有投效本教之意？”

云超冷冷一笑道：“云门世家就只出了一位丧心病狂、数典忘祖之人，已然够塌台的了，云氏祖宗还没有造下那么大的孽，也不会再出第二个失去人性的禽兽了。”

他在说出这两句话时，眼睛可是瞪着云汉。

这么一来，云汉哪能受得了，厉声道：“老三！你不想活了么？！胡说什么？”

云超倏地剑眉一竖，怒喝道：“无耻的东西，你也配喊我老三你是什么人？”

云汉道：“我是你二哥云汉，难道你不认识了么？”

呸！”云超贯劲吐出了一口浓痰。

接着又是一声狂笑道：“不错，我是有个二哥名叫云汉，但他在数月前，已得狂病死了，你这无耻匹夫，冒充的什么？云家会有你这样无耻子孙？”

云汉被他三弟一骂再骂，泥捏的人儿，他也有个性子，不由怒气冲天，方一闪身迈步。

那美妇人已道：“且慢！本教主却想一睹云门世家的武功学养。”

云超一听，心中暗叫一声道：“啊呀！这臭娘们就是天蝎教主呀？糟了，看来今天难逃此地……”

那美妇人正是天蝎教主花蕊夫人，她的眼力何等高明，已看出小云超心中有了怯意，微微一笑道：“小子，你胆怯了么？”

她这一句话，却激起了云超的傲气，朗声笑道：“云门子弟，还不会有你想得那样脓包，大不了一条命，有什么怯不怯的。”

“好小子！”花蕊夫人赞了一声。

就在她那一声未落，使出内家移形换位的最上乘功夫，疾如闪电般飞扑过来，倏地伸手便抓。

云超猛觉眼前人影一闪，急忙慑神看时，花蕊夫人的手掌已到了他头顶。

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已无法闪避，但仍是倔强地道：“乘人不备，算什么能耐。”

一言出口，花蕊夫人咯咯一声娇笑，身形又如闪电般飞回到石床上去，笑道：“好！这一招不算，我今天要打你上心服口服。”

云超道：“如凭真功夫，我云超死也瞑目。”

花蕊夫人道：“小子，你准备好了没有？”

云超道：“就请动手吧！”

花蕊夫人笑道：“我看在云汉的份上，打算让你几招，你自己说吧！要本教主让你几招？”

云超道：“你要是真心让招，就让个五百招好啦！”

花蕊夫人笑道：“好小子，你的口气倒不小，有让五百招之理吗？”

云超朗笑一声道：“那你又何必装腔作势要让招呢？我看最好你把命也让给我。”

他这么一说，花蕊夫人不怒反而大笑起来，道：“小娃儿！你的鬼心思还真多呢？这样吧！你能接得下本教主三掌，天蝎教从此解散！”

云超却就应了初出犊儿不怕虎的一句话了，朗声道：“你三掌不见得就能降住我云三爷！”

花蕊夫人闻言，突然面色一冷道：“那你就试试看，……接招！”

掌随声出，仍然坐在石床之上未动，就劈出了一掌。

云超见状，哪敢怠慢，也推出一掌，脚下疾转开去。

方让开了一掌，哪知花蕊夫人第二掌又到，呼地一声，如狂风忽发。

原来那一掌只是个虚招，真力全贯注在第二掌上，云超才有多高的功力，怎能承受得起？身形立被狂风卷起，撞向了石壁。

但只是在石壁上猛砸这一下，也是不轻。

就听他闷哼了一声，坠落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

花蕊夫人睨视了云汉一眼道：“去把他送到虎槛中去，等明天再行发落。”

于是，云汉应了一声，上前把云超向肋下一挟，走出引凤楼，一路也不知是奔向哪一个方向，约有一盏热茶的光影，到了一座房内，把他朝地上一摔，长叹了一口气，默默出门而去。

云超斜躺在地上，觉着浑身都疼楚难当，但他可真有个狠劲，全不哼哈一声。

他闭着眼，心中没有悲哀，也没有惧怕，只是充满着愤恨，他在思索着如何能够逃出去，再苦下功夫，练好能耐，洗刷耻辱。

“呜！”传来了一声猛兽的低吼。

吼声离得很近，似乎就在目前，由不得他不睁开眼了。

哪知眼方一睁，神情忽然紧张起来，一颗心跳得“扑通通”直响。

原来，在他身卧处不远的地方，有一道铁栅，里面关着一只白领大虎，鼻息咻咻的，正打算破栅而出。

看那虎有点儿瘦，但是凶威不减，一双虎目，像两只小灯笼，凝瞪着卧地上的云超，那条长尾，不停地甩动摇颤，偶尔在地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响声。

云超虽然胆大，在这情形下，由不得他不心惊胆战。

他深深呼吸了几下，心中想道：“云超！你可不能害怕，更不能紧张，你现在已失去劲力了，斗不过它的，如果惹火了它，准得把你撕裂吃掉。”

他一面自己对自己提着警告，一面深深地呼吸。

过了一阵，他猛可地一咬牙，缓缓坐起身来，眼睛却一直瞧着那虎。

他就这样，在虎槛中一连度过了两日三夜，也没有见到一个人看他，侧耳细听，更没有个看守他的人，但是，他也逃不出去。

因为这个虎槛乃是在地下，四周围都是大石砌成的石壁，再大的能耐，也冲不出去。

是第三天的晚上，地洞中忽然来了人，而且送来了饭食，酒菜十分精美，

还没有入口，已然是肉香酒气扑鼻了。

云超本就饥肠辘辘，经那香味一诱，他越发地难耐了。

连想都没有想，立时大吃大喝起来。

当他方吃了半饱之际，心中一动，蓦地放下了碗筷，双目凝视着那饭菜，出起神来。

心中暗忖：“他们送来的酒饭菜肴，也是吃得的吗？如果其中下了迷药……”

他不敢再想下去，但是双眼仍不舍得那精美的酒菜。

就在这时，倏地传来了一声轻叹。

他不禁骤吃一惊，抬眼看去，见身前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人，静悄悄地站在自己身边。

那人在一声轻叹过后，缓缓地道：“老三！你吃饱了么？”

云超已看出那人乃是他那二哥云汉，怒火立生，冷冷地道：“我要不是肚子饿得慌，才不愿吃你们这肮脏的东西。”

云汉虽被他顶撞，但并没有生气，仍是柔声道：“你吃下去了多少？”

云超瞪眼道：“我吃下去了一大半，怎么？要和我算饭钱吗？”云汉仍是忍着气，又叹了一口气道：“老三！你怎么不用头脑……”

“怎么样？”云超仍是气哼哼的。

云汉道：“对付一个被囚禁的俘虏，有这样拿精美的酒菜招待的吗？”

云超闻言霍地站起身来，冷冷地道：“莫非那酒菜之中，你们下了毒？”

云汉点头道：“你猜对了，菜肴之中是下了毒，但那不是普通的毒药，乃是天蝎教中独门妙药，再过片刻，药性就要发作了，除了花蕊夫人有绝术治疗之外，世间再无去毒良法妙方。”

云超听了，心中暗吃一惊，试着运气，觉不出有什么异样来。

当下一拉腰中活扣，亮出来龙形金锁鞭，振腕一抖，嗡地一声响，喝叱道：“叛徒，三公子今天要和你拼了。”

云汉摇手道：“老三，二哥不和你打，记着，你已中了天蝎教独门毒药了。”

云超道：“这个我知道，可是在药性未发之前，我还可以和你一拼生死。”

云汉苦笑了一下道：“老三！二哥不是怕你，实在是替你想，等药性发作时，后悔就晚了！”

云超道：“你如何替我想？”

云汉道：“归入天蝎教！”

“呸！”云超呸了一声道，“云家出了你这一个禽兽还不够？你真打算砸碎云门世家这块牌匾，云超还不会像你这样无耻！”

话音甫落，唰地一鞭打了过去！

云汉闪让开，忙道：“老三！你怎么这样不可理喻？”

云超哈哈笑道：“对！我云超不讲理？你是个通情理的人！我问你，你们把霞姐姐抢了来干什么？”

云汉淡淡地一笑道：“只是为了她长得太美了，花蕊夫人想和她比较一番，看看到底是哪个最美！”

云超从鼻子里哼出来一声道：“就是为了这个吗？只怕狼子野心，没打好意吧！记着，她是我们未过门的大嫂，你丧心病狂叛了祖宗，还又打算乱伦，你还是个人吗？”

他这一个劲地恶骂，云汉已有些耐不住了，面上已现出来暴怒的样子，但他仍是极力地忍住，冷冷地道：“谁说我欺侮了她？”

“那么她人呢？我猜一定被你们将她送了护花坛，去过那娼妓不如的生活。云汉！你还是人吗？我替你可耻！”

云汉并不真是个寡廉鲜耻之人，无奈一失足成千古恨，已陷入到罪恶深渊，他何尝没想到要拔足自救，可是，力不从心，自救无策。

原来，花蕊夫人自从十年前，有了护法八尊者叛离的经验，今日重整天蝎教，早有了防范之策，暗中使教中党徒，都服下一种定期性的毒药，每隔三日，服下一些解药，以阻毒性发作。

否则，等那毒性一发作起来，真个是死活都难，七日之夜，全身溃化成脓血而亡。

云汉虽有心归正，但却心怯毒性发作。

但在云超这么恶毒咒骂之下，他再也忍不住了，怒叱一声，身形微动，已到了云超身旁，出手如电，蓦地打了他一个大嘴巴。

云超只顾骂得痛快，作梦也没有想到，云汉会动手打他，冷不防竟挨了一下。

只觉着半边脸都痛得麻了，身形也歪歪斜斜，撞开去四五步。

重复站稳时，扫目一瞥，就见云汉满脸颓丧惭愧之色，低声道：“老三！二哥我错了，不该打你的！”

云超已是怒气攻心，哪听这些，冷哼了声道：“打得好，你今天就是杀了我，云三爷还是得骂你，不要脸的东西，快说，你把霞姐姐怎么样了？”

云汉道：“你要见她吗？”

“她在哪里？”

“那你跟我来吧！”

说话之中，就在壁角处用手一推，一阵轧轧声响，登时现出来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石门来。

云超微微迟疑了一下，随着云汉走进去了。

进了那石门，是一条窄窄的地道，弟兄二人，各怀着心思，谁也不发一言。

约莫走了四五丈的光景，斜斜弯向了右边。

云超实在忍不住了，问道：“可是快到了吗？”

云汉冷冷地道：“就快到了！”

转过弯后，云超已望见在三丈多远处，就到了尽头，那里有一道石墙，向上伸去。

眨眼间，两人就走到石墙前面。

云汉突然停下了脚步，伸手在墙上摸了一下，然后道：“老三！二哥我求你一件事，你可答应？”

云超道：“你说出来看，也许我会答应你！”

云汉道：“请你不要那样恨我……”

云超摇摇头道：“那不行，你今天就是把我粉身碎骨，我还是恨你，记着，云超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有朝一日，你犯在了我的手下，我不会饶你的！”

云汉叹了一口气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老三，你是对的，不过，我最后告诉你一件事！”

云超不屑地冷哼了一声，道：“你说吧！”

云汉道：“在你双脚之前，就是石阶，走上石阶，尽头处，有一道石门，随手一推就开……”

话到此处，语气忽然变得严肃起来，接着道：“你务必相信我的话，当你推门出去之后，摆在你面前的命运，就由你自己选择了……”

他突然停口不说了，而且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云超道：“承情了，大不了一条命，有什么了不起得的，记着，我不会象你一样，没骨头！”

云汉并不生气，接口道：“咬牙忍过去七天……记着！”

云超道：“我自己的事不敢劳你烦心，怎么？你不上去吗？”

云汉道：“愚兄有难言的苦衷，只能领你到这里，你自己进去吧！但愿你能原谅你二哥……”

话声中，扭头走了回去，转眼间，已消失在那转角处不见了。

云超望着那背影，迟疑了一阵，缓缓掉转身躯，向上面走去。

不一阵工夫，就到了石墙尽头，举手去推那暗门。

那暗门极为轻巧，他轻轻一碰，就无声无息地打开了。

里面又是一间石室，灯光照耀下，明亮异常，石地上，一排躺着三个人，都象睡得十分香甜。

云超走近过去仔细地一看，登时心神大震，惊骇不已。

原来，那躺着的人，一个是巧手方朔韩翊，一个是小云起，另一个是位女郎，因头脸被白布缠满了，看不出是什么人。

突地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道：“孩子！你看清楚了没有，乖乖地归人本教吧！”

云超从心底深处，升起了一股愤怒之火，虽然觉着那话声来得太突然，但他毫无所惧，冷哼了一声道：“赫赫有名的天蝎教主，原来只会闹些鬼域伎俩，怎能服人？……”

那来的正是天蝎教主，她闻言咯咯笑道：“好一个倔强的娃儿，你认为本教主是在闹鬼吗？不这样哪能令你心服口服。”

云超哈哈笑道：“任你用尽诡谋，难令我云超心服。”

花蕊夫人道：“只怕你耐不住那奇热地灼体之苦。”

云超道：“我宁可被那奇热烧死，也不愿归你那鬼魔邪教。”

花蕊夫人轻叹了一口气道：“我经历江湖数十年，见过不少的硬汉，你算是最倔强的了，好吧！你如果能熬过七日去，本教中人今后不得伤你毫发，并赠你解毒药物。”

云超道：“我若能熬过七日，还要解药干什么？你只需答应让我把这三个人带走就行，并且要解去他们身上之毒。”

花蕊夫人道：“好吧！小娃儿！本教主祝福你有此毅力，忍过七日痛苦。”

她话音一落，倏然走去，眨眼间，闪身进入一道暗门中。

这时的云超，有点儿半信半疑，看地上的四弟云起，仍然沉睡不醒，当下叫道：“老四！老四！快点醒醒！”

他一连呼叫了十数声，仍不闻那云起的答应，再去叫那韩翊，也是同样的不理。

伸手探了探两人鼻息，十分均匀，毫无异常之征，再查两人全身穴道，

亦无异样。

心中不由疑窦丛生，暗忖：“他们这样儿，不象是中毒的样子呀！怎么会昏睡不醒呢？……”

正自茫然无措之际，突觉丹田中升起一股奇热，片刻间，遍布全身，肝脏肠脾，宛如烈火焚烧一般，口中也似要喷出火来。

他也无暇去想那两人的奇症了，立即盘膝坐了下来，运气调息，希望能借内功，化去这一般奇热。

哪知，他不用功还好，只一运气，那奇热来得更凶，口中奇渴，腹内绞痛，真个是五内如焚……

杨海平正说到这紧要关头，突然停住了，端起面前的酒杯，连饮了三大杯，又长吁了一口气。

云霄却忍不住，忙问道：“海平兄！我那三弟……他……他怎么样了？”

杨海平一竖大拇指，道：“我真服了他，小小年纪，竟有这么大的耐性，将来的成就，一定不在霄兄之下。”

云霄是手足情深，虽然听到有人夸赞他那三弟，心中高兴，但仍在担心着那七日的苦难，忙问道：“海平兄，我们老三他熬过去了么？”

杨海平道：“怎会那样轻松，平常的人，连两天都熬不过去，而他却熬了五天，神智已被烧得迷乱了，躺在地上一个劲地滚，口中大声呼喝着，水！水！我要水……”

云霄道：“可有人给他水么？”

“有！”杨海平又干了一杯酒，道：“那花蕊夫人也看着有些不忍了，就命人给送来了水，并问他要不要解药……你猜怎样？”

云霄道：“他接受了吗？”

杨海平道：“真是条硬汉子，他不但没有接受，咬紧了牙，连水也不要了。”

法澄和尚接口笑道：“海平！我疑惑你有一点夸大其词。”

杨海平此时已有些酒意了，闻言一翻眼，冷冷地道：“何以见得我是信口开河！不信可问我韩师叔！”

法澄和尚道：“我不是不信，只是疑心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杨海平哈哈笑道：“我一直都跟在他们身边，当然知道得清楚了。”

法澄叱道：“越发地胡扯了，凭花蕊夫人的武功造诣，别说是你，就是你那酒鬼师父，只怕也难遁形。”

杨海平笑道：“我的和尚师伯，你就这样看不起我呀？”

云霄接口道：“我也疑心到这一点，不过，以我猜，海平兄一定遇着了能人。”

杨海平哈哈笑道：“还是云兄睿智过人，这一猜真被你猜着了。”

云霄道：“但不知你遇上了哪一位高人？”

杨海平道：“数天下武林高手，除了天山三仙之外，还能找出谁来？”

云霄道：“莫非是家师他老人家下山了？”

杨海平道：“不是的，他是个老要饭的，人家的能为才算得上高。”

法澄道：“你说的是那丐仙莫邪了，他当年人称神龙侠丐莫玄极，一身轻身功夫为下天独步。”

杨海平道：“那是在长春宫外，当我们找不到云家两位弟弟之时，把我

和施师妹着急得都发了疯，施师妹犯了小性儿，豁出去性命不要，也要闯一闯长春宫。”

云霄道：“天蝎教高手如云，闯进去无疑飞蛾投火！”

杨海平道：“就在那时，从一棵大树上，飞跃下来一个老花子，也是这样的说法，但施师妹从小被宠惯了的，哪听这些，幸而那位老人家自报了姓名，施师妹才不敢逞强了。”

云霄道：“我猜他老人家一定是接受了你们的要求，带你们进入长春宫的？”

杨海平道：“你只猜对了一半，他是先传了我们一手‘神仙遁迹’的奇妙身法之后，方带我们进去的，可是已在两日之后了。”

法澄笑道：“这么说来，你们这是因祸得福了。”

杨海平笑道：“实在是天外飞来的奇缘，可惜我太笨，一直练了两天，方才勉可一派用场。”

云霄道：“那功夫是有点不好练，当年在天山时，我曾求过他无数次，他都没有传我呢。”

杨海平道：“他象对长春宫中的地势十分熟悉，毫没有打圈子，一直就到了虎槛密室，在他安排下，我和施师妹藏身在一道暗门后，苦守了五天。”

云霄道：“我那三弟，可熬过了七日吗？”

杨海平道：“熬是熬过来了，但他已奄奄一息，离死不远了，不过也感动了那花蕊夫人，真的拿出来解药，救转了我韩师叔和你那四弟云起！”

云霄道：“我那三弟他怎么样？”

杨海平道：“他还是倔强到底，也不吃对方的解药……”

酒已喝得差不多的巧手方朔韩翊，这时接口道：“我老偷儿也被那孩子感动了，就背他起来，出了长春宫。”

云霄道：“还有一位姑娘，她是什么人？”

韩翊道：“她是被你四弟云起背出来的，一出长春宫，就碰上了平儿和琳丫头，领我们去到先太庙，老乞儿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呢……”

云霄抢着又问道：“我问那姑娘，她是什么人？”

韩翊一翻眼道：“你急的什么？听我慢慢说嘛！”

接着又道：“老乞儿一见到我们，三不问，先诊察云超的伤势，他直摇头……”

云霄心中不禁一凛，忙道：“难道我那三弟已无救了吗？”

韩翊道：“我也是这么想呀，要知道我这条老命，可是他救的，没有他熬过七日苦难，老偷儿今天也不能坐在这里喝酒了，于是，也顾不得什么了，就向老乞儿下了一跪……”

就在他一言未了，门口处来了三女郎。莲花仙子施琳咯咯娇笑道：“师伯呀！那向人下跪的事，也说得出口吗？”韩翊一瞪眼道：“有什么说不得的，大丈夫恩怨分明，人家救了我老偷儿一条命，我下上一跪，又算得什么？”施琳笑道：“以后的事，该我说了吧！”韩翊笑道：“我早知道你这丫头放不住隔宿粮，最好说话，好！你说！你说！”施琳嫣然一笑，道：“我师伯向那老要饭的叩了一个头，老要饭的还真慌了，赶忙就拉起了师伯，说道：‘云超这孩子的伤，并不是不能治，只是费点事，得带到天山去，最少也得半年以上的时间’”。云霄叹了一口气道：“只要能把伤治好，就是一年也不算长。”施琳道：“云超的事，总算有了救星，就又谈到了那位姑娘，你

猜她是谁？”云霄心中一动，忙道：“莫非她是欧阳姑娘？”施琳点头道：“对！她就是欧阳玉霞！”云霄闻言，惊愕地瞪大了眼，道：“她……她的伤势怎么样？”施琳幽幽地叹了一口气，道：“她并没有什么伤，只有一点点，但就那一点点，无疑是要了她的命！”云霄更是吃惊，忙问道：“你是说她死了？”施琳道：“她并没有死，但那还不如死了的好。”云霄倏地站起身来，道：“那么……她怎么样了？”施琳妙目连转，看向了巧手方朔韩翊。韩翊点了点头，端起了酒杯，一仰头，一大杯酒全都进了口，叹了一口气。施琳又看了杨海平一眼，他也是一个样儿，点头、举杯、叹气。

云霄已有些耐不住了，又问道：“施姑娘！你！你说……她……她怎么样了？”

施琳轻轻一皱眉道：“她已被毁了容……”

“毁容？”

她一言出口，站在一边的梅影和薛琴，齐齐惊呼了一声！

云霄此际却站在当地，发了呆，过了一阵，方颓丧地叹了一口气，又复坐下来，双手一伸，抱起了酒坛子，坛口就着嘴，一阵鲸饮，一坛酒就已底朝了天。

他举袖抹了一下嘴，苦笑了一下道：“我猜她一定很伤心，是吗？”施琳等人一见云霄这怪异行动，全都惊愕得睁大了眼，闻言方始惊醒。

施琳叹了一口气道：“是的！她是很伤心，就在当天夜里，她悄悄地走了！”

云霄道：“她到什么地方去了？”

施琳摇头道：“不知道，我们一直在附近找了三天，也没有找到个影儿。”

云霄道：“走得好！免得受世俗眼光的歧视，只是太苦了她啦！”

施琳道：“在第三天上，丐仙莫老前辈，带着云超云起也回转天山去了，本来我们还要再找下去，哪知，天蝎教中的人却又找了来。”

云霄道：“莫非那花蕊夫人要自食诺言？”

施琳道：“那却不是的，乃是我韩师伯又闯了祸！”

巧手方朔韩翊哈哈笑道：“谁说那叫闯祸，岂不知‘贼无空回’的一句吗？”

云霄此际似是酒兴大发了，方又捧起了坛酒，闻言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呐？”

韩翊笑道：“老偷儿临离开长春宫时，想起他们把我困了七天，越想越生气，所以顺手牵羊，带走了他们一件东西。”

法澄道：“什么东西那样贵重，值得他们紧张的。”

韩翊笑道：“不算什么，一件小玩意，百酿温玉钵！”

“啊！”静室中的人，同声发出了一声惊呼。

韩翊笑道：“一件小东西算得了什么？也值得你们大惊小怪的！”

法澄沉思了一下，霍地站起来，指着韩翊道：“老偷儿，你这祸可闯得不小，十年前，为了那只温玉钵，几乎掀起了武林大劫，那也是随便沾得手的？”

韩翊却是丝毫不动声色，笑道：“我就是因为知道它是祸胎，没有敢留，偷到手就交给了我这位师侄啦！”

杨海平笑道：“我师叔是打算嫁祸于人，但他找不到合适的人，就给了我啦！”

法澄和尚道：“但却把祸事架到了我这文殊寺，老偷儿，这笔帐该怎么算呢？”

韩翊笑道：“那管我什么事，在潼关我遇到了你那小和尚，传给我那青阳令，我是接令就赶了来，怎么，来错了？”

法澄道：“我猜本寺这场血案，一定肇因在那温玉钵，东西你放在哪里了？”

韩翊道：“你不是说那东西是个祸胎吗？我叫平儿给扔啦！”

法澄道：“扔到了什么地方？”

韩翊一翻眼道：“你问那么详细干什么？莫非想去捡回来？”

法澄道：“出家人不敢犯贪念，我是怕又惹下无边杀孽。”

韩翊道：“你放心吧！杀孽是有，但那不会是人，可能在我说出来之后，要死伤不少的鱼虾。”

法澄怔了一下道：“你说，扔在什么地方？”

韩翊道：“潢川九龙潭，潭水奇寒透骨，鹅毛沉底，我不信会有人捞得出来。”

法澄闻言先是一怔，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道：“哈哈！哈哈！老偷儿，真有你的，这一手真干绝啦，这个祸胎，交给九龙王去顶啦！”

他话音方落，倏地从前殿传来了一阵喝叱之声。

这时已近午夜了，月挂中天，银辉如雪。

从文殊寺的西南方，扑涌而来了十几个人，全都是紧身夜行疾服，各背着不同的兵刃飞纵而来。

文殊寺中的僧侣，也都有着很好的武功底子，因为这几天来，这清净古刹，已被闹得一片血腥了，所以戒备很严。

那十几个夜行人，甫一进入前殿，双方就接上了，刹时间刀光剑影，喝叱连声。

静室中的人，一听到这声音，就知来了敌人，那修行多年的老和尚法澄，刹时间变了脸色。

就这么一瞬之间，忽觉一阵轻风掠过，有一股酒气熏人，转头看时，已不见了云霄。

原来，他抱着个大酒坛飞出去了，一阵踏屋飞渡，眨眼间，他已到了前面大殿，朝那殿脊上一坐，又喝了起来。

文殊寺的和尚，武功虽然不错，哪里会是群贼的对手，不到几个回合，已有些招架不住了。

可是奇怪得很，每当一个和尚被对手逼得无法应付时，忽从半空中，飞洒下来几点酒雨，打在贼人的手脸上，而失去战斗力，被和尚轻而易举地，一戒刀削去了性命。

贼人一共来了十一人，转眼间就有七个人是这样送命的，余

下的四人，可就慌了，抬头看去，就见大殿脊上，坐着一个书生，抱着个酒坛在独饮，抽冷子，向院中喷射酒箭。

## 第十七回

月白风清，无灯无烛，正是全神欣赏月华良宵，如能有人相约黄昏后，该带有多少浪漫气氛。

但在这文殊古刹之内，虽然也是人约黄昏，但来的不是佳人，而是暴客。

狂书生云霄一阵酒雨，喷酒使得一群贼人亡魂丧胆，文殊寺的僧人，也收起了慈悲之心，戒刀闪处，血光崩现，禅杖抡转，腥风疾卷。

十几个进犯文殊寺的贼人，眨眼间，已然就歼八九，只余下三个人，一见情势不好，哪还敢再战下去，大喊一声：“风紧！扯乎！”

各自一卖招，转身飞纵，就向庙外窜去。

殿脊上的云霄，哈哈一声长笑，倏见他把嘴一张，一股白光，带着一阵酒香，疾射而出。

三贼之中，有一人窜纵得稍微慢了一点，那股酒箭正射打在他臀部之上。

“叶！”地一声，接着就是那人一声惨叫。

原来那一蓬酒箭，打了他一个屁股开花，他是连头都不敢扭，甩手扔掉了兵刃，双手抱着屁股亡命逃去。

这最后的一招打出，逗得一旁观战的人，轰然大笑起来。

梅影笑态方休，娇声道：“霄哥这个人是最坏了，亏他怎么想出来的这样绝招！”

云霄笑道：“别笑了，这不快追贼人去，纵兔捉狐，吊上他们，包可直捣贼窟……”

梅影一听，没等云霄话音落下，娇喊一声道：“琴妹妹！走哇！”

她是人随声起，薛琴也跟踪飞纵。

施琳倏地娇喊一声道：“梅姐姐，也算我一份。”

月光下，但见罗衣飘拂，宛如似月下飞莺飞掠而去。巧手方朔韩翎一看杨海平，道：“平儿！咱们也不能后人哪，走！”

话声中，师徒二人一顿足纵出寺外，也跟着梅影等三女身后直追。

那三女的脚程，都有不凡的造诣，神速已极，转眼工夫，已经没了影子。

云霄就坐在殿脊上，一直把一坛酒喝得涓滴不剩，先抖手扔出去酒坛，哈哈笑道：“我也该走了！”

法澄老和尚眼看着这位青年书生的狂狷不羁，不禁喟然叹道：“难道江湖就是狂人的世界吗？唉！但愿我佛慈悲他们

“大和尚，你又何尝不狂呢？几时又法相庄严过，还是让佛祖慈悲你吧！”

倏地从偏殿的房脊上，传下来一个阴恻恻的声音。

老和尚不禁大吃一惊，仰首看去，哪有半个人影儿。忙喝道：“是哪位朋友！怎不现身？”

那阴恻恻的声音又道：“你想叫我现身吗？只怕在你见到我之后，离死也不远了。”

法澄和尚哈哈笑道：“老衲早已看破了‘生死’二字，但却得看死的值不值得。”

两人在放声对着话时，一班僧众就知事态严重，身不由己，全都向老和尚身边靠拢。

那阴恻恻的声音，冷哼了一声道：“既然如此，就让你死个明白吧！”

当先的一位，那份长相不能看，再胆大的人，也得吓上一大跳。

就见他身量瘦削高长，双颧高耸，面上无肉，只是有着一层皮，紧紧地绷住，眼眶深陷，牙齿突出唇外，一眼望去，简直象个骷髅骨头，仅仅只是比骷髅头多了一些头发。

这人一现身，立使文殊寺的僧众，连法澄老和尚在内，全都由不得心底冒起一股寒意，一个人人都睁大着眼睛，诧想道：“世上竟会有这样可怖的活人？也许是什么鬼魅吧……”

在那怪人身后，并肩站着两人，一人生得面黄肌瘦，宛如是大病初愈的样儿，不停地大口喘着气，身形也抖颤着，似乎一阵风过，就能把他吹倒。

另一人，是个生相凶悍的和尚，胖胖的，一脸横肉，满脸络腮胡子，神态猛恶已极。

法澄一见这神态诡异的三个人，心中先是一怔，跟着沉声喝问道：“你们是谁？夜临寒寺作甚！？”

那凶煞之气甚重的和尚，扬起个大嗓门，道：“你猜我们是谁？”

这句话哪像一句人话，自己不说出来，人家怎会猜得出？

可是那酒佛法澄总是个武林中的高人了，见闻言又一打量对方三人的神态，不禁面色陡变，道：“三位莫非是武林四凶么？怎么还有一位不见？”

“老和尚！你真不愧是武林高手，佛门中的高人，竟猜得出我弟兄，冷焰迟到了一步，你都能想起来，佩服！佩服！”

随着话声，就见从山门外进来了一位中年秀士，他轻摇折扇，面含奸笑，入眼就知他不是个善良之辈。

法澄一怔之后，宣了一声佛号道：“四位夜临寒寺，不知有何见教？”

那骷髅头哼了一声，探手指了一下院中死尸，冷冷地道：“这些人的死，可是你们下的手吗？”

法澄道：“他们夜犯寒刹持刀行凶，老衲为了自卫起见，也只好动手玷污这片清净佛地了。”

“好！”那骷髅头突地喝了一声，跟着道：“你可知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吗？”

法澄道：“事起仓促，没有问得！”

骷髅头道：“现在问也不迟！”

法澄道：“去问谁？”

骷髅头咄咄一声怪笑，道：“他们已在鬼门关中等着你了，你去问他们好啦！”

法澄微微一笑道：“只怕你难得如愿！”

“嘿嘿！嘿嘿！”骷髅头陡地一声冷笑，声音有些阴森可怖，令人不寒而栗。

他冷笑之声未遏，那两道逼人的目光，炯炯地向僧众扫了一眼，冷声道：“那你就试试看。”

语音方落，突然发动，探臂就朝法澄老和尚抓去。

法澄向后退了半步，方待转身还招，他身边的几位僧徒各把肩头一晃，便站在老和尚前面。。

济安僧一抡手中戒刀，招走“寒梅吐蕊”，疾刺那骷髅头的左肋。

济定僧则是禅杖横扫，“狂风拂柳”，攻向骷髅头的下三路。

济平僧攻得更奇，他是身形微晃，双时齐出，和身向骷髅头怀中撞了上

去。

这师兄三僧，在武林中也全是身列高手之林，合力齐攻，声势有何等凌厉。

可是那骷髅头的武功，确有过人的造诣，只见他身形一缩，微微几闪，倏忽之间，三僧齐攻的一招，已然全都落了空。

骷髅头借势退后了丈许，但是他乍退又进，双爪舞起两团劲风，又扑了上来。

济平僧首先惊叫一声，踉跄后退，肩头上血迹殷然，身形晃摆着退后有五六步，再也站不住了，一头栽倒向地上。

就在济平僧栽倒地瞬间，济定僧也怪叫一声，倒纵出去，身没落地，“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来，跟着也扑倒地上。

济安一见两位师兄弟相继倒地，又觉着两团劲风向自己头罩落，哪敢再战，立即闪身后纵，移出有丈许，方始脱出了毒手，头上却已冒出了冷汗。

那骷髅头一招之间，逼退了文殊寺的三位高手，又是嘿嘿一阵冷笑。

冷笑声中，突然足尖一点，凌空拔起。

法澄和尚还以为对方是向自己袭来，方作势抵御。

哪知，事出他意料之外，骷髅头一跃起，在半空中身形一拧，突然扑向那班僧众，一阵疾掠猛抓。

但听惨叫之声，此落波起，转眼之间，有二十几个僧人，纷纷倒地，全死在那骷髅头的毒爪之下。

那些僧人，在武林之中，武功也都有相当的造诣，是法澄老和尚一手调教出来的，碰上了这位骷髅头，竟然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便全死于非命。

法澄可由不得惊怔得发起呆来，满面痛苦之色，沉声道：“施主这样地手辣，岂不怕天理报应吗？”

骷髅头哈哈一声狂笑，道：“老和尚，你少和我说经，什么天理报应，俺贺奇不信这一套，我看要遭报的是你。”

对方一亮出名号来，法澄神色又是一变，冷冷地道：“你要打算怎么样？”

毒指居士贺奇道：“本座今日要洗屠你这文殊寺，然后再放上一把火，将它烧成一片瓦砾。”

法澄道：“老袖和你究竟有什么仇恨？”

贺奇道：“除非你交出来那巧手方朔韩翎和姓杨的那小子两个人，不然只怕你难逃此劫。”

法澄道：“他两人早已走了，再说，施主有事尽可自去找他。又和敝寺有什么牵缠！”

阴司秀才冷焰一摇手中折扇，笑道：“没有牵缠？你倒说得轻松，他们既到过你这里，我猜一定将那百酿温玉钵留在你处，这样吧，你将那温玉钵献出来，也是一样，可以免去你这一劫。”

那幸脱一难的济安僧插口道：“谁见过什么温玉钵……”

他一声未了，贺奇突地一声怪笑，反手一掌，就朝他疾袭而

这一掌突如其来，而且早势飘忽，掌力如山，整个院中，都感到有一股无比大力在震撼着。

济安身形一拧，退出丈许，才勉强降手接了这一掌，两掌相交，“轰”然一声，仍不免被震退了几步！

法澄老和尚霜眉微轩，哈哈一声大笑道：“好！老袖就舍此一命和你们

见个高下吧！

贺奇哼哼冷笑不已，双掌在身前划了一个弧形道：“是你自己找死，可怨不得我手毒！”

放声中，扬起手掌，五指箕张，凌空一抓，向法澄和尚劈头抓来。

法澄和尚左袖一拂，发出一道潜力，迫得对方毒爪缓得一下，右手已撤出了长剑。

这就是一代名家的手法，单凭亮剑这一手，可说是潇洒从容，奇快无比。

可是那毒指居士贺奇的双手十指，发出来的缕缕劲气，端的是重如山岳，锋利如剑，法澄左袖发出的那股劲力，竟然无法抵挡得了……

老和尚不由心中一栗，幸而剑已亮出，立即用了一招“金龙抖鳞”，幻化出朵朵夺目的剑光涌了过去。

毒指居士贺奇嘿嘿一阵冷笑，十指箕张，竟然不惧那剑光凌厉，化抓为戳，一指轻弹！“夺”的一声，他这一指，居然将法澄攻到的一招弹了开去。

法澄顿时大吃一惊，心中转念道：“看来这魔头果真高明，以自己多年苦修，却也挡不住他千山绝学……”

心念动处，就施展出自己的成名绝技，“神马大九式”，登时身剑合一，飞走九宫方位，凌空盘旋游翔。

但见他那剑法，虽无眩目骇目之处，但却着着抢占先机，颇具威力。

毒指贺奇用尽毒爪上的威力，力抢攻势，一口气攻了二十多招，空自撒出漫天爪影，却毫无一些制胜之象，气得他“哼哼”之声不绝！

在这时，从庙墙外忽然跳进来一个人，初时，他本想向院中打招呼，但被那场恶战所吸引住了，静静地站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

另外那阴司秀才冷焰等三个人，似也看得出了神，对这寺院中来了人，暮如不见。

本来像这等高手比武，实是在江湖上罕曾得见的事，每一人的举手投足，都含有无限玄机，难怪他们都聚精会神，注视着场中情形了。

刹那间，法澄和尚的剑化神龙，纵横扫劈，激起一团劲风剑气，宛如巨浪澎湃，滚滚不休。

毒指居士贺奇上手一大意，被对方占了先机，他变为被动之势，只有一味地拆解。

不过，他那身形之巧快，两只毒爪招数之神奇，也足以使人叹为观止。

双方好不容易地拆了七十八招，毒指居士贺奇已渐渐居了上风，但那另外的三个人，也都面露紧张无比的神色。

阴司秀才冷焰朝那凶猛的恶僧道：“狗肉和尚，你看见了没有，只恐怕老贺要不行了呢！”

那和尚正是凶僧化因，闻言哼了一声道：“你阴司秀才有什么办法没有，何不露一手咱们瞧瞧。”

阴司秀才冷焰奸笑了一下道：“我们何不趁这机会给他来个血洗，先把这寺内的和尚都杀光，然后再放一把火，我不信将那老偷儿烧不出来。”

他话声甫落，其他二凶就鼓掌叫起好来，毒手病夫松九却有气无力地道：“我担保，不会让他们有一个漏网的。”

这几句话说来轻松，但在法澄和尚听在耳中，可不由大吃一惊，想不到对方居然有这么卑鄙的一着，急得他大吼一声，道：“老衲给你们拼了——”

他在喝声雷动中，一柄三尺青锋，使尽威力，逼得毒指贺奇连连后退。

就这么眨眼工夫，三凶已然发动，扑向立在殿廊两侧的僧侣。

文殊寺中僧侣，除了二十几位功力较高之外，余下的虽也会武功，但造诣可就差多了。

登时之间，寺院之内杀声大作，刀光剑影，交织成一片，那惨叫之声，更是一声连着一声。

法澄老和尚之逼退毒指居士贺奇，本是打算去救那些僧侣弟子。

哪知他身未动，势未出，又扑上来个劲敌毒手病夫松九。

这一来，他就有些独力难支了，心中一急，宛如疯了一般，推动剑招，力拒二毒。

那伫立一旁观战的人见状，似已实在忍不住了，倏地振吭一声清啸，有如凤啁九天，清朗悦耳已极。

在那啸声中，他身形一晃，疾如飘风，撞入人丛之中，登时逼退了那阴司秀才冷焰和狗肉和尚化因。

此人一现身，也将寺院中所有的人震住了。

法澄偷眼去看，认出来是那狂书生云霄，方打算出声招呼

毒手病夫松九已先叫出来一声，道：“咦？你是云霄！”

狗肉和尚化因也跟着惊叫道：“云霄，你……”

他们惊叫之声未了，毒指居士贺奇突然舍下了法澄，纵身扑了过去。

云霄哈哈一声狂笑，剑光一挥，蓦地涌起一道剑墙，寒气森森，直把上来的毒手居士贺奇，逼得倒退不迭。

他笑声甫歇，朗声道：“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太卑鄙可耻了，竟然用此手段，可惜心机白费了……”

原来当他从殿脊上方飞飘出文殊寺，前奔约有一里多路时，心中忽地一动，暗忖：“天蝎教既然敢向文殊寺挑明了，怎么会派出些武功差劲的人来扰乱？可能是安排有诡计，打算把寺中好

手引走，他们趁机下手，来对付文殊寺的其他僧众，也可能会一

把火烧了文殊寺……”他心念转处，立即掉头往回就跑。

果然他猜得不错，天蝎教信阳分坛来了武林四凶，他眼看着文殊寺一片血腥，怎忍得下满腔气愤，这才亮剑阻止这批凶神。

法澄老和尚一剑逼退了毒手病夫，凌空便跃到了云霄身侧，

没有说话，先就大喘了几口气。

云霄笑道：“大师父！请守着此地，我去会一会人家四凶，看有如何个凶法。”

他话音一落，振一下手中剑，一道夺目的剑虹，凌空电射，就袭向了毒指居士贺奇。

贺奇抬目一瞥，微微失色，迅快地想道：“咦？这不是太阿神剑吗？怎会到了此人手中？……”

念头在脑际一掠而过，双爪运足全力，迎着云霄疾击过去，竟然探爪要抢神剑。

云霄微微一笑，冲势蓦然一刹，就着对方抓来之势，剑尖一抖，洒出点点寒星，罩向了毒手病夫松九。

松九被他这一招神妙的剑法，吓了一大跳，忙忙斜撇开去。

哪知毒手指贺奇的双爪被云霄的剑招一引，一个收势不住，劲急地抓下，恰碰到松九斜闪过来。

松九一见贺奇抓来，这一惊非同小可，猛可里抡开一双黑漆漆的毒掌，连施三招，方始躲开了贺奇抓来的那两爪。

云霄朗声一笑：“怎么？你们起了内讧吗？还是同我打的好。倏忽又挥剑直取贺奇，剑花朵朵涌出，精光耀眼。

贺奇见这一招剑势更凶，迫不得已，身形暴退，立和阴司秀才冷焰会合，双战云霄。

另一方面，法澄老和尚已运转了一口气，一挺手中剑，抵住了那毒手病夫松九和狗肉和尚化因。

六个人分成两拨，就在文殊寺的前院中，恶战起来，论势来说，四凶是四个人，法澄这边，只有他和云霄两人，殿廊下虽有不少的僧侣，但他们的武功，受不得一击，眼前也全都惊得呆了，所以贼人似要强上一筹。

在力上讲，云霄的一柄剑，抵住了贺奇冷焰二凶，可是应付有余，只是那法澄老和尚抵敌狗肉和尚和毒手病夫，却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云霄一边动着手，一边却向法澄那边看。

眼光射处，一见法澄大师已连遇险招，便知道他已力竭了，再要力战下去，纵然不死，也必受重伤。

他心念动处，于是双足一顿，身剑合一，化成一道耀目剑虹，疾射过去。

在这时，那毒手病夫松九猛地推出一掌，手掌漆黑如墨，有一股腥味由风而生，裹向了法澄和尚。

同时间，那恶僧化因抡起一根镔铁禅杖，也奋起神威，激起劲风飒飒，疾卷而至。

这两人的功力加起来，何等沉重，法澄老和尚怎能抵挡得住，蹬蹬蹬，退后了三四步。

殿廊上那些僧徒人，甫一被毒手病夫那掌风扫过，立有人惨叫道：“哎呀——哎呀——肚子好疼啊！”

法澄老和尚闻去微微一栗，刹时间，也觉着自己的五脏六腑有些翻动，不由得也喊了一声：“不好！”

在这一刹那间，只要对方齐攻上来，老和尚因身形方稳，且又中毒，定然无法招架，非得伤亡不可。

但那毒手病夫自以为毒功可恃，稍停攻势，冷冷地道：“你已身中剧毒，只怕你活不了几个时辰啦！”

他一言未了，云霄已然驭剑飞来，人在空中，大喝道：“就让法澄大师活不成，你也别打算生离此寺，看剑！”

喝声中，手中太阿神剑一抖，洒下一溜寒星剑芒，直取毒手病夫松九。

松九抬头一瞥，不禁大惊失色，慌不迭掌上运足全力，毒气也用到十二成，迎着云霄下击之势，推了上去。

在此际，那毒指贺奇和那阴司秀才冷焰，以及那狗肉和尚化因，也都禁不住面现紧张之色，心中都在惊忖道：“这小子好神妙的剑法……”

就在他们一念未了，毒手病夫松九掌方推出……

那见一溜剑光，挟着一阵破空之声，罩落而下。

刹那间，人影闪晃，松九发出了一声惨嚎，人却飞跌出去一丈多远，云霄已然飘身落地，朗声笑道：“我今天削下这一双鬼爪子，也省得你以后再有毒掌害人。”

他这一言出口，大家才看出那倒地上的毒手病夫松九，他的两只手掌，

竟然被太阿神剑齐时削断，人已昏死在地。毒指贺奇见状，蓦然间呆在了当地。

阴司秀才冷焰却大喊了一声道：“云小子，这笔帐咱给你记上了。”

云霄冷冷地道：“要逃命的就快点，别等我改了主意，你们就别想生离此地了。”

呼啸声中，三凶挟起那断了时的毒手病夫松九，窜逃而去。

法澄老和尚已力竭地跌坐在地上，其实他已然中了毒，在勉力调息。

云霄问道：“大师！你没有妨碍吗？”

法澄宣了一声佛号，“老衲只是力竭，调息一阵就会复……”

云霄道：“病夫所施之毒，也无碍吗？”

法澄道：“敝寺自有解毒之药，云施主但请放心，你还是快去阻止老偷儿等人的行动，我担心他们已中计，如有个不好，可就糟了。”

云霄闻言，心中一动，暗忖：“贼人既有调走文殊寺好手之计，在他那窠穴之中，必有擒龙之谋，我是不能耽搁的。”

念头转处，忙道：“大师说得对……”

一言未毕，人已飞纵而去，话声随着身形，转瞬已杳。

月光流辉，映得大地一片皎洁。

在通向大别山的山径上，飞驰着几条黑影，如流星横空一般，倏现倏隐。

这几个人是谁，是毋需交持的了……

走在最前面的两人，似在较量着脚程，她们跑起来真的不分上下。

在两人的后面，是个绿衣女郎，她虽然也纵势如飞，但比起前面的两人，却要差上一等。

那个人也真个胆大，竟然不顾“遇林莫入”的江湖大忌，毫不考虑地穿林而过。

出林，连着的是一道狭谷，谷势陡而不峭，看起来毫无惊险之处。

正当先头二人方一穿过谷半，倏觉脚下似被一种东西绊住，双喊出了一声：“不好！”

就见那两个一紫一白衣袂飘荡，身躯一横，倒向地上。

后面赶到的那绿衣女郎，惊得娇躯一挫，刹住了脚步，娇喊了声：“影姐！琴妹！你们……”她一声未了，就见那两人宛如腾云驾雾一般，冉冉向峭壁上升去。

这位绿衣女郎正是那莲花仙子施琳，她见状翻手抽出长剑，就待扑向前去解救……身后又赶来了二人，是那巧手方朔韩翎和杨海平。

他们也早看到了前面的情形，一见施姑娘亮剑作势，就知道她要扑上去救人。

“琳儿且慢，前进不得！”韩翎心中一急，人随声出，飞纵过去，拦住了施琳。

施琳美眸流转，已含着满腔热泪道：“影姐姐她们……”

韩翎叹了一口气，道：“我知道了，就是你扑上去也救不了她们，咱们得从长计议。”说话间，杨海平也赶了上来。三人微一商量，迅即退出了那狭谷，到了树林之内，找了块干燥之处坐下。

施琳已迫不及待，问道：“师伯！快想个办法救影姐姐呀！”

韩翎道：“你别忙，等我好好想一想……”

一言未毕，阴暗处响起一个冷冷的声音道：“你想也没有用，别说进入

红螺谷，眼前你们就得送命。”

声出人现，数丈外并肩站着两人，一个是那毒指居士贺奇，一个是那狗肉和尚化因。

原来他们是从文殊寺逃出，路经这里，听到了三人的谈话。

阴司秀才冷焰先背着受伤的松九，回转红螺谷，贺奇两人现身出来，打算对付老偷儿韩翊。

韩翊虽不认识贺奇，但对那狗肉和尚化因却不陌生，一见两人现身，他哈哈大笑道：“真个是人身何处不相逢，夜半荒野，会碰上了尊驾！”

恶僧化因冷冷地道：“碰上了我，就该着你寿命已尽，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还有何话说？”

韩翊笑道：“夜半只合遇鬼狐，撞上了尊驾，我只有自认霉气，不过，我还没打算埋骨此地，二位如何打算？”

恶僧化因迈前一步，道：“我打算领教一下你老偷儿的武功绝学。”

韩翊笑道：“领教不敢当，动手走上两趟，老偷儿还不嫌尊驾这一点鬼气。”

他这一阵笑骂，恼了那毒指居士贺奇。他在旁冷哼一声，抢了过来，喝道：“老偷儿！你先接我三招试试。”声随招出，五指箕张，疾向韩翊的“咽喉”、“肩井”、“巨骨”三穴抓到，出手迅捷已极。

巧手方朔韩翊乃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武功也精博得很，一照面就认出来对方使的是千山魔爪的手法，心中一惊，哪敢大意，身形连闪之下，让过了这一爪攻势。

立又哈哈大笑道：“啊！你这骷髅脸，就是指毒指贺奇吧！千山魔爪算不上武功绝学。”

话声中，右手旱烟杆一挥，抖起无数杆影，趁热还击。

毒指贺奇在千山一派，算得上是位高手，自以为他的一身武功，足以压倒中原武学。

哪知，今日一会之下，先输给了法澄大师，后又受挫于云霄，满腔怒火正然无处发泄，这一遇上了巧手方朔韩翊，立将煞手施出。

可是，他这第一招就走了空，不禁冷哼了一声，左手跟着又抓了上去。

须知高手过招出手都疾如闪电，你快我也快，各展所学，全力抢攻。

到这时，双方心中都明白对方并不易取，所以谁也不敢有丝毫大意，相互抢攻，真是间不容发。

那韩翊一支旱烟杆，夹着滋滋风声，尽是急攻招法。

但见杆影点点，砸、打、敲、点，着着都是指向贺奇的身上要害。

毒指贺奇想不到一夜之间，连战三位中原高手，自己全没讨得好处，看来千山武功真个的不行了，还想什么称雄中原？这时他的内心，不知有多急多怒，双爪抡起，指风缕缕如刃，划风生啸，招式却是越来越缓，在他那一扫一抓之间，端的是力透千钧，重越山岳，显然他已运上了毕生功力。

韩翊除了他那根旱烟杆招术奇妙之外，还配上他的一身轻巧的身法，乘隙进招，已然是趋避多于进攻了。

在这时，杨海平已和那化因和尚动上了手，也打了个杖影翻腾，剑虹流动。

不过以功力论，杨海平怎会是恶僧的对手，被对方杖影裹起，就只有招架之力了。

莲花仙子施琳看得既惊又急，突地娇喝一声，身子凭空跃起两丈来高，玉腕急翻而出，手中长剑，化作万点银星，由上而下，向那恶僧秃头罩下。

恶僧化因抡杖一招“盘花盖顶”，架开了施琳凌空下击的一招，跟着杖走“挥戈断流”，又扫向了杨海平。

施琳趁机落地，脚尖才点地，又欺身疾进，剑招连绵递出，“迎云捧日”、“丹凤朝阳”等招。

但见银芒颤动，寒光飞舞，一轮急攻。

双剑战恶僧一根禅杖，两道青虹涌起，一片紫电迸发，冲着那势如疯虎怒狮般的杖影，排山倒海地迎架横扫。

就在这时，树林中突地响了一人的喝声：“我就不信你们四凶能跑到哪里去，咱们是死亡约会不见不散。”

这一声出口，毒指贺奇先就吃了一惊，急忙收招跳出圈外，喊道一声：“狗肉和尚，风紧……”

声出人已纵起，风一般飞逃而去。

那狗肉和尚此际被两柄剑缠住，竟然无法脱身，急得头上已然见了汗。

他心中一发狠，蓦地一招“八方风雨”，禅杖抡起劲风激荡，逼退了施琳，趁势一纵身，跳出圈外，方待垫步再起，窜逃而走……

倏觉眼前人影一晃，耳边响起一个爽朗的声音道：“秃和尚，你还打算走吗？讲好的死约会，我看你还是留下吧！”

抬头看去，见身前七八尺远，站着个潇洒的书生，正是那云霄。

杨海平和施琳两人，一见来了云霄，胆气立壮，挺剑纵了过去，就把个恶僧化因，围在了当中。

巧手方朔韩翊虽没有围上来，但却点燃了旱烟杆，一口口地喷着白烟，笑道：“小秃驴，以我看你还是识相点吧，此处的风水不错，能埋骨在此，实在说，可是你的好运气。”

恶僧化因扫目一瞥，已看出自己今天是跑不了啦！猛地一顿手中禅杖。

砰然一声巨响，火星四溅，碎石纷飞，足见他已经怒极了。

厉声喝道：“云小子，你未免欺人太甚，洒家和你拼了。”他一支镶铁禅杖，随着喝声，纵击横扫，舍了杨、施二人，狠狠地向云霄攻到。云霄哈哈一声长笑，道：“贼秃，你打算和我拼命，你配吗？”笑声中，横剑向上一架，剑杖甫一接触，半空中猛地激起一串火花，“锵啷啷”一声金铁交鸣，恶僧身躯一震，马步立浮，双臂一阵酸麻难当，不禁心中一栗。他真没想到，对方不但剑术通玄，就是内力也强过自己一筹。再低头一看，吓得他脸上倏地变了颜色。原来他那条禅杖，赫然被云霄一剑砍了寸多深的缺口，如果再要补上一剑，他这条禅杖就得被断成两根短棒了。

在这个当口，他心中知道，打是打不过人家，跑又跑不了，除了拼命之外，别无办法。

于是暗中摸出了两枚烈火弹，心忖：“目前惟有借这两枚火弹之力，夺路脱身了。”

心念动处，他左右张望了一下，找寻空隙。

可是他忘了与高手过招，心神是分不得的，稍有分散，都会立蹈大险。

就因为他张望了这一下，云霄已看出了破绽，笑道：“贼秃！你少在云大爷面前闹鬼，你不是还有一手烈火弹没有施展吗？那么就亮出来吧！”

化因冷哼一声道：“这可是你自己点出来的，不要后悔……”

话音未了，抖手打出黑光一缕，疾如闪电，疾射云霄前胸。

云霄似乎根本就没有将烈火弹放在心上，等到飞至中途，他突地一挫腰，一掌推出。

掌风和那火弹甫一接触，轰然一声，冒起一团火焰，竟然被逼激射回去。

化因见状，知道这火焰烧到自己身上，更是不得了，也赶忙推出一掌。

那片火焰被两方掌力一逼，立即喷溅出火星。

这些火星宛如烧炭或打铁爆出的火星样的，喷得满天皆是，仍然被劲气逼回，笼罩住了化因和尚。

他这真的叫作茧自毙，一见火星罩下，知道沾衣即着，赶忙扬袖扑打，却忘了手中尚还捏着一枚弹儿呢。

他不扑打还好，这一扑打，扬手把那枚火弹摔在了自己脚下，再被云霄掌力一逼，心中一慌，一脚就踩了上去。

轰然一声响，红光闪闪，全身已着了火，衣服烧了，发眉也燎着啦！

不过，他仍没忘记救火之道，就是躺在地上打滚。

身上着了火，在地上打滚是一着妙法，立即可以将火扑灭。

谁知，他又忘了在囊中还存有不少的火弹呢，遇上压力，立即爆炸，刹时之间，连着就是几声轰轰大响，火焰在飞腾中，冒起来缕缕黑烟。

那恶僧化因许是作恶多端，天道好还，今日遭了恶报，他惨嚎了几声过后，想是已去了西天，一声不哼了。

一阵风过处，焦臭之气令人作呕。

火熄了、黑烟仍袅袅，大和尚成了块烤白薯，烧了个血肉模糊。

云霄等人在那和尚自焚时，早就避向了上风头，眼望着烧焦了的尸体，而发出了一声浩叹。

韩翊笑道：“小子，我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份慈悲心肠，竟然会对一个作恶多端的死坏发出感触的叹息。”

云霄笑道：“我却不是怜悯他的死，只是想到一个人为什么要硬朝死路上走？”

韩翊道：“这有什么奇怪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江湖上争的就是名利，有几人能够看得透的。”

云霄微微笑了笑，也不争辩，却问道：“老前辈可看到梅姑娘她们吗？”

韩翊道：“你不问我，我也正要告诉你哩，她们已然被红螺谷捉了去啦！”

“红螺谷？”云霄惊怔了一下，忙问道：“红螺谷在什么地方？”

韩翊道：“红螺谷就是天蝎教的信阳分坛，前面就是。”

云霄着急地道：“那咱们得赶快去救她们呀！”

韩翊道：“这个我知道，只是红螺谷中埋伏重重，要是栽在这一班宵小手里，也太犯不着。”

云霄道：“难道咱们就不管她们吗？你们要是怕的话，我一个人就闯它一下看看。”

他话音甫落，身形纵起，就直向谷中扑去。

韩翊见状，急得抓耳搔腮，口中直嚷道：“怎么年轻人的脾气，都是这样的急躁！”

施琳道：“师伯，别发牢骚了，咱们是不是不管这件事呀？”

“谁说的？”韩翊一瞪道：“咱们如果真个不管，嵩阳派这块牌就算砸了，贪生怕死，还在江湖上混什么？走！老偷儿也舍了这条老命啦，闯一闯

他这红螺谷。”

说着，就跟着云霄的背影追了下去。

施琳望着杨海平嫣然一笑，两人也连袂飞起，随后紧跟。

在这时，那梅影和薛琴两人，已是被人家捆起手脚，抬进了红螺谷，分开关在一个山洞中。

没有好久，红螺谷先回来了阴司秀才，他负着那被断了双腕的毒手病夫松九，等他将松九放下一看，不禁自骂了一声道：“我这会儿真成了阴司秀才啦，怎么把一个死尸朝家里背！”

原来那松九双腕一折，他练的是毒功，毒不外发必然内侵，早已死去多时了。

正在阴司秀才冷焰生着闷气的当儿，又回来了毒指居士贺奇。

在这红螺谷，他贺奇是个头儿，因是吃了败仗回来，准知道敌人必然会闯进谷来，所以，他一进入分坛，立刻就忙着调遣人手，各处布防。

这座分坛，是个共分三进的大宅院，第一进是议事之处，一排五间的大敞厅，第二进是待客之所，第三进才是他们的住处。

依山建筑，最后就是囚禁人犯的山洞，梅影和薛琴两人，就囚在那里。

贺奇布防完毕，才回到第三进他们的住处，一进上房，就发觉阴司秀才冷焰的神色不对，忙问道：“那病夫怎么了？”

冷焰道：“真倒霉，背了大半夜，抱了个死尸回来……你们对付那老偷儿怎么样了？”

贺奇叹了一口气，道：“别提啦！眼看那老偷儿就要成擒，巧不巧，姓云的那小子又赶了来了。”

冷焰闻言先是一惊，忙道：“不用说是败了回来的。”

贺奇顿足骂道：“我真是不懂，那小子的功夫是怎么练的，剑招奇妙还情有可说，是得名师指点，怎么内功也那样的深厚。”

冷焰道：“当然也是名师传授……我却担心他会闯进谷来，合咱们两人之力，可不一定斗得过他。”

贺奇道：“我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只怕他不来，如敢进我这红螺谷就是我报仇的好机会！”

他们在说话之间，天色也就亮了，仍未见那恶僧化因回来。

冷焰沉思有顷，突然道：“狗肉和尚这时还没有回来，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贺奇叹了一口气道：“我也这样想，没料到咱们四凶会斗不过一个乳臭小儿，真泄气……”

冷焰道：“我担心你那天罗地网，恐怕也网不住那小子吧！？”

贺奇突有所悟，陡地站起身来，道：“你说的不无道理，我得出去看看！”

冷焰道：“你慌什么？咱们还捉住两个人呢，应该怎样处理？！”贺奇似乎对他那布置，真的不放心，急着再去检视一遍，所以对其他的事，也就不放在心上，顺口道：“你看办吧，能宰了最好……”

说着话，人已走出房去，径直奔赴庄外，去检视他那天网地网，安排擒龙之策。

梅影姑娘被囚在山洞中，真个是又急又气，无奈身陷牢笼，任是肋生双翅，也飞不出去，只有一个人坐着生闷气。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洞门口铁栅开了，进来了阴司秀才。

梅影手脚被缚，眼见铁栅开了，却没办法能够冲出去，又认出进来之人，乃是以阴险著称的阴司秀才冷焰，气得个梅姑娘只有闭上眼睛。

那阴司秀才冷焰不但是阴毒出了名，而且也是个色中饿鬼。

他起先不知捉住了两个什么样的人，在进来时，打主意要这两个杀杀气，用尽毒刑来摆布一番。

但等他进入洞中一看梅姑娘那模样儿，他两只眼睛可就直了，轻叹了一口气道：“好个俊俏的妞儿，足以令人销魂蚀骨。”

他自说自语，梅姑娘闭目不理。

冷焰又叹了一口气道：“这样的美人儿，要我动手去杀她，怎能下得了手？”

这两句话，似在对梅姑娘而说，但是，对方仍没有反应。

他走近了两步，柔声道：“姑娘，你是否睁开眼来看看我梅姑娘仍是不理，但她心中却在打鼓般转着念头。

